# 沈从文全集

6

# 沈从文全集

## 第6卷 ◉ 小说

SHEN CONGWEN QUANJI

旧梦

沈从文子集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楼居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1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3-0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矜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张永中

作者1931～
1933年在青岛大
学教书时住过的
福山路宿舍

潘大为 摄

1982年与张兆和
在古营码头

1954 年与张兆和、沈虎雏在家中

1982年在江陵城外　　王㐨　摄

# 丈夫

我在写和这些人生活在一处、特殊
入了手提箱之后都变、当然然整
于一种病的发展中。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
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

当时家里习的本是这些马、
二人学校即是另一方
式发展、甚至教本终于
当这临入流洋。结过奈出、
能是依岸边之灯火、船已慢
慢沉了。长年信船、专门逢中
逐渐下沉。

作者手迹——1949年题在自存《沈从文子集》书中
右 题于《丈夫》篇名下
左 题于《建设》篇后

# 目录

沈从文全集
SHENCONGWEN QUANJI


□ 旧梦 1

旧梦 …… 3

□ 沈从文子集 143

建设 …… 145
春天 …… 188
绅士的太太 …… 213

□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243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 245

□ 楼居 371

落伍 …… 373

楼居 …… 388
知己朋友 …… 400
燥 …… 427
懦夫 …… 438
俛之先生传 …… 489

# 旧梦

JIUMENG

《旧梦》曾以《旧梦——到世界上之一》为题，分28次连载于1928年2月25日～9月29日《现代评论》第7卷第168期～第8卷第199期，署名懋琳。1930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现据商务印书馆初版本编入。

# 旧　梦

到锦州，是前年五月间事。这算我出关外的第一次。因此见到山海关，到后来，同到朋友谈闲话，谈到关外是怎样怎样，我也有话可说，俨然是出门的内行了。

“据说是山海门呢。这关字远看是门字。是当年王羲之捣的鬼。王少爷学他爸爸的字学得一模一样，只是当到那老头子晓得少爷在学写字骗家伙吃时，关字中间可再学不来了。”这算老故事，小到六岁学执笔，便听到家中称为麻子周娘的人谈过了。这个人是我第一个老师，故学这故事令我好好的写字。幸好得是当年对写字虽有这种鼓励，也不愿信这话放下玩的功夫来终日伏在案上临写黄自元的《朱子格言》，不然纵写到成王大少爷那么一笔好字，难道还有一个人要我来写什么关？在去年，听到北京城的和平门，建筑成功时，那门上和平门三个大字，是请天津遗老华某写的，每一字是花银五十两，写两面则共得三百两银子。到后这门奉大元帅谕，说与“国运”有关，改为兴华门，换一个招牌，大致国运便纠正过来了。换招牌的好处倒又有了机会给华老先生送上银

子三百两。横七竖八不要画上一百笔，报酬是六百，倒也着实在心中歆羡过一番。不过这也只有身作遗老如罗雪翁一辈人可以希望的事，自己既明知既不能学某博士穿洋服后去见溥仪磕头，字不写好也不算大损失。

我出关是就出这个我小时听到故事的山海关的，然而并不见到那关门，无从证实这远看是门近看是关的石板，不过以后再要为后一辈的子侄说到这故事时，我却可说这个关口我去过了一次了。

是怎样原故的出关，说来有趣。来去还不到十天，在这十天中我可作了不少的好梦，又经过看到不少我在北京所想不到的事情，正如这一次从北京到上海一个样。去锦州是预备做官去的，且做的是军队上的官。不消说是这官以后做不成。至于那为我找官做的朋友，则听大哥说如今还拘押在某地方一个陆军监狱中，看他运气来，运气不佳也算得把这未来生活全放到狱中。这朋友是很可悬念的，朋友太太则尤可念。如果我当时不再进关，则我是也居然有着坐陆军监狱的资格了，人事真不可逆料。

先是在北京很穷，无办法。欠公寓账欠到五十多块，到如今我还不明白我是凭了什么资格可以欠那么多钱，且似乎还不很为那东家催讨。也算是见到我样子不是骗账走去的人，然而这个年头还有人敢于从样子上估这人的价，且俨若全不在乎的神气，仍使我引为奇事。

文章是在作了，得了人的介绍说是要。说要是别人的面子吧。一千字给一块钱，或者是六毛，我为了一种很远的希望努着力作，成天写。若是把成天写的去成天卖，五毛钱一

千也罢，一天写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块钱一个月了。照我生活情形看来有了四十五块钱已不必受穷。可是今天送去的，明天这稿子退回，在附加的一张纸上说：这个，用不着，像是不合时代精神了，来一点儿别的吧。退回的东西我是没勇气来把它处置到我房中的。我脾气是虽有着那种呆子自信，然而一到为别处退回这东西，我却除了用一种愤愤的神气在这神气下把它扯碎以外，简直真找不出较好的方法了。也算是一个报馆应有的习惯，退回的，固然退回了，不退回的也常常失落，这失落也近乎蹊跷，但说是失落就完了。既无底稿失落了则算命运，这坏命运我是经过的。倘使每一个月兴趣好，写成六万字，然而退回来两万，失去了一万，剩下的则照六毛到一块钱一千字作价，从不会到三十块钱的。二十块也难。平常多是十六块，十四块，到了第二个月初七八，寄来了通知，就走去拿，到临出门时，给门房一拦，又得为那尖脸长头的朋友留下五毛或一块，算是规矩。

每天写，不敢休息，一月结果是如此，怎么了？设若遇到病，那就只好自己洗衣，伙计不高兴舀水，则自己把袖子卷到肘上到厨房去。这一方面的苦倒是受得下。正因了穷我学得“和气”“忍耐”“劳苦”了。难堪的是怎么想法还这必须还的账？数目是半百，真是一个大数目。不能抢，不能偷，不还又好像太不合乎情理。房东的耐性也有终绝时，到明白我这人的一切时，他难道不懂得把我一些破破烂烂行李留下赶我外出吗？万一把我扣下来，交到警察厅，勒着我作工，这身体也当不了。因此很泰然又悲哀的想到死了。不过凡是真能自杀的人，他决没有许多空想；假使多空想，也许这空

想的悲观终于会转方向再来打量如何如何的好好活的。死只是一种，可以活的事则竟像有多般：在晚上，身体顶疲惫，则觉得生纵可恋与其如此活着，则死了倒也省得在人间还保留那生的苦恼，是这样就倒到床上去，俨如是真就死了。到第二天早上，在被中，完全忘了昨天的事，若能想，若愿想，想到的总是要怎样活，活不下，则以为就是如此这般也好。到爬起来为外面院子中新的空气一触，人是更有生气了。有了像是还不完全绝望的心，才又继续把文章写来作这生活过渡的船。

固定一成不变，就是作小说也有穷于找寻内容的时候。我想变。只要变，不拘所变更的生活方法是好是坏，至少会感到一个月的好兴味。一切变更我自己生活的方法的事我全想过了，且拿过一两件试过。见报纸上有广告，招编辑助手，我大胆去报名。见有人找私人书记，我也去，我又自己来登小广告，以及向一些以为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下生活的人去写信，用上一串动人的文字，一面表示诚恳一面表示可怜的目下生活。这结果是使我因了这些胡闹在月底只能得六块钱稿费。不消说全失败了。别人信不过。或者就坏到我这信上，太写得是自己心中的希望，不合乎找寻职业的规矩口吻，用钱报名的反去了报名应纳的费，写信去的白去了邮花与精神。这一种打击可把我几乎又推送到死路上去。我要变的没法变，反而使我因此更只发狠作我六毛钱一千字的小说了。作着还很愉快的，是得了两个人鼓励了我，一个是×××，一是我的大哥。×××先生这里那里为我设法，我大哥，则是我文章的第一个好读者。我每写成一篇关于小时的乡村故事，总能得到这个忠厚人的欢喜的眼泪。我在我的苦恼中每每得到

从大哥那边来的极率真的奖语，极痛快的批评，总含着眼泪微笑。在文学上也能了解我全个的人格的，恐怕这个人算第一个，也算唯一的一个了。

这个人是我的“杰克母亲”，我相信他比那个作哥哥的还要良善。

很可怜的是他从小因了脑病把健康毁了，直到如今还是如此。眼睛坏，耳朵坏，呼吸器官也有着不方便的痛苦。然而心是足以代表中国人在道德训练下可以称为顶难得的心。真是莫名其妙的，他在一个长子的名义下把所有作好兄长的行为全学到了。在我们兄弟姊妹九人中，他是在很小的时候，便代行了常是出门的爸爸的责任。他把我同我的六弟用棒子管到他出门那年，爱逃学的我们，想方设法逃过了先生、逃过了妈、却总逃不过这个尖脸汉子。我同我的六弟好商好量通力合作的到外面去同一些街头上的小痞子作那小光棍的顽皮事，若非这个人屡屡告发我们，总不会为家中知道。我在一个月中痖挨十顿以上的打，这其间总有八回是他的主张。到大河里去洗澡，到下等赌摊边去赌钱，得劳这个人用手拉着我耳朵还家罚跪。……总之我们同他是仇人，正如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教书先生当仇人一样。在那时节本来谁让我放荡谁就是好人，谁制止我的行动，谁便是坏人；坏人是简直像有大仇的。到这仇人同我分手后两年，我再不能在家中呆，作人护兵了。从那个时候起，因分了手我才把这仇人看得可敬一点。到我们分离了五年第二次北京见到时，这仇人已使我非常爱他了。作弟弟的脾气坏是仍然如以前一样，全不因了年龄不同而稍稍变更，他却不用他的拳头来爱他的弟，所用的是一种作妈的慈祥了。见到我全无调拍的生活，就叹着

笑着说我真是不长进，永远是该在每一天打一两下的生活中间。见我得了钱也不缝一件衣，就勒着我穿他那我穿来并不合身的好看的衣。不愿要，说我不高兴这丝织物。则便仍然像是当年违了他的意见那情形一样，凸着嘴吹着哨子，说是嫌他的不好。在这小小争持中间又怕我发气，就好好的说："弟弟，这是在外的面子，人也应当穿得漂亮点，才是话，若嫌大，就改改也好。"若反应说"你也只这件呀！"则说"宁可弟弟漂亮点，作哥的有钱又缝。"衣以外的别的东西也如此。不过在这时节我的仇人已经有许多事使我感到伤心了。其实他对他的弟弟是从小到大用一个方法的，这方法是"爱"。在一种反省上我晓得我成了此时的我，自己全无一点努力，生来意志薄弱好玩任性的我，所有的生活力量，就全是这个好人所给的！到我在写文章时，他却又把一种热心的读者的精神鼓励我向人生前进了。

他的事业是画师，便是所谓为人素瞧不起的画相匠。在他这一门手艺上，他是很得着一种好评的。加之他所长的又是一个作交涉员的拿手戏，天生的一副使不拘何等人均不讨厌的温和易与的脸，因此生活并不坏。然而正因为他是大哥，挥洒的本事也就不弱于两个弟弟。有钱就用是他的一种自豪。他又非常相信"钱是为了用才有，到不用时钱也不来"这哲理，作弟弟的是第一了解的人。他是除了间或在每一月结束，为在乡中的娘和几个分开在各地的弟妹寄一点钱或东西外，钱是不会多存的。在娘的信中提到应攒钱的话，则总回说攒是应当攒，然而这点点，攒来又有什么用？至于一面笑着闹着在应酬场中挥洒着用手擦着油烟得来的钱，一面回头又来写信给弟弟说作人的也不应长有小孩子脾气，我能明白大哥

在生活上感到人生惨痛的。

我在北京城，是怎样怎样的无法生活，他是知道的。但总劝我不必因生活不佳而着急。他意思是要我好好的作小说或读书，只要到暑假时则他可以为我把一切的账了清。也曾问过我，说：愿意来，同我在一起，就来吧。同他在一处，我又不大乐意，这为的是我还要在北京建筑我的生活基础，且我知道在他所有的一般友朋来往中我会受大苦。告他不愿来，他也只好任我自己的意。但为我生活不安，恐怕忧愁烦恼啮坏我的身心，大哥是比我自己还注意的。他的身是正在奉天的辽阳、沈阳、义州、锦州一带走着，还在每一处教有三四个学生，情形像个巡阅使。

四月底，我是正怀念着上月寄到上海一篇文章的稿费，大哥来信了。信是从义州来的，信上说：

> 好老弟，我答应为你寄钱，刚得七十块钱又被一个朋友拿走了。我看到你作的一篇《竹子》，做得真好！亏你记性好，连这点小事也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不会有我看到这小说时感着的好味道，为了我，你是也应该不怕别的一切的误解而努力了。
>
> 如今还有一件事告你，是现在一个在奉天陆军×××的旅长是亲戚，他因为我告他弟弟是如何的一个好人，且熟于大兵的事，他业为你介绍到他亲戚处了，事是准可得，问题是你愿不愿？至于钱，总有一百多，奉票是一半，现的也一半，不算坏。你愿则等我第二次来信就动身来此，人家是聘你为秘书呢。

…………

得信正是我发着愁望别的地方寄稿费不来的时候，我正因一种悲愤生着生活的气，见到信说可以到军队中去作师爷，没有思虑我能不能去到那黑脸红脸的英雄中生活的气概，就只为一种全然热闹的乐观下喜得发抖。我有什么不愿意？没有钱，我也要去了。我想过到天桥去让招兵的人把我带去当兵，又想到去二军的学兵营投考。如今则系为人很有礼貌的找去作秘书，且可以随到军队各处跑，且可以随同军队去打仗，且可以——我全把军队开差上阵当成一种极新又极熟习的趣事着想，为未来的一切计划，我乐观极了。回信说是决定要来，事坏也成，没有钱也成，我只决定不再写值几毛钱一千字的文章供人消遣了。我即刻想起公文中的通告通令来，以为不久可以在报纸上印着我为那旅长对时局主张的万言通电。真是一个可笑的思想！

还等不及得到我的回信，第二次，那边又来信了，是快信，草草几句话，说要来就来，不必迟。这过于相信他好老弟是有本事的好人，却忘了我如何能来的事了。委实说，我也是先还记不起这身为债所束缚的身。且能够出了这里大门，又怎么上车？去的是锦州，算大哥所来往的一个最近一点的地方，然而车上不能为一个行将作秘书官的我通融不要车票。

那一边，显然又是望我即去，这一边则无法可想，我不知我要怎么办。

我想到我逃出公寓，再到车站上去看，侥幸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扳谈，找到其中有一个投机，则就走得成了。这也只是“想”的事，凡我所“想”的全不是可以“做”的，现

下的问题就是。

到农大去看，到农大只是使几个穷朋友知道我是存心要改业了，给他们一些惊奇与欢喜。谁知到农大一说，路费却从一个朋友慨然答应把伙食款提出，本来给他们意外的一诧，这时却也为这意外的助成一诧了。有了廿块钱，凡事总好办！当天同到两个朋友进城，筹备行的方法。

气候是近到深夏，在北京是快到穿夏布衫的时候了，方便是真再方便也没有。假使走，一个小藤箱，把一些必须的零用东西这样那样的全放进去，到最后则将我所盖一床薄被也塞到箱里，把箱子提出，便是这样上路了。惟很难的是骗着房东走去怎么运那箱子出门？因为求稳妥，设想到纵为房东发觉还不会疑心到我头上，就临时又买了一个柳条箱。这箱由表弟村生君拿来，到把全部应用东西放进箱后，又先由他拿出公寓，我则慢慢的再出门。一切照计划办了，一切像是全顺遂，马脚不露那就可证明前途一切的幸福。

把箱中装满以后，他们就走了。在他们出门时，我还弹着我的琵琶，让东院的老板纵见到箱子也明白与我无关。

——这样的逃难，真是丑事！

想起是可哀，然而可笑。为了类乎新鲜的传奇行动，是只能作苦笑的。出到院子中瞧瞧，则除了我的心中在一种新的活动以外，一切皆保持到平常状态下。天在落一点小雨，地是全湿了。然而仍很热。住北院的几个交通大学学生，正如昨天一般，围着一个土娼在房中调笑，听那土娼咦噫的躲避挣扎似的喉音，便可猜出这些好学生，必在争到用手到那女人身上某一部分作那顶有趣的抓掐捏扭。另一间房则听到人在读《孟子》，这声音也是极熟习的声音。时间是两点左

右。我在一种隐匿笑声中向这热闹的房子一一告了别，我还到柜上去看看我有不有别处来的信，又到厨房去看看那同我类乎成了朋友的黑猫，摩摩它的头。这东西可怪，竟似乎知道我的用意，见我走出厨房也翘起个大尾巴跟我走。

“别客气呀，猫。”它真懂事就不送了。

这一走，到了博益书店。进店去买一支铅笔，卖东西的年青的白脸小伙子却正同到一个女人谈天，作成往日我就领教过的该打一个耳光的涎脸神气。也不过来问我要什么东西，却仍然调他们的情。

倒是那女人关心，说：“生意来了。”男的很不高兴的走到我身边来，我想这东西先是左脸该打，如今是右脸也应当拍一下了。

“要什么?”

我却不作声，看看这样又看看那样。在我心上有着大的秘密，从那小伙子嫩脸上我想起《金瓶梅》上打蒋竹山的一幕喜剧。我假若说是“要人脑髓”一类话呢？我明白立时就会动手打起来了。

我又离开这小子走得远一点，到那放有糖果的柜边去，忽然心上一动，说，我买这个。他信为真话就过来。我们是离得近到可以亲一个嘴，但去女人却有一丈远近了。我轻轻的说：

“朋友，谈情话是可以的，但莫太当到人来。你这是书铺。这样一来则近乎示威了。”

我相信每一个字都入到他心中，这话太凶了。然而不是拳头的打击，只是用一些近于爪子的抓，抓得他脸通红。他料不到我会同他用一种全不儿戏的话来开教训。且这样的话

是应答，或一笑置之，在他心上也为难起来。我在这嫩嫩的又红又白的脸上恶意的钉了一眼后，带着一个长者劝完子侄辈后的神气，大摇大摆推开那玻璃门出去了。我不明白我的话在这年青人心中究起了什么影响，且不知道在我离开他们以后这一对有福气的恋人怎么来研究我这话。是笑我是疯子，还是相信我这话，以后再不向别的顾客示威？很想明白的。

坐到车上的我却因自己思索自己适间的话伤心了。别人的示威，实是别人的权利，谁个人能够因为世界上有着孤男子，便放弃了同自己爱人随时调情的自由？在一种自伤自悼中到了车站，立时找到了为我携行李的朋友。四点半时大约在公寓中那土娼还不走，在博益书店那一对恋人还在亲嘴之余讨论到我的话语引为笑乐时，我为着一个车头在一列特别快车的行进中带出关了。

到锦州时是有一些军乐队，成排作横列，像受过训练的战马一样，站在站台上，迎接不知谁个军官的。我想这又是个好兆头。同样的是看他们吹吹打打，同样的是从这儿队伍面前过身，彼此又何必分？

出站后，希望是在一些人头中发现那个尖尖的脸，可不见。又疑心是他在站外等候，也不见。或者是他料不到我真如所期的日子到此，故不来接了。我坐了顶便宜的马车，到了他平素住身的平安旅馆，才知平安旅馆也没有他。不过我并不着急，待到别人知道我是某人的老弟时，凡是同我杰克相熟的老住客，全来同我说话，我希望他快从义州来，倒是来救我离开这一群全无恶意包围到我要我为他们写对联的人。我还不明白我在什么时候又成了书家，全是这忠厚人瞒到我

作的宣传结果！即刻且有一个老年人，拿一副文徵明的楹帖，来请我鉴定，我明白这也是作官得学的一种武艺。没有法，且推托说改日就教。我希望我的杰克从义州快来，则我可以请他解围。

动身是初三，到时是初四，明天过端午节了。

这个端午节真是我永不能忘的端午节！

到了夜间；这仍然是初四的夜间，从一个长途电话局的办事人处，问及我便是在北京的那个名字已熟的我，他立刻便为我叫义州电话找杰克。玩去了。答应了过两点钟再听，我就回到旅馆来睡。

真是一个怪地方！一个大到像操坪的院子，围到院子是四排平房。这房的一排，至少是十间。房全一样高。大小从外面看也不相差。房顶是平坦坦的，成浅灰颜色，似乎到上面跑马也无妨。到夜间，因为房子热，人人便搬凳到房顶上去坐。这大的院子中，白天所见到的却只是一些马粪，天一黑，则只见大车从外面来，车子便纵横不一的休息到院中，院子装不下了，别的车子才到东边另一小院子去。在这些情形下我想起《施公案》上的人物，说不定这一些车子上不单是有黄天霸，十三妹也会有的。客人中，男的多雄壮朴野，上年纪一点则脸上全是长毫毛。年青女人把粉搽得脸白得怕人，在一种粉墙似的脸儿上又是两团胭脂，虽然是丑也觉得有一番新鲜趣味。

我的杰克既还不知道我已到了这里，说不定他又已经过了辽阳，到明天也不会来，我一个人来此过节有什么趣？且因为大哥不来，旅馆中按规矩在客人多时应当两人拼一个房间，我便应当同另一个人同炕，万一所同炕的竟是个李逵，

夜间那里能睡？

“二先生，”这是老板以为顶客气又顶亲热了的称呼。“这是这地方规矩，很为难。就是女人也拼的。”把女人也搀入，那是证明非拼不可了。

“那我倒愿意拼一个女人，女人总好点。”我心里想到这要说而不便说的话就好笑。

若真是个女人，年纪可以作我的妈，我就可以同她谈谈话，凡是中年妇人就从没有不乐于谈闲话的。若这同炕人是很年青，脸貌又并不讨人嫌，我们来在另一意义上开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也颇令人愉快。且所遇到的纵是一个女贼，有意思是仍然一样；我除了这光身以外也没有给她可偷。能够同一个女马贼同炕，在将来同到朋友说笑，也是很好的资料！

我若果是说要拼也拼女人，那似乎也难不倒他。我不说，在默认下这样聪明的老板，便为我选定一个新从警官学校毕业预备往热河上任的巡官了。

在老板以及三个我不认识的，但据说是杰克的好友的人包围中间，我认为此来已不算辜负了。在这些人中，我是虽然一面用手接了别人印有大号台甫以及官衔的白纸名片，回头一瞥是连姓也不能分别清楚的。但在这环境中应付，我在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上头所有的联想，总不离乎《水浒》合到《施公案》等书。我把旅馆老板比作蒋平，把另一个圆眼黑脸的比作杨志，把一个退职团长比作马玉龙，（因为这人品貌很好，我欢喜他。）把一个身体顶矮的比作三尺短命丁。蒋平是简直不理其他的客陪到我尽谈，我方相信我杰克说在锦州的旅馆老板对他如何好的话不是哄我了。五个人一同在柜房把

饭吃过后，又一窝蜂拥到我房中来。同房的客是出去了，只见到一个小小皮箱，箱上放了两个桃子一类的甜罐头，大约是朋友送行的礼品。

他们四个人是都知道我来这里的原故的，马玉龙就出主意说若是今夜杰克还无电话来，到明天一早可去北门内一个周家看。周姓便是杰克委托他介绍我到那军队中去的人，我想就是那么办好了。

但是，过节的，不应当送一点礼物？在心上就很为难。又不便说出。等到在只剩下蒋平一个人在房中时，我问他是不是还应送一点糖果之类。

"不必。这是令兄顶好的朋友，像家中，客气倒不好看了。"

"那我一定去，劳驾为叫一个马车好了。"

蒋平全答应下来，刚路走转他的柜房去，一出门，大声喝，吓了我一跳。

"哈，正说到！还说明天到府上那边去！"

就听到外面一个人粗粗的笑声，说是听到电话局一个人说小沈来了。把我称"小沈"，就使我心上一紧。这种亲热可想而知是爱屋及乌从我的杰克那方而生的关系，但初初听到这样称呼真不好受。一时又即想起凡是我杰克的朋友那种豪放的气概，这一个，我先断定他是窦尔墩。窦尔墩是"说话就来"进到我房中了，我忙站起来同他握手。先是用右手一下把我的全部捏着，随后又用左手加上。我第一次感到握手的猛劲是我这不中用人不合宜的事了。

"好极了，好极了，我同令兄是差不多每天说到你！"

关于"每天说到我"，我不知应当说"感谢"还是告他

"每天说到我是一件苦事"。我的杰克过分相信自己是有一个好老弟，不觉得在他朋友面前吹得我上了天，这亲热，真是一种误会！

我们来一同坐在炕边，手还是握着不放。我又能明了我在这地位上有了难为情的事，因为这位窦尔墩的一双眼睛，无一瞥离我的一身。他是正在那里细细检验我的相貌。这给人下不去的情形在他看来简直还算一种很有礼貌的举动。不得已的原故我也就大胆去瞧他。

这算一个模样顶佳的人。是个官。这正像住北京城许多坐汽车的官一样。有一张紫棠色的四方国字脸，一对黑黑的长长的眉毛安置在眼上，眼睛是大的圆的，鼻子长，耳朵如同用浆糊贴在鬓边，口扁扁的且两角向下；最像有福气的还是那两眉中心一粒朱砂痣。这个窦尔墩样子是很可爱的，穿的衣衫为顶精致材料作成，像是颇值钱。不过凡是一个奉天人所有的吃高粱米的气质，在这个人不拘身上某一部分也可找得到。阔气的神气，就因为"阔"免不了那"伧"。使我放心的是在把手一握以后，我就认清了对面的人是怎样的人，痛快无所忌的接谈，倒是在北京高等华人中找不出的，我于是话也多了。这个人便是姓周，为我介绍去作秘书的。

在他走以前，先就约下来，明天一早到他家过节，且邀去看戏。为了——为了——简直是为了"无所谓"就答应了。

蒋平说，周先生的品貌是做督军的品貌。因了这话使我想起所见过好几个伟人的脸相，且极滑稽的自己设想也似乎应胖一点才像话。但不知道蒋平又怎么这样瘦。别个旅馆老板多胖得成一段大肥肠一样，这位蒋平却如一只干鸡，要他自己来解释这原由，恐怕不能够。

五月初五。昨晚，到半夜，我已上了炕时节，我同房那巡官才回。今天老清早起来，他又动身走了。只能从一种半朦胧中见到这是高个儿小子，年纪不会过二十。然而一早他起来时却听到他在洗脸完时用刀刮脸。大约这是应归入欢喜修饰的一类年青人中。奉天并不是就缺好修饰的人，杰克朋友之一那个马玉龙，一个单看背影也能知道这人是在体面上用过大功夫的人。不消说且可以知这类人容易逗女人欢喜了。

只须把被一甩便可起身的我，先是因了那巡官老早动身已吵醒，到他走了后，却又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次醒来，听到大街上一个很近的地方，有锣鼓声音。像是死人抬丧的锣鼓，然而多听一阵又知道只是一些人打着玩，各样方法全打，大致是过节的原故，大家高兴闹玩了。这锣鼓在我心上却又打出一种异样的调子，我因此想到凡是从锣鼓声音的意义上，从一个节期来去的意义上，以及从种种联想上，都烦恼不堪。烦恼大约便是人身体坏，睡不足，还想再勉睡一阵的我这时要睡也不能了，杨志从南院过来。

先是从门缝上看，我知道有一个人。但疑心是蒋平，这疑心是只有蒋平一类人才会从门缝悄悄儿瞧的，就在房里遥遥的打招呼说是拜节呀！早呀！

“早呀，我以为你还不醒！”

杨志进来了，右胁下挟了一束大大小小不等的纸卷，左手是用手掌平平的端着一方石砚，砚里已磨好了一池的墨，是我赶忙起身第一眼先见到的。

“睡得好呵！”

“好极了。”

他把纸墨放在临窗一张方桌上后，从袖子里掏出一杆长锋羊毫笔，我知道这来意了，却不理，且叫人来倒水洗脸。

同一的是杰克的朋友，窦尔墩开口闭口喊我是“小沈”，这个杨志则左右是“木老”两字。这称呼，在我都是觉得特别。从称呼上似乎就已看到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穿长袍罩小背心以及头上戴的是有红珊瑚结小瓜皮帽的秘书官了。于是我第一次感到做官在试验期中与我性质不合的地方。

对子不写是好像对不起朋友面子，然而写了对子还有中堂，屏条与横幅。且声明着这是挂什么地方，那是挂什么地方，某一种最好作杨大眼造像体，某一种又以章草为顶雅致。把写字当成一种极有兴致的玩，我是有过一阵的。不拘什么纸也写，这中也不求某碑某帖相近。这时却考秀才那样人来点题，大小如所指定，虽说是好意，这好意真麻烦倒我了。倘若说，素壁真不怎样雅观，则与其写一点诗与格言之类，倒不如贴一张素纸为好。可是我这个主张没有成立的好理由，以为贴不佳字画不如不贴为佳，则反而以为我故意拾高，不愿为人写字，这在我的杰克恐也免不了此种误会。没有离北京时节，杰克从奉省寄纸张来，为别人转嘱我写点什么，便在信上先说一句不要太吝于给人写字的话，凡是由他转来的，人是完全上等人。他倒以为我是瞧不起他朋友不愿为人写字！这也不是杰克不了解我处，是不知道我不欢喜作这事，但定要在每一个朋友前都去夸张说，不外乎想把他弟弟全身武艺让朋友晓得罢了。大约若果作了官，则这苦更有得是。因为这算苦事，好好定下润格，固不必如华歪翁那么贵，就折半又折半，朋友吧，亲戚吧，真以字是很好足以放在大客厅里挂的，要就拿钱买，那么一来恐怕有许多人都不敢领教了。

另一时，有朋友笑我，把我的艺术观维持到物质上认为是可笑的事，其实遇到这类的事情时，就是口上说说“我这是卖底”也还无法可以得到把我从麻烦中开释机会的。

不写既不成，于是只好照所吩咐的一一涂上点画。且落款，上面称先生不成；称老兄，好看来亲热一点。纸是四五人所有，称呼却一律老兄，我还不知道几个老兄脸长脸短。

预备吃杨志请我喝酒的牛肉筵席，吃不成，窦尔墩家打发人用他自己的马车来接我了。到他公馆拜见了嫂子，这是一个用钱来把身子打扮的美观一点而不知道方法的一个本地女人，年纪不到二十，第一面使我不忘的是见了人就笑，笑得有一点儿怪。脸为一种白粉盖着，本来颜色只好从那一双手上同耳朵下边皮肤去认识了。这个人，若是让她作乡下大姐装束，见了人便把头略歪着用笑脸相迎，倒不失一种地道的美。此时经此一收拾，本来红红白白的脸上，又给盖上一些粉，全身裹在一种不相称的丝绸下，真只好作押寨夫人了。

“令兄前几天还到这里说到你快来，我同你哥真欢喜！”

听到说话却还像好听，我就觉得很泰然，先预备着的腆腼显然用不着了，便照例说我也常常听家兄道及这里哥嫂人贤惠的。她把窦尔墩说作“你哥，”我真难为情。听是听到过杰克同这人很好，然而我先想不到他们会好到这样。既这样一说，客气也是用不着，我就大胆同这女人来谈话。

“你嫂子也到过中学校三年级的，是一个欢喜看小说的人，你作的全看了。”窦尔墩是这样介绍他的妻给我的。

“是吧，我见你作的诗，又见到戏，不过我欢喜的是你们乡下的故事。”这女人又自己这样来补充。

我真想不到在这样地方还有一个这样的女人。且即时就奇怪起窦尔墩为什么得到这样女人。

一种顶坏的老脾气发作了，先是自伤，随后又恨自己那么容易为人一句话感动。在我心里起的念头真不是一种好念头。照规矩是在隐隐约约发现了别个有夫之妇对我不讨嫌时，我的心就非常痛苦起来。为什么欢喜我的全是嫁过人了的？为什么比这个坏一点的没有主儿的女人就全不理我？唉，我真怕人说到我的事。好不好，不拘何地不拘何人说到，都非常使我不自在。与其说好还不如说不好，说不好则左右不了解，这关系也不至于再深了。一到不拘一个人提到我什么什么时，在我心上就牵上一串足以把自己置身于烦恼不堪的地位去，对面是女人则同时就无端的恨起这女人来，以为此时当到丈夫面前来说只是怜惜我的意思，我要你们这类少奶奶什么怜惜？在你们丈夫跟边用不完的柔情拿来随便分惠给一个孤人，这在我所得的全不是她们所能料，这大约就是命运之一种。我对我命运着恼，生活的穷倒磨不倒我，只是这一件事却太难为我了。在这个女人面前，本来像要说一阵话的，到时又无一句话可谈，我也不明白我这心情的变幻方向。我近来就是常常连自己也无所主似的作许多无可不可的事情的。我们不说话，窦尔墩却说要到南门去找一个友人，尽他押寨夫人一个儿引我到她闺房去。

我相信我若是兴趣好，就不必客气，在进那房的当儿，在那女人不注意的光景下吻她一下，这决无坏影响的。一个女人的脾气似乎在第一眼便可以知道。若果是动作不太粗，这女人这时就可以……。若果假以时日同在一块，真是一件再危险不过的事。这个时候我便把这近于一个梦的滑稽情形

玩味着，且忍不住笑，人这东西若果是纯然任一种凡联想所及的冲动作去，一日之间真不知要作多少非常事！自己以为无人来爱引为常常悲哀牢骚的，在另一个地方何尝不会却为一个很好的女人倾心？凭命运播弄，又无意中来放在一处，这不是马上可以将以前所有痛疮全然冰释吗？我目下的事就正是如此！要，拿过来，虽不能够永久拿，但这一时固整整的我为我有了；不要则放下，在人我的情绪上却仍然保持到那均衡：一个强健的人我断定他所采取的必定是第一件。一个柔弱的人他以为第二件为好一点。在那一见倾心顶媚态顶使人容易中毒的对视下，我才见出我是一个全无气概的男子。我一面把一种礼知作保镳工具，一面为一种纯出于恐惧心的迫束，我老老实实的应付了这一关，我作为什么也不懂的一个人，辜负了这一度特有同情了。然而我又不能全安分。这不安分又胆小力薄，成就了我一辈子不近女人而痛苦的运气。

这女人，在一种年纪比我还长的态度下告我应当随便一点，是她已察觉了我的惶恐以后的事。又不好看她，就只笑。我不明白我笑时别人看我这样子是怎样可怜。

然我把目光溜着到这一个房子中打转时，女人就说寒伧极了，可笑得很。然而房中除了镜子太多以外我还不会发现可笑的地方。我从镜子上于是又想到从镜子中看这床上一对的情形。在一个女人面前，生一种顶幽美洁白神的崇高观念，那是在月下，在黑夜的溪边，在晓风中的蔷薇花前，在这些地方很少引起人把猥亵欲望记起。至于在这样的简直是纯为夫妇两人睡觉的卧房中，所布置的又不离乎所谓“打架”的形式，虽然有些书，有些女人平常无事时用的女红篮子，可是从这些点缀上更容易使人不忘这地方的清静方便。

“这个窦尔墩也就太坏了，为什么就让自己年青太太把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引到这地方来？难道就故意要我们作一点把戏吗？……难道是太太的主意吗？……难道是……”总之，我在心里所想的，是怪别人不应当太同我随便。也许人或知道随便却使我在这随便下感受如何苦恼，也不至于如此了。

纯粹的规规矩矩么？不，我仍然在稍不自在了一阵以后，相信别人是并无什么恶意的款待我的，就仍有说有笑了。不过我在第二次试验下，我证明我所估这女人对我特别好是一点没有错的。那眼睛，那说话，说到我作文章常常有点狒狒的悲哀，一种从心底泛到脸上变成过分亲密了的笑容时，使我尽把心徘徊到两无着落的空中，摇动得利害。

若不是常常恐怕窦尔墩大哥会不期然而来，我真不能使我变成一个永远本分人！

说到身体坏，她却像我婶娘一样教训我，说，听到你大哥说胡乱糟蹋身体，真是不应当。我眼睛红着想哭。我听不惯这使我最难堪的话。这话常常有长一点年纪的劝告我，我是俨然小孩子被打以后为人问及就非哭不可的。但这时所劝我却就是使我除了自己摧残无第二办法的青年女人，我能说非自己糟蹋不可？为什么那么年青的女人却连不引嫌来同我说这样话？是体恤我且引导我向她近一点的话，我明白，但这引我近前一点的人却全不为设想我是怎么难于说话。

这地方，是只别人的权利范围，在别人可以随便把衣服一脱，就到床上去同太太睡觉，我却纵为人劝请也不能胡胡涂涂作的。我一面非常愤愤，一面又对于自己稳重加以嘲弄。觉得这质难得的真的同情是使我骄傲的事，又觉得我这种老实是可怜。我不能禁止我的邪想，望到女人薄薄的丝绸衣衫

下的隐约的一切，就想到那光滑的肉体。那只手，在伸起整理头发时，我就从手臂一直顺过去看那胁下。

那样的丰满，那种柔软，那种气味，那种淡淡的颜色，……一切的了然，只在我自己一个态度的变更下。

我一生业障最深是只有这一个时节。

我想到的事那样的真实，我的心是在把一种火山作为炉灶煎着熬着。

能殉于情欲的人是有福了，因为莽撞的，他现在所得的也许以之偿补将来的损失还是有余。

有一千种的想头我在应用我意识的淫念，却掩藏在一种不自然的笑声中。我看这女人一眼就看到她那全身一丝不挂的裸体。我从那粉香中把一个女人极放荡的幻影也看出了。我变成了一匹老虎，这老虎却在一种用理知织就的网罗中奔。理知的网一奔断我就要吃我面前的人了。

她呢？似乎不知道。又似乎知道我不会把这网奔去。又似乎愿帮助我努力。又似乎认为我并不是虎。总之她若知道我是在磨我的牙齿，她不怕。又像以为纵怎样也不算一回事，所预备的就是来闭了眼睛承受我的一切。

在我的身上，我四处找寻，我明白是缺了一种认定现在生活为生活的气力，不是我预先拒绝诱惑，是我在诱惑到心上时却像一个懦弱的人遇到贼一样：眼见到贼人了门，见到又搬去许多东西，不敢喊，不敢捉，这个当前的贼不单不走去，还在我面前笑我无用！在另一时这女人不至于笑我无用么？我自己也有笑我自己时候。若非我一面还保持到一种极辽远不经的梦，这一个荒唐的境界过后悔恨，就能毁了我这一生。

什么事作了这一剧戏的结束？感谢是另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来到了这个家中。这还不知道是救了我抑把我好梦打破。总之来人是来得恰好，再过一点钟，也许那一边更用着大力来吸引我，终于使我们的现今保留下来的第一次印象为十分钟的拥抱毁尽，也是不可知。假若是真有那个一次关系，我断定这时的我决不是来作这回忆的我了。

我是在一种红脸的情形下给那另一女人知道我的名姓的。

窦尔墩回时我们四个人吃饭。那另外一个女人却是她的朋友，因了这个人我就更在心中生一种酸味，这一个拿来配窦尔墩倒正是半斤八两。为什么有这种错误？从女人方面看来竟许决不会想到这事吧。从男的？那窦尔墩有钱，又做官，凡是这类人在世界不拘那一个地方，就都是一样有把顶好的女子选充下陈的权利，在他也总以为并不一定算是怎样艳福前生所修了。

窦尔墩见到太太说我这样那样，倒非常痛快似的，一个人尽把酒喝。

因为是端阳，我们吃了饭又去看戏，看了戏又去看划龙船，看了龙船又吃，真是我把日子第一次消磨到这胡涂情形下的一天。

我把作官的事忘了。我把找我杰克的事也忘了。我一个人返到旅馆中伤心伤意的哭，关了门哭，听到杨志蒋平来打门，却说要作一点小事，门是竟不开。

我为什么到这世界上来受这些苦？女人不欢喜我我就一个人生活下来。悲伤是在一种天命自慰下乘除相抵。穷得不能过活实在要饿死，也只认自己不行，不怨谁。但为什么在

这个地方又要这样一个人来爱我给我这种苦吃？必定在为了朋友的妻以后才来恋我，好使我专到这类交争下受磨受难，我以为天未免对我太刻！我要人爱我，或者要人让我去一心一意爱她，这人是独立的人，从阻碍上尝恋爱的苦味我敢去尝的。命运却只准我在一种牵牵连连下面小小使一点手腕，一面意思告我“女人爱你是这样”，一面诚心戏弄我，要我把甜与苦混合在一处吃下，且加上一种酸。

没有，我就不要了。给是给，却但在这类情形下给，使我在我恋的甜苦以内搀上别的味道，为什么别人却不一定要在这一种冲突下牺牲他的心血？

来打门的蒋平是大约知道我在哭，又把门用手掌拍打啪啪的响。

我说：“我睡了，今天是过节，无论如何我要占这房一夜，不拘谁来拼也不成。”这小孩子般的话也亏我说得出口。

然而因这话却当真不有谁敢来拼我房了。

蒋平在外面，“你莫吃多酒了吧，我为你设法找桃子吃。”声音那么和气竟使我疑心他是我的四叔。倘若真是四叔，我将说，桃子倒不要，你既然愿帮忙就把那个人找来吧。我想起蒋平，蒋平应当是个义士，然而我眼前的义士是帮我可以找一个把桃子吃的义士，真把这名字称呼他错了。

过了一阵，大约气是稍平了，我试来嘲笑我自己。真可笑。无平白故的为这事伤心，或者是人这几天疲倦过分，就反常起来了。然而女人好看又似乎是事实。好看又愿意我同她要好，且简直可以说还取得了那个窦尔墩的特许，难道不算可幸的一件事？很可幸！可幸那是应当欢喜如一般欢喜时候，为什么却在一种私欲冲动下把心的愉快牺牲了？在另一

时也就想到过，假使一个女人欢喜了我，我当一切随她的意思去做。今天倘若随她的意思，是不是我就是现在的我？随人家的意思，人家就并不拒绝再拢去一点。再拢去，再拢去；全不会拒绝。同一人相好，也许一定是要见面五十次，谈话五十次，同到吃饭又要五十次，调情又要二十五次，再来亲二十五次嘴，再来睡；大致这就算文明人办法了。或者不，也总得有一半，两人才算了解，(来“打架”才算不越常轨。)说得再好一点则两人一起住了还各有各的特权，“挨而不伤。”这不是我所要的！别人说大话，或者是当真，我可不必管。我认为可爱的，一见面我就想到她裸体。这又免不了有人要骂了。然而这无法。兽性也罢，一个人兽性越强，他的生命气力也同样的大。我，是想象中的英雄，见了女人时，我完了。也正因为这样心既极大极野，而进取的力又小得可笑可怜，是负着那饿的名而少许实惠也还不能够得到的。

但若是，我能认定我所要的便应当去拿，至少让我拿到手上来看看，再放下退给别个，这是并不算迟的。日子有明天，有后天。要我自己断定明天就比今天胆子大，我就信不过自己。总之饿，是很饿，好像把这女人抱到身上时至少是可以抱一整天，但这抱的机会我永远必定是让他面前跑过。明天吧，明天又来说明天，除了别人赤身子在等我，我想要我去求人，没有时候了。我怕的其实是一般年青人视为极平常的，还是让这些标致女子在她的命运里去受那些有福气人享受吧。

泰然了，泰然了也只是自己安慰自己，莫自恼。其实细细找寻这苦恼根由，又极其平常。我决心到明天乘我大哥来以前，要实行我那再拢去一点看看这个新天地是些什么的计

划。不作事也罢。受以后的苦也罢。因此再莫见窦尔墩也罢。总之我必得在这女人身上作一些事情。至少我要把我想作的事情也转移到她心上去。我要她也为因极力想近我而觉到我所觉到的烦闷，这也算是报了仇。难道就只应我在想到一些女人身上的行为时难受，就不应当也有一个女人想我而难受吗？

记起劝我不要糟蹋的话。我想我若是早有像你们这样女人在身边，这好好的身体不是为你们预备的？既然是一个光身浪子，我为什么定要顾惜？“为自己，”为自己也得顾惜，我就不肯信。在我许多呆想头上，我总发见有一百次以为只要这个女人愿同我也作作那与别人视为平常的事，我马上就死也成。这决心向谁去说？眼前的是那么随随便便也就过去了。一个是这样，两个也这样。总有一百个！其实未必这一百个女人都比我好。然而坏，在我朋友中，却是这也成一对，那也成一对，全是对我可以示威。也想到，嗨，这类女人假若也要我陪伴到一生一世，宁愿苦！又好像是为一种虚荣不应当常常让人在我面前亲嘴示威的。妒嫉他们，同一的又看不起这恋爱。虽看不起，可是她高兴同我睡睡，我全不会辞！再丑一点的女人也离得我多远，我从这些女人眼中我疑心我是丑男子中顶丑的人。虽未必，也是俨然应当列为顶丑的男子了！

我的杰克母亲什么时候进我的房全不知。明明是用凳子挡着门，可是我醒来时这凳子却成为他的垫脚东西，他站在那上面挂一张画。我醒了，他知道却不回头，只说这时候也应当醒了，还是用砚台背敲打那挂画的钉。

他瘦到那样子我真怕。我一眼见到那尖尖的脸，就要哭。这个人我是又有了年多不见过他的。看他那样子，已比去年老多了。不过这时的他那欢喜神气，我却非笑不可。

“别抱我，别抱我，唉，怎么抱得起？”

他还以为我是小时要把我抱起，我求恩免了。我想就为这一抱也要出一身汗。我起来以后，又把我手握着，一面那蒋平就拿粽子进来。

“老板，要他们打水！”

蒋平听到说就自己去为我取洗脸水。我说：“大哥，这个人我拟他为蒋平！”

“真像，我倒把他当成武大郎呢。”

我们觉得这比拟都有三分近，就互相大笑。蒋平来，大哥就不客气说：“老板，我们家弟弟说你是蒋平！”

“什么啦？”

“蒋平，五鼠之一，不错啦。”

那老板才悟出这名字意义，大笑而特笑。

一面忙洗脸，一面谈。洗完脸吃粽子也话不停口。问到昨天来此所见到的几个人，问到窦尔墩，问到北京情形。北京情形我不说。我只告他这几个人我为取的名字，又使他好笑。末了谈到窦尔墩的押寨夫人，我心跳。我不明白这是什么？

“美不美？你说。”

我说“不美。”不知道为争什么硬气我却说“不美。”

“别人知识不错！”

“那为什么嫁窦尔墩？”

“她爱他，就嫁他。”

“怎么许多人不爱，却爱他？”

杰克装耳聋，不再说什么。

我笑说，“必定是爱他雄壮。”

“然而我算得到，你到她那里久了，她也总会爱你。”

我不知要说什么话好。这女人杰克怎么知道？我说我对这话可不信。

“她要我催你来，所以这边事并不妥贴，就要我写信。”

“当真？”

杰克就笑。我才了然第一次见到这人就如此易与。我说不出是欢喜是恨。看到窦尔墩昨天那情形，竟又像是明明先说好让他那押寨夫人同我单独亲近一阵的。我在一句话的停顿中就想起一千个错。早知是我所料的这女人先就愿意我同她接近，我怎么还在她的面前来作这种不中用样子？我悔我对于人看不清楚。这样事，那里能够料定？若是早告我是这样这样，我想这个时节我必定还在玩味那甜味。我若先有了那种明示，我相信我的胆子便忽然会大起来，我真应当在那短短时间中作许多事！

谈别的事吧，越想也越恼，我就同杰克说另外一些话。

到后同杰克我就不再提起这女子，杰克提到我也不理。我相信他不疑到我心是些什么鬼，不提到，就好了，但不到三小时后我们又到了那家中。

大家欢欢喜喜的，我成了这一家顶小的人，谈话总是向我谈，告他们的话，因为窦尔墩夫妇听来的是觉得奇怪，因此本来不会奇怪我的杰克也随到别人作那故意惊诧样子，全

为得是逗趣！我非常不安，不能自制到我的行为。总常常去看那女人。也回看。回看就似乎说昨天真傻。“要不傻了!”我也在我的眼中回答。然而这全是我自己这样心中作鬼，其实她还是昨天一样自然。

以老嫂子自居，这一边又是新来的客，那当然劝菜劝酒全无所谓嫌疑，但是这样一来所差的只是看什么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在一个年青的女人心上，我找不出她除了要我身体以外还要些什么。要我，就把她，没有吝惜，也不悔：我是这样的拿定了自己的主张。不过这样的同女人接近是我不惯作的事。我也不明白，我是俏皮一点能得这女人欢喜，还是老实一点能得这女人欢喜？

有了我杰克在身边，我胆子是大了许多。在一些小小事上，我就觉得在学坏人。我看她也是另外一种看法，如像一点醉。

是笑话，想起这事将永远成为笑话了。到把饭吃过之后，窦尔墩又提议要同杰克去一个地方，让我在此等候。女人听到这个只笑。我，为难了。答应是不答应？答应了，简直就——必定还是这两夫妇好商好量约下来的，这能办？我去看我的杰克，他也只笑。我不好意思起来。我说不。你们不让我去玩我就一个人回旅馆去。

“不高兴吗?”杰克这话很恶。可是我忸忸怩怩说我要转去为他们写对子。

“你可以同你嫂子谈谈，不要紧!”窦尔墩也像是看得出我难为情地方。

那女人就笑说：“必定是款待不周到，故不愿意耽下来了。”

“那是冤枉我了。好，我就在此等你们吧。”

他们是去了。我不知为什么我又让这女子引到那陈列有十多面镜子的房中。

存心想：“总之尽你欢喜作，我不主动，也不反对；我看看这项荒唐的事是怎么着手！”

坐下来了。吃过茶了。今天的押寨夫人换了一身极素的衣；白白的；头发梳成长髻；青青的，样子比昨天是俏一倍。我的心里并不如我在想象时的摇荡，可以说是全不在乎。我准备在这戏中来第一次扮一个角色，这算是客串。

只要是把身子靠到这一边，那我立时就可以把我的手腕，把我的嘴唇，以及我所能尽的义务一齐承认！只要是那么一靠，就成了！距离是三尺，或不到。我所坐的是有高的长的靠背后的硬木椅子，我打量，这足够载得住两个人的。她坐的是妆台边，从镜子中可以见到四面，不说话。

不说话则实在不是一件事情。虽说两个人不说话时更比说话时接近，可是先从不接近再到接近，则更有意思。

我想起杰克那天说的话。我说：“大嫂，听我哥说是你催他叫我来的！”

“是你周哥要你大哥写的信。”她不承认，然而不必承认的，我从这不承认的情形中已看出我杰克的话是真实了。

“早知是这样我可不来了！”

“那就算我要你来！”

这话多俏多好！我是不是就应当在此时更说一句什么？没有可说的。我只想下决心要抱这女人一下。略略的侧身，腰是那么小——不，正因为胸部涨起臀部突出腰就显然很小了，其实这身子是一个顶适用的身子。

无论如何我总在心中有一点芥蒂，这芥蒂是为什么嫁窦尔墩。既年纪是这样青，又正读着书，却不选那白脸小子，单找上这么一个中年官僚，这女人就总像不怎么好。我以为若女人是我，则所选的决不是他。不过我也并不把我自己算为有用的人，我若是女人，就也不愿意选像这样的男子的。又想杰克说的“同你久了她也会爱你，”这时这个也会爱我的女人却就在面前，我不能放松我这一双眼睛的权利，就呆看。

怕我看了，显然的。大凡一个虚心的人则尤其怕人死死的看她。在一种一面非常英雄一面俨如逃遁的情形下，我才知道别人难为情时我的快活。还是不容情的只把眼睛在那脸上身上打转，这成绩是使她脸红。

我是料不到也有这么一天居然使别个人在我面前脸红的一天！

为我出个主意吧，我是这样对神求过帮助了。我在求我自己出主意出不来以后我去求神，假若是神有知他也只有笑我傻。

把红脸，以及再害羞一点所能想象得到的光景想想，我心就跳。我奇怪我这跳竟特别得很，不是饿，不是怕，竟对自己类乎女人守贞的一点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以为若果是这样同别人相好，似乎是对我有了委屈。这一点点的动机竟把势力临时扩张起来，一面我记起我这二十年的清白，一面又明知道这是无结果的一段荒唐事，我不敢；我不敢；我退了。

退也罢，进也罢，这在心的变化上我决定她是看不出来的。不过她见到我脸色忽然惨戚起来，还以为我是有了病，或者这病是故意装，（我想总有人装过，）就非常的不安定起

来。

问："是怎么？"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我要哭。我见到面前的人是那么同情的痴痴的站着，我又在我心上起了"倘若是顺手就抱着她，结果是些什么结果？"的胡涂联想。这联想我自己来用力量压制下去，不让它有机会再起。

心中酸到不能再忍，我算计再呆一会儿就要哭，一哭结果就非同这女人在一块得她来施行止哭手术不可。立了颇大的志愿，我看也不看这女人，不让她觉到，拔脚就转到客厅，拿起我那一顶草帽子跑了。

听到后面就说"怎么啦，怎么啦，又发小孩脾气？"也似乎在追出来，追到院子的。我可不回头。我一出大门就跑，车也忘记叫，我以为我是在一种顶危险的情形中救了自己，也同时救了别人，且间接把窦尔墩同我杰克也救了，这一跑固是算是一种失败，但永远我会想到这跑的故事上含着温泪微笑。逃开现实，作我的饿女人的梦，也许女人在我心中永远是神一样可爱吧。到当真是作这那梦想的事时，或者经此一来我就再无福分来作我的好梦了。

虽说是当时自得，以为如此一跑是顶好，回到旅馆可又忍不住伤心。谁能知道我这难过？即或是那女人，她也就未必明白我是为什么而跑。到了旅馆，我却又怕她疑心我是不欢喜她而跑，致令她在这失败中痛苦，放下了，真能放下也好吧，我还耽心到别人误会我，我还要别人知道我是为爱她而跑，这辗转自解自缚的我，算是顶懦弱的人，也算是顶有人性的人了。感情同理智刚刚有同样气力，我就在一种牵牵

扯扯中经过一切的地狱中苦恼。

事情是成为过去的事情了，未来则正不可知。我为我经过一个顶危险的滩头自喜，又为我这“不是那样竟是这样”所生的眼前结果生悔。我在我的思想中总存着那同经过事实相反的一个假设，这假设就把我掷到乐少苦多的漩涡去。

大哥回到旅馆来了，见我样子像是很不好看，先是不说话。

呆呆的过了一阵，慢慢的说：“又听到说是你病了，害我老着急才赶来！”

“谁告你我病？”

“周嫂子。”

“喉。”我就在我杰克母亲面前用一个喉字表示我所有的一切心事。

“我知道，是不愿意同她在一块，是不是？”

“为什么你们定要让我同她在一块儿你们却走开？”

“那要谈一点什么不是很方便吗？”

“方便。”我气愤愤的又一肚子委屈的来向这老实人发作，我说，“方便是方便，只怕太方便就——”

“那难道就——”

“哥，你真不了解我。”我想哭，就幽幽的哭起来了。

杰克见到了，为制止我这难过，就用笑话来。他说这是他的错。又说这是他作哥哥的不对。又说这是天气不对。他自己也总算莫名其妙所说的是一些什么话。总之他要我忘了这事，他明白我是有些说不出口的痛苦，只把别的话来分开，想减轻我一点痛苦却又不会怎么设计的。

我呢？我却实实在在愿意他来同我详详细细谈一阵这女

人究是怎么一回事定要我在一块，我又想从他口上知道窦尔墩为人，究竟是为什么原故想要在我面前来作一次不当慷慨的慷慨。我且明知这同他说是不要紧的一件事，这事情其实有一半就是他在捣鬼。

“你们都欺侮我！”

“怎么你说这个话？”

“我说这个？那你们为什么定要两个人走去看什么朋友，把我却留到一个年青青的女人身边？”

“这样还不是为你好？别个（他说到这个就声音轻下来，）作丈夫的都不吃你的醋，作太太的又这么对你好，难道……说得投机，……你不就可以在这个女人身上自由作一点什么事？”

听到这话我就去望杰克，杰克是把那个瘦脸缩得短短的笑着，见了我望他，知道话说开了我不必再怕说到心中事了，就又在我耳边悄悄的告我这女人刚才对他说的话。

“他还怪你！你就那样不懂人情，随便发气跑，回头窦尔墩又说是她不会招待你才跑！你瞧，你这小孩子脾气。都不懂人情，且不懂作哥哥的为你帮忙的难处。”

“我不要你说这话！”我就一面满心高兴笑着，一面又装发气不让这老实人打我的趣。

他见我既不哭，当然也不故意再为难我了，于是暂停顿下来。

超乎我意料以外的是窦尔墩竟有这种慷慨。我若是再过分懦弱，那是当真也太辜负人家的好意了。但我在这个时候就无凭无故又怪起杰克来，我以为既然窦尔墩有这让我接近

他太太的好意，杰克就早应当同我一五一十说明白，我也不至于空受这两天苦恼。假使是我早明白这内容，我当真就不配作这女人一点钟丈夫么。我要先晓得是别人预备如此张开手来迎抱我，我就再也不必思索到这女人身上了。在别人方面，是那么把心上的门敞开来欢迎这新的热情，我自己却疑神疑鬼的来受这不必受的苦恼，人心这东西真是不相通的！可是我再莽撞一点，再放肆一点，不是又见得是太容易找到那两心相印的证据？

不消说我是又到悔恨上来消磨我这思想了。在杰克未回以前，我以为是作得顶好的事，却让我自己这时来讥诮。我也悔当昨晚杰克谈到这女人时我为什么不同到杰克来痛痛快快谈一下，若杰克在昨晚上即把这一切相告，我为什么今天还这样一跑以为得意？我又悔索性不知道这内容我倒可以为我有把握而永远得意了。事情每每是自己以为很对的却偏偏不对，为这摸捉不到的命运戏弄我真愿意即刻死。哭，这不是可哭的事。笑，我笑时又觉得这笑得可怜。

人心这东西也真怪，一句话的转移就能使一切固有观念破碎到无片无段。我作的事就只是悖乎感情的顶坏的一件事？一方面是这么十分愿意，一方面又是这么坦然奉赠，在我这边却藏在鼓里老以为幸好能够一逃，这逃，算是什么鬼所作弄？

想到这些天错人错我又不能忍我的眼泪了。

"唉，别这样了！回头我们再去陪陪礼就是了。"

杰克是已看穿了我的心思，这话就像一个矛子在我心上戳了一下。我使性说，二辈子也不再到这个人的家中去。

"二辈子不去也成，这几天倒不妨走走。人家既是这样好

好的对你，你也就应当体谅别人的意思。大凡所作的事是一件全体赞成的事，这事也就可以作的。做哥哥的也总不会全不为老弟着想，抖老弟去干胡涂事。恋爱这一件事当然不是第三个外人可以参加出主意的，不过，把作一个朋友看待，或者作一个姊妹看待，再加上一点别的亲热进去，各方面又无大害处，这也未尝不是不可行。我说的不对吗？我以为是这个很对。我的理想的男女关系就是如此。拘束到一定是自己太太才相好，无怪乎这世界男女的膈膜到这么远。如果是全都可以随便这样相好，至少一个人生到这世界上也多有一点趣吧。”

杰克的话只使我更伤心的流泪。我不能从他口上找一句封我的眼泪的话。他是太知道他的弟弟了。他说的话就是特为他弟弟说的。他又很明白我意思是怕累他的一方面，就又为解释这是怎样平常的一件事。

“不欢喜，那么就算了。以我看是也还够得上同你作一个朋友，人家也并不是什么坏人。若是这件事要我作哥哥的去，那当然是不大好意思，哥哥年纪大得多，且也不成事体，我们又是同窦尔墩成天来往的。至于你，别人都把作小孩子看，两人年纪既不大相差，又明知道你是不会像那些坏人一样图她什么。……”

杰克说的话渐渐使我笑了。越说则也越可笑。他意思就好像我同他的朋友太太胡闹是非常合情合理，只要年纪相等而动机又不怎么不好就大可以随便相好。我不明白他这恋爱学理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看他那样子，且又是对这话有一种全不儿戏态度的。我让他说到最后，我说，——

“你这学说是从谁个听来的？”

“自己的！这难道不对？要纯洁的爱情，这不就是么？一定要以为是自己太太才应当爱，又一定要有把握才敢去爱，这个就很可怀疑了。凡是女人好，我以为是都可以说应当爱她，不过为省得太麻烦自己起见，则选到那较有希望的去倾心。其实则癞蛤蟆吃天鹅的野心就是非常可贵的一点真心。到真正说起来，恋爱不超过一切固有的平常的状态，那不算。然而这个说起来又话长，你瞧将来我也要来写小说，我就专写这个主张！”

杰克谈话中的思想变到这样。这是我先料不到的。然而杰克到此却是常常到娼寮找妓女去谈爱情，这是他自己因为样子太不高明才痛心到娼妓处用钱挥霍的道理。不过，我却对我这年龄讨厌了。我要这青年时代干吗？世界上谁个女人又需要这青春的热？眼前的，固然是就正有着杰克所谓可以随便的人在，这随便的人却怎么能使我有这气概去随便？

把杰克的一切话全记在心里的我，说不出是欢喜是忧愁。为了一种本可以不必期待的事去期待，结果人就只有陷到一种自煎自熬的伤心中去了。心算计，即或能够如杰克所说的去同别人太太随便一阵，这以后，又怎么能随便放下？人若当真是各处全可以随便，要放下也容易吧。可是事实则再过一世纪也恐怕不会到全能如此随便的世界。就算这例外的情形下有人许可我随便一次，究竟这随便是可以不可以接受？

我自己以为顶好的是这个时节把我再放到那镜子很多的房中一次，或者我就选择得出我真正的需要了。我且相信若果这机会是有那第三次的在等候我，在第三次的机会内的我决能够作一点不凡的事来。我从杰克的话语中找到一些壮胆的证据，我又从这些话中找到别的信心。只要那第三次的机

会，我就会作那英雄的事！

谁知杰克这次回来是给我这机会的，他见到我把心中的一切郁积从眼中放出以后，就又来提议说在下午三点左右到窦尔墩家去吃饭。

“我真不愿去了。”

“什么真不真，去得了。别人正等到你，专为你才作她所不常作的白炸鸡。”

“又是为我，都是你说的！”

“你不信吗？难道还为我这个人？到时候去就是了。可以同她多谈一点话，不要紧。我昨天同你说的那话一点不错。”

“我记不起你昨天说的是什么话了。”

“记不起？是说这个人她欢喜你。又脸红，欢喜你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作哥哥的决不会把这事来逗你害臊的。有弟弟给女人欢喜，我也乐咧。”

“你不要说这个话了。我正苦着。”

“我知道你。她刚才同我说就明白你。不过她虽以为你是小孩子，所以她倒非常抱歉说是她那里没有什么给你乐的。”

更使我红脸了。好像自己的行为全给别人知道。自己的饿，自己的怯，别人都明明白白，这下次见面还不知要怎么害臊！我是真不想再到那个人的家中去了。我只愿什么天的好处给我一阵风，把我同她吹到一个没有一个生人的地方，我们在一块，她又不再记起有个窦尔墩，我也不再想到她是窦尔墩太太，则我总有一万句话可说。我且可以作出一个青年男子的一切事。我自信我并不缺少一个男子的应有本领，我如在这样适当情形中，就可以拿这本领出来给她知道。我且想从这件事上恢复我被她当为小孩子的耻辱。可惜的是这

风在梦中也没有这样能力。我是在做梦的当儿也很少敢作敢为如意行动的一个人！

到了三点钟以后，我是不是还住在旅馆中土炕上恼着嗔着的我？不消说是旅馆中已没有我在。为了自己的欲望在后面推，为了杰克的劝请往前拖，意志薄弱的我当然拼着红脸又到那一对夫妇家作客去了。

早上还可怜窦尔墩，这时见到他倒像他是在极可怜我的。那女人则还是仍然如其他时候一样，谈话又柔软又不拘。总当我成比她小得多的一个人。见到我低了头不好作声，就又为我取出许多相片看。看相片是窦尔墩无分，只加上顶爱看相片的杰克，我们三个人在一张写字桌边看，每翻出一张她就放到我面前来，一面用那长长的圆圆的手指指给我说这是什么时候所照。

相片多数是她一个人或同到别的女人照的，这个女人这样欢喜照相，倒是奇事。我是一面看到这些相片一面想我心事的。每一张相看完时，我又看看这个离我的眼睛不到半码的女人的脸。天气原是那么热，每人只穿一件薄薄衣裳，照例一个年纪既青身体又很好的女人，总之有一种汗与脂粉混合的香味，我为这香味就熏到一种顶难受又顶舒畅的境界中去。

相片是有许多在嫁窦尔墩时以前照的，那个时节倒像还不及眼前好。杰克总夸说她作学生装束好，她不同杰克分辩却望到我笑。

杰克看相片是专心不知道身外的谁的，这个似乎女人也知道，就故意为他取了一叠相片给他，这一边，却把她自己

一张单身一尺二寸大相片着旗装的指点给我看。她把手指搁到那相片脸部说。——

"看这个脸，以前瘦到这样，如今却——"

"我以为肥更好看一点。"

"当真吗？女人都说要瘦！"

"肥一点的女人好处不是他们所知道。"

"那你就知道？"说过这话的她却忽然了解这错处了，就望我笑。

我因此也想起我的话也说得含混到不好的方面了，我只能补足一句，说"女人肥一点，身体康健一点，当然比多愁多病的女人为好。"

她以为我看不到她的不好意思样子，也就释然了。这相片确实是照得很好，她就问我欢喜那一张。

"这个照是照得好。"

"那就送你得了。回头我要你大哥写几个字。"她就不问我要不要，把这相片取到另外一边搁着。我倒不好说不要，只说随便拿一个，不要这大的好了。然而她不理。另外又取一张给我看，这是两个女人着学生装的相。

"这是我朋友同我在奉天照的，还不同你大哥结婚照的。"

"那时候快活不快活？"

"做小孩子当然快活。一个女人不嫁人以前，那种天真那里是这时想到的事。镇天玩，一点忧愁都不会到心上！"

"那嫂嫂这时难道不快活？"

"作太太的快活我真嫌无味。"

"那作穷人的太太才更难！"

"不过看人来。人好就更穷也总有好处。"

这话又把我伤处磕痛了。作穷人太太也有好处，那为什么要忙到嫁这个人？从这女人口上说到穷人也有好处，我才知道女人也有愿意同穷人来往的，不过随后总仍然多数作有钱的人的太太，这例子在眼前也就是一个。

她见我不说话，就又换了一张相片。

“这是上个月才照的，看！”

我就又随到这个白白的又长又圆的手指集中我的视线。照例我还在看过相片以后看看这个极接近的脸。

也望我，在同一时候。天下事没有再使人难过的，就是两种眼光搅在一起时心上的影响。不知怎么这一次她却从我眼中望出我那点得燃的火焰，只一接触却就逃开了。

相是仍然看，话也仍然说，其实心全不在这上面。我佩服一个女人作太太以后在同人恋着时总能不露一点声色。一个女人在性欲上受过一年两年的教训以后，在这事上就会用许多方法掩饰到自己，决不让另一个人从脸上察觉得到她的心思。然而我是早就从杰克处得了知会，就再善于躲闪，也能明白同样的情欲的火也正在这女人心上燃烧了。我设想，如果是在这客厅，没有杰克同到窦尔墩在，我们将作出些什么事，真是不敢说的！我又奇怪早上同她到那镜子顶多的卧房中时，却不兴奋到这样利害。我打算，只要一个同样的机会，我就会决心作出一点不凡的事了。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赴汤蹈火也愿。我再不能尽我自己自私自利顾到未来的生活了！我不要过去，也不要未来，眼前的，在我分内的，我就不应放过了。一千个决心，加上一千个不顾一切，自己且赌着大光，只要这机会一次。

我且想到我在这事上可以死去的理由，这胡涂空想占据

了我心的全部。所想的，是超乎我所能做到的，我明白。但我决定要作一次我不能作的事了！我不能永远是这样不中用了。这一世，就为这个找来无量的忧愁，我也不悔了！

把相片看完了。人是永不会看厌。我吃惊我在这两天内竟俨然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还以为这个女人平常得很，决不会想到三次谈话中就使我倾倒如此。初初相见对于这近乎奇迹的爱恋，还不敢承认，这时节，我已为杰克一番鼓励的话完全置身拜倒于这女人足下了。在不拘某一部分，都似乎可以抱到亲一次嘴。在脸上，在肩、在耳、在项脖、在发、在腰以下，这匀称的美处都使我出神。平常时节见到别一个妇人，动心的事是有过，总不如在这女人面前那样注意以后的冲动厉害。谁说这样事是幸福？在幸福以前，或者说幸福之中，我只觉到我是为这个容忍苦到快要发狂了。倘若这个时节是只有两人在此，我无论如何也要撒野了。

我不想作王，我不愿成仙，我不要名誉和到金钱，我不要以后的生活，只要许我在这个时候同她放肆一次！

心中的反复，致令窦尔墩同我谈话也无精神应付。到吃饭，吃她特为下厨房作成的白炸鸡，这味道我就不去过细分辨。我一切神志全昏昏沉沉。这女人的每一个动作我又看得非常仔细。越看得久则也越觉得这个人身体上一切都好，越想到去挨她擦她。

我又恨起我杰克来了。如杰克不说，则我在这个下午又可以少受许多苦。这正是说得迟，说得早，说得多，说得少，反正都给我苦吃。我还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事。我也不敢料到今晚上杰克同我再说一点什么不是专为我明天受苦说的。总之我到这个地方来就不对了。我是来做官，官倒不做先来受

这女难！最可怪的是窦尔墩似乎也以为我是来同他太太恋爱，而他可以在旁边很泰然的瞻仰的。我杰克则只总虑我同这女人接近一点。这些事，细细的想起来都是很可笑的事！

饭是吃过了。我只想用我的口吃一点另外的东西，只是眼前的，最近的，把嘴巴兜过去即可达到的。真把我懊恼到死，这个却不好办。窦尔墩反似乎怕太把我难为情，不好要我一个人再随他太太到卧房去了。杰克也不好又邀窦尔墩出去。这是四个人，我总不能够在一个哥哥一个主人的面前，同到人家年青主妇调情到不顾一切！

“到什么地方玩玩，可以领小弟弟去。”她说的。

“你瞧！”窦尔墩对杰克说的。

“那到车站边去看火车。”杰克的风趣是同他耳朵一样，一时又成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的。

“看车子，你耳朵不怕震，谁敢陪你？”女人说着这笑话就对我问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她且为数点“到河边，那是昨天那个地方。看戏；快卸台了。关帝庙去；远了。塔上去——好，我们就陪你去看看塔，且可以照一个相。”

“你是又想照相，发照相的瘾了，所以说陪小弟弟去玩。”窦尔墩虽一面把太太打趣，一面却在那里穿马褂。

我心想：“不是你们两个去就是我们两个去，那多好，为什么又必定四个人去？”但我见到她那种高兴神气，不能说不去。我纵说不去，窦尔墩同杰克总不会又放下我同她在家中顾自去玩！

塔是在城里，不知道叫什么庙名，昨天到看划龙船时就见到这塔尖的。因为路虽不远走去总不大相宜，就用马车拉去。可是马车装三个人倒好，四个人似乎就太不好看了。加

之是热天，车是敞车，坐上四个人到街上会就为人笑话。且四个人中又有这么一个年青太太，那更不是事情了。

上车了，见到不好看，她就问尔墩，可不可以再叫一部车子。

杰克说："让我坐马夫上面那个地方。"

"别说笑话了。你快叫一部车来，我们两个人坐一车也松活一点。"她又向窦尔墩说，"你们两人坐，我同小弟弟坐自己这车，好不好?"

"好，你们先走吧。"

我们就走了。我待说我必得同杰克一车，让他们夫妇一车，也没有这客气空暇，车子已经走动了。车子出了巷子，还不见他们的车进巷，我说等一等他们好点，她也不好意思反对我这话，就教她家车夫把马勒着慢走点。

我们是那么的坐在一排，正像一对夫妇旅行或者上礼拜堂样子的。我不好意思太同她靠拢，恐怕遇到她的熟人，就偏向车旁一点。她对我这小心举动望我做着那顶勾人的笑。又不说什么，只干笑。呆一会儿又把手拍那我们两个座位之间的空处，这意思仍然是笑我这样胆小留下这空处来是可笑的事。

想要她同我说说话，这话且就是那心上所欲说的。且又非常愿意同她靠拢来在一块，好从这中得到一种肉感满足，可是总极其怕羞。车在沿城墙根一带走着，路道全是为大车碾成深沟，车子到上面只是左右摇荡。于是又见到那只手拍那皮坐垫，且小声的说"坐拢来一点，免得震动得利害。"

"坐拢来，恐怕更震动得利害!"

这双关说话把她窘住了，却把眼睛睁大起对我狠狠的望。

然而我因此就坐拢去了。我们可以说是挤到坐。车子一动则我的腿就摩擦到这女人的大腿上，间隔的只是四层薄绸，热与腻全感觉得到。若时间是在夜里，我的手，我的口，真要亵渎她了。她这时似乎也非常不安，心里忡怔着，眼睛下垂再不敢看我。我奇怪的是一到别人大大方方我就窘，一到别人眼饧口涩时候，我却全变了。此时的我就已全无羞涩，见到她很难受的情形。我把我的手装为无意的移动到她那只搁在腿上的手上压着，先是感到一种轻微的颤，到后只一捏，就忙缩脱了。把手缩去以后的她又用嘴示意，原来她怕车夫见到。

唉，这情形，恐怕要带到土里去了。忘了吧，怎样能忘？这种轻微的颤，就是一个女人灵魂在爱的接触下跳动的节奏！这软软的一捏，已经就在我心上很深的打了一个记号了。还有这下垂的眼睑，这长长的黑色睫毛，这净白的耳，这因为害臊微红耳根，就是再过廿年以后还是一样很明朗的在我印象上活跃！

爱情的收获。究竟是些什么？就只是一些甜甜的回忆。就只是回忆一些心上超乎身体以先的接触。就只是这一种回忆，也就够咀嚼一世了啊！

多少好看的妇人，不是供给一些怪形象的怪气味的男子汉占据了糟蹋了一世？多少好女子，不是为了金钱让一个可以作她祖父的老头子玩弄一生？在这一方面，却得到这浅浅东西，也引以为一生幸遇，这个说来又似乎真好笑！然而在这种情形下所得于女人的，却是那全然甘心情愿的一点输诚，这便是女人所有的最有价值的一点，也是那所谓女人真正可以值得咀嚼的一点！

杰克那一部车子，是当我们车到大街我已经都恢复我的原有坐位间距离时才赶上我们的车的。我们到后一同把车停到那庙门前头，他们却先跳下车。塔是一进庙门把那石磴子上完以后就见到了，早想到是这样子不该来看。

塔，究竟有什么可看？一些大砖头，垒到二十余丈高，为造福而建。我以为不拘是和尚或普通人，花银来建这无用东西，都是不应该！且听到说曾有过上面把松动砖头掉下来打死过人的事，我对这塔便尤其不喜欢。虽然高大到怕人，好处总没有。工程大可是并不美。见到这塔只使人无端怕起鬼来。这塔下，阴惨惨的就似乎为鬼物的住家才如此给人害怕！

杰克同窦尔墩倒似乎是一进了这庙中才成考据家，一旁不知谈些什么，一旁找塔碑下的题名。

"别理会他们，随到我到这边来。"

就随到跑。说是别理他们到这边来，则到了这边总应当给我一些另外可看的东西，转了一个弯，到另外一重殿前的小院中，院子中一些丁香花树树结得许多小绿色荚儿，另外有紫藤，大致再过几天就可以开花。

"这倒是个好地方！"

"还有好的，可惜路远一点了。"

我们就站在那院子中石台子边玩。庵里有尼姑，听到女人说话，忙从佛堂中出来，见了她就忙打招呼说，请到里面坐坐喝茶。这姑子大致与她极熟，在平常也总募过窦尔墩的缘，见她说是不进去喝茶，就又赶即到厢房搬了两张有靠背的新式椅子来放在那院子中让我们坐。谁愿意坐这个椅子。

若是没有这老婆子在，我们还可以坐在佛堂前石磴上随便的望天上的云，有这老婆子一来，我们来此幽幽僻僻的院子的特别权利完全取消了。真愿意这讨厌东西走开顾自去念她的经。可是却偏不去，缠到尔墩太太问长问短。又谈到谁家女子结婚，又谈到一个团长的讨小，这团长或者是尔墩的朋友，她听到这话时，还说这个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我在平常对于尼姑倒不怎样感到顶厌恶，大约是很少机会与这类人接近。此时听到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媒婆，我在心上想，以为如果中国的尼姑全如此，照冯玉祥的办法勒令她们配人还不好，不如一起全杀了。这尼姑这一张嘴拿去作官媒婆同作老鸨倒极合宜，天知道为什么却来这个地方作师傅！

单看那一身衣服干净到一尘不染，又朴素如一个有道的高僧，可是那副二寸见方的嘴唇真不相称。我见到我们好好的两个人中间来了这样一个老东西，我说，——

“我们走了吧。”

“这一位是你老爷的什么亲戚？”

“不，这个是□大先生的老弟，才从北京来的。”

“喔，远客来了，真对不起。请坐坐，让我拿茶来。我是老昏了，不说走我还不晓得招待，莫怪莫怪喔！”一旁说，一旁走，当到那个小小身子消灭到厢房的一个帘子背后时，我就望到我的同伴笑。她也笑。又轻轻的说：“这个人，同你哥与大哥全有说有笑，我倒讨厌她得很。”

“我们不吃她茶吧。”

“不，等她来，我打发她去找那两个考据家。”

这话刚说得不久，于是这老东西两只手恭恭敬敬用一个黑色建漆的茶盘把出两盅茶来，茶杯是起青花的极细致的磁

器，茶的颜色也极清洌可爱，不得不说着谢谢的话把茶接过手来。

"吴师傅，我们还有两个伴，在前院塔下看碑，找他们来吧。"

"噢，我说难道就是你两个施主。让我们找他们去——慢点慢点，还有点瓜子是王师长从日本带来送我的，我来借花献佛吧。"说完了似乎就又要进厢房去取瓜子。

"不必忙这个，才吃过饭。你就去前面喊他们吧。"

"好，我就去。"说着就勾了头走。到这婆子已转弯后，她却望到我作一个得意的点头媚笑。

我再不能忍了。我大胆的走到她身边去。若非她把嘴对厢房噘着告我里面还有人，我就会在这佛堂前同她搂抱起来了。

到明白了厢房中还有人后，我为这冒失的又未成熟的行为害臊到只好走过丁香下去折那丁香子。

"你看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住？"她说。

"好倒好，只是我有点儿怕。"

"这厢房——就是西厢。"她说了见我那忍不来的要狂的情形，就只是乐着。然而她在自己这一句话上也随即转到莫可奈何的一种情形中去了，就走过我这边来，我们的距离是不到两尺远近。

我望她，非常苦楚的摇头。她就腼腼腆腆轻轻的轻到只有我听到的说，——

"别烦恼吧，我们回家去就可以——"

我也轻轻的用着伤心的调子说："我不明白我自己是什么原故，只是这两天来真不知流了多少泪。"

“你这小孩子脾气谁要你流泪?”

“你不明白我。不流泪，要我怎么办?”

“难道我又是使你感到痛苦的女人吗?”说到这却是玩笑的口气。“你嫂子这样的人，总不至于吧。”

“还说，我要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爱了你。”

“爱了我我又不是不让你爱。”

“我知道我只是不中用使我自己吃亏。”

“那在你嫂子面前，就中用一点，又怕什么。”

“你为我想想要我怎么中用?我又怕羞，又怕你——又怕别人看不起我。并且一天的事那里有这样敢随便?”

“我早知道你。听到你哥说，我才教他找你来，这个他不告你吗?”

“是告了。”

“他还说些什么?”

“他说要我好好的对待嫂子，又说嫂子也会……爱我。那是我同他说到另一种话时提起的。我先是不敢相信。只是我看得出来。可是虽然看得出来，我又能有什么作为?”

“看得出来，你眼睛那么好!这样张开了臂膊欢迎你，你就只自己苦恼，算什么事?听到你哥说，你是怎样怎样，我就一口承应下来，包你出关来一趟，可以得一点你在北京得不到的东西。又常常是说怎么怎么想同女人接近，到这来却又如此怯弱。从你这样子看来，无怪乎不能得到一个女人做伴了。女人那里是你这样人可得到手的?你放痞一点，你就成功了。学学你朋友中顶下流的样子，这下流就是逗女人爱的事情。”

“不过我既不痞，为什么又能得到你的爱?”

“这个你以为是你同我在一块只两天你使我如此吗？若不是你哥，如不是先从你哥处知道你，我就是爱你，也总不会放浪到这样子吧。对你这小孩子我想若再作成高贵妇人面孔，你就连在你心上试试来说爱我你也不敢了。”

“我如今才明白我是完全为人玩弄于股掌上。”

“嗨，玩弄你，谁教你来作我的小弟弟呢。”

“你别以为我小，我自己是相信有作别人丈夫的资格的。”

“好资格。”

“你笑，我要你到一个时候明白我。”

“你所有的一切我早明白了。”

“你明白，你还不明白！”

“自然呀。”

“我要送你证据的。”

“那又不害羞了吗？”

两人说到这话都消失了先前的紧张，渐渐的是半玩笑的放肆说到心上一切了。在那边，只听到杰克声音嘶嘶的嚷着，似乎是同那老尼姑谈到一件什么心事。话声越近，三人是已次第现出身子于那角门前了。

我同她，却把话停下来，两人不约而同的大笑，这笑为我们掩饰了过去的一切痕迹。

她全不露一点不好的神气，只同杰克说：“我担心那塔下的什么妖精会出来攫你们这两个考古家，所以急到要吴师傅喊你们来。”

窦尔墩口是渴了，一见到茶就走拢去咕嘟的喝。

“吴师傅，你这茶叶真比你人还干净，好极了。”窦尔墩又同我笑笑的说，“二弟我告你，在此若看中了谁家的姑娘，

请我们这个吴师傅去做媒顶可靠了。”

我心里只是好笑。我想我倒不必劳这个老婆子的帮忙了。我听完这话只笑，又笑笑的望到尔墩太太。

她却说：“这个真是这样的，二弟你别瞧吴师傅样子不及媒婆能干，人是真成！”她这话，其实就是骂这个老婆子，老婆子却全不领会，或者是领会到也能装痴，只慨然承应下来，说到时设法决不会误事。

我要笑，忍也不能忍。这时是杰克就未必明白我同她已谈了些什么话！窦尔墩见我人小，是放心到以为就是同到他太太在一块也不会有什么新闻可说的。至于那个尼姑呢，还才说将来帮我的忙。谁知道来到这庙里这个院子就帮了我大忙！在先两点钟时人是忧郁到万分的，这时只经过两分钟谈话，便完全换一个人了。一种泰然坦然的心情，既不知道它的来源，以前的难堪也找不到它去处。我所需要的竟是要笑，要说话，要应酬，到觉得是口非说说话是不可时，我同尼姑谈起这庙里情形起来了。

问这样，问那样，正如从什么地方初回一样，尼姑说的我也非常感生趣味听，我且渐渐觉得这尼姑是个好人了。

一天的云，一天的霞，忽然又一天的星，这变化，当真比起天空中的事还要渺茫不可摸捉！

我对一切感到好意善意，我对一切都生出一种趣味。我的灵魂是从一种黑暗中初初解放出来，只觉得置身到极其温暖的情境中，我开始觉得我是幸福的人了。这两天来我尝到人生顶苦的味，也就尝到人生顶甜的味。我在这个时间，才能想起我是怎样包围到一种遂心遂意中的一个天之骄儿的极大幸福中！人家是那么伟大的让太太来同我要好，又有这么

一个作帮闲的阿哥，女人又是这样全不要我费力的自己滚到我的脚边来，我还有什么作皇帝的好运，再到别处遇到这样一件事？

是这样，也正是所谓苦尽甘来，这只是第一段的结束，还有那以后。我知道这个，但我总不怕。我的勇气先时在一种萎靡生活已消磨罄尽，却因她一句两句悄悄的真心话为我再造成一个男子了。

我把一切看得光明异常，也不再想到那傻子说的同女人亲一次嘴就甘心死了。我找不出要死的理由。如果我因为同到这女人相好，为窦尔墩所看不过，要杀我，我却不必抵抗，请他把我们两人全杀，且请他仍然保留到他同杰克的友谊。如果是以后窦尔墩欢迎我到他家去，我就应当随便的同这个女主人到她房中去，一点也不怯。她爱我，我也就爱她，有什么可以说是不应当的理由在？是别人太太我也要爱了。我是全盘承受这爱情，永远也不悔恨了。

我为什么在一点钟内把自己的一切人生观全变，这个我也不明白，只是我在这个时候否认我以前的一切，以前完全错。如今是在这顶扩大的光明的神圣的路上大踏步走着，我要走到那个最后的一段路程，我要把这个在命运下交付给我的女人的全部占有到我所能占有的日子，我也让别人看我的心上的一切东西。懦与隐瞒，再用不着了。我直到这时才见出我力量是当真并不缺少。

更给我一层接近的机会。告我前途很好的，是我们在断黑时才转家，而我同她又仍是一部车子。

到这样，那最低级的欲念冲动却平息了。我最需要的，

不是在求这女人裸身的实现，只是非常想接一次吻。想把这光滑的全身让我用手去轻轻的抚拭一道。想顶温柔的用手去摩这女人的头发。又想让那长长的圆圆的润腴的手为我摩摩脸。我愿意她能拧我的脸。我愿意她能够在我的额角上，颈项间，甜甜的用嘴亲一分钟。

日子是初六，时间是刚断黑不久，走的路是城墙脚边无人行走的路，在背后的车子又决不会透过我们的车背高高的靠背望到我们的行为，细细的微热的风这时正从南边送来，吹着人只想温柔的梦是如何难得的一次好的初夏夜间！

我们最不担心到车夫的回头，我们的嘴胶在一块，不知道离开的方法了。使我知道这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只这一次。把一个全为薄薄的绸裹着的身紧紧的贴到我的身上，热，只是一种极好受的热，腻腻的是那颊。脸柔软细致如同——没有可比拟的东西。

我们一句话不说，只是这样默默的如同做梦一样的挤到挨到。把脸偏到这边来，则那腻腻的擦有粉的颊就偎到我的脖子上。

成了灰的过去，这一件事回忆起来，仍然是能使我狂啊！我如果不怕用文字亵渎了这神圣的爱的心灵要求转到性的迫切饥饿的自然结果，我就把这一段事来写也够用尽我所有的心血了！

机会给了我幸福，也给了我不可堪的痛苦。

“在这情形下，我作一个维特好不好？”自己就不明白这是什么事。好像是不到那要命的情形，又好像若是真能作傻事，把这次事情弄得认真点，同到这女人死固然很好，自己

一个人死也很值得。

我想起我自己了，我对这当前的事就真是不认真！我明白我认真就好，但我不敢认真。“生来懦”的性情，使我凡事不很负责，非到这责任压到头上我总不能去担当。

我能够为一件恋爱死的，但这死必定是别人捉到杀我，或无意中被我走到死的路上去。我不会自杀，我不能作维特歌德就不能自杀，我连对于自杀这件事，想得深入一点也不曾有过！

不过当到这一次同坐在车子上回家的路上，我觉得在解决的方法中求那顶方便的，只有我死为好了。我不能把这个慷慨的朋友谋害——关于谋害一只小鸡，我就不曾作过——我又不能强制到那女人死；为了这三人合伙不来的生意着想，牺牲我，算是又体面又方便的一件事情了。

这样想，是在回到宾尔墩家四人围到一张藤椅子旁吃冰汽水时想的。我莫名其妙，在我的心中忽而欢乐，又忽而的忧郁。我自己根本没有所谓生活的方向，这心也只是一颗无没落的心。为了眼前旁人一句话，在我心上建筑的一切崇楼杰阁就可以全部摧毁。我用我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一瞥思潮，又救活了我僵硬的心。我只是把生活建树在比水比沙还不可靠的基础上。凭了天时人事给我忧愁与快乐。适间在庙里，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忽然如此轻松！一同坐在车上所作的荒唐事，在我生活上，简直比梦还荒唐，我为这个却在心上加了千斤的重压，我似乎在不满足中，与所得已超过我所需要分量的情境中，一到家，就再不能如在庙中时怡然自得了。

我苦着，重新的把一种纠纷冲突安置到心中，这变化给

了她的注意。

“你又怎么了?”开眼睛说的。

“这个你知道!”也用眼睛说.

我们这个说话方法是一对熟着的男女所明白的。我随即且从她眼睛上得到一种劝告，说不必那样，我只好勉强装成听命的神气，应付这另外两个人。

杰克是什么心情这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个人总多半是因为我才在这家中久呆，谈着那我已听了五次的说我小时事情的话，他把这话同窦尔墩谈及，意思给窦尔墩取乐，实则他好让她在一些话上对我更感到好处。

我同这女人，他以为是顶合式。这一件胡涂心计支配了这个好人，他的行为，就当真是在那里竭尽全身气力为他二弟找情妇!为窦尔墩设想我敢断定是不曾有的，也许他这也算为窦尔墩设想。但我看他是全不为这一对夫妇以后生活设想过的。他作的事情，不单是俨然为我，且更俨然是为着那个她，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这样一个好人!

我说:“我们走吧。”

“早得很!”

我本来轻轻的说，他却故意大声答应，一面给他们主人知道不许我走，一面又像是在成全我接近这妇人久一点的机会。

经他一说，当然窦尔墩是不让我走的。她倒不开口，只用眼睛看我，这一种看法，是要那坚忍的强项男子也立刻成泥成水的，我自然不必要人坚留也不能起身拿帽子了。

虽不走，要我来打叠精神，如杰克那么嬉皮涎脸，总是办不到，就只有低头作一个老实的客。

“难道又是病了吗?”这是她说的。

从这话上我想起早上的逃走情形，想起杰克回家时说的话，且想起刚才马车上的情形，不能笑，只望到这妇人的脸生出一种极强的贪心，然而在我神气中，却又只露出那非常腼腆的外表的。

我爱她，感到要这个女人，直到此时才自己敢相信自己!

一些气力，平空而来，我得这气力，又成了勇士。

为了杰克宣传我手节上一样特别的环纹，这只手即刻就为她捏着在灯光下检察，窦尔墩却全不以为这是不应当。她把手捏着不放，且开玩笑说：

“手是那么软；心也不能硬，同女人一样!”

这种放肆的调情，且当到一个丈夫同一个哥哥面前，真也只有我同她才办得这个，杰克同窦尔墩才尽我们这样!

我的手在她那两只肥软的手掌里，当真成了小孩子的手了。也正因为人小手小，给这两个贤主人以坦白无私的相待，如我是同窦尔墩一般高大，局面就决不会到这样子了吧。

天知道，这梦要做到几时!此来为做官，我才不羡慕这官啊。大家就全没有想到这事，我也不想到我自己暂时只把整个心情报到女人这一件事上，好像只要能永远在此做客，窦尔墩能更大量一点，许我同到他太太随便一点，这客就长久作下去也是归宿了。

以为这样作客也可以把这生活延长，多可笑的一种心愿!然而还有可笑的心愿，我在我的一生中，比这个还可笑的心愿就正不少!这类心愿可笑的成分还不及可怜的成分多，我是无时无刻不发现我的心情勇敢行为柔懦的可怜处的。

我快活这眼前一切，但只要一句话我就可以把这眼前光

明弄成地狱黑暗。在一个小时中如非是我安神睡眠，即不必听别人说话，我就有机会自己来用思想将我灵魂从天上跌到地下，又从地下返到天上。一个人，在作了一种犯罪行为，给人为定下无期徒刑，这心为这法律所加的惩罚所凝固，他虽在肮脏黑暗的牢狱中度着一个无聊的日子，久而久之，反而成能把命运所加于自身的戏弄泰然处之了。至于狂风一样的感情的贫富变幻，要我来抵当，真似乎是一件顶不能抵当的急性症候！

我处处显示我中庸的气质，又不能自甘平凡，直到机会给了我可以不平凡时，我又觉得最好是境遇来得马虎一点为使我容易对付了。爱的需要给了我心灵的苦楚，到听人说到“我爱你”以后，我就生出我所得的正是别人所失的一种心情，进取心就减少了一半。这中庸，在别一方面可以说伟大，在爱情上却站到失败地位上了。

怎么样使我感到责任是“让人受苦，”而自己“又受苦又享乐，”则我处置我自己就会好一点。或者这责任是只有自己，别的一切不必顾忌，一个爱情上的英雄，往往如此成就了特殊功勋。对付一个女人，少数是用真的温柔可以克服，多数是得用热情去侵略压迫。

“……”我想。“然而这个时节不是第一段，我已不必问怎么样可以把这女人的心转到我头上。只是目下的我应当如何的一件事了。”

她爱我是明明白白的。至少她这个时节把全心在爱我。至少她这个时节不讨厌我，——我们是都晓得使一个女人不感到讨厌就很可以恋爱上努力的。——至少她这时有那种给

杰克引起的好奇心，想让我给她玩弄一阵。至少还可以说她能给我一次她给了她丈夫许多次的热情。我真不能自馁！

“不自馁，”是的，就把勇气提起，承受我名分下的一切权利；在爱情中的苦乐，以及给别人的影响。不过我的苦，是要这目下的进步或退步。同到这样在一块，不能说我就得了这个女人一切。也不能说我心中失了什么。思想的捷足跨过了事实进展的十万倍，并且事实上且俨然除了这样眉眼相摩相撞，以及两颗心的接触，真无从把这身体弄得更接近一点，一件爱情的故事，若把它来当故事读，或者是这样值得咀嚼一点吧。不过人是在实际的生活上，会把实际生活看成重要些。我承认这事情留为他时追想感到深的怅惘，是我终无从把身体接近这女人。但是眼前，我只愿得她身体的机会，这于眼前才是恋爱的真的接近！

让我同她两个人在一个地方，连心上也无别人的影子相监视，我相信我所有的热与力，会可以把这女人烧死！

这日子，当然还有，可是当到这情境的我，总不能用明天或后天的事来自慰。情欲的债的催讨，即或用“明天加倍相还”作回答也无从满意！我要眼前的一个证据，而眼前的她所能给的却是这样些利息。这利息的支付只使我更了然她能即时还这笔债，其所以不还，只为了另有人在场。因此我渐渐转到抱怨杰克与窦尔墩；杰克在这个时候却不邀窦尔墩出访友，窦尔墩也不在此时邀杰克出门；我横无理由的来在心上责备他两人，可怜的是杰克，他真要了解此时他的二弟的心情，也许总能为他二弟想法吧。

时间是悠悠的过去，不甘心一分一秒的是这样过去，然而事实却只有如此过去，终于到九点，保护我的杰克把我从

这家庭中夺回送转旅馆，一到旅馆我就躺到炕上流泪。

“你是太倦了！”

“我并不——但也是。”

他就把“但也是”这句话相谑，故意来取笑。他明白我，只有他明白我，在我的一生中。顶明白我，且能按到我所需要，不望报酬，不辞劳怨的去做，就只有这一个人！

这好人说：“今天也应当满意了。”

似乎就知道我们在庙里说了什么，而又了然于回家时车上的事情。我羞得不敢再作声。我算到是我所做的事，对这人是不必瞒也不能瞒的，可是恋爱的心情，在通常时节，我是连我所要的女人也不让她知道的，所以对杰克，虽明明要他帮忙，要他设计，对于事情隐晦了或者反而给他误会，我仍然总不能尽情的来让这个顾问了然我的一切。我以为他既作人情，只应当作去，莫问我。我是不是就满了意，他也会懂的，他却把这个问我，要我怎么来答复？也许有那种人把今天我所得的算满足（按照一件幸福的安排我也应满足），但是，我要的是并非一次偎抱，或一次握手。我要她在我的眼底下成为裸体。我要她从神的尊严佛的慈悲中变而为一个放荡的淫妇。我要那猥亵，要那狂颠，使我从死中得到新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就都有人做着这样顶平凡不过的事，我只要这样一次，这不是奢望！一次还不曾得到，我从那里满意起？

虽不会说我是不满意，可是我又来在杰克面前哭，这就是告他还不够了，这好人说：——

“慢慢的喔，把事实放到希望上，尽它所能进展的进展，既前途是颇像乐观，就应当乐观呀。”

我不是对我的命运感到诅咒，但这命运所给我的是这样慷慨，又似乎吝惜，怎么能使我不难过？——可是这样话我不同他说！正如其他许多我想到的话一样。

杰克见我还是哭，就说明天必可以见前进一点。那种说话的神气，那种把这件事引为义务诚心帮忙的态度，使我不拘在何时想起来都要苦笑。他当真就如他所说的比我还着急的样子，教我从感激中流出更多的眼泪。

这好人，简直是在我痛苦中也苦痛着了。他不断的发挥他对女人的感想，这些感想若不是见我哭我决定他不会有的。他见我怕提尔墩夫人，就单来骂那些半娼妓式让一个男子用钱买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他在话语上又总不忘记告我应当勇敢的意思，我心中承受上却哼也不哼。

"……我告你，女人中也有这样的人，譬如她把自己的心上的门敞开，作男子的就应得大大方方把热情送过去，客气是不必，畏缩更坏事。又譬如——还是老实说吧，在窦尔墩不在她身边时，你对她就不妨放肆点。她正需要你的放肆，这个我可以担保。你想想，这女人并不是一个作姨太太的材料，她的心是健全的心，所有的热情总不是窦尔墩所能满足的，这个是事实。即或生活习惯支配了她，她决不会背了窦尔墩跑去，可是她的潜在意识是并不缺少要那比窦尔墩来得年青一点的热情的。你能给她的好处，她也能给你的好处，在这个天真的女人心里还并不觉得是窦尔墩应妒嫉的事。就是窦尔墩，你瞧人家对你又多大方，若是别一个男子，你相信他也会这样么？……总之你莫太急，莫把这事当做梦那样随便，你将得到好处的。得一个少女的心，这是比如像窦尔墩那样空有一具身体终日搂抱着睡还有意义的。"

我说："但是，我要这心有什么用处？平空的，无所依附的，这有什么凭据说我得这女人的心？"

"你这个唯物观的实际主义者！是这样你以后就不能成诗人了。"

"我并不是想作诗人，——我倒是真羡慕凡人咧。"

"那自然有机会给你做凡人，我告你，在她面前你也可以做凡人，做哥哥的认为这并不是犯罪或可羞行为，一得便你就去做！"

杰克的话全是这类话，话是对，但我实在愿意杰克具有一点比他说精彩话更大的法力，他若能为他二弟用更大的力量将这个女人摄到这旅馆来，我以为我当真就会放肆了。

我很不好意思而又半当作笑话的说："那你帮我说要她来这个地方，不是可以——"

"那明天我仍然陪你到她家去，不是一样吗？"

是一样，我在心中承认了。

不哭了。也不是为了杰克一句话。但医疗我的病痛，或者使我到一种希望下麻痹，总得要杰克来下药。不消说当杰克用药的分量稍有不对时，又会把它的效率弄成相反一面，可是这好人总不悭吝他的柔情与好意，就给我吃苦，也仍然应当说感谢这原是出于他的好意！

我在将睡着时，似乎还听到他磨墨，不知在给谁写信。他的脾气是惯常在十二点以后才睡，又是一个在上午六点天刚一白即能起床在灯光下作事的人，所以我就不理他。我是玩倦了，想倦了，哭倦了，就很容易的睡眠了。

像是在窦尔墩家，在客厅，四个人在一块儿。

一些眉眼，在灯光下的来去，成了我一种新发现的技术与艺术。我像并不是那顶不中用的人，自己是觉到，也像得她承认了。天知道我这些力从什么地方而来，一时又从什么地方消失得如此无影无踪！

在一个我所盼望的机会里，杰克同窦尔墩进到东院去找木料样子，大约是拟作什么自由椅，这是杰克所发明的。当他们两人出去以后，客厅中就剩了我和她。

记起杰克的话，“无人时就可以放肆一点，”我便放肆了。胆子是大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不防遇到外面有人无人，就在灯光背处互相交换了舌子的温存。两人缠扯在一块，成了不可分开的一片饧。

不满足的，像这样，我觉得还不是我的需要！

我还应当要一些什么，这所需要的在她是比我更其明显在意识上的。把脸偎熨着，像在烙平这过去忧愁摺痕，是那么亲热到我心中无从自主。望到这一对乌青的眸子，在灯光所不及处发着湿的晶光，这征候，从一本书上，我认识是一个女人迫切需要一些不可当的猛勇热力的征候，我的心为这事跳到快要从口中出来了。

在她的喉间，有一些话语，像原本来是分明的字，也因为这热，融化成为不清晰的低嘶了，哦！

不是梦！

“我要到你那个有镜子的寝室去。”

问我去做什么我却不说了。

然而我即刻便为她拖着，走出了客厅，到院中，大白月亮在天上，一切花的影子人的影子都很分明。这女人并不忘到同窦尔墩谈话，她高声的同隔了院的他们讲话，说：

“我们是到里面去了，我为二弟找一点东西，你们的椅子快作吧。”在那边就听到杰克用他的那把德国小钢锯解木的声音，以及答应“好好你们随便吧”的声音。我已经不再要她拖我，反把她拖起就走，到房子中了。

很是小心的她，只开了那一盏近床边的小电灯，在这电灯幽幽的浅碧光下，我见到这个神女的肥的腻白的全身！

那发热发烧的脸，那迫促的喘息，那充满了淫欲的眼睛，那眉；正因为心中有火在烧微显颦蹙的眉，那长的圆的柔软的臂膊，那特别隆起的胸前的一对“小鹿，”唉，是这样在一种惶恐下惊异下的我，消受了一切，我把身子覆盖在这女人身上，即刻晕过去了。

……蒙蒙糊糊把手到我腿边去，一片湿。一切全消灭了。第一先感觉到的是炕的“硬”与梦境中的“软”恰成对比。

其次便知道大哥还把背对我伏在桌上写什么。

又哭了。先是不忍要他知道，用夹被单捂住口哭，但仍然在抽咽中给这耳朵有毛病的他察觉了，似乎回转头来听，又似乎不曾放下笔。到后这好人走到我炕边来了，我把这湿着的眼望他，不好再哭。他那脸上的忧郁，使我出了一惊。我不该给这个人的不安，我这时来哭，在这个人心中就起了比我两倍难过的回声。

“我不该扰你，大哥，怎么还不睡吗?”我勉强来笑，且勉强的说。

这个好人却不作声，只望到我轻轻叹气。

我又笑说：“已经睡得很好，做梦不知不觉就哭了。”

“年青人，不要这样太自苦，信哥哥的话吧。”他一说完

就掉过头去仍然作事去了。我见到他眼睛已湿。我明白他可怜我的地方。但我此时只觉得他比我更可怜。然而我用什么方法来安慰这个人？安慰他唯一的方法是我对目下事少苦恼一点，我能够满意于眼前一切，则这个好人就也能因了我的愉快而愉快了。在另一方面，我是这样贪多，这一方面我所给他的忧愁样子只增加他作母亲样责任上不安，我这罪人！我所能作的，是给自己苦恼以外就是给我所最切近一人的苦乱，我这行为真是在这一生世中顶可诅的一种行为！

知道他是背了我在流泪，我不知要怎样来劝他，却不晓事之至。反而来陪到他哭。我要他知道，我声音就比他高。

"你这是为什么？作哥哥的正为了你这种样子难受，再是这样不体恤哥哥的苦，你只好回北京去了！"

"我愿意回北京去呀！"

"那你明天走就是！我很悔我作的事。你总能原谅我，不是我不为你尽力。"

"不，你应当原谅我，正因为我来此，把你心情也全混乱了。我回去，也只是为你，省得你帮我苦恼。"

这好人听到这个，就苦笑："我帮你苦恼，正是！你回到北京去，我不见到你哭，你以为我就泰然坦然的来作我的事情吗？你不要我替你担心，你就好好的在此住下，我总能把你的希望达到，达到以后再有苦恼，可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你只是这样半夜深更无凭无故想起什么就哭，小孩子脾气总不改，这生活怎么过得下？你若是永远这样，对事实所能给你的脚步感到太慢，你在一生中，就会对幸运也总是不觉得可以赞美。你为我想想，有这样一个弟弟，要作哥哥的怎么来作？"

“我这时是因为想起你才哭的。”

“那就好好的睡，别胡思乱想，明天我们就去作那件事。一个人常常用明天安慰自己，本不是好的，但这一件事除了这样没第二个说法。让哥哥从你的安睡中得到一点快乐吧。我是刚才还见到你在睡中微笑着，正以为你做着好梦，谁知又哭起来了，自己还不承认是小孩子脾气！”

听到杰克说的“刚才还在睡眠微笑，谁知又嘘嘘的啜泣起来”的话，从我的梦中所得去追想那微笑的因缘，我才有得是流泪的日子！就是做梦，我也就从不敢这样肆无忌惮作过一次大胆不拘的好梦！我在我梦中，就好好的保留了我生活上的弱点，虽并不缺少所谓欲望，而梦中的对方，就从无一个能如这一次这女人的和易近人。连在梦里也从不敢撒野的我，是一个怎样不中用的男子啊！

如杰克的命令，我是当真愿意再来睡的。可是那里能够呢？一些甜甜的感觉，还不曾消失净尽，手上依稀还能闻到在上半夜同这女人握手传递的茉莉香水味道，一面不愿意让杰克知道我已遗了精，感于处置的困难，一面且从这荒唐的梦上想到这些时在那许多大小镜子的卧房中眠床上的一对不相称的人。在这样情形下睡眠已悄悄远走，再不敢拢身，若是杰克能让我起身，我真愿尽他在炕上做梦，我却来作一点什么事为好了。

听到杰克在用笔沙沙的写，却装成已睡好那样子一点不动。我知道，若他明白我已经睡熟，则这好人的心，他才能暂时归到他自己腔子里去！

过了约莫半点钟，他轻轻的喊：“二弟，二弟，”先是想装已睡熟不应。他于是不做声，再过一阵又喊，“二弟，真睡

了吗？”

我说：“不，不能睡。”

“我知道你不能睡！你莫要又犯那个事呀！”我正以为把夹被好好裹了身体就可以免得他明白我的，谁知他早从空气中觉得了。或者他还以为我哭只为睡醒了以后手淫的痛悔，直到我已把神气弄清楚一下以后才来问我。

我见到是再不能把目下的事瞒过了他，才只得告他刚才梦中的一切，只把最后那一段省略了去。

“你瞧你，这也怕羞，这个很平常的事！你应当换一套衣裤，让我来为你找取。”杰克即时就为我把一套汗衣裤取出，催到我换，且为把那脏了的衣裤丢到外面小隔间去。

假如是明天把这个去告给那家里的两夫妇，才真是丢丑的事！杰克这人说不定就能做到这个事。凡是我的行为差不多早已给他宣传殆尽。他有许多地方，就比我更来得爽快的不成事，我真怕他了。我说：“大哥，我求你，这件事别告她好！”

“你别小孩了，这时再不好好睡觉做哥哥的要发气了！”

“睡不着！”

“睡不着就想，你就想一点你要作的事也好——只不准哭，不准手上多事——单想一种事情是极其容易睡的，要听话啊！”

我真就睡了。

这下半夜在一种全身发烧昏瞀中，我漫无头绪的更作了些比第一次还荒唐的梦，行为野到成一只发了痫的兽，但习惯是一夜之中我从无第二次梦遗的可能，我就把这些不可设想的放纵幻梦满足了我需要。到醒时，房中的光明已充满一

室，杰克已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在夜里究竟睡不睡，我也不得而知了。

这是早晨，是初七。

“哥，我想走了。”

“我明白你意思，不过——”

“你不明白我！”

“昨天似乎说过一次了。”他说过这一句话便不作声。这时我正靠到炕边，杰克在看我于昨晚夜深时为杨志写的几幅屏条。

“二弟，近来的字像是更好了。”

这些话。从杰克口中是很容易找出的。为这夸奖就苦我不少应酬，杰克却全不体谅到！如果他能见到我在奋笔挥毫汗流背湿的情况下的烂脸，明白我的苦全是从他一种好意宣传下得来，则为可怜我起见，或者以后再不说我写得一笔好字了。

这时的杰克本来还要说一点别的话语，我是明白的。可是为我要说走，把这良善人的心又转了方向，说不定就正在可怜我为女人所难，在为我设法啊！望到他瘦脸，就是每一次望到我总每一次有一种感想。在这不美观的脸上，居然有一种要人想起便感动的要哭的能力，我真不明白。在我心里我总常常这样想，且要这样说，“杰克，你使我恨你，你就给我快活了。”但我当然无从说，我就是说他也不会明白我这意思。这个人，就生成来为同情他弟弟的苦楚的！

可是，他这帮忙究竟又有限得很，且许多方法用尽反而只使我更难受，我这个哥哥，对他我也真无法！

听到他批评到我给杨志的屏条落款的不当，我就说我真不欢喜这些应酬。

“算是为哥哥帮忙，”杰克说着就把放在墙脚的砚台端到桌边，且为用笔蘸墨，“好老弟且加一两个亲热一点的字眼。”

“我的天，我还不曾同他有多少接谈！”

“这就是那么，不必怎样，说来也得像煞有介事，是在外面的普通应酬。本来像如今的称呼在你是以为顶好了，但对这类外行，不得不——”

“杰克，我不明白你居然学到了不少知识。”

“这真是一种知识，你不要以为可笑！你至少要明白这个，如同明白你作小说如何能美一样，——这是常识。老弟，你的许多常识可太欠缺了。”

大哥所说的话自然是真话。我想起我是来做官的，至少这类事是一个作官的人应当明白的事，我对杰克的话是完全同意了。许多人升官发财，就正是善于作这类应酬事。我并不是存了升官发财以外的思想而来此关外的，当然一有机会就得学。

我照大哥所指点，便同杨志在几幅字条上称哥叫弟的拜了把子了。

可感谢的是杰克这好人，他给我作的事，总使我永远记到。一切可哭的，可笑的，全都有。正如为了安慰在以后日子里寂寞，他把他的朋友转成我的朋友，使我对数百年前作《水浒》的人加以一种佩服，全是他给我机会！朋友中一切星宿的性格，以及一切英雄豪杰的性格，全与施耐庵所描写一样。我简直是看了一部另外的故事，这故事真有许多段不容易使自己相信是我亲眼的一些书上人物在我面前排演过！

因了写一副对子，蒋平便送了我一桌席，且得把我安置到第一把交椅，这个宴会可叫我当不来。大杯的酒从席面传来递去，大盘的肘子与大蒸盆的鸭子交换着，酱与葱与蒜站立一旁听命，席上的话又全是一些带有大蒜气葱烧气以及膏粱气的风味，真好一幕英雄会？

这席面上是杰克朋友一个并不缺少的。上两天所见全在此。这些三山五岳的人，对我这京中来客全是亲热到万分。想起杰克同我说的这几人中只除了蒋平老板，其余全是有很标致的太太在家乡赋闲，我就为这些押寨夫人苦。据说虽是姨太太，书倒多是读毕中学。也许一个这样英雄，所有对女人的温柔，较之一个读毕大学的白脸青年还来得和平一点吧。也许从这类英雄身上出发的一切，全比平常人还使女人受用，所以这些女子便能安心作姨太太之一员吧。多奇怪的世界啊！多可笑的一切复杂关系啊！

使我不论在何时全都想不透的，是这类英雄的行径。让我记下一段题外的事情，作一种公开的欣赏吧。

这是说在席面上当杰克谈到目下新闻时，一个为我第一次见面，也把我喊作老弟的团附就起立又坐下说的。团附是长脸，是短身，是从热河而来不久的。不拘在何时，我只要听到赶骡人吁叶的喊骡子向左向右，我就能想起这个团附的谈话声音。从这声音连想上，我且把他的脸像也找到了。这又是一个妙人！我把他取名病关索杨雄。这“杨雄”的称呼似乎比“杨志”还恰当点，因为他本来就姓杨的了。但是说他是杨雄者，乃是相貌一件事。

于是杨雄说道：——

“妈妈的岂有此理，翠云不应该这样死！”

像是这话桌上还有一半人不了解，因此如我所为愕然一惊者，殊不少。

当大家互相传递意见后，才把头绪理清楚了。我借此知道翠云是一个妓。能知书识字，且因为同日本人来往，说得一口顶好的日本话，应称之为雅妓的。这人似乎还很会作画。又似乎在名士捧场中曾作过诗（据这几个人说诗也作得很好）。这几个人为附庸风雅起见，便成了翠云的狎客。到后则翠云嫁了姓江的一个军法处长，又到奉天一个日本中学读了两年书。到后则因为同这军官的随从相好，结果便给这军法官将两人枪毙了。——这翠云的死，不应说是枪毙！

杨雄草草的把这女人如何同这青年弁兵相好情形叙述过后，就接着极神采的说到这军官将女人名叫翠云的枪毙时一幕绘声绘色的图画。

“……老鸟就喊马弁：‘帮我把婊子牵来！’”

“牵来了。手膀子一捆，捆到肉都全鼓起来了。翠云这婊子全不在乎。”

“老鸟问翠云：‘你做得好事！’翠云不做声。”

“老鸟又问：‘为什么同七棍子（弁兵的名字）相好？’答说：‘这事情只有天知道。’”

“‘你妈拉巴子，老子难道赖你冤枉么？’”

“翠云——你以为翠云这婊子怎么说？你们猜。这才真气死这老鸟他妈的，说是‘冤枉并没有。’”

“‘老子买你这婊子来偷小伙子，你让老子热天也戴帽子’——老鸟说到这时牙齿磨得叽叽响，脸上比平常更难看。

翠云却觑到老鸟，作冷笑神气。”

“‘老子问你到底为什么要同这小杂种要好？’”

“翠云说，‘为欢喜他。’”

“‘你妈的，老子花两万块钱买你来同他睡——来人呀！’”

“外面答应‘嗻。’”

“那七个马弁全进来了。老鸟吩咐把婊子牵到外面去，准许一个人一次。老鸟当到马弁把婊子牵去睡时，还说‘看你妈拉巴子欢喜去。’”

“妈妈的，好了这七个马弁！一个人一次！这好规矩……老鸟这一次的赏号多慷慨！妈拉巴子一个人真只一次，我就不信！”

“到后牵回来了，婊子眼睛还是凶凶的看定老鸟。老鸟也看她。”

“‘够了吗，你妈的！’翠云这婊子还是不做声。”

“老鸟问：‘是不是一个得了一次！’七个马弁一齐屈膝谢恩，说‘已用过了。’”

“‘把七棍子帮我牵来。’”

“七棍子就来了，这小子多标致！老鸟用这样一个马弁在身边，老鸟这妈妈的就该死。”

“老鸟一见到七棍子这小子就心上冒烟。走下来一阵子脚踢脚踹。‘你妈拉巴子，你事情做得漂亮！’”

“七棍子也不做声，让老鸟踢到自己脚痛才止。”

“‘我问你：同婊子有过多少次！’”

“七棍子说‘你不用管。’”

“‘你妈的，看老子不用管’——老鸟从身边摸出手枪，就是一下。妈拉巴，好热闹！老鸟的七子枪就打了七枪，七

颗子弹全都在七棍子肩下过去。七棍子倒了。”

“‘翠云！’七棍子喊一声就死。”

“翠云这婊子这时可哭了。她看到这小子的死，可是除了眼中掉泪以外一声仍然不作。”

“老鸟把七棍子打死以后，看翠云婊子还站在一旁，就叫马弁再拿一支手枪来。把手枪拿来翠云仍然不作声。”

“老鸟到手枪拿来。见翠云婊子一点不怯，倒更气。心想‘老子偏不让你即刻同小杂种死，’就不即打。”

“‘婊子你这时舒服了么？老子将再让他们给你欢喜呀！’”

“‘你这贼！’翠云说这一句就倒地下死了。”

“这婊子是真死了，但谁知道是为什么死的？”

“老鸟又在辽阳讨了一个学生，妈拉巴，总还有把戏！”

听者说者全那么兴奋，然而听到这女人的死去，又全像毫不在乎，当成学书上故事那么悠遐从容，真使我佩服这类英雄的心灵健康！

在我心上这个翠云婊子的印象总无从除掉。这是个娼，从娼到日本中学校，从中学校到姨太太，从姨太太又到姘老爷的青年马弁，……结果则临死只说“你这贼！”三个字。这女人的坚忍性格在我脑中乃成了一尊神像。如果是这样一个女人，要我去为她死，我能够！即或再下贱一点也罢。无所希望的，沉默的，把这爱来成就两个人，这女人比起多少小姐可敬可爱多了。但是命运只能使这样女人先作娼后又来作姨太太，岂非天意？

听到杨雄说完这故事，席还没有散，我心想：“倘如窦尔墩是那个军法处长，这押寨夫人便应在那翠云之列，我似乎也非作一个七棍子不可了！”

她能作一个翠云？我非吃七棍子同样的亏不可？窦尔墩终于是窦尔墩，不至于成老鸟……都是难说的事！

想起女人，想起这世界女人的地位，以及从女性的习惯方面男子所自然而然养成的自私恣纵，凶狠行为，使女子在某一种命运下所得的款待，许多许多事，真觉到人类可哀！

不拘看到的是任何一面。跳舞场纵乐也罢，闭处深闺作千金小姐也罢，每日收拾得如作伴娘的样子上大学校念书也罢，坐到垃圾堆中找寻煤烬也罢，女子总是可怜的东西！若人的生活的意义是包含得有胜利与牺牲，占有与责任，苦恼与欢乐，以及种种对等存在，女子就不算是人！作小姐的不知道作小姐以外更有生活，同样作乞丐的也就不明白乞丐以外有凡是血肉都应享受的好处。除了本身在一种命运支配下，一个女子能知道她自是何等人外，其他世界上的一切，便非这些可怜动物所能明白！一个女子如说其天赋的思想并不比一个男子为少，但这思想的用处，已多数只能在她自己生活上加以体会了。对于命运的承受，比起习惯的权势更像可怕，中国的女人，就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对于命运所处置不当事件加以反抗！

一种沉默的反抗也缺少，一件如像这个婊子的坚决的行为就稀见，至多如窦尔墩夫人在一种很稳健的情形中来玩弄这欲望，便算是大胆，多可怜的世界！

为了另一个女人想到眼前的女人，又为了别一个男子想到自己，就完全失去了杰克教训我的勉强应酬脾气，不待终席我已告罪先自回到我住房了。

在自己房中，倒在土炕上，瞎想到很荒唐的未来。

……只要她能作那个翠云，我总可以赖到她的勇气去尽人把我打七手枪！我要的是一种顶严厉的教训，可是我所遇到的使我作懦夫的机会倒总比逼我作英雄机会多五倍。我在这样情形下，就只合自己苦死自己了。

这时大约是十一点了。蒋平的席面是早九点摆的，为得是恐怕我在十二点与下午全有别人请酒，不得空。酒虽为我而请，其实则恐怕我还不能叨光五十分之一。这一桌酒席至少是应当花到将近二十块钱。我能记得清楚的，是我除了吃过一只鸡膊腿，就只喝了一小杯葡萄酒，以及喝几羹匙鱼翅汤。其他的菜胡乱一筷一筷的挟来，又转给了杰克。陪每一个人应喝的一口酒，也全得了杰克的代劳。

在席上，见到杰克那种兴致，见到各个人对我表示不同的敬意，杰克那种从谦虚中露出无量欢喜的脸色，我就觉得在这一类人中生活的杰克，真越来越多可怜的样子了。他居然能同这类人合得来，可算一件怪事。他把他弟弟极力宣扬，又在别人的颂谀羡企中找到安慰，这好人，真永久是一个乡巴老！

每在他说我的一件行为中，拿出他作大哥的态度，一面说一面流着欢喜的泪，我就不敢望他的脸。“杰克，你使我伤心。我想起你的为人好处，在无论何时，一想起，我总伤心！”我除了这话是没有说的了。我且能记到，因为我对于他太爱同别一个朋友谈我的好处，就常常不能制止要给他一点不好看的颜色，他从我的眼睛下那种不说话的分辩，真给我难受！

这时我固然是离开了那怪席面，倒在这炕上了，在议论风生的席上的他，我决定，口上的话总是在谈我！只要是我

的事总像有趣得很，也不问同到谈话的是什么样人，且可以说也不问别人愿意听不愿意听，他总若无其事的专来背我的历史轶事，这个人我真把他无法！

我又不便说，“杰克，饶了我吧，”可是我在许多怕事的动作上也暗示了这意思，总不能得他的原谅。他把我在他朋友面前抬举还不很要紧，尚有那个押寨夫人！我愿意得到一些安静，能把我的心暂时从这女人的桎梏中开释出来。今天是因为一顿酒喝下，居然有两点半钟忘记到她了。可是身体刚逃出了席，心就奔到窦尔墩家那有多面镜子的房中去了。

我愿意在痛苦中咀嚼昨天我所做的一切事。多傻的一件事！又是多有趣味的一件事！又是多么羞惭的一件事！

“我为什么又这样作不那样作？”这是我在许多过去的事上所有的傻想头。总以为万一当时不那样作或偏这样作，则其情形无论如何比顺其事实而进展的决不相同。而且一定比目下的应好一点，这也是我这无用的人的唯一的躲避责任的空想。

“好一点，那就简直是……”不得了，这样想下去真不成！我当时警告我自己，“不行喔，太荒唐的思想于自己是一种危险的毒药，说不得简直是……”

然而可来了。窦尔墩打发人来，说是请过去吃午饭。

对那个来人说，“已经吃过了。”

“就是吃过，我们太太说也请过去！”

我可不能作主了。我就要那人到东院去问杰克，到底是去好还是不去好。这问当然是含得有“到底我先去好还是同杰克一块去好？”杰克即刻走回房中来。

“二弟，又来接了呀！”

“我不去！才吃过饭难道又吃得么？”

杰克就抿口而笑。笑我话不是心中所出。但照例他不像那类尤涵养人样把这玄虚戳破。

“请你对他那当差说，我们已吃过了早饭吧。”我就又要杰克对付这窦尔墩家的喽啰。

杰克说：“说才吃过不是理由。你应当明白请客的不是专为请吃饭，去的当然也不一定为吃饭而去！”

那喽啰算是一个顶聪明的喽啰，知道杰克意思并不拒绝了，就软软款款说是马车是预备得很好在门口等候着出发。

我还不作声。

他望了望我，就又和杰克悄悄的咬耳朵说了一些话。杰克尽只点头笑。从他笑上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出我所料，杰克随即便说道：“一块去，一块去，不去当然不成！”

我心想：“不去不成这话真好笑，纵不去，她总不至于罚我怎样怎样吧。”可是我并不曾再同杰克反抗什么，不到一会就同杰克坐在窦尔墩家中的马车上了。

诚然呵，请客的不是请去吃饭，去的也不是专为去赴宴：这之间，有一种值得永远怀恋的温软情绪纠缠！

多好的一个女人！就是那胖，那在人面前作成大姐那么逗弄的神情，那放肆，——从端凝与自然中露出的一点放肆，都是给我中毒很深的一些机会啊！

不知如何是好的一种惶遽可怜情形，在一见面时又表显无遗了。

我要装成再自然一点也不能够，当我在第一面见到她时想起昨天的我们俩！若非杰克自作小丑，来到我们面前跳着说着，我到结果或者又会忽然逃走了。我感谢杰克的是他说

"全是我拉他来。"这话虽不是为解释我本不愿来此的意思，但却借此在她面前暗示若非大哥拉我我也不敢来的意思，因此我见到她就自己也红了脸来笑我。这种笑就使我感谢大能给我有机会今天见到！

她的笑是明示她的心虚。她比我还不容易忘了昨天我们的一切。在窦尔墩面前她越来越大胆，我以为我若是窦尔墩，已早看出她那眼睛对我望时情欲的火的旺盛了。

"我若是，"让我这样试想想吧，"我若是立在窦尔墩的地位上，我不是发气就会动手！这不是可以忍耐的事！我或者将成那个杨雄所说的老鸟了！或者我将自杀。或者，……总之这样事总不行的。一个男人他应当有妒嫉——妒嫉虽不是一种美德，可是男子如缺少合理的妒嫉，那不成男子，也不成爱情！"

可是面前的窦尔墩却全不在乎，像太放心自己太太，又像以为我年纪太小，不足怕。

关于这一天的事，让我作为另一个人来描写这一切一切吧。我愿意我能于这个时候，记忆上保留了一部词典上所有的恰当形容词，来为这一章生活加以巨细无遗的记述。我不问这是向天堂或地狱走去的路。我不是在要人译赞与指摘。我为了纪念这柔弱的我，与柔弱的人类，为了追悼这既已消失之感情光彩与颜色，我把我自己的事告白了众人。妄诞之极的道德家与批评家。我诚恳的告你们，若我能因供你们用什么什么批评方法胡说以外有增加你们理论精澈道德高尚之自尊心思，我更将怎样忠实地来叙述这过去历史一页！足成你用唯物史观或道学观以及种种偷掠批判学者之盛名，为我所日夜深思的一件事。只要这样算是可以使你们又有机会来

批之评之，能在一般可怜的青盲一样的青年读者面前，博到一些喝彩与一些鼓掌，则我这记录不为无意义了！

这里是窦尔暾夫人的话：

“才将是欣赏你的文章，这时是欣赏你这个人！——”

随即是笑。用笑作结束的话，是可以当作这话说错了解，又可以当作这话说到一件话外话解。小物件把两样全想到了。他为那“欣赏你这个人”的一句话，把心放在一个不可言说的意境里去。

他觉得这温柔，与一点浪荡，合并在一块，便成了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

干吗说“欣赏你这个？……”他想这一句话，若是用到只有他两个人在一处时的影响，便对她笑了。

她知道这笑的。他也明白她知道。

在他那略近于愚的头脑中起了这样不与目下情形相称的幻想，他忘了是在一个哥哥与一个对象的丈夫面前！他想到：——

“问她怎么样算欣赏你这人？……不答是自然。但不答是不成的，总要说。那就在红脸以前先说这只是看看而已。……看看吗？看什么？……啊啊，所看的决不是脸与鼻子，也不是手，不是脚，是……。而且，这便是奇迹之一，奇迹不是古董，看以外还要——”

怀着无所托词的鬼计外露而恐惧的他，不待主人来谦让，便坐在那客厅中正面沙发上了。他没有把长衫解下，主人虽然再三说宽装，也没有实行。

他见到她在一旁立着笑，便轻轻叹气，为自己可怜。然

而也就笑。他所笑的是自己无从明白这笑他的人心中所想及的正如何可笑，然而又像太容易明白了。总之这是一群疯子，在各人心中，此时所有的是情欲的洪流，溃决只旦夕间事。

他警戒自己，说："朋友，你应当知道自己多一点，这玩笑太开大了也难于善后。"那心中的另一个他便奋然反抗，"看看这溃决以后的波澜，也是一种惊心动魄壮观！"

是的，那一个他也承认这是一个壮观。这大举又只是在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之后，便豁然呈现于眼前了。

他等它来，他决心，在应当由自己帮同找寻这机会时，他便再不尽她一人在这期待中彷徨了。她设若伸手，说，一同跳下这谷里吧，他就先跳。明知要折肋骨或摔断背骨，他也决心跳了。他还以为在自己跳下以后还可以看到这女人跳下时的神气。

他就是正为要明白自己的神气与他人神气，才作这冒险的预备。要恋爱，要与女人去接近，还需要一个比亲嘴一类还来得顽皮的融洽，这小物件的欲望的向前，全是好奇罢了。

她借故送一本杂志给他看，便坐到他附近。

把杂志上文章指点给他，她问这是什么意思。

文章是小物件作的。说如何期望同一个女人要好，且如何的在这一个女人面前害羞，……还不到终局！杂志是北京一种定期半月刊，要下半月才能明白的。

她问他："这个是谁？"

"你说是谁？"而意思是说，"你猜吧——还要猜吗？"

这时窦尔墩有客来，先问他愿意不愿意见这个客，他说不。她便把他引进去。这一进去，便可以看出那杂志上还不曾结局的文章情形了。

明知是那个作哥哥的与丈夫的在会一个阔人，她一转客厅的门角，便把手捏了他的手。他是被拖进去的。

“我要明白你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是先写，到后就有这会事出现。”

“说鬼话！我要明白这结局，你大哥也说，且先同我猜过了。”说“你大哥”是指窦尔墩。

窦尔墩来猜这结局，真是妙事！他想着，这无意中成了眼前实事，心想若是赶得及，回头写信告杂志编辑人，下期应待另外作一续稿了。

说是要明白结局，他问她：“这是指文章还是指——”

“你说!”

“我说这结局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就不知道?”

她便不作声了，脸红着，叹了一声气。

先是还站着，这时坐到床边了。

“我伤心得很，我的嫂。”

“干吗有伤心地方？我看出的倒只是——”

“你是说我太幸福了吧。从你想，你既是那么坦然张手来欢迎这爱情，而大哥又是……我何尝不当作一件幸福事来享受？但你想我以后怎么办……难道只……”

小物件哭了，他自己，料不到为自己的话引出懦弱来。他是那么放肆的低声的哭，又怕无意中一个人进来见到，极力又想制止这酸楚。

尔墩夫人先是坐着不动。稍待便立起身靠近小物件身边了。她把他的头扳起，安置到自己肩边。

“天气热，二弟你这是怎么？你大哥见到，你哥见到，

……你瞧，眼泪都在我的脸上了，难道也要我来哭吗？……‘委屈了这个嘴，’好吧，照你文章上说的，莫让这个嘴委屈下去，让我来‘陪礼。……’笑呀！我明白你要笑！”

他索性不动，也不挣，使让尔墩夫人抱持得很紧，把一个柔脸烫熨极久。他们很长的时间接吻，在他却觉得是极长，因为先是不好意思从眼泪婆娑的猫儿情形中变成饿如狼的人，所以在接吻中也只让尔墩夫人抱他，自己手却下垂不动。

但到后他不能任其这样了，他要使她知道在像他那么一个男子身中，所有的精力，是如何强盛，便顽固的将她搂定。

这略近于粗鲁的非凡的行为，她并不为之稍露惊吓。一切情形，全如她所算定，又全如曾经过与此同样事情，那么稳定与沉着。这便是这妇人的长处。一个妇人处置一个男子容易之至，一个男子却常常在类乎此等行为下手足无措。这是他第一次把自己身体放肆到一个年青女人面前，也是第一次见一个女人在他面前放肆。

在往常，所预料到的头昏眼花，倒并不曾有，他是清明的，但免不了慌张的。像孩子时代捉到一只鸟，那么神气把尔墩夫人捉在手里，而这鸟，却是一只……可以生吃的鸟，他在她颊上，肩上，鼻上，眼上，反复贪馋的吮着舔着，而这鸟也善于咬人。

这当然只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在这情形下要变到一种另外行为上去，是他同她全很了然的。

他们是站着。一种风雨，一种愤怒，在这两人血中已是流动了，它们在跳跃，在奔窜。可怜的小物件，在一种全无知识的抑制中流露着迫切，与惶恐。一个男子（说来亏他不害羞），真是一个如何无用的男子啊！他是那么表露着他作男

子的勇敢与气力，把她攫住了，而她又是那么柔顺，全无所抵抗的准备着躺下，接受这小情人所给她的一切，但隔着衣裳，他把身擦着她的身，腿接触着腿，嘴贴着了嘴，……仅仅是这样，心儿跳着，用着一种顶不完备的手续，他仿佛便交卸了尔墩夫人所预备接受的一件东西。他完了。

一切全胡涂。

用极可怜的眼光去望她，她只是紧着气，湿湿的眼睛，又像水，又像火，眼光亦极其可怜。他知道，手中这一只鸟快死了。他明了了他所给她的并不是她所需要的，她要的不是他已给的，他把手撒了。

她只是十分惊讶的那么把手垂下，痴立在房的正中，望着他。她神气仿佛是也得了什么，在欲拿取这物件时复目睹这物件跌在地上粉碎，自己缩手不及。从这中她露着惊讶以外的茫然失神态度。

渐渐的，充满了情欲的火的眼瞳中，为眼泪所浸湿了。尔墩夫人慢慢的恢复了她的神志。她走向已经离开她有五尺远近的他。他是坐在一张小凳子上，为一种害羞的目下行为苦着。

他并不哭，然而她给了一条擦眼泪的丝绸手巾给他。且匆忙的到镜台边去把那贵重香水拿在手里，洒在他的肩上以及地面。

一切的行为只是这一个日子中一小段，正像最初到客厅中四人谈话一样，又像其次进到这房中时所经过一样，两分钟后情形又变了。

他们并坐在床前，且作着那青年人极不节制的互相在对视中怜爱。

“你应当躺下，……”

“……”说又说不出，只是他用颜色与行为，作了与尔墩夫人所说相反的事。他站起身了。

让他站起又看他顾自走到镜台边的尔墩夫人，轻轻叹着气，眉略皱。（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永是露着笑容的和悦美丽脸容上见的皱眉情形！）是这样，他觉得她更美了。

仿佛是歌德说过，女人的笑容已不能在你心中生动摇时，她的忧愁仍然能够把你绊倒啊！是的，尔墩夫人这样的一面不再说话表示“请便”的意思，一面把眉略皱，小物件，于是终于横在这用细日本薄席作垫的梨木床上了。

她先是跪在床沿，将身下倾给小物件接吻，随即是爬伏在席上，随即是全身……这样的伏下去，把小物件作为妻的模样使小物件胸脯与四肢载了她。（自然是小物件用手一围的结果！）

“你也应当听我的话才好，小孩子！”

“我听你的话，我做了些什么事啊？——”他说的话自己也不敢再细想下去。

“你瞧你，身体坏到这样子，真教人……”

“是说没有同女人相好的资格吧？”

“这只是你自己吃亏，何苦来？”于是她把脸掉过去不让小物件见到。

稍呆又说：“这样还不知爱惜自己要人来为你担心……又不老实……”一句一句的说，脸则仍然侧在左边，声音是越来越低，她哭了。

为了要自护，他说：“也没有谁来担心，所以爱惜是无须乎的事。”

"无须乎吧，那好了。可是你哥呢！还有……"

"我哥！大哥的爱我只使我伤心，这样一个可怜的忠厚人！"

肩头忽然被牙齿啮着了，且不即放。小物件，不知说的话有什么理由被咬，正如许多青年情人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常常被他女人咬一样，——然而一到咬他自然明白这咬可以代表她要说的话语了，他极力去把她的头扳正过来，在那柔软的两片嘴唇中放进一个舌头，治好了她这吃人的欲望。

随即又把舌头救出。说："以后自然应当好好保养了，原因是有了你。"

可是小物件在第二次嘴唇被人咬定时，所想到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到是"有了你，可更不能好好保养了。"不过这是一个又得把眼前欢喜放下离开的不健康的想头，就不再故意想下去，即刻又找到说话的机会了。他说得是使自己与尔墩夫人全能在目下情形中醉麻的一切话。

他告她，有了她，便合当快活一世，只这一次也可以快活一世了。他又告她将好好把身体处置到健壮情形中，且又找出他本不想吃的许多丸药名字来增加这健康的欲望。他又告她自己计划如何呆在此地，且问她计划久在此地一点的办法。……他自问，他已把所能使眼前空气弄成全然良好的方法已用尽了，譬如开单子，就用亲嘴来收束这药方。

她显然是不想未来的难，不怕眼前的糟，时时流着泪，这泪也只是为他的话感动而流的。最明显这妇人正除了专心爱怜这个小情人以外不知道其他的，是若非小物件想用手膊的力撑支这胸上的肉的重压时，她还不想到自己的丰满身体给了小物件一种异样吃亏的不平等的担负。

他不好意思请求她，却挣扎打量变更一个办法，她才觉悟她是作错了事，把一个作妻的长处给了他，故把身一侧，两人便并排躺下了。

转侧的情形，以及当转侧时卧席的小小声音，使这神经纤细善于感觉的小物件想起尔墩夫人与尔墩人夜在这床上的情形，就在心中隐隐又滋生了一种想望。

他想下来了。……而且自己这时不正是俨然也作着了一个人的丈夫么？而且自己不是也还可以使席子再继续发出一种旁人听来极难堪的猝猝声音么？因此他手小小的放肆了，从一种玩赏而起，到了雅歌所说的某某山原上一对小白鹿身边。这手只是一个旅行者，发现它所陌生的地方是一种欲望，当然要历尽一切山水的奇观，要上那梦里心中所摹拟到的峰顶，满足它的惊奇。

她凡事尽他。像一个花园中的主人翁，尽这参观者的各处留恋，用着微笑监视到这生客，不至于损害其所有花木，她总不作声。

一些壮观，一些奇迹，在当前，所给人的感动或惊讶，当不及过后的一个时间为多，所以到小物件在回想这情形时，倒为这个过去现象永远用一种食物的香味与明霞晓星样凄清华艳的味道嵌固在感情上，怪极了。当时的他却能静静的欣赏这天上打就的东西每一部分，同时有着在每一个转弯抹角的地方用口去接触一下的虔敬冒渎。

"美极了！"

这称赞从心上流出，然而用这字言来亵渎女人的，不正是另外就有一个胡子大王么？她——这花园的所有者，当其尽别一个人一只手或者一双眼，在她所有的天然产业上游观，

加以不能不生的叹羡时，她在微笑中，便表示谦虚，表示这个称赞只是一个男子很诚实，但也很菲薄的礼物，且在微笑中仍然把这礼物接受了。在过去，尔墩这样给过她，如今是又轮到了这小物件了。但这个来路很远的南方人的热情，这个数日来在她怜悯眼光中培植出来的热情，这种青年的还保留了一点羞涩一点陌生的热情，在她得来当然是另外一种滋味，决不是同到一个大王所有从习惯的情欲里找出的东西。

她愿意他再发现一点更幽僻更为她自己所称重的地方，他却如她所望，终于这旅行者信步所之到了……。请别把这神圣的名字随意当成舌头牙齿间的粉屑！这落过雨的，生长着青草的，适宜于诗人发疯牧童吹笛的小阜平冈，是天国的门，是生命的道路，是甜的酒醴与暖和的摇篮。这旅行者只徘徊。

他迷了。

他不能再像先前安静了，这是自然的事。

"你太美了！"

"这若算得美，那至少在这个时候算是你所有的了。"

"我所有的？这话你不能这样说。这不是一个花台，可以说归我归他；这是天所有的财产。这天所有的财产，归你保管，归那有钱的人来玩赏，我不过是偷儿罢了。"

"你是又在做文章了。"

"好，那么我尽我作贼本分。"——他想撒野。

这在尔墩夫人是愿意。她要这样行为。可以说，先是可怜这贼，故把爱情的门敞开。到后见贼在门边后气馁了，她可不愿意这贼空手而还了。她在机会上给了贼有第二次勇气想攫走他所要的东西的帮助，使他欲望成长。

一个预备上到最高峰头的旅行人，为了空气不同而气喘了。他所望到的全是头眩，致令他怀一种畏怯，不即上前。

一种茫漠的恐怖，包上身来，且这黑影渐渐益高。这不能不使他灵魂惊愕四顾，因此他便仿佛见到了作山寨大王的窦尔墩，见到了小脸红眼的哥哥，见到他自己，像告化子褴褛不成形，但拿了一个尔墩夫人所给的金碗。他见到的尔墩夫人仍然是一样丰艳一样顾盼，但已不再理他了。他又见到那可怜的哥哥在哭。他又见尔墩手拿一把刀，作着杀人的神气。

心里想……这何苦？

为怯于担负将来的重压，为自私，为自视无价值，为秉着懦弱的心而生的慈悲观与厌世观，为一切未来的和平，小物件终于把手取开了。

这时的她还是凡事尽他不？已变了。

像第二次淹在水里，她要抓定一样东西，不问这结果是与其同生或同死。固执的要，迫切的复饥饿的不放这贼，而自己却又如此迷惑，如喝过了多量的酒。

她需要他，至少是这时，他没有力，她不问，却好歹要他给她一个生命，人是那么胡涂，那么兴奋，像一个害疟疾的在身体中增着高热而谵言胡语的垂死的人，她眼睛又变成在先某一时情形了。

她目光所瞅着的，不是他手，不是他脚，也不是他的其他某一部分。她瞅定了他的灵魂，而自己的灵魂，则正欲因此融化，成泥成水。

第一次见到这风暴的小物件，没有懂到这情形于女人有何种苦痛。若能明白这里是女人如何一个难关，或许便忘了

一切，纵身就抱了。他虽隐约明白这是女人的心燃着烧着的时候，但他总忘不了前面大客厅中会客的人，且一个在身体方面业已作过一次糟蹋的初出茅庐的弱汉子，自然而然是从努力于接受这幸福了，于是他用言语给她证据，说不能。

他没有把“不能”的理由说出。他怕，又无用，就说头痛。

这也是真的，恰恰头痛起来了。一面是天热，一面是所未曾经的一个长时间的磨练，就把头蚀空。对这事，可以说是“幸而”头痛，也可以说是“不幸”头痛，但是总之头是痛了，他隐隐约约记起一些知识来，深怕是可以死的情形，且便将这意思同尔墩夫人说了，她先是一愣，随即也略略慌张。

“干吗你这样？告你规规矩矩的躺下，又不听话。”

这正像反而说是不应该多事的意思了，然而她并不是责备，不是卸责，她想象中他所有的头痛比起实在此时他的情形还凶，故一面便匆匆起身想找药。

“不是需要药，是需要走了！”

“干吗？路上那么大太阳不怕么？”

“还是走好。”

说到怕，比太阳还可畏的有东西在，故他意思只以为走是好。他想：“凡事不可过。”今天的情形，则似乎在他所有的生活状况下过分了一点，再多则担当不下了。

在女人心中，闪过了些什么，是无从可以使他知道的。但她稍稍凝了神，忽如截然有所悟那么，把头略摇，就幽幽的说：“你去吧。”

重新复抱时，两人的心却全不是先一个时节抱持时了，

这中有一种预感，在两人心中无意识表现到行为上，他觉得她是在用一种悔悟，或是一种留别的拥抱，无论如何说着那甜蜜安慰的语言，仍然惨。

真是做戏啊！真是做梦啊！

尔墩夫人凄凄的在他耳边说："回去要好好保重，要睡，要欢喜，要放心，要——"她意思是还要瞒了这个忠厚的哥哥。

虽然明白这件事，与其说是得便巧遇，不如说是全得这两个好人促成；但无论如何总不能使其中一个人知道，这是自然的道理。他当然不必她说就明白了。

"……"他答应而且要说一句话，为无端伤心起来，就抑止它到喉边。

情绪是永远无从抓定某一段用某一种文字解释得到很正确的东西，因此只一瞬，这头痛的变成可以细细检查对方心灵的人，而这刚发着狂呓的也恢复了她原有人格了。既离远了危险的奔赴机会，在一种镇定状态下，他与她全是另外一种人，便把恐怖也减去了许多。

然而他没有话说，望到这女人，全身的相称，腰、与腿、与手的美好，他不让他有感想，仍然要走。

她不准。他，在未能得到开释的默然互视下，生了一种感伤。

"女人是这样美，目下虽然如此离得近，在过去，在未来，将不知有多远！"

稍呆，于是说："你放了我吧。"

她仍然不动，凄然如想说什么话不能说。他便又想；

"这是做梦吧。"

想到梦，委实说，还终于在小物件生活上是一个荒唐不经的梦啊！若说不，所有证据；除了留在各人心上的证据以外，有什么可以在将来证明这是事实的一天么？柔媚的笑，明朗的姿，奇怪的，微酸带甜的，把那齿哏着唇的行为，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再来一回的机会呢？同谁去说这味道的酸咸呢？要估定这质与量，要辨明这所得是真是假，将用何方法可以相信得过呢？

人是把每一个今日葬送每一个昨日，无从挽留也无从抵拒，但又独流下一些影子，使人对这过去永生徒然追恋，以及从明日一天上希望这影子终于成形——且相信这明日比目下为好，致令人永远不能享受一天“今天”的。今天的存在，于许多人的意义上，只是因为明天要来。小物件，他所要的似乎也就是昨天与明天，故终于从这个梦的依据天宫中走出，回到另一个梦的依据的旅舍中了。

他第一个先见到的是蒋平，于是自己顾自呆在房中想红拂，想卓文君，想……，但他并不忘记他自己只是一个顶无用的，顶可怜的，萎靡不振的，且不会碰到多少好运的人。

渐渐的，便想起这并不能全变红拂的人儿来了。他记起在临出那个天宫把东院旁门走下凡时，见到她在房门前不自然的笑，这亲昵，这恋情，譬如用一千种语言在说明他是世界上一个有福的人，他是一个女子的情人，他是一个无意中碰到一段运气的男子，要他自己以后想来受用与苦恼。

他可怜起自己来，便哭了。

…………

让我们把这一天的经过结束，说一句这个男子是“蠢东西”吧。

好事如烟，去无踪影。

在炕上一躺，硬的炕面，虽在这日头已炙人的五月中夏情形中，犹不失其温凉的感觉。这感觉使我如从一个梦境里走进另一个梦。一天来作了些什么事，直到此时才有回想的机会。但是，回想，想到不很容易敢于承认的事实，人不更糊涂了么？

……作了是这样受苦，不作也这样受苦，倒不如作好。

如今我就居然不放过眼前机会，不临事退缩，不惊，不喊，作过了一件事了。一件可笑的事，一件平常的事，一件在这世界上某一个屋子里每时每刻由别人作来全很不在乎的事，我却事先那么自煎自熬，在这事上来估计，来分析，来比较，事后又如此慎重的，像永无从忘掉的，把持在我记忆里。我真为我这无用可怜啊！这不慷慨的不见世面的我的心情，说来是太可羞。我忘了男女行为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分，我忘了我分上应得的东西，得这样一点点便终其生引为奇遇，多寒碜的一种乡巴老志气啊！

一个平常男子，遇到这样事，我知道，当前他便能如何把女人来玩弄，如何的尽兴，如何的奋勇，处置他所得到的女人。到后一个人，回思到这事，便又如何的自得，如何的骄。这是英雄。要这样也才不失其为男子汉。把女人玩过，随时随地便放下，便忘掉；如在每一个日子里所遇到的小事那样容易忘掉，自己也不吃亏，不悔，不于此事多有所思，以便第二机会的攫取，多勇敢的男子！我干吗就学不到呢？要学，不能，我所能的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怯汉子的事，女人也不一定要这个。

也不是因为尔墩夫人是要我这样无用的缠绵，我才这么说。我说我如何的不能放下一件小事，只是说我，恨我，以至于骂我自己不是男子罢了。看看那许多愚蠢钟情者吧，到三十，或更多年纪，还是孤零无所倚，无所爱，未尝不是被那无用缠绵所害。至于在恋爱中具英雄本色，逐于北，逐于南，左之右之无往而不可者，失于彼则终可得于此，在他们，是俨然看透了现代女子的心，才从他勇敢中取到分内的幸福。一般女子原就全是这样东西！对付女子也以不计得失而及时行乐为第一要义。就是眼前的尔墩夫人，我能照我所引为聪明男子办法，去应付，何尝不比我眼前情况好。没有在她身边，这单自然煎熬，只成其为无用男子不死心于恋爱的惩罚，谁也用不着这个！

……作了是这样，不作是这样，我又才知作也是不必了。

纵说把别人姨小，作成了自己情妇，我所得，除了在事前事后苦恼，还有什么。

我想我如此行为，所能给人的，也恐怕不过是痛苦。本来这妇人在另一方面，所得于那山寨大王的，只是一切的满足，在起居服用富丽华美中还加上那么结实一个丈夫，她所不够的或者就是爱情一事了。如今算是我能从种种不完备的缺陷的行动上尽了我所能尽的大职了，且看我们的命运从此以下所给我们的是些什么。

杰克母亲在上灯时分回来了，吃了很多的酒，马褂不穿，行动偏左偏右不定，还吹着他那嘘嘘的哨子，似乎是在摹仿一个小曲调。在那瘦削的脸上泛着深红，眼睛看人时则更和气也更可怜。他这样子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不由得不稍稍在

心中着吓。

我忙起身来让他躺，不说一句话，就坐到近门一个凳子上了。

“哥你怎么啦？”

“喝得太多了，因为今天顶得意，……吓，……看你那样子，……你那样子今天不也是顶得意了么？吓，太多了，凡事不能过分，酒便是。……反过来说恋爱也是。”于是他就打着哈哈笑，在全无恶意的笑中，使我放心他并不曾明白他弟弟背了他所作的事。

他只是因了在醉中，听到自己所发抒的哲理，就大声的笑了。

这好人，为什么得意喝了这多量的酒，我还不明白，不过我也不想这个时候明白。想探问尔墩夫人在我回此以后见面说了些什么话，就问他是不是在周家喝的酒。

“……”他不答，就点头。

我说：“可以睡一阵，免得人难过。”

“我顶好过！……但躺躺也好（他于是躺到炕上去）。我问你，为什么又逃了？本来尔墩说，要人请你去喝一杯，到后是嫂子说你不愿同生人喝酒，才算了，……我的老弟，你有这样一个嫂子，……（他笑了又若有所发明的点头）真算幸福！她爱你……谁说你不可爱？我作哥哥的不承认，决不承认，……那女人真怪。拿你当儿子……但不准多心，这个是难得得很，正因为是这样才好。她像一切比你有年纪，就在各事上注意你。照料你，且培植了这爱情……你不爱她吗？你赌咒，不说谎。……”

他似乎就等我赌咒，大有从发誓愿上要神来监察我的心

一样神气，省得我说他冤屈了人。不消说我不会说“神天在上”的话，也不说别的。

同一个醉人谈话，好的是可以明白许多意外的事，不好的是怕他唠叨到我身上，所以我就不说话，等他另外起头。果然的，等待我赌咒的他，到后便像业已听我赌过咒，就不追问了，他仍然说他的话。

“……我的老弟呵，你这样幸福，还有什么不如意？瞧你哥，谁这样来缠么？……一个女人。不单是。还有一个好的慷爽丈夫。……哈，这一面又是这么一个大哥；你说……你说，你的哥不是已经为你尽过他所能尽的力了么？你说！”

他又等我说。这时可不像等我赌咒一样了，意思是非说不可，我只好说“这个并不差。”

“不差么？大哥愿意把性命，换老弟幸福：只要老弟命令！”

“我对于大哥只是感谢的心思，像爹爹一样。”说着这样话语的我，去为他倒一杯冷茶，手便为他抓定了。

“你说老弟，……说！我不是要感谢，你要我作我就去，决不借故推托！……大哥并不醉。大哥可以为你把她找来——”于是他强站起来，意思便真要去尔墩家找尔墩夫人。

只有按定他，说且慢，明天再想法。

“……明天么？为什么今天的事今天不可以作，一定推诿到明天？……明天是明天的事，作哥哥的不欢喜你说这个话。……要肯定今天，这是永不能再来的一天！我们有几个今天？……话是这样说不是么？我却说一定是。”

我说：“今天太晚了。”这话又似乎可以引出一片反驳来，只要是他不立意要到尔墩家去，我也只能听他说去了。

他用他那朦胧不清的小小眼睛望到天窗，窗上只是外面院中的骡子与车架影子，原来这时正有人在院外用灯放在车旁修理车子，骡子打嚏声音与咀草声音也可听出。

"听！骡子吃草是今天的事，也并不算晚。"

我不能忍我的笑了，虽然这话到后我想来总要哭。他原是那么可笑可怜的，醉得又糊涂又聪明，说到骡子吃草的比喻，又还自己也用口咀草声音，吱吱响。

"哥，你睡得了。睡一会儿我们再谈，不是很好么？"

"说话时不能睡，也正如你同到你爱人……你莫辩，作哥哥的还不曾说完咧。她不能说是你的心上人么？……大哥说得太肉麻，（这是他学我调子说的，不啻平空加我以冤枉，其实我倒不会说这句话。）哈，作哥哥的才不瞎眼呀！这也平常。……你爱她就得了。……你不认账就说是因了她爱你你才爱她，这是文字上问题，也可以改正。大哥才不肉麻啊！……我是不是说你同那女人，是不是？我的老弟，在上一次的情形下，你不该跑！她告我你走了，可是我明白你决不得到一点好处。……今天又是这么办，真不该。你要人爱你，别人便那么张大两手来迎接你这人，还有什么胆小的畏缩理由？……并且他是明白的。……奉旨而行，我的老弟，你不应该客气。真真不应该！……他要你怎么，就怎么办；你想要怎么，也怎么办好，这事真方便洒脱之至。……我看你还像以为（明天再说）的意思。总不敢。……你不对得很。这是你逃的对么？女人不能常常追你，你这个总明白。爱你的人也要你去爱她，结果这人就成了你的人，一切便归你。……人家是准备了（请便）的态度，随你所欲在你身边呆的，谁知你——天知道——干吗又走了？我看你颜色就又受了苦

来。你真是不对。一个人太无用是处处不合算的，我作哥哥的知道。……你并不小了。……遇到这样，怎么不把你作戏剧的本领放出，找一些精彩动人的字言，来给你的女人受用？……你不是脚色，我说的。……（那外面有车上声音，似乎为他听到了）去，大哥同你去……让我一个人去，把她找来，让你痛痛快快的同她接近，你哥保险一切，……让我坐车去，……老板，老板，（他大声的喊了老板又把声音放低）老弟，我要为你尽力，我一手办，总对得起你。……她必绝对依我的话来看你，不使他知道。……知道了也无事，他就愿意你从她方面可以找到你的好处：她所思量的也是这事。……人家是这么慷慨，慷慨到作哥的旁边人也发疯喝酒喝到这么多，我的老弟，你不应当悭吝你的热情，也不应当太对你的机遇视为平常，……你是受过女人磨难的人，在这样情形中不能因一种空虚畏怯失计，放过了这眼前一段！……这样是蠢人所作的事。你要从女人方面取到一个证据，这证据我断定是她无时无刻不可交把你的。……人家只等候你一句话，你却在那时候变哑子，……你还跑。……为什么原故就使你这样胆小无用？人家作来平常之至，你就这样……你以为作哥哥的不能测定你今天在什么情形下终于逃走么？哥哥是鬼，全知道。你就装笑我也不相信你从她手中得了什么。……你得的很多；让哥哥说一句俏皮话吧，你得到过量的苦了。这不是她要给你的。是你自己取的。干吗放下幸福拿这些有毒的能咬人的东西回来；……你的心情怪。你的苦处是我作哥哥极了解的，但哥哥也设尽方法了。你并不糊涂，你只是太认清一切，这个糟。……不承认么？……你真糟。总之你不从她身边取得你所要的。也可以说你不曾接收别人的一个人情，

这是你错。……今天，初七；初六，问日子有什么意思？我猜你是总以为日子不多，不成事。……我的老弟，你这才不行！有了爱，一面也成，何况几天。至于没有爱。看那些为他们丈夫生了儿女的妇人，何尝不可以说是勉强呢。……”

他不作声了，为得是外面一个三弦，在一个瞎子怀中手里弹得声音清脆，且有鼓，慢慢敲。杰克倾耳听。

幸亏有这声音能将杰克的话暂时压下，我能得到一种便利想想他所说的话的正负两面。

他说他知道我的今天行为，其实所谓知，少得很。把过去事作标准，我的为人是已被杰克所看透，然而杰克不曾看到一切当前的变化，一个特殊的机会，所帮助我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何尝又会能在事前事后想到有这样一次放肆呢。爱了别人一人，无阻无碍的是眼前平列的事实，因为怯，终于不能把这女人归自己所有，这是杰克所深知道他弟弟的。被人爱，又爱人，结果仍然自己把事弄糟，也成了我所自信且曾引为命运中所赋，连自怨自艾也像成为需乎的事。把女人当成桃，当成李，可以随意摘，嫌酸拣甜全能如自己意，还不够；我要的女人，是应当像雹子，凡我所想到的便如一个雹，在我张口时便落到我口里。恋爱若是比拟这热像火，则我本身便是炉，且如灯，发熠熠光辉，凡是女人皆应自起扑到我身边来，具虫蛾勇敢与固执，毁去一切所不计。天下也总有这样愚蠢的虫豸，所以我等着，在期待之中我渐渐老了。在似乎已觉到凡事无分的萎靡生活中，自暴自弃的度着平凡的每一天，如今却忽又来到此塞外得到此等奇遇，在自己，居然胡涂作过了类似的女人的亲近，想把自己从梦的惑迷中引出来，勉力振作，以期于事实处置不蹉到失计后悔的

一面去，我真料不到我居然有这样一天！

将此等事用纯粹的青年汉子恋爱的心情来应付，哭呀喊呀的追，得到了，便肆无所忌的复贪馋的乐其所乐，乐到失败又勇于去承当一切困难：（且不妨勇于将这事从心上忘掉，）我办不到了。对凡未来的我不敢过于乐观期待，对于眼前的我不能尽量享受，独对于过去，不能忘。凡事由良心来负责的我总加累上身，我怜悯到因我胜利而引起别人的懊恼，我从我自己可怜处着想转到别人的可怜，另一面，又似乎永是见到别人应比我占幸福成分为多，因别人的有才有貌以至于有钱，我就无事不在退缩，且常觉到非退缩不可了。

社会的秩序，在一种胡涂中似纷纭亦实有条理：有钱有势的男子把好女人得到，男子汉视为并不违反乎法律礼教的张本，女人也各能在这秩序下生长养成合理的欲望与兴趣。凡是男子皆知道用权势或机巧吸引女子的心，以及操纵女子行为，女子也全在这一种知识训练中懂到怎样一种男子作自己的夫是便宜事。某一种所谓高等男子的趣味是这样，某一类高等女子便很便捷的作去，不稍缓，以见女子的聪明。女子聪明处在给男子寻欢取乐，男子的聪明在使女子甘心情愿。来到这样社会中的我，还不自己觉得自己是俨然多余的一个人，那就未免太愚了。

在意外情形中得遇意外的人，便把我自己愚拙忘掉，去披坚持锐与生活相周旋，且作着年青人的气势，是在先初来此时曾有过的思想。然而到后我得到的仍然是公平的自己，所以自觉一再陷于非常狼狈中。到此时，憎这意外的来临，将自己弄成狼狈不堪，依然是无可奈何；要我全然否认自己已成的过错，便将明日的“是”挽回今日的“非”，又不能够

作到。

多余的人只是要孤独，要清静，在孤独中将这恋爱完成比事实所能给他的机会多无数倍。呵，这可怜的想望！念着聊胜于无的一切，来消磨这岁月的余剩，在人则全可以骂之为无用男子，谁能明白这无用男子的心！

把恋爱当成病看，则他人所害的多属于霍乱，猩红热，以及小疮小结，病况能死人，或只增小累，其势一转亦即霍然无恙。至于我，却只是结核：病永远缠身，要它好是不能够。在病中，也不见得怎样难过。一个患肺结核的人头脑到死是清明的，他不会狂吃，不会叫喊，且不会觉到他因此忽然而死。至多他只是有时发一点烧，对饮食及其他颇少兴味，其余还仍然是平常人模样，全无特殊不同。然而这病一着身，人便从此毁了。在无形中生命被这些小虫食着，憔悴情形累日而益深，虽身若存在亦等于死，终于则在此等情形中瞑目伸脚。

恋爱是走向一条光明的路，不惜死，不顾生，准备了充足的力，提高了自私与顽固的心情，才能到尽头，也才能回头另自找寻新的方向。进退失所依据的我，逃遁与向前全是不成功，那就真只有等死了。

我想到死。

死自然不是我这样无用人想到就会拢身的，其次便想到还是决了心走吧。

想到走，还不曾想到怎样的走，吃得烂醉的大哥，听够了三弦子的微妙的声音，又开始来同我谈话了。他谈的我倒不听。我注意那在院中似乎已坐定下来的瞎子手中的三弦子的弹奏。在平常，这弦索声音，听来似乎也平常，如今则像

这盲人的生世哀怨同我的哀怨全在三根弦子上动，听来意外凄凉了。

三弦先是轻轻的弹，小鼓复缓缓的敲，我能想象到院子中听这个时一切人的心情。他们大部分当是规规矩矩的将一个平静的心安置这幽幽的弦索声中，自己便如痴如迷想起关云长张飞赵子龙等等的人的派头来，一·到随瞎子来的女人开了口，他们当又从这些歌声中把心移到女人的另外一种情形下的模样去了。他们显然是从一个三弦一个女人的声音上能够得到一些我所不能得的东西，这在他们的咳嗽很轻的行为中已可明白。他们正在乐，正在享受，正在把自己从“大车”，“骡子”，“伙食五百”，“大豆七元一担”，种种生活缠累中解除，将世俗的心用音乐来澄滤。各人从不相同的一个地方来，终将走向不相同的另一个地方去，无意中聚到这一个旅舍中，凭瞎子怀中一个破乐器将这各样人的心束成一把，使各人像不知有明天与昨天，音乐真是一个奇怪东西啊！

我这人，可就不能用不拘何等东西来缚住这心了。凡是别人可以利用这东西把过去未来暂时忘掉的，我拿来则适得其反。看花看月的结果是想到冰呀雪呀的冬季，听到这极动人心的三弦（正因其为弹得动人），便想到那弹弦子人的寂寞。譬如自己的事情，一篇文或一节诗，经过人赞美，这喝彩捧场声音人到我耳中时，也就觉得人是更可怜。文字与其他一些东西，原是如何的有益于这人世界，然而文字或其他，凡是能够在这互相漠然互相误会的人间所得到的了解，真也是如何的少啊！凭着寂寞的心。在那含泪情形中把这一件事作成，所谓成功者倒是给人以悦目爽心机会，艺术的能将这一人心与那一人心沟通的真事实只是如此，为了这样使那所

谓艺术家去努力，我不明白那得人喝彩的青年艺术家高兴的理由所在！

若在艺术中，也正有着如像戏台上打锣打鼓的那种人，期望从鼓掌中得到怿悦，从赏号中得到满足，那当然是很好的一种人，且具此等大志气的又是如何容易成功！在目下，则这种人似乎太多，比弹三弦者还不如的艺术家站满了各地各处，又无怪乎作者相信批评者比读者对批评者相信程度还深了。

在艺术方面，我的悲观还不能够使我为难，没有同流合污的影响，至多是使我生活为难，比如这弹三弦的人，他仍然能弹出他所欢喜的调子。至于恋爱？恋爱观是违反了现代趋势，那便只有预备作梦的精力，做梦去。

从三弦子声音，想到弹三弦的人，又想到听三弦的人。从创作与欣赏上，想起作文章与读文章两者心情的距离。从艺术想到恋爱——想到恋爱就不能不将耳边的弦索缤绷调子卸下，来听我大哥醉中的呓语了。

他是从我去听三弦时即又开始胡乱独语着的，总以为我是始终在听，故不曾强我答复一字。

第一次听到他的是重舌喊“我的老弟，”我答应他是在他说这个不知有多少次的以后。

我说：“哥，你可以睡了，我也睡。”

“我要同你讨论，……这是你的事。……我的老弟，我说这是你的事，并不说错。……你的事，你作去，不要太懦！……你太懦了！……想到要作就作，才算对，……一个人的自私心若不算坏，那这自私当是对目下的一时，不是对未来的一时：想到要做的事去做，这至少当时已将胜利得到手；

为了将来而牺牲眼前，将来的事谁知？……并且你又安知道这时的牺牲不是将来的牺牲吗？将来的成功全在这时的努力，我的老弟，你以为你努力作过这样事了么？……你以为你作过吗？……我不相信，决不。……你不是这样脚色。……你很可怜，无用的可怜。……我的老弟，作哥哥的说你的，一点不会错，你作的事全是永远错误。你那么谦卑的不敢接受一切当前的幸福，这谦卑打那儿来？……这无理由的谦卑！……别人称为能干人的，是不给不与，也能想方设法偷，设法抢，终于把所要的拿到手，或一时，或永久。……野心不是坏东西，能向前才是人生。凡是要，就去拿，螯手烫手全不怕，那么办，得既然好失也多一重经验。……有了经验的第二次便不至于与第一次一样糟糕，作哥哥学画便是这样。……我的老弟，你的恋爱行为是心中所发明太多，而经验太少，不足道！……这样就只有吃亏。……机会既是那么好，别人说，我的乖，你过来吧，干吗你不过去？别人说，大胆再进一步，我便是你的人了，干吗你不再进一步？……你要的是女人，是爱情，那爱情就等候到你，而你却害怕，望望这幸福的前面，为光明所眩，又胡思，怕无以善其后，终于逃。……你这是干吗？脾气这样，作哥哥的有什么法子？……有些像你一样的无用人，遇到女人说，呆汉子，你交手把我，让我引进这花园里去。不反抗，就如一个呆汉子，将手给女人，结果是居然找到他幸福，这样的事有人作过。有些人，能够胡涂的把心交给一个女人，又能胡涂的要回，这行为也比较少磨难。……我的老弟，你试去学学这呆子，就成了。……人太聪明了，所想到的太多了，他没有好处。……人聪明绝顶，像透明的晶；略无所障碍。像崭新的镜；

清朗朗的反应一个影子；做文章是有益处。聪明人可不适于恋爱。……越胡涂，越昏，越可以从意外中得到好处。……女人是无用的东西，别以为当你面前庄严的颜色足拒人千里以外。女子对男子没有骄傲足以存在。……徒然空空两手，又无才，又无貌，只要你明白怎样去歪缠这女人，女人最后一法，是只有闭了眼睛让你亲嘴的。……细细去分析自古及今万千个男女的故事，何尝不是歪缠得法把胜利得到。虽然有其他各样因缘，但大体对女人怀恋的不胡涂，便无法能善始终。……我的老弟，作哥哥的话一点不会错。照我的去作，便可以明白了。……尔墩夫人爱你，自然不是你用过作哥哥的方法。但你试试看，你放胡涂点，所得比眼前又如何呢。……遇到这样的人，你比坐上法国的船方向还准——她引你去的地方就是天宫，还用疑吗？……不说话，不作声，你只随她的意，她便能将你处置到一个轻柔的梦里去，至少在这梦中你当能一刹忘尽了人性的悲痛。……只要你胡涂就成。……且这所给于你的，也许还是永远的好处。……”

我的杰克母亲所教训给我的醉话，说了真不少。到后“我的老弟”与“作哥哥的”两名词用得越来越多，差不多每一句话中有两者中的一个，我知道这是已快睡熟，就不再去听他了。

三弦子还在弹，配衬着一个小女子略略发沙的歌声，我把灯略息，就走出院子，在具江南风致幽凉的淡白钩子月下站定，经过小小的风，才明白额上全是汗。

我茫然的独立了一会，又茫然的走到一堆蹲着听歌的白色衣衫人中去，不久我且也仿佛吃了什么药，莫名其妙的蹲

下了。

本来是在日间已极觉疲倦，需要睡，因此似乎还不到十二点，便在炕的另一头睡了。

到半夜，却为杰克母亲的吐呕吓醒。先是已知其大醉，故在睡前就已把一个脸盆放到他炕前，尽他半夜呕。谁知他呕的东西却是两只鞋子承受，此中有天意。鞋子原先是在地下，为恐其在夜中欲呕无从赶得及向盆中倾倒，将污及鞋子，才将鞋子拿起，安置到炕旁椅上，谁知他朦胡中便将鞋子捞到，吐满了一鞋，还不够，便又是一鞋。到我起身赶忙把灯捩明时，大哥已把两只鞋仍然平整安放到椅上了。

哥作了这样一件妙事全不在乎，见我时样子还十分胡涂。眼睛是睁开了，又为新的灯的强光所刺，眯成一条线。作着眯眼的他见我半夜起来，用着那“不应当”的神气对我望，我知道他在胡涂中，便倒上一碗凉茶。

见了茶，便朝口中倒，人也随即略略明白了，但仍然不言不语，把空碗给我，只得又送上一满碗，不消说是一到口边又尽了。

“怎么样？哥。”

“怎么样？吃了这么多的酒，醉得好利害呀！——恶——”

虽是发着干恶心，可不再呕了。

茶似乎还不足，于是抱了茶壶喝。

我是站在炕前他身边的，若非他望到鞋子笑，我还想不到把鞋子拿出去。哥作的事也真妙，两只新鞋中全是腹中洞出东西，炕面地下倒并不稍稍给弄龌龊。我只好笑笑的将这

两只鞋拿出房外去，他才说，这鞋子索性也不要好了。

不到一会，便已有鸡在远远的什么地方叫了，再呆一会则旅馆中的鸡也叫了，虽然大哥说还是睡睡好，到把灯光扭小以后，我们全是不能够睡。

“二弟你睡不着么？”

“是的。”

“对不起你，因为多吃了酒，在此深夜吵了你。”

“怎么忽然客气起来了？”我笑。他也笑了。

“我依稀还像说了许多酒话，是的吧。”

我就又笑，说：“是的，但并不多。”

他不再作声，似乎在追想他这吃酒以后作了些什么事。

他忽然问：

“二弟，干吗昨天你又偷偷的一个人转身回寓了？”

“想到要回就回来了。”

“这样直率倒好，只是我看你想到要作的事倒有许多不曾作。”

大哥于是笑，显然是在嘲弄我昨天所失的机会了，我也不即便说话，我是决心要骗他，不能告他我曾作过什么的。

他见我不答，随后又说：

“二弟我看你昨天又逃，你不承认是逃吗？”

“你安知道我不是已经作了什么蠢事才走。”

“我不会相信这个。”

我本来也不一定要他相信，就不为他加上证据了。他暂时不言，像在想我与他自己处这复杂关系中的处置方法。

我要明白我回此以后，尔墩夫人在吃饭时说了些什么话，故不能不问到他吃酒的情形。

"我奇怪你怎么便吃这么多酒到肚子里去的，你到此也常常醉吧。"

"那里会常常……我已有多时不曾醉过了。……昨天的醉是'用他人酒盅浇他人块垒'，这话你不明白吧。我告你，为了你的事，哥才尽量喝酒，不知不觉就醉了——也幸好不在席上发牢骚，不然真笑话。"

为我的事情，要哥这样用酒来排遣，杰克的话是我听来深信而又料不到的。这良善的人，为我故意作丑角于人前，为我吹，为我忧愁，都是使我一想起来就要流泪的。我还想不到他关心到我竟至于把自己也毁掉生活中的均衡。待到见为我帮忙尚无从使我将所期望的幸福得到，这好人，一面可怜我，一面又将我无用处的方面看透，明白他纵如何努力也等于白费，所以只好用酒淹死自己了。这情形，给我永远想起他来多一流泪机会。他为了我的事情，便毁了自己，而我呢，却不能在明白他可怜以后便鼓了勇气作一点他要明白的事——简单说，他就已断定我的不堪造就。这不堪造就的我，呆在这地方为些什么事？我怕想。

"究竟为什么？"想到无结果，我便想，"还是走了吧。"

这第二次想走的意识在心中得了成长的方便，我且想到如何的走了。

我不打量作秘书长了，看到这一干英雄好汉的脾气，我就明白纵即或有人要我作官，秘书长的位置也不是为我这样人所预备。大块肉大碗酒的豪纵行为，我不能够去陪人，我的世界与这些人总似乎还离得有两个大西洋远近。在这一般首领中，讲到男女事，这一点，我也应当即刻离开这个地方了。把女人当成一种什么东西，这里的人虽也与其他地方士

大夫观念相差不甚远，然而不适于我生活也再明显没有了。我要的生活是孤僻遐想，是关了自己的门来将社会一切悲观的证实而从这悲观中得到生活意义的归结。我要欢喜一切别人引为平常的事物，而并恼着那人人所谓为美与善的东西。我把一切所见的所触的想到的赋予以一种与人不同的爱憎，而又否认一切情形的肯定一切空幻的美的存在。

我要走，不走也不成。

在这里多一天也只是多苦一天，当真一做了官也许比眼前情形更坏。马玉龙、杨志、窦尔墩、以及其他等等三山五岳众家兄弟，初初的接近，把这接近当成一种戏来看，则趣味的维持一月半月当是可以作到的事。至于要我自己扮吴用，我能装得俨然么？始终如作客，我的官又能维持下去么？

并且像这样子，自己难堪以外还得将杰克母亲生活弄糟，为了他，我既不能照他意思勇敢一点，只好走，也省得要这个人为我担心了。

我身上还有二十七块钱，其中二十块是尔墩夫人上两天送来作零用的。拿这个钱作路费，不让这个好人知道，就人关，在我是算一种顶漂亮的行为了。若我还呆在此处，因为我的畏首畏尾，一不小心给了人以一个把柄，别人即或不至于使我下不去，但是杰克又怎么办？但是那个她又怎么办？若到那时节，再来走，那不光荣的羞惭的自疚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忘尽。

记起早上的车是十点四十分，下午是五点半与八点半，我预备搭五点半的车动身，且计划到时当把杰克支到另一个地方去，若蒋平不让我行，则决计将这一个柳条包放到这旅馆中，自己单身返北京。返北京，日常生活未必能比目下为

舒服，但目下则已成不可耐的目下了。为杰克为尔墩夫妇，为我自己的安宁起见，都以我一走为好。我也不问走后杰克的难过，也不想尔墩夫人将如何为我忧愁，总之似乎只要我一走，局面当一变，而且将三数日来习惯这小物件——走的无聊，各人也便可以得到以前的平静了。

想到走，便不由得不想到走出北京时可笑的情形来了。料不到我作了这样一次还不够，又要来作第二次。偷偷悄悄的很可怜的离了住处，到东站还狼顾四周，深怕忽然会有一只手从人背后伸手攫到我衣领，在惶剧中把车票买到，一直到车开以后才能长长舒一口气，如今则是又在准备这样一次经验了。

我为我自己非常可怜。凡事一轮到我，总像便忽然拮据起来了。措处乖方的我，只希望神能给我一点帮助，且不惜向神纳贿，求神保佑这一行又无障无碍。我才说到，我一走，在这几个人中将起了何种扰乱，是不留意的，我到了北京，又怎样来对付公寓生活，也不事先筹划，只要能够在这时上车，这时便得到了解脱了。其实，上了车，又怎么样？心的缠累是在十年二十年后还缚得很紧的一件东西，说是一上车即可以松卸，只自欺罢了。

杰克见我不说话，以为我睡了。恐我会着凉，便轻轻起身来将一条毯子为我盖上。

“我不冷——今夜特别热，用不着那毯子。”

“我以为你睡着了。”

“怎么能睡好？”

“少胡思乱想就好。”

我就不答，稍呆他又接到说：

“二弟你应当自己快乐才是。”

我勉强苦笑。我说：“我是很快乐了。有了这样好哥哥，我还有什么不好过。”

“你骗我，你这样行为我全看得出。你是从来此到如今，不曾有一天真舒服过，也不曾好好的睡过一觉。我过细想来全是我的过错，但你是能体察哥哥的心，哥哥原是一番好意的。你就是在笑，也苦笑，心上还有针在戳。天生的弱性格使你容易成病的悲观，不过，处到此时，你除了尽机会找乐以外，还苦什么？明知是一切皆很有限，一要便将成为过去，在此无可奈由的短日子中，为什么还不努力忘了自己来欢娱？若是都像你，那世界也不成其为世界了。像哥哥，难道就天然能同这一般人融洽得来么？不过到了这里，一面想到生活，一面想到……总而言之只有这样办，不然就不能在此呆下去。”

“我想我……”

“怎么样？要走吗？我不一定勉强你，我明白是必定想要走。”

“可不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别人，都是我走了倒好。我仍然回我的北京，做那五毛钱一块钱一千字的小说，我愿意住到公寓每天听伙计嘲笑，可受不住这地方的一切！（于是我就哭，在这好人面前我是无时不想哭的。）我不要幸福，不要女人，不要金钱，也不要朋友和事业，让我转去好了。”

“转去就是！前天你说到，我就想，转去也好。不过二弟你明白我，我是不放心你一个人住北京公寓的情形。我怕你病，又怕你因为穷真去想什么呆事，所以以为来到此地同我

在一块，纵不能把生活弄好，也总可以变。并且一到此，让你见见这些英雄好汉，也会可以将你做文章的方向转转，不一定悲呀愁呀的写。若是能够习惯同这般人来往，那当然是更好了。这里也就未尝不是生活，你不见到这地方，也不是仍然并不缺少人性的各样成分么？要爱，便像特意来这样一个慷慨的汉子，把自己青年的妻介绍给你，简直像奉旨随意放肆。而且人家因为你样子幼稚，还如何坦白的准备尽你来她身上撒野。你又不是不看得分明。已经看得事实极其明白的你，为了天性的孱怯，与过分的细心，结果只是一再非常可笑的逃出了重围，你要作哥哥的怎么样？……”

杰克也像是在流泪了，就暂时把走的问题放下。我又想，假若不走，我能作一些什么事。

我好歹在一种机会内尽量的与这女人亲洽，一面又极力与窦尔墩要好……成天无事除了到他家以外，就在这旅馆中为人写一幅中堂或一个手卷，同一些扁脑壳读书人瞎混，诗呀酒呀的充名上，再无聊便同这些英雄好汉到堂子中去玩妓……我还可以学到做官人那么随时随地与人拜把子联宗，又可以学到唱戏与磕拳，……我成天的用笑脸待一切人，遇到蒋平来到房中也把英雄本色显出，同他说笑谈那他所欲知道的北京庙会夜市情形……我学会看相与算八字，且随处将这本领应用到所见到的人身上去，……

是这样，杰克也就可以欢欢喜喜的了吧。他不见到我在这些事上是勉强，而我自己也不曾感到勉强的可怜，那么当然这样呆下去是好。然而我能够装得如此入神么？我能够在此被人家看为潇洒脱略的名士公子，则我已早在北京得到我所想要的位置了。

第三次想到还是决心走了吧，便说道：“哥，我决走。”

“走是好，什么时候！”

“五点车赶不及就下午八点。”

“过几天也不能够么？你还不曾来这里一礼拜咧。”

“我以为来了一年了。”

“若是到底算来比北京好，住一年也不是很久的事。”

“我不走对于谁也没有益处，反而使大家全不曾得到清静。”

大哥叹气，说：“这也不一定。”

他想到的似乎是关于尔墩夫人，我想到的也是关于尔墩夫人，可是我虽暗暗指到这个人，他也不敢说到她对我一走将怎样难过。

我们约有五分钟，各人沉在默思里，这之间，鸡叫得更多了，天也依稀发了白。

到后还是杰克母亲说我不应急到这样，这老实良善的人无话可留我，便说是为他原故多住几天，还说也许所说的另外一处作官事情能办妥，不妨试试看。

“我不试，到此已就试过，人是不能及格的无用人了。”

“不去作官也可以多住两日，就不出门不见客，都可以。”

“这又准得什么？”

“陪陪哥哥！哥哥人是老有病，且不知道如何是生活上必须的节制，总有一天会忽然死去，……谁知道这一天是远是近？同哥哥玩玩（他似乎又含了泪在笑），哥哥要你作的事不妨去作作，这不很好么。”

杰克意思总还是以为我应当去同尔墩夫人要好。就是存心在三天以后回北京，未回北京以前也得随处叨这女人的一

点光。尤其是既不图永远的要好，短短的日子中撒野是几乎必须一项。

他自有他的人生见解，实则我又何尝不承认这样办法与我是有好处。同样的在将来要为一件事负疚，悔“不曾作”与“不该作”也横顺一样。

第四次想到走，已是有条件的想到过三天再走了。

我知道杰克母亲还含着泪等候我的回答，就说：“又只好住三天了。”

“这当然才是话。”先是因为给我盖毯子，他曾坐起来，这时已经倒下了。倒下了的他，叹了一口气，说，“好，我们睡睡吧。”我知道，这时节的他，已经为我的事心碎。

……呵，可怜的人呀！你这样关心我的幸福，又明知我所得的不是你预备要别一女子所送的，还是这样帮助我在这孳中辗转，而自己为这事也常常流着心上的泪，真是何苦来？有着这样一个弟弟，你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不是好的了。但是你，只要作弟弟的在你身边，你就像在人面前可以非常骄傲，忘了你自己的残疾，而不惜为作弟弟的牺牲一切，你真可怜啊！凡是你好处便全作成了你可怜的机会！这样无用处的我偏偏作了你的弟弟，这样可怜的你偏偏作了我的哥哥，使我不得不在感谢父母以外又憎恼这命运。我们这样相互为生，这样关系的深切，竟致令我不敢相信，你以为你真会死得下么？你为我，你就处处在无形中改正你的脾气，以期怎样与社会离远，与社会融洽，我存在这世界上一天，你就能骤然死去么？在你的疾病的自觉中，你明白你的外貌已失去动人的效力，一面便把一颗心掷到世俗的放荡行为中去，一面又想从我的胜利找到一种聊胜于无的报仇心情，单为了这

事，你就存心毁了你自己，以期达到那胜利的最后，你自己这样的疯狂却还不明白，唉！

我哭了。弱的心，不能大叫，也不能大喊，但容易流泪，我是并不隐瞒我这弱点于人前的。在尔墩夫人面前也曾哭过了，在许多朋友面前也曾哭过了，这时还只是独自一个，扯了薄衾的一角拭擦我的苦泪。睡在另一头的大哥只像一具已死的尸，虽然我明白他的心是为我在跳着，但为了我的种种，已把这颗心全碎了。假若是我真这样死去，我就断定他也只有一个方法处置他自己，这方法便是同到他弟弟一块去。他一面把他作为我的一种工具，尽我在此工具上发现我的幸福，一面又极力把我的生命安置到他的心上去，他好借此得到一点安慰，……在这样一个人的面前，我将怎样设法来悭吝我的眼泪呢？

我自觉我平生顶伤心的只有两回：一回是二姊死后当到黑的棺材放进土阱，母亲打着滚叫二姊的名那时。其次便是这时了。如今想到妈，想到妹，想到脚跟抵在我背后的大哥，又想到像是孽障的尔墩夫人的声音颜色，一切的人全俨然是把他的好处嵌进我这无用的人心上，我便望到这些恩惠与同情痛哭。

若我到这世界上，所遇到的全是刻薄，是漠视，是虐待，也许我能从这些所得中，把人一变而为极其冷酷极其强毅，且能以同样态度报答这世界。不幸的是我所想到的，不拘谁一个亲人的面孔，便已将我脾气变成柔软，觉得世界上是无处无爱，没有爱的地方也填满了怜悯了。

我不能恨人，便作成了我这一世实际生活吃亏的理由，更使我伤心。

…………

天亮了。一个新的日子又开始了。窗间的熹微晨光示我以佳兆。似乎要我收拾了眼泪以及昨日的一切，重新来应付一个新的今天。然而我试坐起望望杰克，则张大了嘴的阿哥熟睡的样子，正如不愿这新的日子即来。

从黯澹的微黄灯光薄影下，我还见到这汉子狭的瘦脸，以及在那皱聚成八字的浓眉下面眼角上噙着的一滴泪。

我奇怪我的世界是全不与人相同的一种世界。

我又在思量人我关系的奇妙了。也许这是蠢人作的事。也许这是病。这样不能自己的想一些不必想的事，是一个在常态下生活的人所不会有的。在心中，凭空制就自己的忧乐，不问事实所给我的是什么变化，一切实际总抛开，抓定的是空虚的空虚，这是我把我自己也无法的一种性格！

虽然是在一些不平常的际遇下，我半生来所寻找的爱情这样东西似乎已经得到，而且又在一席话上同大哥决定了我此后的回头，……女人，是我所要的，已得了，返京，是我免除将来的受欺受苦的一个好办法，也决定了，——但我仍然是空虚，是无聊，是难过。只要想，前面与后面，便像是越加逼近，将空间缩小，使我窒气。我的心，不是我所有，是为一些琐琐的过去事实，与渺渺茫茫的未来占据了。所谓神知的。清明，与那临事还冷静异常的头脑，只不过是这头脑业已为另一些非眼前的东西而麻木的证明。永远是不能放下“过去”与“未来”。宁愿不要“今天”，这便是有着呆子绰号的我所有的呆处啊！

“乘此三两天中享享福，”这样也想过。而且居然还在想到这样态度以后决定把衣穿好上窦尔墩家中了，当然到后又

疲馁下来。既仍旧坐在那白木椅上。便又那样想："只三天，又何苦来作孽！横顺妻是别人的妻。在一个完全狎熟而无猜疑的爱情生活上，即或我是怎样侥幸也终归无分，何苦一定这样来自缚？且把这想望成为事实，在另一时节，作妻的还不妨于陪到丈夫在一床上睡觉时拿这情形当作有趣笑话讲述，在这两个人像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小小玩笑，施了一个小小的慷慨一事上，便见到这蒙恩者惶剧无措种种把戏，作夫的不但全无妒嫉心情，对我除了可怜以外便是可笑。……"

我不去，决不。看眼前行事，则尔墩简直便是这样把我估下价值了。好像即或明知我曾同到他夫人，作了许多于丈夫方面不敬的事件，在他亦不过以为我是同妻闹着玩笑而已。

照理是，因为怕尔墩感到妒嫉，所以说离开此地。如今却又想到这完全放任作丈夫的权利为轻视了自己，结果这恋爱只变成一种游戏，也不愿不离开此地了。

人的心情真是一样奇妙的东西。"不恋爱亦难，恋爱亦复难。"把这事看得很重，不敢放肆固然是谨慎处，但到觉到这事应看得很轻，也不能放肆，我的聪明便是我的胡涂，我为这胡涂真觉可哀！

杨志来了，杨雄也来了。杨家将一来我就不能再思索我的事了，一面是正想到太被人把这恋爱轻视是可恼，就让杨志用顶俗套的三句话劝出门到戏场去。

想不到我会同这样两个人去看戏，坐到一条长凳上，挥着扇，还来领受一个茶房头儿模样的汉子作揖打恭，说是久仰。

戏文中所唱的是些什么我全不知道，用心看杨志的脸，则这位都头倒似乎极能得其中三昧，不但是业已采用那穿有

圆头青缎京式鞋的脚代为打板的办法，口中也依稀赶得上台前那花旦腔调。戏是一出不知名的戏，情形却如鲁迅先生作《社戏》中情形，唱的只尽唱，唱了半天还不止，且不像北京戏唱三句又喝一口茶。这真是奇怪的事情啊！这样多的人对于这样艺术能了解到连咳嗽也比平时少，单说杨志，就乐此不疲如饮甘露，真奇怪啊！

我眼睛虽可以从台上转到杨都头脸上，但除了惊讶以外无一句话可说。在那出神入化的两个戏子演奏中，我的心又跑到别一地方去了。我仿佛说过我是不能不这样的，好处是在守着尔墩夫人面前我想到的是这将来的独自，如今则在戏场上想到昨天我们所扮演的一剧。

像是来的很突然，杨雄捏了我的手问：

“老弟我看你有心事呀！”

原来我在看杨志，他便在看我，到我两眼发直对台上，想我自己所扮演的戏，笑后又重重出气时，这杨都头已再不能忍下去了。

我骇了一跳，当他无端如此对我说话时。我以为这所谓心事者，他所看出的，便是昨天下午我的两手，旅行到尔墩夫人身上，盘桓于各地的事。

这样一来仿佛非把脸红红不可了。

我想不出回答，就笑，摇头。我又看看右手的杨志，杨志的耳朵响的只是台上那将近三十有零年纪花旦的歌声，倒全不注意我们。

杨雄也像是对戏台上情形无多大兴味，至少是他这时为了客气的原故，愿意同我谈谈，我便说可不可以稍稍离开这里一会，到后面大殿上去玩玩。

也不说，也不同那位沉醉于花旦伊伊宛宛的歌声中的杨都头知会，拖了我的手就走，这样的又粗卤又亲昵的把人拖着就走的杨大哥，心情是怎样我不能知，但到后，我一把这个记忆，同上一天被尔墩夫人一只柔软的手捏着拖进她的后房一事连在一起，真使我哭笑不能。同样的是手，同样的也是亲昵，但觉这一次就真当不了。

到了这庙院大殿阶前的我们，已经给一座前院挡着，把戏场一切同我们分开了。

我们就坐在阶前石条凳上，头上是大松的荫蔽，我又不能不从此种情形上想到上几天同尔墩夫人到尼庵前后一切，这地方比那尼庵还显得幽僻，虽说不到一箭之远的外面倒正是吹吹打打的演着戏。可笑的同我并排坐下来的是那么一个大汉，越想要学斯文也越弄得不合式。

若不是他说，我还不知他在我面前如此温柔的理由。原来我的大哥要我寄了不少我所作的小说，就是分给这些山寨大王！看他们总想不到认得字是来看我小说的，我更料不到我作的小说会在这地方找到如此一般读者了。他说是他见到我那篇那篇文章，且把这文章上某一个名字说出，意思是很了解我为人。他这样把他自己不客气的介绍给我！要我算他作知己的一位，我似乎不好意再说“听了头痛”的话了。

我用了照例在人面前被人强派知己的沉默，他就以为这解释已经清楚，大可以谈到目前的事了，便问我为什么忧愁不乐。

“并没有，”我说了且勉强笑，笑的意思自然有“谢谢您大王”神气，这算是用善意报答别人善意。

“我看你是在此不惯，是不是？”

我很像被拷问那么受窘，回答说："倒也惯。"

我又笑了，笑自己当真在陌生地方虽然不惯，仍可以忍耐呆下去的消极精神。

"令兄带你到过什么地方玩过么?"

这所答全不对头，"到周家。"然而妙极，看下文吧。

"我是说他带你到过他所熟的妓女处没有？——那是顶标致的妖精，不妨去看看。"

"想不到他还有好女人作对。"但我心里对自己却说，"到周家比到窑子里好多了。"

"多着咧。我的老弟，不是哥哥说大话，你只要到什么地方看上谁，要帮忙，我可以包你到手！"

我又笑。帮忙是可以的，看这都头义形于色的脸，便可以明白了。可是这知己不知我已经看上了的人是谁。

我又想："若是告他说，如今便是正想着周大哥的年青的妻，且告他已经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则这脸便即刻会变成了顶奇怪的模样，会比尔墩听到这话还难看！"

杨雄这人不比蒋平，也不与马玉龙一样，是另一种风味军人。这风味不同，区别不在一为生长锦州一为生长安东县，倒是教育上得来结果。在众好汉中，他样子说来是顶粗顶俗——另外说法便是这人关东气特别浓厚，然而读书稍稍不同，心里是比其他几人为美的，从这模样魁梧体格上却发现了女儿模样的心情，我这发现也就够可笑了。

当我看准了他真可以慷慨他所能慷慨的力气帮我忙时，我把他又很无理由的称为昆仑奴。我这时的心情，为了所遇到的完全是传奇小说上人物，所以也不免渐渐的《彭公案》化起来，以为自己真适宜作旧式说部中的公子哥儿了。想到

自己是公子哥儿，便不由得不半客气半闹玩笑说：“假若老哥高兴，可以带我到一些好地方去看看。”

这自然也是在一种非正式的笑谈下答应过了。

不过他随即又说转来了，如特为我而说一样。他说：“堂子中女人也不是你这样人看得上（他意思当然是说我也对付不下），过一阵，应当可以在另外一些地方找找，这地方虽不比北京，女人也尽有长得俊的。”说过后；他便沉思不语了，看样子，是在诚诚实实为我想一个他以为生长的俊的女子吧，料不到他的沉默是早已有了话在心中，只是在找那陈述方法！

一样的诚心帮我的忙，在杰克母亲分上既是一个样子，在窦尔墩夫妇两个人分上又各有不同，一到杨雄杨大哥，那简直更像另有办法了。不能不给我对人生起念头的，是这些人全是那么对我好，使我领会的既不能相同，使我感到对我好的人可笑或可怜也人各有异。杨雄举动是只令我发笑的。大哥处处显出他对我的尽力，我是处处也觉得他非常可怜。尔墩为大哥原故，才对我表示好处，然而处处神气不脱一个大人对小孩子的优待，即或是他大方将妻贴签条奉让，我也不对他有多少感谢。尔墩夫人则虽全为大哥方面解释将对我行为特别要好，但在这数日接近中，她实在是从我方面另外得到了一些东西，所以也特意送了我些方便，我对她，当然是永远永远觉到是一个神给我幸运的蒙恩啊！

假若是，（我不能不这样想，）眼前并排坐的是尔墩夫人，或者说是具着尔墩夫人的一切女人特质，仅仅是对我好这一点上是病关索杨雄气分，我所得于这人的感想，将是些什么呢？

也不一定要在这人身上找到何种用处，同样的并排坐下，同尔墩夫人与同这杨雄大王也得失各异。我先说，我只能在目下事实以外思量其他，疏忽了所谓“今日此时，”照此看来我又似乎太不能疏忽眼前的“今日此时”了。在一种非自意而来的幸福情形下打量逃避，是我业已经验到的事了，因此我断定自己是病。至于新的经验，却是在俨然不幸福的情形下倒不能走，且深深的感到这说话无味，仍然与这大王杂七夹八谈这样那样，我这性格倒是作娟作姨的女人性格，全不是一个男子所应有！

“老弟！我可以同你说一句笑话。”到此稍停，等我答复。说等我答复，倒不如说等我听他说这句笑话，因为我并不曾回话，他就把笑话开端了。他说有一个女人倒非常同我相配，却不先说是谁。

“是谁？”我这样问了。

“猜吧。”

要我猜，猜谁呢？这人可笑地方不由得我不稍稍露在颜色上了。我回答说没有可猜处。

他不再作声，意思倒似乎以为我一猜即着。

慢慢的，又对我笑，我也慢慢的了然他是指的尔墩夫人了。才说到这人心细，大致是他还听到大哥说了些什么消息之类，故开心得很，先用这很笨的方法引诱我谈到这事，以便真将他计划贡献给我吧。我若说，请明白说好，那他一定还是不明白说，这粗中细的人行为是我已经看透的。但我那里能够在他面前去装痴瞎猜呢？委实说，同这样人谈心上话，在我是大灾大难临头，就是在另一时所遇到许多许多朋友，也如此使我为难过。我若能走开，如同从尔墩夫人身边走开

一样，我倒幸福了。可怪的是我在这样人面前，既不能信口胡说，也不能掉头不顾，只合受窘。

我猜是心里猜尔墩夫人这个时候或者正打发人到旅馆来请我，那来人便正在同蒋平讨论到我的性情，从这一个喽啰一个大王的两种吃牛肉的头脑中生出我料不到的感想。用面前杨雄神气作例，则蒋平与那来请我的喽啰神气，也可得其仿佛了，我几乎向杨雄说“你们这些人会以为我是怪物”的话。

我并不冤屈了这好人，他真说了，他说“他不明白我，”但实在神气仍是以为“很明白我。”他所准备的是一切为明白我而应尽的义务。

“老哥，我很感谢你的义愤！”我只如此混沦说，在他听来当不像我所设想的暧昧，似乎已由我提出这问题谈到周家夫妇了，故他又慨然来答应说“凡事都愿帮忙。”

我不明白这忙是如何帮，也不明白他说帮忙这义愤从何而起。我且敢断定他也不对于他自己的话过细想想，因为多想想，这话就不会说出口了。

“这女人是很好的，书读了不少，”他说后又暂停，待我帮助一句。

我只茫然的说：“老哥，说的女人是谁?”

我故意这样骗开，对这样人真只有这样装痴的办法。尤其是他正处处露着聪明的神态，眼睛离不了“我全知道”“早晓得”的无声言语，我不索性装痴，这知己也不容易对付。

“不知道么？说假话呀！”

杨雄就粗犷的笑，笑又是“我全知道”“我早晓得”的用意，且接着说道：

“我的老弟，我明白你心事了。早已明白。来，来，我们不理那个戏迷，上西城跟周家去吧。”

这话说得我脸红，不分辩的分辩教他也看清楚了，是以他虽起身作成拖我要走的姿势，随即也觉悟自己的卤莽，变更了办法，去到大松树干下捉蜗牛去了。

望到这庞大背影，我把眼睛闭上，见到的便依稀是尔墩夫人的后身。若是一睁开眼睛，所见到还如所想象的东西，我会把心放肆到成野兽。至于面前一丈远近，这么一尊金刚模样的身躯，居然还好不使我害怕，倒算是我的修养功夫不错，换一个人来，我以为是决不能把心平静得同我一样的。

且看这知己大王怎样转他的舵，怎么样来设法要我承认是在同尔墩夫人要好。也亏他。是的，不是知己，绝不能这么关心十分啊！

回转身来的他，是叹了一口白气。从叹气一事上我又听得出“我当真全已知道全已晓得”的无声言语。你“当真”我“不当真”，也就没法办了。

时间稍久了点，还不见他找出相当话头，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了，因为俨然窘着了别人，而这所谓别人者，又正是慨然把帮忙引为义务的他。我不能不把他的兴趣维持下去，所以说，“就是当笑话讲，且请老哥说出办法吧。”

“是呀，慷慷爽爽的认呀！”

就算我认了。实际不认账也不成。幸好是只须承认在别人或自己以为同这女人是可以作对，杨雄也就满意了。他总万料不到我已经同了这女人是怎样好，这看他说话便是证据。

“你们天生是一对。”

“是吧，但是说这话也不好意思。”

“意思吗？为什么？我以为这没有理由要不好意思！”

“就算说无理由不好意思，又怎么办？”

“因为这样所以我说我们到他家里去，到了那里就是办法了。你放心，周大哥不是在你面前使脚色的人，他不吃醋，不动火，你是纵然同了她好到在一块，都不至于使他难堪的。”

“这真是男子汉大丈夫了。”

我说了那样话不能不哭了。我心想，不知道杨雄也能作“大丈夫”不？若是知道他也有着那年青的女人，对他说这倒像全无关系的平常话，要他许可，他也许便成了第二的窦尔墩。

男女事，在先我以为越到无教育人中也会越显得不儿戏。一个军人无理妒嫉至少是比一个绅士学者为深切。因嫉妒而来的惨局，也是这些人演得特多。这例子，则看看我所知道的几个人的行为可明了大概。然而如今因为我在各人眼中是一个特殊的地位，几乎像我无论如何不是如他们那么吃饭穿衣的人，因此这些人把人类所有最高的德性发挥尽致，我就居然到各人眼光中也都成了奉旨随意与太太亲嘴的侥幸人了。

杨雄一面大致因为女人不是他的太太，所以便更不在乎，以为我只要高兴同到这女人玩，也无损害于任何人尊严。我不明白在那另外一种情形下，那些峨冠博带的正人君子之流，把自己或别个妻女送到王上长官身边去，是不是也如此自然如此大方！可是最显然的，是杨雄于此初无所求于我，在他意思倒是像我为“新派”，所以便顺潮流把旧式礼节除掉，特意学时髦，认这样恋爱为合时代，因为诚心来帮忙的。

在说话方面，杨雄本意是愿意解释他也是“新派”的，不过他说的话总不及他那伸手就拖的行为容易使我充分了解罢了。虽然拖，盛意不可却，似乎非照他办法到尔墩家去不可了，我可仍然不起身，这时我想起的是昨天的事，与今早想到的一切事，这恋爱本来已够见得纠纷，如我凭空又来上这么一个好汉，更不像我所要的恋爱了。而且我从他那行为上看来，他所说的帮忙也不外乎在尔墩夫人面前去为我捧捧场，虽然是相貌英雄不凡，期望他变昆仑奴是不成功，我就更不想去了。

从他的义形于色神气着想，我又即刻悔我适间默与尔墩夫人相配得上的话了。这类人，我与他讨论大帅少帅推牌九的故事，或者梅兰芳被人绑票故事，倒是顶合式。我实在不该同这样人商量到恋爱的事。天知道，这“新派”人心中的恋爱观，除了找女人睡以外还有什么味道足道。

久缠也无益，只更增我的难受，为保留我们这友谊莫让它在我心上恶化，独自走回旅馆已是时候了。我只能作伪，说恐怕大哥找我有事作，要先回去看看。

“当真么!”

“我这个难道还扯谎吗？……我先走好，省得大哥打发人各处找我。”

他意思还要同我到旅馆去，讨论我怕讨论到的事，我想再客气就糟，便明白说我一个人要独自赶回去，纵不是大哥有事也还有私事。

幸而好，出到外面戏场时，那位杨大王把这位杨大王一把拖定，说是要到一个高丽妓女处看病，就把我开释下了。

我悔我终于把我的事给这样人知道，仍然在忍耐中失败。

回来后，还是悔。

大哥是当真找过我了，桌上留下了字条，说是一回便到周家去。我不去周家。心中无所谓，只是总以为不去是好。

让我来想我自己的事吧。我相信任何人不会像我这样。然而我不能学任何人。我胡涂处有时也似乎是我自己所爱。比六月时江云还容易变化的我的心情，在自己也摸捉不定的中间，也就算是生活的中心吧。

一百个“假若”不能推我向前，一百个“假若”也不能使我向后，然而我始终是在假若中过活的。我的生活重点便是在我无时无刻不摇动的情绪上，追悔反复似乎成了我生活的必要成分；

我不能将我自己解释的明白点，便是这摇动。在这时想这样固然像全然合式，到另一时想到那样又觉得不错。其实我不能在一件追悔事上固定了将来的方向，又不能将这追悔心情保留到三天。若说是上三天是想到可怕的，在此时也还仍然害怕，但在这三天中我便已在怕与不怕上反复一百次了。

所谓不去窦尔墩家中，我终像是找不出下决心的理由的。想一点钟过后，我赌咒说这不是假话，我倒已经在应去一事上找出一百种理由来了。最大理由自然是为半无赖的“且去看看”的听天安命生活观所支配。

怀了读新书相仿佛的欲望，去看看今日的尔墩夫人，这欲望渐渐将范围扩大，是这样，自然而然就忘了见及尔墩难乎为情的地方了。

这时又觉得早上的徒然悲观为无意思了。想到别个男子不把这恋爱当成一件危险事来看，那自己的心情也无理由为

这个不吃醋的事实变成淡漠消极。我所要的是一个女人，在奇巧的因缘中，作丈夫的既然正用着“奉送”的诚意，作妻的又是那么“请便”的倾心，为我作极远与极近打量，也还是到那家中去蒙恩受福好。

到了窦尔墩家中，一切全出我意外的平静。仍然是尔墩夫人的笑语，仍然是杰克的打诨，仍然是吃，喝，以及得便的放肆；想象去事实距离是那么远，我只有痛痛快快来在心上嘲弄我自己的一个办法了。我所有的恐惧全是虚惊。一个人在房中想房外的生活，真是一件大危险事，这误会决不是可以用尺去度量的。我到此且重复大悔不该在今早同杰克说要走的话了。

说要走，这真是更无理由的胡闹啊，我自己不让我离开她，我以为，至少这半年，是可以在幸福中把日子缩短得像一分钟那么容易的混过了。我敢担保我决不至于在明天又说要走的话，为了这个事，我极力的来在尔墩面前大胆同尔墩夫人讲那所不应讲的许多话，好从尔墩方面再重新找出那“奉送”的凭据。凭据是得了，杰克似乎也明白我的用意，我从不见他有今天的欢喜。

尔墩夫人是爱我，是的，这还是得了丈夫的许可的一件正经事：人是那么年青，艳艳，坦白，热情，来到我跟前，在我真是一个春天的开始，合当微笑轻歌欢迎这爱情的沾润！

这一夜，世界上发生了若干事情？我们全不曾知道。回到旅馆的我同到大哥，但觉相对怡然，如新病初愈。

杰克说：“再不必说回北京了！”

“或者仍然照我定的日子动身吧。”

“不要这样说了，今天不是把回北京的理由全失了么？”

“也许有新的理由要我返京。”

“别这样又来一个人呆想，……”

他当真恐怕我从呆想中又忧愁苦恼起来，就说打牌。说这话时三尺短命丁同马玉龙等全来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居然答应作一个角色，端然坐在方桌的一面，同到一个不相识的秃头作对，上手是马玉龙。下手是三尺短命丁，用一个小喽啰作军师站在身后，便中呀发呀的胡胡涂涂打起麻雀牌来，一连就是八圈！

梦到把尔墩夫人，介绍给妈，说这便是朋友的妻，也是自己的妻。妈就笑，同尔墩夫人点头，且让尔墩夫人坐到那木火箱上去——这木火箱仿佛是从湖南沅州府抬到家乡的。所在地方又依稀是关外，因为妈又随即为尔墩夫人引去院子中看金鱼；看金鱼，一个大青缸，浑浑的水中游泳着五尾六尾种类平凡不过的鱼，还得尔墩夫人来在旁边解释这鱼的来源，这是我曾这样欣赏过一次了。

妈似乎是在讲应酬话，说：“妙极了，从不曾见过这样好东西。”

妈这样爱鱼是我所料不到的。

这时她们又像是全在客礼相待，两人把我介绍话已忘了，因为妈的处处称赞尔墩夫人布置得法，简直不是对儿媳说的。

我说：“妈，到房中去看，真好！”

我们三人就到了房中。这大小陈列有二十面以上镜子的精致绣房，我已俨然是半主了，因此我在妈称赞这房中陈设时就帮助同尔墩夫人谦虚，说是丑陋之至。

“我要走了，”妈说，就当真起身。“我回去，好让你们休息。天太晚，不是要走好几千里路么？”

“……”尔墩夫人望我不语，意思是留不留妈住此。

“……”我意思是说送妈走了吧。

我们送妈出门，倒又像是自己家乡老屋的大门，送妈去的地方只是文庙大舅家了。

重复来到房中的我们，是把妈送走以后似乎是大可以肆无忌惮的来脱衣。

…………

为窗下有人喊杰克而醒了。我醒来，大哥还不曾清白，正也在一种梦中纠缠着，说慢点慢点那样无章无理的呓语的。

我摇他。

“干什么？”

外面蒋平听到杰克说话了，就接声：“大先生，大先生，有人找。”

“有人找，这是什么时候！我要睡。明天来吧。”

外面蒋平踌躕了。随即又同另外一个什么人细声商量了两句话。那人的声音轻，使我分不出是谁。但事情像是要紧得很，因为蒋平知道大哥脾气，大哥说的话，要来人明天来，在平时便不敢触恼大哥，如今却不依大哥说法了。

“二先生，你告你哥，是周家来人，有紧急事。”

“呀！”杰克一翻身就坐起了。问，“怎么啦？你是阿齐吗？”

外面答应“是。”

门是由我开，未开门，听到说是周家来有紧急事，我的心别别的跳起来了。我第一次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这必是尔墩夫人因同尔墩决裂，自杀或者被杀了。我断定杰克这时当亦不出这样想念。看他那一翻而起的情形，他的心，为一

句话也绷紧，以为这事无论如何与我们弟兄俩是关系极深了。

门开了，所谓阿齐者，手执一灯笼，气喘眼直，见了杰克就冲拢来。样子凶，可是从这样子上看来，这人不是来捉我，也就显然了。

“怎么样，失火了吗?”

“不。……不失火，……来，我告你。”他把大哥拖起就走，原来要到空地方去说。

知道是只要杰克到一个幽僻地方说，不是要捉杰克过周家，是因为杰克想穿袜子，他不让。

“你说吧，公馆有什么事了?”

阿齐望蒋平，这一望，站在门口本来欲探听一点消息的他，很懂事的退出，且表明是不敢躲在窗外听，滴塔滴塔两片鞋子拖到他的自己柜房去了。

阿齐又不能即说，似乎在他那茫无头绪的心中找出话端。

“人病了么?”杰克这样问。

阿齐便是是非非的答道：“事情坏极了。”

答语的含混，使善于胡猜的我又回到尔墩夫妇之间决裂的事上去。我愿意阿齐在一秒钟内便把所有事实说清，杰克也像如此，阿齐自己也像想如此。一下便给了我们一切了然，我们当然就可以筹备对付方法了。

“事情坏极了。”

这临时傻子，平时并不傻，如今的结结巴巴只是证明这事的糟糕。

杰克学得旧小说上压惊的办法，于是为他倒一杯茶喝。茶是冷茶，一倒下肚中，当然起了变化。

“是这样，——天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一着！——忽然来了一个消息，从赤峰来，宋旅长变了。一旅人全变，……”

“宋旅长被杀了吧。”

“大概是快了。……他被杀么？是他也变！他带了这一旅人预备攻热河，据说是同冯玉祥商量已好。”

话只说这样几句，我还想不出杰克失色的理由。可是杰克颜色全变了，他问阿齐，“老爷是不是要走。”

“眼前还不让其他人知道。或者再迟不走就吃亏。老爷又说不走总也不甚要紧。”

“不要紧？那不成，我去，我去。”杰克袜子也不穿，只把鞋扯上，就同阿齐走。

我跟到去。

一切无头绪，一切恍惚不清，还比适间的梦时情形为更甚。当我跟到杰克，由阿齐掌灯引路，从城根走到窦尔墩家门前打门时，我还不能估定这究竟是作梦还是当真。

进门了，从院子中上东厅，就打那一小时前梦中同妈同尔墩夫人欣赏金鱼的缸子边过身。缸子边返照着厅中灯光，呈暗红影子。我不能不疑心这还仍然是前一个梦的继续！

厅子中不见一个人，杰克同我又从厅后转入左院到那寝室。

杰克在外面喊，“大哥，大哥，”里面尔墩夫人便接声，“嗳，雪六来了，好极了。”一面说一面就已走到了门口。神气是欢喜极了。

她料不到我也会跟到来的。

从她那床头上情形看来，显出是事情来得太猛，而且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了。这时的尔墩夫人，是同我同杰克一样

的赤脚不袜，衣也只是一件浅红的短袖汗衫，头发蓬松不理使人想到两点钟以前在床上的大概。

房中只她一个人，不见窦尔墩。看样子，我们未来以前，她是正在清理箱中首饰的，所以桌上一个小小保险箱，正开着，内中全是票据样小册，以及金链钏镯宝石戒指种种东西。

“他上什么地方去了呢？”杰克找窦尔墩不到手，才问尔墩夫人。

“到刘团长家去告信，看他们家也知道了不？”

“那是一定就得走了。”

“信息是的确的，再不走，恐怕一到明早就有电来了。大哥说，怕也不必太害怕，总不连累到我们两夫妇头上枪毙，这里全是熟人。不过我看这事不好得很。”

“这时上车也无车可上，走大连还是走天津？”

“我想到关内去，他又说索性赶上省城好，那里熟人多，说明白这不是自己有计划在内，总好办。”

杰克这时已不是演小丑的角色了。坐在那床边，看到尔墩夫人检点一切，眉毛皱聚在一块，在想处置这事情。

事情是极其紧张，我这时所见到的倒是在平时所无从发现的尔墩夫人的美丽。除了为这异样壮观的美给很大惊讶外，我觉不到应帮同她着急的理由。这时没有粉，没有香，没有衣裳与饰物的衬配，丰富的身体在短衣短裤下呈露出特有腴润。上是一个不曾为衣领遮掩的颈脖，与两条素臂，下是一对白足，从膝到趾全然无遮无碍。还有那胸脯左右，那曾经在我手下极其驯伏的一对圆锥形的突起，也比起往日来为出众。还有那在我永远是陌生，是能引出好奇与放荡的所在，我一双眼是在这她只不过一件短裤机会内时不能轻轻放过

的。

因此联想到两点钟以前在这床上的世界，不无生出小小妒嫉。人类的卑劣的向下性若尽其在我心上滋长，则免不了会从目下事上说一句“这是报应”的类乎复仇的话了。

尔墩夫人在这样匆忙措手不及情形中，是不是还顾念到同杰克来的进房还不知道坐的我不？来此已像很有了好久，她自始至终初初不曾同我说过一句话。她的心，也像只知道在捡拾财宝一事上注意，全不思量在这爱情的财宝上加以处置办法了。可是我能明白我们关系还不到她是她我是我的时候。她的心（也许人是只有一颗心吧），很分明的是在保险箱的一面了，但那眼睛各处瞟，就有得是机会从一瞥中告我一切她想说的话。

她对我很匆促的一笑，意思是“这噩运无端的来临，也就如幸运来得无端一样，既不能哭就只有一笑处之。”她眼中又露出怜悯我此后无可免除的心痛，且若告我说，“悲痛是谁也有的，无办法！”她在她那稳定模样下，又像告我说，“事情是能帮助我们，也就能阻拦我们，但只要心是热的，虽分开也不必担心这爱情的冷淡。”

至于我呢，总之不大相信目下的忙乱这是实在情形。我预备扮演的角色，纵不是英雄，也就应当是一个极无能耐的懦夫。既然有了爱，不是我把她的他——至少从心上赶走，就是我被人赶走，因此产生一个小小惨局。我应当在此惨局上经历一种失恋的境界，澈悟像此时所不能澈悟的一点人生意味，才是这合理的结局。如今的我所得到的似乎太平常了。意外的平常，便使我无从深信这是结局的一幕。

这事怪，我说得是卸台的匆促，而且出我同她两人的意

料以外。她样子似乎就也不大相信。至于我，则只要多想想又变更我的思想了，因为想起事情的局面开展来得也怪，所以倒承认非这样匆促变化不成其为浪漫的命运了。

这时的问题，是：我将怎样来安排自己对付这浪漫的命运，横顺撒野的心全然不为窦尔墩留地步过了，再来一次不算是增加我心上罪孽，于是我就想，我同尔墩夫人说了“你跟我走吧的话。”（当真若我能这样说，还不知这女人是否预备得有话答我不?）我又想，若我这时自己死到这女人面前，也许女人就再不离开此地了，我若向尔墩说“把嫂子索性给我吧，”天知道，他不会答应“好好”么?（只要答应我就不推辞，我赌咒，决不说“负责不下”而谦让!）我想我当作牛作马来养活这女人，使她生活舒服如跟窦尔墩一样。我又打算她以后性格变到了怎样，能原谅我穷的理由，且如何努力同我分担这生活费用的找取。……我一直想到她朴素得像寡妇，随了我进关，为一些亲戚朋友所敬爱，她却说话了。

“二弟，来。”

我就毫不迟延走到她身边去。她见我不违命令，且无一句话可说的情形，不禁从迫切中弛出一笑。

“你干么这样?”她以为我心是为这得来突然的击受伤了。

“我才不知我为什么这样痴头呆脑!”

“不要太过分，这很傻，……来，帮我点这个数（她交我的是一束股票样字据），看看是不是十七张，我人是昏了。”

我就如所吩咐的点数，站在她身边。我才真是昏了！还不数清就又为她抢过去，一起关到那小铁箱中，我也不说话。这个人，在事情紧张万分中，还是很矜持的保留着脸上的媚态，且处处总像不忘记是站在情人面前的情景，才真令人佩

服！要她放弃了窦尔墩，放弃了财物，我明白是作不到的事了。但是这个人她并不是为人大方，容易把这无用男子的柔情丢下的。处处见到她的贪心，处处还见到她的小气，证据是我见到无事可作想要走远她身边一点，就被她说“干么这样怕我。”

我心中说“你才真可怕！”但是口角上我只多一种笑容，解释我怕她不从心上开释我的愉快。

四处忙乱的她，忽然站在房正中不动了，吁了一口气，像忖度了一番，到后才决然说道：

“哥，你出去，让我同二弟说一两句话吧。”

“我就去，就便看大哥来了没有，——可是（他转向我说时声音很惨），二弟，你作你自己的事，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杰克正是也应该归入发昏一流人中了，因为这样话也不想想是不是适于在尔墩夫人跟前说的话。

听到这话的尔墩夫人，却心上如中了一刀，杰克脚刚一出房门，就把我抱着了。

我已为杰克一句话眼睛弄湿，再经两条柔软臂膊一缠。俨然看到这是最后的一次，人是几几乎不能再忍要哭出声了。

是的，这是最后一个机会，给我找寻这出奇的事情，耗费过无量懊恼过了。我在这机会下应怎样作，怎样在别人同自己心上各留下些什么痕迹，我是知道方法的。给我作这事的时间至多是二十分钟，决不会再多。再一迟，再一胆怯或退步，机会一去是从此不再来了。我明白时间的意义，她也明白。我一定要这样作一次蠢事，她是不会有理由拒绝的。我若是认定以为非此不行，她决不因为恐惧尔墩归来扫我的兴。可是我是人：说是人，则在此时无作蠢事的从容，也很

明白了。

这时的我们，只如想我那心上想说的话，却不能说出。她倒是似乎本来已预备得很好，经杰克一说，人也糊涂了。

我想，这只是梦吧。就不是梦也去梦不会很远了。在这样情形中人不能撒野则永无撒野时间，所以我说要她陪我睡。她苦笑，当成哄小孩子一般把我抱上床，我闭了眼睛让人布置我作丈夫，可是杰克气急败坏的声音从外面喊了进来，说，事情全坏了，快要走。

一切更像梦。听杰克申述窦尔墩到刘家情形，说是如何已有人注了意……杰克说到结果，茫然站在房中的尔墩夫人哭了。尔墩原来已就不敢再转家了，如今所藏地方连杰克与尔墩夫人也不分明，来的人只说要太太即过宋家去，除了要紧银钱票据以外一样东西不必拿。尔墩夫人第一次措手不及的迫切模样，便是我最后一次所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还倒在床上不起身，好像我还有嗾使杰克出去，要尔墩夫人与我睡一次的权利。

“快要走，似乎再慢有人就要来了。”杰克的话却对我说。

“这是滑稽事情，”我索性当成梦看待。“大哥，我要她跟我到旅馆去，一会儿。”

“这不是做梦，说不得梦话了。”

“这不是做梦是干吗？我爱她，要她作我的妻，乘此同我过北京。”

尔墩夫人先是不注意我说的话，到后却听到我说要她作妻，显然心中也有着冲突了。

她望那还是稀糟杂乱的小箱子，又望我，眉蹙紧，眼中

却是使人难于摸捉的表情。

杰克为对付我所说的蠢话，说：“二弟你赶快回旅馆去吧，我们恐怕也要到青年会去。”

尔墩夫人说：“我同你们一起去青年会。”

杰克听这话，为之吓然一惊。自然是因此想到说这样话的尔墩夫人，以为若果这话成为事实，如此便离开尔墩了。

我说：“一块儿到青年会是很好的理由。”

“可是，二弟，你放明白点！”杰克的话是简直在骂我了。这是杰克在最近十年来我所见到顶生气的一次。

杰克重复说：“岂有此理！”

尔墩夫人不作声，意思还是住在一起好。

“我们要走就走，免得麻烦。”

我说这话催促尔墩夫人，尔墩夫人且不即收拾箱子，倒全无拘束的当到杰克抱了我的腰，很粗糙的吻我的脸同嘴。她不作一声。我知道她心中难受之至。又因为欢喜到我们居然可以把事情弄成“塞翁失马，”所以感动得很。

“唉，唉，算了吧，算了吧，这痴事，作这一次以后是完了。”杰克摇头叹气，因为我在杰克面前，也放肆的作说部上的骑士与他爱人分别的行为，吻到尔墩夫人的全身，且随即坐到地下了。

“我哭一次吧，”想到就肆无所忌的哭了。

因了我的哭，致令正在急急忙忙坐在那床边穿袜子的她又走到我身边来蹲下。我得了抱到她那只脚来流泪的机会，我吻她的脚，她的嘴便贴在我头发上。

一切是作戏一样，我似胡涂又似清白故意的不放她站起，

使作好人的杰克只生气顿脚，他是以为纵是傻话与傻行为，也应当不随便作的。但是我更说出无赖话来了，我竟嘱杰克把我杀死到这房中，且以为杰克最好是代了窦尔墩生着这世界上傻男子的气，把我同尔墩夫人一同杀死。

凡是我在平时引为悲愤的话我全说了（我相信，若是这时真要我同尔墩夫人死，也是可以把它当成做梦原无大害的作去。）我的冤屈，我的痛苦，我不择方向的一一说与尔墩夫人听，我自己看我简直成了泼妇。我好久不放她起身，她也不忍让我坐在地下一人哭。杰克生气虽然在我心中也觉得这人此时很可怜悯，但我了不体谅这好人，遂我自己的这一次私心。

杰克见自己生气无用，又软软的劝我，我不信。到后，只得说："大嫂我们实在去得了，尽这孩子在此放赖吧。"

我撒手了，任性的嚷："好，你去吧，你去吧，我自己死到这里也不要人理我，你们去……去你们的！"

尔墩夫人站起以后默默不语，像考虑一件事。虽经杰克用手来拖也如不见。

我不作声了，因为我明白她有话要说。

我再放横一点，至少我们一同去青年会的计划，便这样一来决定了。

我明白因为我的行为已使尔墩夫人的心转了方向，若我不顾一切的下去，我终于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妻，已经是不难的事了。但因此一来，杰克将急坏，也分明在我眼中。我眼望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命运便只决定到我此时一种态度上。我若负责说，这样办顶好，那杰克所能作的，也只是准备这难于处置的处置，尔墩夫人则不消说决心牺牲窦尔墩从

我。我若仍然哭哭啼啼，则这表示终归也将勉强要杰克作主，送我同她到青年会去住。不过我若是想到杰克，想到我自己，想到窦尔墩夫妻关系，我将怎么决定我此时态度呢？

要女人，那是的，不必隐晦也不能隐晦了。要她爱我，又为我所有。在我看来也不会与别人看法不同。要她舍别人，跟到我，这所谓别人者，便正是那自己哥哥的好友，且别人正因为同情我才把自己的太太奉送，我便不客气的乘人之危来作这使人丧气的事，且把这责任转到杰克头上去，我能办到么？

看朋友中把别一朋友太太弄来，作为自己的妻，居然生活下来，事情也很多。然而我的心，对这些虽是胜利者的批评怎么样？而且这所谓生活，是我当得下的一种事么？虽然一时决定，贫也罢，无用也罢，下了颇大的决心，愿跟到我一世，这样在类乎冲动的决定下，不会有反悔的某一天，两方来痛苦的么？

还有，为杰克想想吧。这一面弟弟得了爱人，心是有了着落，不至于再像以前一时处处使作阿哥的担心了，可是这弟妇是从何而来？先是为爱弟在朋友面前激扬，因此得了友人的慷慨，回头在友人的急难中，却将友人拜托的妻转为自己的弟妇，这是良心所许可的一件事么？

永远是中庸所支配的我，所走的路是怎样一条路，纵不说也很可以了然这结局了。

当时见到杰克同尔墩夫人全是类乎茫无所主的迫切的希望我一个表示，我摇头，意思是再想。再想也如此，无决然心思。

“二弟，你明白我的，我也明白你，你说一句话就够数

了。”

杰克促我发言了，我在杰克的神态上决定了我的方向。

“我说话么?”我的惨处比我嚎啕大哭时节还更甚。“我将一人先走。”我站起身了。“我醒了,我明白这不是作梦,但是这好歹只能当一个噩梦了。”我走近尔墩夫人。“大嫂,再来一次吧,算最后。……”我固执的抱了她亲嘴。她一声不作,不拒绝,也不对我这行为加以反应的激动,只像痴人。

她望到我作完我所作的事，望到我勉强的笑，且望到我跑出她的房门，一声不作，大的泪沿了脸边流。

到后我才知道当我离开她家以后，她还是一句话不说的同杰克上车，到宋家，直到同杰克分手时，才哽咽的说，“要二弟莫念到我。”杰克告我的话其实在她的默然无语容色中已告我了。我遵守这嘱咐，当真是不念到这个人。我那里敢认真来想念这个人?

“我不念到你，我的乖！……我不敢在你温柔，慷爽，以及性情可爱的成分上加以回想，我的心，太脆薄，受不下这个回想的压力！……你是好人，天地间的好人很多，你是我所发见的其中一个，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我这样在我离锦州的前一日（五月初九）写下了一段日记，请你们相信我的诚实，我到如今还是不敢十分认真来想念这个人！

生命不过是一粒微尘，比微尘还容易被风吹落到一个生地方的是命运。我的遭遇不感谢天也不怨天，悲剧的扮演直到死为止。我分内应得到的灾难，虽不能毅然的承当，也总在逃遁退避中仍然得到了。一卷不精彩的凡庸的生活史，在此时计算来已到了第一卷读完的二十六岁，二十六岁中的一

小章生活成了如所重述的此记，其余则因因果果造成了在所记中所说及的忧郁无用徘徊柔弱的我的性格，以及此时依然不适于应付女人，金钱名誉的掠取的潦倒生活。呵，我对我自己，只有永远奇怪下去了。

十七年七月

沈从文子集

《沈从文子集》1931年5月由新月书店初版。

原目：《龙朱》、《丈夫》、《灯》、《建设》、《春天》、《绅士的太太》。

《龙朱》见第5卷《龙朱》；

《丈夫》见第9卷《从文小说习作选》；

《灯》见第9卷《从文小说习作选》。

其余诸篇据新月书店初版编入。

# 建　　设

## 一

市的小河，是因为××山旁的大房子的建筑，运石子，运水泥，运铁运木，平空加了许多从××来的船只，因此今年来更显得兴旺了许多。

那小河中有许多住家的小船。小河旁边，有一排湫陋逼窄的小平屋。这地方因为方便，名字就是河街。河街有烟馆同面馆。有卖绳缆的铺子。有杂货字号。有屠户。有铸铁锚与琢硬木活车，以及卖船上应有器具的铺子。有一家新开的理发馆，走路的人们，从玻璃窗上望过去，总常常见到一些大而圆的脑袋，在一种极呆气的情形下，被剃头师傅用刀刮头。有几家供船上人开心的妓院，三五个大脚女人，穿蓝花洋布衣服，红花洋布裤子，粉脸油头，鼻梁根扯得通红，坐在门前长凳上，见有人过路就眯眯笑，且轻轻的唱歌。一条肮脏的长街上，一年四季总是湿漉漉的不好走路，一些从这些小屋子里或河船上长大的孩子，大白天，捧了小小公鸡，

身后跟前一只肥狗，街头街尾找鸡公打架。或者无聊了，为一句话两个孩子就互相抓着揪打起来，揉到烟馆门前的烂泥里去，使那成天站在烟馆门外招呼主顾的帮伙，常常为了这事更大声的吆喝。街上卖糕的皆敲竹梆，卖糖的皆打小铜锣，这些人，并且皆各知道由口中唱出一种鄙俚的调子，同女人身体某种地方相似的比拟，逗引旁人注意。

这街上，还有一家下等茶馆，一面临河起了一个吊脚楼，一面临街，对到一家卖买旧货的小店。这茶馆一切的布置与情调，皆与到此地来的人物极其相称，肮脏油腻的桌面，细腿的板凳，以及大青花盖碗中泡上粗叶子绿茶，别一种上等人茶馆所缺少的这里都有了。来此喝茶的全是一些下层社会的男子，一些船上的水手，一些拖半日车的包车夫，一些专在码头上放债的大爷，一些住到东市在买菜一类事上赚了点钱找不出用处的厨子，还有的就是一些谈肉价米价的小生意人。各人来到了这里，选上一个位置，泡一壶热茶，咕嘟咕嘟喝一阵，又把所有心里想到的事，或听到的新闻，同旁人谈着，算是享受了一点生活，等到记起了另外的事，或觉得已经坐够了，就把四个铜元塞到那专司加水的伙计手心里，走去了。来来往往的人一天是数不清的。因为生意不冷落，到今年七月，茶馆主人把电灯也装上了。花了很大的价钱，从城中接线，租了火表，七个工人敲敲打打了一天，有了电灯每天到了晚上，管事的把临河装置的一排红绿灯机关一扭，从河下远处皆可望见这茶馆所在，泊在远处的船只，想要上茶馆来皆不至于迷失方向了。

到了晚上，这茶馆里屋梁上的电灯，把黯淡的黄颜色的光明散满了一个屋子，肮脏的方桌旁边坐满了喝茶谈天的人，

两把长嘴大肚的开水铜壶，在灯光下炫耀着金色，在两个与铜壶样子作一对称小瘦而有烟容的孪生兄弟手里，各处的来去添水。门外常常停的是卖炒豆花生一类东西的担子。一个卖油煎臭豆腐的生意人，同一个做芝麻饼生意的人，一到了晚上，也总是把担子放在这茶馆门前，尽顺风把那臭味薰进一切有臭豆腐嗜好的人鼻子里去。因为一些香味的诱惑。于是就有人从腰兜里掏钱，叫伙计买东西的事发生了。那加水的孪生兄弟，既有了同一的样子，也不缺少同一的聪明，这聪明就是在任何忙乱的情形下，一面自己口中哼着，一面把大铜壶的嘴，远远的向一个桌上的碗中洒出一线热水，一面还听得分明身背后客人差派的言语。

只要一听到有人在某一处喊叫要买东西，照料添水的这两兄弟，是不到一会儿就到了跟前听候使唤的。人既到了桌边，掏出钱来，告他要买什么，把钱接到手，看了一看，看清楚手上铜子不是沙板了，就从一些座位间，像一只逃走的瘦母狗，飞窜到门外去，站到门前，拖着大而哑的声音，像唱戏一样，在那臭豆腐摊边一唱，说明白了是第几座某大爷的生意，把钱掷到一个空碗里，又即刻窜回到放茶壶处，把壶攫到手，走到另外一个座旁去了。油豆腐已在茶客口里咀嚼后，为这伙计见到了，虽极其忙碌，总做出一个笑样子，找出一句话来，对于这食物加以一种奖誉，好像使吃这东西的客人，感到一点快乐。他的话照例必定是一个内行的话，虽然明白是袒护到卖东西的一方面，不过总仍然像是完全为主顾设想有利益的话，那理由，一面自然是做这一种职业的人一件必须的义务，一面还是卖油煎豆腐方面有一种好处。本地方的规矩是不因为到河街来破例的。他们将在十个铜元

内抽出两个，这是做生意人承认了的酬劳。这茶馆生意日益兴旺，在这孪生兄弟管理下的两把铜壶日益发亮，这两兄弟烟瘾也一天比一天大了。茶馆的生意每夜总做到十点钟左右，到喝茶客人散尽，上了门，熄了灯，管事的一个人在柜上数钱，这两个孪生兄弟，清理了一下桌椅板凳后，就把被卷摊开到两张拼起来的大方桌上，中间摆一盏灯，对卧过瘾，一直到三更才睡觉。

这时这茶馆是正热闹时候。只见两把壶被高高举起，从壶嘴里喷出滚热的水来。两个茶馆伙计嘶声的唱着一切惟有自己分明的曲子，提了壶各处走动。各个桌子旁皆有人剥葵花。一个屋子里充满了下等烟卷气味。地板上全是白色灰色细碎的葵花壳同黄痰。

这时候，从门外进来了两个人，前面一个是在这茶馆对面开旧货铺子的主人，一个酱色脸的二等胖子。后面跟的是一个衣裤敝旧无赖汉样子年青人。这汉子随了那旧货店老板进了茶馆，找到了一个角落空座，两人坐下了。茶伙计拿了两套碗盏走了过来。认出了那二等胖子是住在对门的熟人了。

“哦，是张老板，我拿小碗来。”因为喝小盖碗是有身分的人才能办到的，所以伙计这样说。

“随便点，大喜。”那胖子说，“我们谈两句话就要走。”

这伙计听到那老板说的话，就不动了，一面加水到碗里去一面望那同来坐在横头的年青人。这是一个仿佛从军营里退伍出来的人物。上身穿得是肮脏的军衣，面目瘦削，头发极长，一个高耸的鼻梁同一个大口，使这茶馆伙计想起另一时所看到的一个被枪毙的逃兵样子。把两碗茶加了开水，推到两个人面前以后，伙计向那胖子生意人开了口：

“老板，来一碟瓜子?”

“不要。——随便吧。你去招呼他们，我要什么再叫你。”

伙计打了一个哈欠，像发了瘾，提了壶走去了，这老板望了一会到附近的喝茶人，才轻轻的说，“喝茶”，自己也把那盖碗甩开，刮了一下水沫，呷了一口茶。

那年青退伍军人模样的人，仿佛心情另外为一些事所萦绕，看了这情形，也照样的非常粗糙的把茶呷了一口。

“你一定在什么时候拿来?”那老板轻轻的同那年青人说话。“他们都是要看了才定下价钱。你我虽是第一次，你总听到说过我的脾气。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多少利益。我愿意帮一个尽忙。你放心，我不是那些坏东西。”

年青人，把两个肘弯屈在肮脏的桌子上，很不耐烦的点点头：“我信你，才来找你。我听到吴大爷说你仗义慷慨，我一点不疑心你对我说谎。不过你说先拿出来怎么行?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若答应了我有五十的数目，同时交货拿钱，我才能够做到。我不是骗你，你可以看了货再交钱。我们……”说到这里，这汉子，像是又忽然想起了心事，轻轻的在桌子上捶了一拳。“你看，行就是这样办；不行拉倒!”

“有什么不行?我说的还是要看看。我纵答应了你，五十也好，六十也好，到那时，你那个不值一块钱，怎么办?你无论如何会信我，若果一切照你说的，无一点毛病，我决定五十。不过，若果……”

年青人听了稍稍生了点气的样子。“什么毛病不毛病?若不是急等钱用，我拿到××去找油客，话也不必说就可以得一百二。我不是完全外行。我知道行市。五十块，谁也会明白这是一个最小的价目!”

“我知道！就正是因为即刻要钱用！上月为连玉卖那个‘小鸡’，因为也是急于要钱，三百一个数目就卖了，还加上那小东西五百颗。那个到××我也听说是值一千出头的。这样月份，什么事都是这样子，不容易！你说五十，我依你，我包了，使你可以放心。你明天晚上拿来，我们谈，当面办妥，好不好？”

“这地方不大方便。”

“那你看什么地方方便？尽你的意思。我们一定是两个人，你看什么还比这地方合式。你可不可以到船上去？”

“我邀你们到对河去。”

“对河吗？”这老板想了一下，就笑了。“不行，你太方便了，我们可不方便！我们主顾恐怕做不惯。”

话是像说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去，恐怕引起年青人的误会才止着了的。但这年青人，似乎仍然是明白什么是不惯的下文了，就说：“他们怕我脱虚吗？我可以先拿机柄给他们。”

“不是那样。什么我们都不怕。我们怕得是同旁人打麻烦。你是我相信的。纵是生人我也相信，何况提起吴大哥的朋友。你可不可随便一点，就把东西拿到我们这里来？茶馆人多是更方便一点，不会为人注意的。他们完全都是到这地方谈话，你若实在不愿意，我们还不妨到这里约齐，再到一家烟馆里去商量。”

年青人想了一会，很勉强的模样答应了，站起身来就想走。

“什么时候？”主人同时也站起了。“把时间弄妥当好一点，请你约下来。”

“你说八点就八点。”青年说时仍然是有不高兴神气。“我

是但愿今夜间就办好的。我既然不能把它即刻拿来，就说准了明天八点吧。"

这时茶馆伙计走拢来了。

"老板，要走！怎不坐坐？"

老板就从身上掏钱，年青人不让那胖子占先，忙从衣口袋里抓出了一把铜元，约有三十枚左右的数目，其中还有两个双角银洋，一把掷到桌上，先走出了这茶馆。

本来的茶钱，是只须三十文一个座位的，这时，茶馆伙计看到银角子在桌上滚，忙用手去捕捉，把角子抓到手心了，一面同那收旧货的胖老板说谢谢，一面就想追赶出去，做一点刚才对于客人轻视与忽视的赎罪事情，行一个礼，说几声谢谢，但等到追出去时，那军人样子的青年已走出茶馆不见了。

那胖子刚要出去，从一张茶桌前面经过，就为一个船上梢公模样的中年人，用大而粗糙的手，一把抓住了。

"哥，你忙什么？"

"黑大，是你！你又转来了？"

那胖子即刻就又坐到那梢公桌旁了。他们谈着话。

他们谈得仍然是只有他们这一类人才能明白的行话。这梢公，是一个专用打鱼船来去×埠与××市各处偷运大土同其他一类物件的人。一个水码头上知名的人物。他的船就泊在茶馆吊脚楼下面。喝了一会茶，谈了一会天，梢公邀胖子到船上去，试试从××新得的老土煎成的烟膏。

这两人，不久就从那茶馆隔壁一个又湿又臭的小弄子内走下河去了。

## 二

在××山旁作工的一千余工人，两个月来的忙碌，值三毛钱一天廉价的精力的耗费，按照工程的步骤，工程师聪明的计划，三百七十亩的面积，已渐渐平成一片广场，缺处填补，凸处炸去，凡是应行建筑房屋的铁柱，也已经为人的气力与机械的气力，处置得很妥贴了。

天气渐渐冷下来，建筑工程处周围各地，小水沟早上已在水面结了薄冰。

有些工程因为天气关系停顿了。工程处工人也从一千的数字上减到三百了，留到这里的就只是搬运材料以及很平常工作的一些人，这些人就住在工程处附近用木板木柱临时砌成的小房子里。三百人一共分住在三个地方，大清早，东方的天还刚刚发白，山上驻军帐幕里走出了一个身上穿着臃肿不相称的棉军服的年青号兵，迎风呜呜吹完了起床号一通，在喇叭声音没有完毕以前，兵士们，习惯于早起，皆起了身，再稍后，约有五分钟，工程处一响了锣，一群一群下等人就从肮脏的木板屋中走出来了。他们各穿着肮脏不整齐的衣服，有些是从乡下来的农人，有些退伍的兵士，有些曾在县公安局服过务，又有些是与电灯电报一类生活发生过关系的人，所以破烂的青色制服，以及圆顶的呢帽，后跟已露出的皮靴，皆可以在这一群人中挺然发现。他们从住处走出，各人鼻孔皆在寒气中放出热气，各人皆用手喝着搓着，各人还很随便毫无拘束的扯脱了裤子的前裆，露出黑色的一条，哗哗的洒着热尿。他们皆仿佛没有什么话语必须与同伴说及，各人望

望天，不拘天气好坏，似乎从天上的云彩皆可望出日子的意义，皆明白今天一切与昨天一切完全一样，点名，发签子，按工头所分配的工作去做事，搬砖，扛铁条，用柏油敷到铁柱铁管上面，用铲子撬挖绕××小河沟中的污泥，……大坪中各处皆听到金铁声音，听到汽压槌蓬～～～的打在屋基上声音，和到小铁槌敲打钢管的声音。沉重的柏油桶各处滚着。大木料横斜成十字的垒上去到成小塔。人则各以其因缘爬到高空或沉入地下，在方便中也吆喝着歌呼着，且常常用着那最道地的话语辱骂着他的助手。一切的力皆卖给三毛钱一个小数目上了。一切力为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的计划活动着，一切物件，一切石头同木铁，皆遵照工程师的命令，立着，卧着，叠垒着，这些东西也就常常像叹息，发出宏大的，尖锐的，嘎长的，或沉闷的声音。……于是太阳慢慢的照样从天的低陷处出现了。随了太阳而来的是温暖与光明，于是地面有霜露的地方，木料上，或者成堆的铁条上，凡是经霜露的一处，在没有经过人手以前就经过太阳的温暖所抚，皆发出淡淡的白烟，沟中结在水面的薄冰，闪着哑的光辉，慢慢的在日光下融解。于是一切声音更大了。……工人中谁也缺少那种大胆，敢在生活上加以一种惑疑的符号，以为一切合理的都不很合理，一切世界一切规则皆应当重新来安排一次，他们纵不做工也有拿三毛钱的理由。他们都仿佛很明白气力的悭吝是一种罪过，所以到后各人就仍然把工头所颁发的竹签扎到裤头上，到工作地方去了。这些人，工作到了晚上，他们就又钻进到那肮脏小屋里去吃饭睡觉做梦，或说一点笑话，赌点钱，骂几句野话。

天气温度的下降；在建筑××大屋的工人中，是些什么

事？天气冷下来，用粗糙的手抓着冰冷的铁，直到出汗以后才明白这手是自己的手，这是冬天工人的一种严肃的意义。另外是一些生来一点也不聪明的汉子，天生就的顽强的身体同顽强的心，分配在掘泥工作上，毫不迟疑地跳进污水沟中去，捏紧了铁铲的把手，奋力的攞取有臭味的黑色的冰结了的沟泥，虽全身累到出了汗，两只脚还是冻结在水中。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前一日过分的疲倦，小小任了点性，贪恋到棉絮的温暖，在早上做着很放肆的好梦，上工的锣声只增加了梦中热闹的方便，忘了起身，到后是得小头目走来，臀部一脚，抓起放到烧柏油处去升火，扣薪一半，作为惩罚。但是这天气，在世界上另一种人，可只有天知道了！岁暮天寒，清露严霜，一些雅人饮酒赋诗的机会就来了。住在都市上一些有钱的人，天气只要稍稍一转变，就皆知道从箱柜中取出那体面值钱温暖柔软的皮衣加到身上了。富人贵人皆知道用暖汽炉或电炉，保护客厅卧房的空气；使之永远像二三月的春天。好女人陪了老爷出外来赏雪，皆用貂狐包裹一身。他们是占有了春天的人类，所以冬天也归这些体面人物享受了。

在××工程处小山上有兵驻营，山上的兵是在××大建筑动工以前就到了这里的。不过步兵一小队，人数约在四十，一个尉官统率了这些人。在同样的天气下，兵士们是与工人有同一命运，十月的早寒终是无法逃避的。虽然各人穿上了崭新的灰大布短棉军服，对于寒气的袭击，没有什么要紧，但也仍然是东方一发白就离开了棉被，很愚蠢的随了喇叭声音集合到广坪中；略近于呆子一样大声接应着点名时的“到”字，于是接连就又捏了冷的枪械跑步下山，到大坪里来操正

步与跑步的。空场中既是各处皆有建筑材料的堆积，又不缺少房屋的石基，这些年青兵士们，就依照年青精明的队官命令，绕着这些材料堆只是跑，或者又利用材料堆，作为敌人的堡垒与自己城墙，取攻守阵法演习作战。他们与工人正像在一个世界里用着同一无目的劳力浪费着，工人的力就留在一些培养教会势力的大建筑上，兵士呢，学得整齐与劳苦的忍耐，在另一时机会一来，凭了很正派的名义，就拿去在钢铁飞窜爆裂的战争上，为那些有身分有势力的人物意气兴味上打一个长久的仗，或者流血，或者死亡，腐烂发臭，也不必再需要人为他们照料。

因为军纪那一类原因，兵士们被处罚挨打的机会，似乎比工人还要多许多。当一个年青兵士，有时被罚在山下坪中，立正一点二点钟时，那严肃如木偶的姿态，在相近处掀滚一个铅桶或一段松木的工人，见到那情形时节，总以为很可发笑。在规矩上说，工人似乎幸福多了，因为一个工人不偷东西就不至于挨打，他只须在工作上不节制自己的气力，就很够了。至于兵士呢，气力倒似乎因为预备积蓄到将来，所以劳苦稍有限制，只是凡是军人应记清楚的规矩，却麻烦多了。一个兵士他先应当知道，无论如何上官是有理由可以随意执行一切处罚的特权，又同时应记清楚起居行动穿衣吃饭的规则。他又聪明不得，又蠢不得，他又不许有欲望；又应当想一切皆是为国家那种谎话。他应勇敢去杀别人，也应更勇敢的尽别人用枪刺拟在自己胸口上。不过在××处搬砖挖泥的工人，虽有少数时间对于军人的生活发笑，却有多数机会来羡慕那有希望的人物位置的。兵士不很懂工人为什么就能这样安分的活到世界上，工人却很懂兵士们生存的理由。只要

看到过身穿新棉军服，在空坪中作跑步的兵士，工人皆知道这些年青人，为革命，或者为什么更好的意义，操三年五年，懂了许多规矩，会在车站上欢迎伟人时举枪行礼，会像老战马一样在任何情形中皆能维持屹然不动的精神，并且很懂到打仗时死了可以成为烈士，在将来纪念碑上镌刻得有名字，若不打死则能得三十二十的赏号，堂堂的整队伍开进新克服的城市去，受商民的供养欢迎，气运一来就成为世界上有身分的人物了。成了有身分人物，则穿衣吃饭皆很方便，不会常常挨打，不会挨饿，不会被罚在污泥中挖土，大热天也不会在太阳下流汗心烧害痧症死去了。一个今天作工明天也仍然作工，今天凭了竹签领取竭一日气力换来的三毛钱工薪，到明年也仿佛还只是在这样一个小数目活到世界上的工人，他羡慕穿灰衣军服的人也是当然的事了。

仿佛是因为"革命成功"，虽羡慕兵士也仍然只能作工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些全是近于世界上无用处的人，除了天生的牛马的气力以外，什么事也不能作。这些人既不明白教育学与代数，也不知道怎么样穿体面的衣服，说精粹的言语，更愚蠢的就是穷到了这样子，还只要是有机会得到一个女人作为自己的妻，总还生产了五个六个的孩子。节制生育的方法一点不去研究，又缺少卫生知识，不常常洗澡，身上任何时候皆有一种使人作呕的气味。儿女则瘦到像小猴子，一身的恶疮，一头的癞疥。我们每天看朝报，第八版的社会新闻一栏，总告诉我们一些抢劫，饿死，自尽，煤矿爆炸，谋杀，以及一切吓人听闻的恶浊黑暗消息，差不多完全都是这些脚色的排演。我们不拘在何处中国地方，总听到有一些小孩子或大人，因为无法得到饭吃就饿死在大路上，到后就自然腐

烂或者为狗拖食。谁都愿意挥霍一整天气力来换取一点点米盐，但是工作全找不到；谁都不觉得死是必须的事，但结果总是很凄惨的死去。在目下的中国情形看来，所以××工程处的三百个工人，仍然算是在很幸福的情形中活下来了。

工程处常常有盗窃材料的事情发生。发现了，就把人捉来，吊在大水管旁，用鞭子抽打，使本人受苦，使其余人看见。虽然这样很残忍的处治到这些人，仍然还是不缺少新的事情发生，什么原因？因为“金钱”与他们离得很远，所以“道德”这东西，也同样与他们离得很远，就不得不做这些坏事。

在××工程处，如在别一个地方情形一样，机会若在工人中给了方便，说谎，盗窃，欺诈，那是常常会发生的。他们就是那样为上等人瞧不上眼，永远为一点小小数目，五个钱或十个钱，也有理由向天赌下分量沉重的咒。他们又常常在这一类价值的事情上，揪打到流血成仇。他们偷一百钱东西也愿意冒险，愿意得到那不相称的处罚。××方面虽常常有教会中人来说教，把这些人集合在一块，告他们天堂的门路如何敞开，毫无阻碍，只等候那心地洁白的人死后进去，也好像仍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得到这好机会。这些人，灵魂是不需要天堂的。他们都明白他们在生只合劳作同饥饿，无意中犯了法律，就被人牵去杀头，死后，就跌倒地狱里去让地狱的火焚烧自己。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都知道本身永远是渣滓与灰尘，在灰尘，铁锈，霉臭中生存，也仍然应当在这些情形中倒下死去。他们都不想天堂，因为天堂的路太远。他们只能常常想无意中多得一角钱，或吃一杯酒，所有的欲望，全是很平常很卑陋的欲望。这有什么办法？教会的慷慨，

拿出一百万或五百万，到中国来办教育，培养成就一些以教会为生活的混账东西就够了，为什么还一定要顾全到这些肮脏的下等人？正因为他们愚蠢，狡诈，贪小便宜，爱胡闹生事，活着住低小湫陋的房屋，做不道德的事情，死后一起皆应跌人地狱，也才见出天堂的光明与美丽，就专是为一些上等人所预备的灵魂的旅馆！

在那些简单的仅仅好像是人的一群东西头脑里，在工作上除了比较得出劳苦或轻松，感到爱憎以外，还会想到一些什么高尚作人的事情，是谁也不能够明白的。

尚有谁，需要明白这一群蠢头蠢脑的东西，心上所起的暗影没有？这些人，是连自己也没有需要明白他们生活到这世界上为了什么欲望，而又必需有一些所谓人类向上的欲望的。

在建筑处方面，兵士同工人缺少相熟的因缘。在生存意义上，兵士是较上一层的一种人，是虽为军阀所豢养兽畜的一类东西，而又不缺少因为方便也可以成为军阀的两栖分子，在这样情形下兵士是不会同一个工人做朋友的。但是，一个不意的机会，一件小小的事，终于把两个地狱里的年青人牵合在一处，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了。这事是发生到上一月的一个夜里的事情。那时那个工人，正在河街的一个人家门前，被两个码头上吃饱饭的小坏蛋，用一种赌博的骗术把所有的一点点工钱输光，想脱下那一条缠腰青布作为最后的孤注，但两个小坏蛋用不着这样一条腰带，所以不愿意再玩一次。但那工人可急了，无论如何得再赌一次。两方面自然而然发生小小冲突了。输家口中骂出了野话，两人就一同揪到了那年青工人，滚到泥里去。这年青工人是一个生长在乡下的人

物，对于两个骗子毫无惧怯，虽自己跌到泥水中，同时压了一个骗子在他的身下。从赌博到殴打，这种种情形，是站在旁边一个兵士皆一一见到的。这兵士在另外一个时节，曾看到这工人在建筑处的泥沟里挖泥，极其勤快，这时又见到一个人在此同两个骗子扭打，勇敢非常，先还是同许多旁边人一个样子，取旁观态度，看看到底是不是能够得到胜利。到后看到一个骗子从制绳索的铺子里，摸出了一段檀木，正想从背后向那工人头上敲去，这兵士忽然感到不平了，撺过去把那骗子的手扭住，对那骗子脸上就是一拳。二人的场上加上了一个兵士，不消说两个骗子不到一会儿就被擒到泥里去了，另外住河街的人，到这时，也就出来劝解了。结果是因为兵士的原故，两个骗子除把所骗的七角钱同一些铜子退还外，还为两人作揖陪礼，才算了事。这年青工人得到了兵士帮助，占了上风，到后就把兵士邀到茶馆去，把所有的一点钱完全花到吃喝上面。工人的慷爽行为，使兵士感到痛快，两人之间坚固的不可摇撼的友谊于是成立了。从此以后他们就认识了，在一种生活所许可的方便中，两个青年人常常一同到河街去玩，且取了一般习惯，成为兄弟了。

茶馆中张老板同那军人商量那件暧昧交易时，那两个年青人，恰恰在相去不远的一个茶座上喝茶。听到谈了一阵，望到这两人已走远后，那工人才问那个××等十七连的二等兵。

“大哥，我不明白他们是说的是什么。”

“是盒子。”

“‘盒子’？”

“匣子。”

“什么‘匣子’‘盒子’?”

“是我那个东西，明白了么?”

“噢，我清楚了。我正疑心是‘膏子’，才值得那么多钱，想不到是‘盒子’。他们生意好像说妥了。他们说明天还要约到这里交货。”

“他妈狗养的，明天我们把他揹了揍了，可以得一笔钱用。”

“他有盒子你怎么揍他。”

“他是要卖盒子的，等他卖过后，我们两个人再去拦到他，不让他一个人得那么多钱。”

“大哥，当真的么?”工人认真了，但是这样问着，且仿佛已断定这是谎话，所以先就笑了。

兵士说：“只要你有胆量这事就当真。”

“他知道我们怎么办?”

“放翻了他，就知道我们，也让他到包丞相处算他妈的鬼账去。”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等他?”

“仍然来这里，看他们怎么交易。”

“我们决定了!”

“决定了！这算什么鸡公大事？你怕么!”

“我——”这工人说不分明了，因为这是初次。因为他想起那些被吊在水管旁用大藤打三百的工人的情形。因为他记起别的事情。

这汉子，是乡下人出身，是来到这工程处以后，每日拿三角钱工薪，按时做工头所分派的工作，按时从那湫陋木板屋中钻出，而又按时蹲到泥地中做事吃粗米饭的人物。一个

最规矩的最合用的工人，一个"虽愚蠢却诚实，"值得教会中派来的牧师用圣雅各名分哄骗永远这样做工的动物。要他这时来为一件新的欲望摇动，要他冒险，要他杀人，他不能随随便便这样答应的！

兵士因为他那身分，因为那中国兵士的特殊身分，是并不把这件事当成怎样了不得行为的。平时规规矩矩，每天到大操坪操跑步，每天点名，每天被上司辱骂，使旁人看来，都以为这些蠢东西的心，一定是一种特别的质料捏成，永远是不会多事了的。但是，感谢那些伟人，常常把另一种教育给了这类当兵的人，他们常常使他们去为一个好名分打仗，有时也使他们为一个最不好的名分打仗，战争，就是那连年不息的战争，就是那每一个兵士皆有机会遇到的事情，把兵士们头脑完全变了。一个初到军队中去的人，是还不缺少怕鬼那种小孩子心情的，但稍久一点，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都得在方便中做一点侥幸事情，都得任性，因为他们都得死！他们是用不着道德的，其他一切好名分也用不着。他们为三个月或一个月的薪水，去壕沟边用枪刺作武器，肉搏一次，他们又常常为五块钱的赏号，做一次同样的愚蠢行为。他们是都明白把自己生命，作一孤注去赌博，若是没有战争，那他们在另外机会上，就要做出与战争差不多的愚蠢事情来了。

这时这兵士，已经看懂了那工人的无用处，他笑了。

工人见到兵士笑他，有点不平了，他说："我们去，我赌咒要去。我不把我这手扼断他的喉咙，我是婊子的儿子。"

两人是把事情已经约定了，就离了茶馆，回××，刚走到河街尽头，就听到××小山上吹点名号，兵士听到号音，知道一回去又得被排长辱骂了，就望望天空，骂了一声野话，

与工人分手了，拔脚向山脚跑去。

工人独自一人回到那建筑处，从那守门的巡警面前过身时，也轻轻的骂了一句娘。

这汉子，在夜里，在那又臭又脏的住处，用一床旧棉絮包裹了全身睡觉时，就做梦，梦到与人打架，得了胜仗，从那被打的人抱兜里掏了七八块钱的角子，捏满了一手，就醒了。醒过后，爬起来走出房子，站在寒气逼人的月光下洒尿，望到小山上有一个哨兵的人影，来回的走。听到远处有鸡叫，仍然回到自己的住处，再想睡觉也不能够了。

## 三

一个新的白日，所照的还是旧的世界。肮脏的，发臭的，腐烂的，聚在一处还仍然没有变动。一切的绅士看不起的人，还是仍然活到世界上，用不着哀怜用不着料理。一切虚伪，仍然在绅士身上作一种装饰，极其体面耀目。一切愚蠢的人，还是在最小的一种金钱数目上出死力气抬扛以及伤亡死去。沉默的还是沉默。教会中讲经台上，还是那个穿道袍的牧师，靠到叫卖上帝，过着极其安舒的日子。

三百个工人仍然还是听到铜锣一响，就从那黑房里像狗一样陆续出来了，一群囚犯样子站到敞坪中，各人口中哈出厚而浓的白气，各人搓手搓脚，寒气逼得这些愚蠢汉子只有一个办法，这办法就是尽力去作工，使全身发热出汗。好聪明的天气！就是冷，也仍然是用冷来鞭打一切，对于另外一世界的阔人贵人，作一种讨好的帮助！

小工头站到栅栏处点名，按人数发给腰牌，用大而短，

发沙而可厌的声音，喊那本日应上工的工人。这是一个头等长人，一个可以安置在游戏场作为敛钱的高子。这工头把腰牌递给一个工人以后，总免不了用一个批评家的眼光，检查了一下从身旁走过的工人手脚同腰部，还有那后臀，看看是不是显出了毛病。他这工作是必需的，就因为上面如查出了有一个不称职工人时，他的宽容将得到一种责罚。这汉子为了尽职，为了得洋人一句奖语，本是不适于认真的脾气，完全也变了。他一点不儿戏，不说笑话，脸上缺少笑容，严肃在那瘦脸上，有着奇特的作用，使人在他们面前开口不得。但是这样一个模型，这样一副愚忠的表情，大工头是以为这人一定因为家中太太不学好，所以使这个高大个儿忧愁到这样子的。

这工头今天仍然站在那老地方，仍然是把那件大羊皮褂子反穿着，一手捏了牌子一手塞在腰下裤带里，搔痒点名而且检验，工人们便鱼贯的从他身边走过。

“四十七！”

“六十四！”

“一百零三！”

每喊一个号数，就有一个人从那人堆中挤过去，走到工头身边，取了那腰牌走去。每个工人皆显露出一种睡眠不足的样子。从东山头爬起的太阳，照及一切时，皆像镀了一层淡红色与淡银色的东西，只是这些肮脏油腻的汉子们，那太阳，就只作成了他们一种方便，日光照到那些脏脸上，愈显得他们不是人了。在太阳下过细去看那些东西的脸，扁平而又无趣，或者狡狯多端，表示这狡猾就用一个鹰隼鼻。或颧骨高耸，耳朵外张如一个最不美观的蚌壳。或大麻子如花点，

疏而不匀，来他一个满脸斑斓。或者是刀痕和疮疤，毫不为体面设想似的，在最露眼处现出。总而言之想从这三百人中找出一副端正一点的脸子也是很难的。这些人的生活，使这些人日向下贱的一层走去，工作疲倦与生活平凡，把他们变成又丑又笨。而且那心，那位置在绅士们一类人的腹腔中时，则成为智慧与艺术源泉的东西，一到了为这些人所有时，真是想不到的一个活动！他们想些什么？他们能够想些什么？他们就只想扯点谎，因为扯谎可以多得一点钱！他们想偷懒，因为天气太不相宜于工作时偷懒是最自然的事。他们还有的就是时时刻刻想偷一点轻便的材料，走到河街去卖几角钱，把这个钱花到河旁的小船上的大臀小脚妇女身上去。他们做梦也就只能做这些既不道德又复愚蠢的梦。他们的心除此以外，就是对这小工头检查时，做出一种作伪的驯善一件事了。这时，那小工头正喊到“八十三”那个数目，从人丛里跃出一个矮子，这矮子站在那入门处的木条做成的栅栏边，用两只手抓住了那木栅栏，仰面望到工头瘦脸，且因慑于威严，这小子就只避开了工头的眼光，注意到附在工头长颈上那个凸出的喉骨。

“八十三，你怎么四毛钱就卖了五磅碎钢头给河街上万源盛老板。”

这话把那矮子吓得更矮了，闭了一下眼睛，想用老方法来支持这局面了，就像一个扮小丑戏子，把手摇着说道：

“大爷，这是笑话！”说了他自己也勉强的笑，且对其他工人说，“这是大爷说的笑话。大爷一定晚上赢钱，就拿我们开心，他说钢，我不知道是什么钢，我昨天是挖了一整天泥巴，你们中间有人同我在一块的，快出来作一个见证！我昨

晚上老早就睡了。我梦到过年，梦中喝了一台好酒，说了许多梦话，早上石三还笑我，石三可以做证人，看我这几天有钱喝酒没有。我是只能够在做梦时喝酒的人。”他就在人丛中搜索石三，没有发现石三了，且故意大声喊，“石三，石三，你来，帮我同大爷说明白，不然我又背冤枉。”

把话说过一大篇，这小子，以为话已经说够，照老例，只差赌咒一件事作了，就望了四围情形一下，最后才抬头望到那工头。他仍然望那得是凸出的喉头骨一部分。那么虽然极其硬朗却仍怯懦到极点的神气，在他自己是以为只要工头笑了一笑，就把那腰牌带上到工作处去的。但是好久没有命令，这小子有点慌张了，就怯怯的从喉骨再望上去一点，看工头脸色究竟是怎么样。

工头不做声。把腰牌一递，小子就想去接，但腰牌还是在工头手上捏着。

“你为什么常常到万源盛去?”

“什么常常呢？我的天大爷！我只到过那里一次，用四个铜元买了他一个旧火镰，大爷你看，就是这个东西。”他说着，一面就从裤腰边拉出那个火镰来，“他一定要我六个，我说这东西无论如何只值四个。我买了三天才买成，这就是‘常常’那意思!”

“我怕你不是买的。”

“不是买的他肯送我吗？我又不是舅子。我这样子不体面是不会唱旦角的。我凭什么能够得这个?”

“你一定顺手方便拿了一点别的东西去。你一定这样把火镰换来。我们这里这几天来又失掉了许多零零碎碎东西，我想只有你这个人欢喜做点这些事情。你偷东西的本事实在比

你挖泥巴能干而且勇敢，告我昨天拿了些什么东西？”

“我赌咒，若是昨天偷过东西，我是河边的犀牛肏出来的。”

“犀牛是养不出你的。”工头把那腰牌塞到矮子手中去，“矮子，进去吧，你小心不要犯到我手里就是。”

这矮子把话对付过去，居然又走进工程处去了，离了工头约有十五丈，就伸了一下舌头，自言自语说道：“老子偷你的木头你说钢，两块钱你说四毛，我赌一千个咒也不怕你！”

后面跟来了一个工人，冷不防就把他衣领揪着了，不让他有掉头机会，就把他想往回带走。这矮子吓了一跳，但从手法上，他知道这是朋友闹的玩笑，因为那不可知的人物且把眼睛蒙了，他就说：“石三，是你，是你！我清白是你！你这杂种，你为什么不在我喊你那时候出面帮我说一句话？你这杂种！”

那年青人把矮子放了，推了一掌，让矮子打了一个前撺，就说：“你这贼，你要我走出来作证人，我就得告你怎么偷木料到毛婆那里睡觉的事情。”

“你告，我也得告他们，说你以前做那件事。”

“你这老狗肏的，你敢说一个字，我就用红薯塞你的嘴巴。”

“只有刘三姐的嘴巴要你塞才快活的。石三，我问你，这几天真到船上没有？”

“婊子没有钱她理你？”

“我们今夜去，早一点去，我有钱。”

“老强盗，你还赌咒！你钱从什么地方来的？”

“难道我家里没有钱么？”

“你家里有人做婊子卖东西，才会有钱。”

两人一面说一面到了水沟边，矮子见到水沟里有一个纸烟盒子，在水面飘荡，就很勇敢的捡起石子来击打那烟盒。随后那名字叫石三的也蹲到地下去拾小石头做这件事情来了。两个人打了半天，总算把那烟盒打沉了。这两个人的年纪合拢来是五十七，矮子年纪三十三，石三年纪二十四，两人还是这样天真，把这个事当成一个最愉快的消遣，把烟盒打沉，第三次锣一响，两人分了手各走到工作处去做三毛钱一天的工去了。

矮子所做的工作是常常变换的。有时被派挖泥，有时又被派到河边去扛铁条，有时在拌水泥石子车前面照料倒石子，有时又爬到云中去料理汽槌。本来这里工程处，是有些工作皆人数分配有了定数的。做了这样就不能作那样。但是这个又聪明又狡猾的东西，仿佛是因为他那侏儒身段，以及同任何人也有话说的习惯，所以从这里调到那里的事就特别比其他工人为多了。他是常常因为偷东西挨打，却又永远不为工头所开除的。这工程处最先开工的那日，他就到了这里，他是洋人认识的一个工人，所以工头就不敢同洋人说一定非开除这人不可了。他今天被派到下河去用排车拖一些美国松木，这是一种从外国海船运来到上海后，又由驳船运到此地小河的一种建筑材料。这些木料皆堆到了空坪中成为无数小塔，可是从××来的驳船，还是一船一船的继续运来。木料到了地，这些工人就把木料搬到大排车上，拖到工程处卸下，又返到河边作第二次搬运。当长的橙色的或黄面起细碎花纹的木料，二十根或三十根搁到排车上，七个人前前后后的把车推着挽着从河街方面过身时，车轮轧轧作出一种刺耳的声音，

河街上有小孩见到，总大声的喊那些工人，用一种不体面的称呼，不是说“看马拉车子”，就是说“看推车子的牛”。在工人方面，则照例在这些地方见到小孩子，总骂一句“野种”，作为出气的一种手段。在河街地方骂小孩子丑话是决不会错的，这些小孩子，要问那些做母亲的孩子的来源，要明白那父亲的生活同所在地方，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小孩子们被骂了，虽然有些不平，有些对于这辱骂的不平作一种表示，或抓一把烂泥，远远的抛去，或跟到这些工人身后，唱一种用淫秽字句组成的小曲，或者同样的把野话还给工人。但这些事全是这样自然，全是值不得家长们干涉，一面在小平屋里或河船上做着什么事情的母亲们，一到了夜里，是仍然还得这些拉木排车的汉子们供给少数的银钱同多数的精力。不问小孩子怎样在大街上胡闹，不问这相互的辱骂到什么不体面事上去，她们纵听到时也是不来过问的。她们在这些上面用不着小气，她们所做的许多事，比小孩子们骂到的丑话还稀奇古怪。这些“战士”，这些人间的母亲，她们把孩子生下，是并不为某一种权利，所以孩子们活到这世界上以后，她们当然也缺少什么义务教育到孩子，使孩子们像一个小孩子本分的过着日子！小孩子缺少知识，所以还同这些工人对骂，到长大一点以后，他们不是工人就是乌龟，再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排车从河街过身，一车又一车的木料，使河街上人皆发生一种厌恶。这厌恶是夹杂在一种奇特情绪里面长成，要谁来说也是说不分明的。大家皆知道工程处要花一千万或五百万的银钱，筑建房子来办学校，大家皆明白这里多了一个学校以后地方的兴旺。目前的，人人所看到的，人人所知道清

清楚楚的，是自从工程处一开始动工以后，一千个大汉子从各处运来，除了来船不算，每人值三毛钱，每一天在河街方面就多有了三百块钱的活动。因为三百块钱的加入，河街那座茶馆热闹多了，理发馆那两个身穿白衣从×埠来的剃头师傅，也能安心吃饭做工，尽那为社会分工制度所分派下来的一种生活义务了，许多下等卖淫妇人，也能从一种方便中更泰然的活下来了。还有那小生意人，还有为那些船上生手拉皮条，靠那每回四个铜子的佣金的码头上人物，也正有许多许多是在那三百块钱一个意义下而活着的。三百块钱在这地方真是一个吓人的数目，这是一注财产，一样不可侮的势力，除了那一千工人得依赖这点东西，才能继续把生命中力气留在未来的日子上工作外，还有两千个人的生趣，也附粘到这一笔钱上。但是，有一种厌恶，有一种蕴蓄在每一个人心上每一个血里的憎恨，是自从这小小的市面上多了三百块钱，把他们原有的生活完全毁了。他们原本是向地狱那个方向走去的，现在把脚步也放快了。他们中间堕落的更其堕落，懒惰的也越发懒惰了。坏的更坏，无耻的更极无耻，他们于是有理由对那为金钱与血汗所合成的未来的教会建筑，共通怀了一个不可解释的隔膜。

同那个八十三号在拉木料车的，一共是七个工人，这七个人中，就有那个在昨晚上同兵士甲所商量过一种事情的年青人在场。这汉子一句话不说，当木料堆足到排车上时，吆喝了一声，就依规矩扶着木料，在车后用力推着走过河街，走进工程处，把木料卸下，又来第二次。他默默的想到晚上的崭新事情。他不常同人打架，但他觉得若果有非打不可的情形时，胆量是并不缺少的。他把抢劫这件事也就当成打架

一类行为看待，他可以赌咒，对于敌方的气力是不屈服的，他不怕谁，也不怕犯法，他只是不明白那人究竟怎么样出手，怎么样对付要打倒他的两个贼。他为了要明白这件事情，为了要靠到自己的想象，在没有动手以前，先把这一场胡闹想出，并且就同时可以作一种顺手的于己有利的预备，他就在搬木料时想这件事情，在推木料车过河街时，也只是想到这一件事情。河街上小孩子喊他做傻瓜，这傻瓜，他似乎没有听到孩子们揶揄。他比同伴更卖出气力到职务上，一点不节制自己的精力。他两只手因此在一次小小疏忽的情形下，被木料轧着了，左手掌轧出了血，这汉子，只轻轻的骂了一句娘，把手掌放在腿上擦，血全擦到那肮脏的破烂的蓝青布上面，成了一片黑色，到后走到干土处时，就抓了一把泥土，敷到那手掌上面。他用他一只右手做事，还是一样的出力，一样的称职，同伴们皆望到这手掌好笑。

那矮子，神气怪好笑，一双骨碌碌小眼睛，注意到他同伴的伤手，说出话来：

"乡下的哥，你那手有喜事。它披红挂彩，这兆头是使你今晚上有一杯酒喝。"

他懂得这话所含的嘲笑意义。那是同伴在取笑他，值不得生气。他常常被人喊为从乡下来的人，照例喊他们的人，却是自以为与"乡下"离隔远了的。在那名分下，就有一些义务，譬如做事耐劳，待朋友诚实，不会赌博，不偷东西，这一类行为。凡是这些自然是应当为其他工人取笑的，因为这里面包含得意义只是"吃亏"。为什么要吃亏呢？到这些地方，做这些工作，对谁也用不着吃亏！稍稍做久了点工的人，是谁也知道应用怠惰，狡猾，横蛮，以及许多无赖行为，才

能使自己生活比目下一切更方便适宜的。所有工人都得学会在方便中偷盗，所有工人皆应当明白赌博中的骗局，以及有时候放出一个凶顽的样子来欺侮同辈。你再忠实尽力，再规矩作工，每天还是三角。你再诚实待人，遇到赌博时你的同伴还是把你的钱想方设法骗去。你老实，大家就欺侮你，或者把最笨最吃力的事尽你一个人去作，他们都抱了两手坐在一旁晒太阳。凡是不很懂做人的恶德的工人，有一个普遍名称，就是“乡下的哥”。

这时这个乡下工人听到矮子在和他打趣，他望到这矮子笑。他想的是别的事情，不是矮子所懂的，他为了这隐秘，为了这称呼的不实在，毫无恶意的承受了矮子的嘲弄。

矮子见到乡下人在对他笑，他更得意笑了。

“哥，你那手真可惜，就只糟蹋到这些小事上头！你打过老虎么？你捉过野猪么？你在乡下，会爬树么？你在什么时候也把你那一双臂膊，抱过妇人的腰么？最后说的这件事，若是你舍得花一块钱，另外请我喝一杯，我可以引你到那船上去试试。那里好多妇人全是奶子高肿屁股大，她会同你玩许多方法。只要一块钱，多了我包数，拿一块钱来，你就可以去玩一个半夜。你这一对膀子是妇人欢喜的。你的宽阔胸脯，你的大……，一定都能使妇人欢喜。要试我们今晚上就去试，什么也方便，只要你一块钱。若是这点钱也舍不得，一天忽然发痧害霍乱死去了，到阎王处受审，还要打你三百板，因为他会说你活到世上就只会做工，不会同妇人睡觉，应当打三百。我告你，同女人睡觉是不会伤手的，不比平常打架。”

他们那个车子正从一个小屋边过去，屋里正有二十个或

三十个人在赌博，从外面过身的人皆能听得他里面的铜钱角子铿锵声音，且听到一个人嘶声的喊着点数，这车子在屋前不由得不稍稍慢了一点。

矮子是在这个地方，把所有做工来的钱和偷来的钱，完全输到这里了的。每次来到这里总是空手，每次总是坏运气在身。这时捞本是做不到的事，他没有空时间，也没有多钱，他就细心的倾听里面嘶嗓子所报出的点数，猜想下一次一定是天门的顺利。果不出所料，即刻就又听到喊赔天门的声音，他就跺脚，把在他身旁的“乡下的哥”打了一掌。

“若是我有一块钱，闭一下眼睛就是两块——肏祖宗的运气!”

另一个也是时常赌牌九而又尽是输光的工人，就说：“矮子，你是只有口的。你的一张口会说空话，还敌不过黄四嫂子的一张歪×。”这意思是说矮子的口说得好听，还不如不会说话的一个妇人的下体，虽不能说话，虽有不正当的传说，还可以按日做买卖得钱。这话把矮子可骂苦了。

矮子估计了一下取笑他的那个人，他不说话了。他把舌头舔了一下口角，仍然用力推车走路，一面想，想了一会，才找出一句俏皮的回答。他说：

“你好能干!”这意思是指“打架”一类暧昧事的。

那人像是不听到这句话，只把手扶到木料尽头，身体向前倾，因为这时那车子正从一个土坎上过去，前面四个人皆努力拖着，有两个还把身体弯成弓形，一面用力一面吆喝不止。

乡下人因为是在上坡所以顾不得手上的伤，那左手又搭上木料上去了。手掌的泥土皆已为新血染湿，那血还同时染

污了木料，当矮子工人注意到了这个时，就又忍不住要说一两句话。他仍然大声的喊“乡下的哥”。他要他用一点气力，要他勇敢一点，把肩扛着木梢，向前迈步。同时，他又要乡下人小心一点切莫把血涂脏木料，因为这木料是做礼堂屋顶的。

“哥，小心你那一只手上的红水！木头同铁是不吃血的，他没有口。这些东西随时随处都会咬我们一下，把你咬流血或者断手断脚，但是她咬我们可不吃我们。它们还得爬到屋顶上去。它们是外国来的，它们是看不起你的。你不要把那一只手挨它，你把肩膊扛它，用一点力，车就上前了。”

把木料卸到工程处一个指定地点后把手被木头轧伤了的那个工人，倚在排车边旁，用一块布条包了一些丝烟处治那个伤手。听到山上营房里吹号，听到排队，知道那里军队是要到山下来操练了，就想站到原处，看看那个朋友。等了一会，却不见排队下来，于是只好又随了同伴拉了空车，到河边搬那未尽的木料去了。

把手轧伤后还拉了四次木料，天气才渐渐夜下来。放工以后，缴了腰牌，这被人称为乡下来的汉子，就赶忙走到同兵士所约定的地方等候他义兄。在那地方两人见到了，兵士见到了那一只受伤的手，就有点奇怪，仿佛是兆头不好，神气稍稍有点不高兴的说：

“怎么手轧伤了？”

“是那木头。”

“要不要紧？”

“……”工人不好意思说话了，因为从义兄脸上颜色看出对于这不凑巧的灾难有点扫兴，自己心上生了惭愧，不能告

诉是流过很多的血了，就想谎一下兵士，又因为不善于说谎，所以就无话可说了。

兵士就说："我们真是三只手了，就是三只手也要干。你去吃饭，他们打锣了，吃了饭就同我到前河坝聚齐，我们到茶馆去等他们。"

工人还是一句话不说，拔脚向住处跑了。兵士就站在那巨大的柏油桶上，望到向吃饭地方奔去的工人的背影，太阳正在下降，日头落处只剩下一片怕人的血红。

## 四

两人仍然在茶馆的一个角落处坐下，喝四个铜子一壶的粗叶香片茶。茶馆中电灯已明，茶馆中人也越来越多了。可是各处皆坐了喝茶的人，却总还不见昨天那汉子。机警一点的兵士，又走出去各处看了一会，又望了望对面那铺子，也没有得到结果，就只好又回到座上来等候。

从大约六点半钟左右等起，一直到八点，还没有昨天那汉子的影子。工人把他那只受伤发烧的左手搁到桌上，一句话不说，耳朵听到吊楼下船上妇人小喉咙唱妹想郎的曲子。兵士则很不安定，很悔做错了事，早晓得不会到这里来，则以为不如到河街上去等候，或者还容易碰头。他因为疑心那两人这时说不定已经就在河街上一个烟馆里交货交钱，说不定那得了钱的汉子就正从烟馆跑下河去，拿所得的钱睡女人过夜，心里觉得发躁了，他就提议两人到外面走走，不要死候到这地方为是。他告给工人，说他们或者已受了骗，因为昨晚上那个时候，酱脸胖子就注意到了四旁的人，为免不了

隔墙有耳，为小心起见，或者白天两人就又约定了另外一个地方接洽去了。

两人于是离开了茶馆，但刚一出门，就见到那退伍军人模样的汉子同酱脸大块头并肩走来了，两人又赶忙回到茶馆里旧座位上去。不到一会那两人果坐到昨天那角落座旁喝茶了。这两人同那两人的距离只隔了一张放碗盏的桌子同一根撑柱，所以兵士却把脸背了那两个谈生意的人，装成喝茶的样子，静静的听他们所商量的事情。

事情是完全失败了，那汉子说东西拿不出来，得改天谈，本来是也并没有当真交钱的酱脸胖子，还似乎借故的生了一点气，以为那退伍兵不应当脱虚误事，两人就为了这个事在那里轻轻的吵着，到后是胖子生气要走，退伍兵仍然把他拉下，说话得更轻了。

人来了还是毫无结果，两人都感到扫兴，兵士还忍耐的在那里坐着不动，那伤手工人，觉得左手发炎作疼，不高兴再痴坐到这桌旁做蠢事了。他要走。

兵士也一把拉着了他："你忙怎么？什么妇人在床上等候你？"

工人生气了："鬼等我！我到这里做怎么？我这只手痛得要命，我要回去睡觉，不耐烦做这蠢事了。"

"慢一会儿不行么？"

本来是没有什么不行的，但这时那兵士，不待到朋友的思索，就又说了一句使工人生气的话。他问他愿不愿意到船上去玩玩，看看那地方的大脚妇人。他记起了日里那矮小工人的嘲弄，没有再回答的必要，怀了说不分明的忿怒，离开茶馆，自己走了。他当真是预备回到住处去睡觉的。从河街走去，听到临

河什么地方妇人唱曲子声音。出了河街，得走一点石堤，过了石堤，转一个弯，就到了白日里排车过身时有人赌钱那小房子。走到小房子前过身时，听到里面许多人在赌钱，引起了一种欲望，就摸了一下裤腰。身边是一个钱也没有的，但当时触手的是一个硬朗而又发沉的东西，就是一把小小铁锤，一把从工程处取来藏在身边，预备在今晚上抢劫的武器，现在是没有用处的东西了。因为这铁锤梗在腰边，从铁锤想到在日里所作的一切好梦，这小子心中重新又起了一种不平，他不愿意这样回到住处躲到那脏地方过夜了。他仿佛今夜非要生一点事情不可，他得想方设法同谁去打一架或喝一杯酒不行，所以即刻就回了向原来的路上走去。

他预备仍然回到茶馆去，找那个兵士借两角钱，到了茶馆，那个义兄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就是那另外两个人也不见了，一个奇拔的思想钻人这汉子的简单面又有趣的头脑中，他忽然觉得前途一定有了变化，一种日里预期的事情仍然是在进行，他以为必定是在他离开茶馆以后，那两人所谈的话已为兵士所听到，两人一走，所以兵士也就跟到走了。

为了这个思想的原故，这乡下的哥从茶馆出发，又取了一个与回去的方向相反的地方走去。他想要在中途碰到兵士，只有到下堤去一路可走。因为若非三个人皆从吊脚楼甬道上了船，则无论如何在下堤一带可以见到兵士。他一面还是打算到两角钱得到手后如何处置到牌九上一个问题，一面走出那河街。下堤那方面也有一条小街，先一时并且很出过名，因为当风，沙浅，所以那地方泊船较少。但××市的下等烟馆出名的还是下堤烟馆，初来的人问路，也只知道有下堤这个名称。这是一个曾经有一个时节比河街还热闹一步的地方，

到后因为河身沙洲上涨，街上又遭了两次火，所以就衰败了。

下堤去河街约有一里路样子，因为河身转了弯成弓形，若是沿河走，道路较远，较荒凉，想走捷路的人皆从另外一条路走去。但若有一个把散步当消遣的人，他是愿意让自己的脚从沿江那一条路上走去，绕那黄土岸嘴慢慢的走的。因为那嘴上有树木，在那堤上看河上风景，白天则有一只一只小乌篷船过身，船上常常坐得有新娘子，晚上则可以看到水面的红灯，天气一夜，虽小河如何肮脏，也仿佛有一种江上风味。不过住到这里的人，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懂到享受，他们都去忙到做工，都去忙到吃饭吵骂。所以这一条路，在薄暮的时候，除去了间或有几个住在市里的年青学生，到河街来观光，留到这河岸欣赏落日，其他就只是一二个住到××市里，往来工程师处传教的洋牧师的影子了。

这工人这时所选择的路却是沿河的一条。天气有理由让他在这些时候做一种遐想。他正想到在那里会遇到那个卖枪的汉子，或者另外一个人，手上或腰兜里有得是银元赤金戒子，就利用了那一只完全的手，把身上所藏的小铁锤一扬，在脑部或什么方便地方一下：于是就得了一些意外的财喜。他这思想是在他平常日子没有的思想，全是一种方便，一种意外的巧合，假若有这方便，有这巧合，他是不再拒绝他的。昨天被义兄一怂恿，今天又被那矮子一奚落，这乡下人此时就只想到作一件坏事来了。

他慢慢的走到了那有两株先一些日子还有红叶子缀在枝上的不知名树木下面，他在那里呆了一忽，扯脱了裤头，在路旁树下哗哗的撒着热尿。正在这个时候，从那一方来了一个人。天气已经黑了，又没有星子，明天一定不会有好天气。

他听到一个人的脚步，看见一个修长的轮廓，他明白了来的人不是他所要等候的人了。这是一个靠卖圣雅各的牧师，一个到中国来引度人到天堂去的上品美利坚人，在本国时那脑袋里装满了知识，来到中国后，又在那空地方装满了虚伪的数不清楚的诡计。这个人是因为××的工程处兴工以后，由××会派来驻在××教堂里面，专来在工程处传教的。这时有学问的人正从一个隐秘地方喝了一肚子烧酒，走出来发散，无意中遇到这样一个冤家。

从那脚步的速度上，来人已经被撒尿的那一位估计分明了。他想避开这牧师，就站到那树下，屏息着呼吸，尽牧师从自己身边走过，但希望不要为牧师见到，省得许多麻烦。但那位牧师一听到前面有小小声音，就和和气气的用中国话喊叫。

“是那一位？是那一位？这个时候到这里做什事？”

他走到了那工人身边，且忽然把工人的肩膀拉着了。“你是工程处的人，我认识你，你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我等一个人。”这汉子一面很不高兴回答了牧师，一面把肩膊摆着，不愿意牧师那只手搁到自己肩上。

“你等谁？你不应当有仇人，在黑暗里等仇人，是不行的，若是朋友，你一定是等候他去同你喝酒。”这好人平常为圣经所醉，现在一喝了酒，只想感化人，不想到要感化的是谁，就想拉了工人往工程处走，“回家去，好好的睡觉，明天好早早起来做工，你这孩子要听我的话才能做一个好人。”

“怎么？鬼打你？”

“上帝在我们面前，经上说骂人是不对的，你样子是喝醉

了，我一定要送你转去。”

“不要抓我！”

但牧师总以为对面的人已经是喝醉酒了一个人，他明白他的责任，他要按照经上说的规矩，把醉人送回住处去，所以抓不着肩膊，另一只手把那工人的衣角又拉着了。工人想挣脱走去，用了力想跑脱身，牧师另一只手伸出时，触着那武器了。

“你这人是做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你要打你的仇人，带了凶器，等在这里。你一定是常常吃酒，才会做这样事情。你不跟我回去，明天一查出来就革了你。”

牧师一面唠唠叨叨的说着，一面就想去检查那汉子裤腰上所有的硬朗东西是一种什么器械，忍耐到不能忍耐的工人，同到这醉人揪在一块，想脱身总是办不到，到后那只受伤的左手一把又为牧师抓着了，心上冒了火，把铁锤从腰间取出，就在那大而圆整的脑袋上，像敲一颗钉子一样，用力气打了三下，那牧师，软软的，仿佛需要睡眠样子，全身向前扑，工人略把身体一闪，这上帝的掮客，就爬伏到地下了。

那汉子，钉锤还握到手里，用脚踢了伏在脚边的牧师一下，毫无动静，这人即刻蹲身下去，用手摸牧师的头部，得了一手湿东西。他明白事情已经不可收拾，站起身来把铁锤奋力向河中掷去，只听到咛咚的一声，沉下水底了，自己就飞奔的向前面跑去，跑了一会，望到了下堤灯火，忽然又觉得这事不是一跑了事，就又向回路上奔去，到了那原来的地方，摸到那牧师尸首还静静的伏在地下不动，就拖着牧师一只脚，从较低处把那尸身用力一掀，于是第二次又听到咚的

响了一下，牧师已经水葬了。

他做完了这件事后胡胡涂涂又向河街奔去。到了河街，还见到那茶馆有许多人进出。他觉得很不安宁，头脑混乱，左手疼痛，到后仍然回到住处，到那肮脏发臭的低小湫陋板屋里睡了。

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一点也不明白，到了第二天，还是仍然听到锣响，就从那板屋里爬出来，扯裤子洒尿，看着同伴口中出白气。到后，又听到工头喊叫号数，又仍然大声的答应，捏了腰牌走去。

他自信所做的事绝对不会有人疑心，所以第二天他仍然做工，仍然被派到同矮小工人一起下河，拉那永远拉不尽的木料，只沉默的做事，那这矮子，因为方便的原故，也仍然在方便中用各样话嘲弄到这“乡下人”。

## 五

第一天事情过去了，到了夜晚，兵士来邀那个工人。两人选到一堆大铁管子上坐下了。

“昨天我到河船上打了一架。”兵士说了，想起女人的肥身体打哈哈笑。

听到说打架工人身上发抖，问兵士：“你同谁？”

“同一个女人。同一匹水牛。我们那个事既然作不成，你手又痛，什么也不能干，我当然只好到船上去睡觉。”

“我不能干什么？……”

“你只有……”另外一些意思，那个兵士咽着了。

"我——是的是的，我一点不中用。我问你，昨天我回头到茶馆找你，怎么就不见你了？那码子也即刻不见了，我以为你是跟到他们走的。"

"我肏他二代，他们注意到我们！他们拿那个到沙咀子去办交涉，我们怎么能跟到去。我从船上面到营里，过了钟点，罚了二十分钟立正。你是早睡了。"

工人干笑，说不出话来。兵士很不平，因为好像工人无理由这样笑。

"你做梦。"

"我做梦怕人得很。我……"

"见你的鬼！我问你，今晚上同我到船上去，好不好？"

"我没有钱。"

"要钱么？你同我去还要钱，蠢死人。"

"无钱老婊子理你？"

"我引你去看我的水牛。吓坏你。有一身白肉，一个圆脸，一个宽……"

"一定？"

"一定。"

"我仍然在这里等你。"

"你不要到别处去。"

…………

同伴两个人走到河边，爬到一个小船的舱里去，在摆有鸦片烟灯的低低木床边沿，坐的是一个肥硕健壮的辰溪女人。

"苗子，你带你的同伴来了。"

"带来让你看，就是我说的老弟。是初出山的老虎，因为

陌生，他一切都怕。”

女人不信，白眼摇头：“老弟？老哥，大五岁，是不是？那样子不知道有几个妇人同他好过，怕什么？说鬼话！”

工人害臊了，不好意思脸红了。女人见到，明白话一试验就试验出来了，拍手大笑。

“苗子不说假话，你瞧，我只一下，脸庞就红了。原是十八岁后生家，十八岁闺女，在人面前红脸，小雏儿，只能算一只有老虎样子的猫。”

兵士望到工人做一个怪脸嘴，要他放肆一点，坐到妇人腿上去，工人只呆呆的坐在一边。邻船上有人用浇筒舀河水，咚的一声，工人听到心里一惊，想出去看看，就到舱外去望河水。

河上白茫茫一片薄雾。一些远近船上的灯，大小如星子，闪烁于水面，情调一切像昨日。

在外舱的工人听到里面兵士纵声的笑，以及女人小声的唱歌，心上有一件东西想摆脱可做不到。他到后又仍然躬身进到舱里去了，到了舱里时女人递了一支烟，不知道擦自来火。

女人同兵士说：“你这老弟像犯了案的人。”

兵士把话夸张的回答了：“就是昨晚上，做了事情，你瞧那手，还带了伤。”

工人懂到这是个笑话。工人估计到兵士说谎的口，有那么一拳打去的意思，但是，听到末了，听到兵士又说到这案子是为女人而起，工人不自然的而又悍暴的笑了。

第二次被兵士嗾使接近妇人的他，毫不思索的把那只健全的做工的手，抓着妇人的裸露的膀子了。在这样新的把握下，妇人用着本能的知识，懂到这男子对于她已经燃烧一种

情欲的火焰，那力量，那含有暴乱的不能节制的原始人野性，已经从最深的一处暴露了，这妇人于是便用了好奇的心情，瞅着工人。她这样作是使工人苦恼的。她要虐待这男子，使男子不能在今晚上离开，要在她身上尽一些属于男子汉应尽的义务。

兵士躺在一旁烧烟，慢慢的滚烟泡，仿佛一点不注意到他们。把烟烧好，喊妇人吃烟，妇人摇头。

"你想吃别的，我懂。"

"什么别的？你冤枉人我要生气的。"

"你欢喜生气也好，听人说观音菩萨生气才美。"

"什么观音如来佛，你的口除了吃东西就得说混话，要喝酒不喝？喝我就叫船来。"

这时河面正驶过一只小船，船上卖猪蹄，卖烟，卖酒。把船满河划去，一个人曳长了声音喊叫出各样名字，有人叫唤时就将船泊拢来，从船里递出红烧的热的猪蹄同烫好的白酒。

工人听到这个喊声，记起身上的钱的数目了。他知道这不能赊账，恐怕兵士答应了妇人却拿钱不出，赶忙接应说才吃过饭不久，还打嗝。

妇人似乎懂这个意思，因为许多人喝一杯酒或者本来说是打嗑的也好了，今天应当轮到自己做东了，自己就爬出去掀篷，尖声的叫把船泊过来，问有什么菜下酒。那只下船到后系定了，妇人跳到那船上去了。

"我们回去，慢了又要挨打。"

"你怕打么？"

"我要转去，我留到这里有什么用处？"

“有用，你不看别人为你买酒去了么?”

“为我?”

“不是为你是为那个?”

“我知道她为那一个!? 我要先回去了。”

兵士轻轻的说道：“呆子，你回去做什么? 到这里住一夜试试，你可以明白许多事情。”

工人不再作声了，害着羞，想象这句话那些为自己所不分明的意思，他这时，记起昨晚上的事情来了。记起那个牧师的样子，记起那一钉锤，同到结果的种种，再上溯又记起拉木料车时同伴所说的一切话语。他记得事情太多，有点不安了。

他从兵士身边挨过去，要上岸。

“怎么样?”

“我要回去。”

“慢一点，喝一杯酒!”

“我不喝酒。”

“为什么?”

“我不喝酒。”

两人正争持着，听到妇人在那小船上喊人，问要多少酒。

兵士说：“弟兄要走。”

妇人以为是笑话，就仍然当笑话答应，说：“既要走，就请便，让他上岸去，我们喝个醉。”

工人听到这个话，推开船头蔑篷，跳上岸，从甬道上飞奔走去了。

妇人听到声音了，从小船上喊：“不要走! 不要走!”到

后回到自己船上，看到兵士，就骂兵士为什么放走了他，兵士干笑，因为他看出妇人的野心了，他笑妇人贪心不足。

兵士是愿意把工人打发走后作些别的事情的。

## 六

因为××市去××地方只是四个小时，照例牧师来往两处是极平常的事情，所以牧师失踪的第二天，毫不为教会致疑，到第四天×牧师的尸骸被人在河口发现时，这谋杀事件才露出传遍了×市。但这件事究竟为什么原故而起，没有一个人能明白的。因为在牧师身上，发现一个金十字架同一个钱包，所有东西完全没有失去，所以这谋杀方向就转到抢劫以外的意义上去了。既不是抢劫，那末只有复仇了。但什么人会同牧师结仇？中国的官同教会，皆不大好意思疑心到工人同河街上一切市民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是不会同一个美国牧师有仇怨的。

×市出了这样大事，照例是管理×市行政长官悬赏缉凶，照例领事馆就拍了电报回本国去，照例就有从××来的新闻记者，由各方面探听了一些消息，夸张的毫不落实的写了一篇通信放到次日的报上，用次号字刊登出来，而且这新闻，一个月后所有在中国各地方的传教师，就皆从中外新闻纸上知道在××发生这样一件不幸事情了。

有一点事还可以记述，就是驻××山上的军队，为了这个原故，被调防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这算是最严重的适当的处置，因为军队驻到这里，却不能使一个喝酒的牧师不为一

个工人无意中用铁锤打死。

但是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有了两个月，官厅同教会还是查不出那死者的理由。这里就轮到一个故事的布置了，按照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按照了一种最通常的执政者无耻的习惯，就是由中国官厅借口说是“共产党有意破坏中美邦交”所行的一种手段，请求美国外交官谅解，领事方面则在承认这假定是一个最有益于中美邦交的估计以外，也照例请求中国赔一点款，且在换文里声明把这笔钱捐到××将来的大学里面去，作为纪念这为敦睦中美邦交而死去的牧师。中国官厅凡是这类事自无有不答应的道理，款项数目何况又不多，息事宁人，派交涉员来去商量了几次，双方很爽利的就把这件事结束了。

那个乡下来的人还是依然做他三毛钱一天的粗工，先是还常常做梦，梦到那三铁锤前后的事情，还不忘记那个软软的身体倒下去的情形，以及拖着那只又体面又长大的皮靴时，想同样也得到那么一双皮靴的一种感觉。但是，这些事是不适宜于保留到这种人记忆里很久的，正如这样人不适宜于为一种不合事实的欲望所苦恼一样，人们的心是十分健康的，缺少病态的，所以他能够把自己处置到新的生活上面，不必记那些无意中作成的错事。他对于这事也不骄傲，也不惭愧，久而久之这件事他就忘记了。

到第二年四月，教会方面为那牧师在工程处选地建筑一座纪念亭时，派十个人挖地基平土，那乡下的人也有分，因为特别勤快做工，得了一点奖赏，他拿这个钱就到当日同兵士所到过的船上去，同那个肥臀大脚女人住了一夜，他才明

白兵上说“水牛”那字言所代表的意义。

这家伙任何人见到都觉得是一个好工人，因为年青，有力，不懒惰。

本篇原发表于1930年1季度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季刊》1卷第2号。署名沈从文。收入《沈从文子集》时，作者对结尾作了增补。

# 春　　天

一个房间里，有想象不到的乱七八糟。这小房间的主人，在一盏三十五枝烛光的电灯下做了一夜的事，过度的疲倦，把年青人攻倒，将要快到天明时节，头伏在桌上睡了。

电灯到了应当熄灭的时间，还寂寞的散着黯淡黄色的幽光。

慢慢的天已明亮。

窗外是两叠用铅皮做成的屋脊。是曾经漆过红色，油漆久已剥落的屋脊。另一角，远处一点，偏右点，有一株新芽才吐的杨柳。早晨的太阳开始照及一切时，屋脊同那杨柳皆仿佛镀了一层桃色的金色的光泽。这是春天。睡的那人忽然为屋外自来水塔方面一次骤然而来的声音惊醒了，抬起头来，没有觉得晚来的荒唐行为以前先看到了窗外的爽朗的带笑容的天光。一种新生的随日光而俱来的希望，在心中起了温暖。这时屋脊上正有一只麻雀，取跳跃姿式，运动它小小的灵敏的身躯，到了最尽头处，便像是为自己一种娱乐的原故，有意的，取了下跌的办法，跳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远处屋角

的杨柳似乎在早风中微微摇动。这样早上不应当缺少一种吹人微凉的风。屋脊上照例的太阳的光，已经划出一道线了，凡是太阳所及，皆起了一种淡淡的白烟。

这是春天。杏花桃花，皆是在这样天气下开放的。

但稍稍把方向换过，室内的一切混乱情形，把主人的头脑胡涂了。房里是不能用气候说明的。

望到丢在地下的许多书，望到桌前的许多信封同稿纸，望到床铺，望到墙上那面小挂镜中的自己的半截脸部，似乎才瞿然忆及了自己一晚来所经过的事情。在这时，头脑开始空洞发痛了，呼吸也感到拘束了，再向窗外望时，便觉得天气有一种照老样子的顽皮态度对他正在加以嘲弄，杨柳的摇晃，屋脊上的淡烟，皆在一种挑战作用下面存在着，于是衰弱管领了这人，凝视到窗外，起了无可言说的哀愁。这就是把春天同自己连合起来时一种感觉，这感觉，又似乎是昨天也有过了。

第二次注意到桌上时，四个已经写好地名人名的信封，被注意到了。把其中一个拿到手上，用非常气愤的模样，有力的兴奋的撕破这东西，丢到地下去后，稍愣了几秒钟，又取了第二个，用照样的方法处置了。轮到第三个，已经撕破，正像是为了这种小事情已经把所有气力用尽，那信封，仍然跌到桌上了。

那封信，是昨夜在一个兴奋发疯的情形下写成，预备寄给一个人的。里面说他实在不愿意同一些所不欢喜的人活到这世界上，他要走，逃避，死。他不想别的幸福，他并无奢侈的欲望，只愿意安定一点，也做不到。他这样同他朋友说及。

他到后走到墙边把镜取下照了一会，望到一双发红的失神的向内陷落的眼睛，引起了新的愤怒，毫无思索的把镜子向另外一个墙角掼去，一种发脆的似乎有埋怨神气的声音在房中响了，发怒的他很软弱的坐到一张椅子上去，望到破镜所在的屋角发痴。这时，在隔壁，起了低低的一声叹息，且听到小小木床在一个沉重的身体压轧下转的声音，显然是因为猛然的一击，把另一人从好梦中揪出，作了错事了。于是一个痴肥的身体，扁平的脸，一个使人想起那食量也将代为发愁的同事模样在眼底出现了。同时是另外一个圆脸小口长头发的女人，一个三等妓女神气的女人，傍了那痴肥同事，做出可笑的样子。

……滚你去！狗！

这样想到，表示这嗔怒，桌上一个精巧的玻璃墨水瓶又飞到屋角去了。这次声音影响到了另外一个人，从另一个方向，又起了一种轻微的叹息。这叹息，这因为绅士气分的存在所取的柔软反抗，以及那隐在叹息底下的嫌恶，帮助了任性使气的他，对这叹息者感到轻蔑。随了这轻蔑感觉，他看到了一个猴面裸身瘦骨如柴的男子，手中拿了一只黄金镯子，套到一个女人的白手上去，那女人，是正取了无耻的姿式仰卧在一个籐椅上，轻轻的在唱情歌娱悦男子的。

他又攫到一个瓶子了，这是家中人为一次生日的纪念，从五千里外的家乡托人带来的一个古磁小瓶子，他将仍然用一种愤怒的力掷去，他正需要破坏，似乎从物件的破坏中，从那声音，从那物件在物质上的价值，以及在本人的感情上，毁灭一部分或全部分，自己就可在一种新的境界中，得到休息。但这时，对面房一个木床的轧动声音，制止了他那任性

行动。

他又在这一个同事印象上找出一些丑处，用作复仇。

虽然是可以把自己的想象，画出一切具有绅士外表的各样人物的丑态，到后反似乎因为想起这些在别人所具的长处上面，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凡是别人的权利，皆为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就因为缺少那些行为，才会在心上长成那卑劣的不快。这苛刻的无慈悲的自挝，使他再无勇气继续第二次的抛掷，放下了瓶子，离开了这小房，离开了一些从梦中初醒正如在心上计算到领薪水一事的同事，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水池边，用冷水擦了脸，坐到一个木堆上面，对展开在目前的原野出神。空气是滋润而作微香，草木发香，土发香，一切皆宜于人呼吸。

一切皆沉静极了，坐在似乎微湿的木料上的他，想起先一时的粗暴，这人便稍稍吃惊。

慢慢的也有人在水边擦脸了。有穿了花绒汗衫的运动员在操坪上作短跑了。有女人拿了书在太阳下朗诵了。

当到一个长头同事，在水池附近发现了他以后，走近了身，用着那通常的最不见好的态度，说着一句极不得体的话，"你在做文章，挹自然之美！"他于是明白这样时候再不能在此地呆下，应当返到房中去了，他就仍然到了那小房中，坐到桌边，听到同事中元气十足的喉咙辱骂公丁，皱了眉毛作苦笑。那笑似乎解释了一句话："这才是我分内的东西。"他的一部分生活确实是消磨到这种从隔壁听一个上等绅士的口中骂出最不绅士的一切野话粗话引为娱乐的。

到九点钟，下堂铃响过以后不久，门外有人轻轻的啄了门三下，正合衣横躺在床上迷糊做梦的他，为这声音就惊醒

了，故作盛气的模样说“请!”外面人似乎没有听懂这意义，静了一会，又啄了三下。他又说“请”。但是把话说过，外面终于静下去了。近于被欺侮过了的他，爬起把门骤然拉开，想明白究竟是什么人这样胡涂，到人家房子来还得主人代为开门。

把门拉开，门外怯怯的站得是两个女人。像是从没有见过的生疏，他恐怕有所错误，把门开后手上还拧着那门纽。

女人见到像是酒醉初醒的他，神情中，微微起了一点惊讶，那一个年龄较幼的女子且红了脸了。那年长一点的女人，把头低了一下，用极柔软的语调，告给主人的来意。

“我是×××，本二的，想问问×先生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选××课。”

“你进来说。”把门拉开了就站到一旁，头还是沉沉的疼。

“我只问问……”然而人是进到房中了，两位耗子似的并立在屋角书架边，先是不说话，顺目四瞩，望到架上杂乱无章的书，地下的碎镜，蓝墨水的点滴淋漓，床上的乱七八糟，两个女人皆互相交换了一个隐在心上的微笑。那微笑，代替了一种言语，仿佛说，“呀，这样子一个大教授!”又像为了装饰这惊讶出于善意，年长一点那女生就说话了。话是与自己本身的诚实也像不很相称的话。

“先生真忙。”

没有答语，又像预备说一句照例回答，就是“今天天气很好”，可是到了口上那么情况忍着了，就只做了一个非常可怜的同时保持了身分的微笑，且略微把头摇了一下，头的空洞作痛这时更明显的觉到了，他想把方向避开，把这谈话缩短，他说明他自己的地位。

"你们是要听我的课，同×先生去说好了。那是教务处的事，不是我的。他们说行，你们就上课，不行，就不行。因为这件事我不能有所主张。"

这语气上有了一点这人平时在课堂上所缺少的硬性与弹性。

年长的似乎受了窘，很不自在的笑了。年幼那一个，迟疑的，羞怯的望到他，像是想知道她自己要问这样话时是不是将得到同样答复。这无声音的言语，温暖而有力，摇动了教授×的态度，类乎投降一样他改了口。

"为什么你们要到这课上费些钟点？这无益。"

"不，我们欢喜这个。我要学这个。"年轻一点的轻轻的说着，望到窗边几本书，"我读过先生的××，还读过×××，我想学做小说，这学校只让我考古。上学期一个学期，我们只从×先生方面听清楚了孟姜女的生地，亏×先生举了许多例，可是同学中都好像不想这样详细认识那个太太，好像因为无亲无戚，不需要所以都想选先生的课。"

那自己报名的×××，也说："我要知道现在的多一点，因为我们是活到现在的世界上。"

本来在他心上，应当是"你们女人要知道什么，到大学校来，上一点课，学学穿衣服的方法，买点胭脂擦擦脸，看小说，也只要明白那上面有些男女故事，明白了这个，到后来什么同学看中了你们身体某一部分，就写信给你们，你们拿到信来读，心里想，这是小说上有的故事，小说上说过的，于是就去同那男子要好，让那种捷足先登的男子在面前说一点谎话，你们于是就感动了，于是就嫁给他，为他生几个儿子。"但这些话皆放在一个难于说明的微笑中融解了。在女子

方面，以为这是一种善意的微笑，使年青那一个有了新的勇气，另外再想说一点比先前所说更诚实的话。

“我读先生写的××那篇××，心上真感动。”女人说，为一个害羞的情绪所袭，红了脸，因为同时她想起这本书所代表的一个方向，是一个女人应红脸的方向，所以就不说下去了。用为救济自己的过失，她指点同学看墙上一个画片。“这个画奇怪，把女人画成这怪样子。”

他把自己搀入，说：“男人看女人都是这样，做文章的，学画的，我想都一定有使女人自己看到吃惊的描写。她们会吃惊怎么出于男子的手完全不像自己。”

“不。或者是的。不，女人是那样子，是像先生在××上所说的一个样子，我相信有许多女人都是那种轮廓，那种心。”那年长的女人，在一个辩护下隐着了“我了解你的”意义，但这情形，由男子的他看来，则又成为“我了解你这中年人牢骚”，所以虽不缺少鼓励，话说到这里也只好停住了。

外面又有人敲门，随即把门推开，那老年门房，抱了一捆信件进房来，选了六封信放到桌上，又走出去了。他把一个信拿在手上，撕掉封皮。两个女人像是还不想即走，就回身去看书架。他一面看信一面便说：“那全是糟的，那全是糟的，小说真不必看，什么也没有。”

头仍然不回过来的年青的一位说：“那里，我不信旧的比新的对我为有用。”

这话惹起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一面正看到从北京朋友来信说的某某女人已为丈夫生了孩子，一面听到这样的出于年青女子口中的话，培养到他对于女人的见解的坚固。他用了略带愤激的声音为女子所说的意义加以补充，把言语隐藏了

一个有毒的蜂螫。他说：

“是的，你说得是，女人应当要学新的，因为是现在的女人。”

“学校简直愿意我们都是十六世纪的人，所以就用考证来培养我们智慧。”

他仍然保持到一种不露面的嘲弄态度，说：“他们也聪明，因为他们觉得女人是这样子相宜一点，我们得承认这些人头脑的精细，用在女人方面也不会比用在考证方面容易陷到错误。”

“真是的，常常使我们为难，因为我们完全无办法。”

“不过新书是什么呢？一个故事，流点眼泪，叹一声气，算是新的成就么？”

“我们想看一点新书，不知道那一本好。要有力的，帮助我们做人的，指导我们向上的。请先生告我们买什么书看。”

“你们翻翻目录看，什么人广告大一点，什么人广告好一点，什么书装订得美一点，这就一定是不坏的书。”

“这是笑话，我们上过当了。”

“不是笑话，他们男人都说好，他们肯出钱登广告，我以为一定是一本好书，而且合于女子用处的好书！”

女人之一像是取了学生对教授应有的态度，承认了先生的话虽包含了讽刺也仍然是对的，然而仍得在言语上表出这不平，她说：“我们要一本最宜于我们的书。”

“是与家政学相反的一本书么，那你们为什么不买一本《妇女》。”

两个女人皆哄然笑了。因为他告她们一本经学校方面取缔过，却又有许多女人欢喜阅读的一种图书杂志。

因为这笑，这取了女人中最擅长的一个手段所表示的否认，男子的他更肯定又似乎更荒唐的说了下面的话。

“我以为只有×××是适宜于女子的书，你们笑，奇怪得很。你们难道不欢喜看什么皇后的照片么？你们不看电影么？”

两个女人皆摇头，不承认这件事是当真的事情。因此他另外说了两种书籍。

“那你们看冰心的小说好了，那里有母亲，看庐隐的也好，那里有……”

“我们想看×先生最得意的一本著作，不知从什么地方可买。”

“你不是说很同情于我××那篇小说了么，再去看看，看结果是不是很合式。”

“我——”一句话咽下去不说的年青一点的女子，脸又在很暧昧的情形下作桃红颜色了，像是不注意到的他，问她们春天比秋天还好还坏。两人皆争到说春天较秋天好，且作同样解释，因为春天有花。

这答语，使主人沉默，就做出一种使来人感觉应当是告辞的样子，站起来走过床边去，收拾床边凌乱无次的书籍，且摇头，因为一低身时即非常痛楚。到后女人也不再问上课的事情，很愉快的走去了。

仿佛作为救济一种以前的损失，再不让有女人来到房中的意思，把门扣上，再坐到桌边去，像是因为先一时所取的对两个女人的手段为太过分，他为一种说不出的忧郁把心咬着了。他讨厌自己，也同时讨厌到一切人。他把先前所看的那封信再从头看过一次，随即非常气愤的把它撕了。这信是

与其他许多东西有同一命运，并没有读完，就到藤制的圆篓里去弃掉的。

第二封信是一个朋友在另一时曾得他汇了一点钱，这时来信致谢的。信中的言语反增加他的不快，这种小事情也得写到信上，真是无用处的人，因为这感觉，这特别不良的脾气，于是又撕了。

第三封信是一个不相识的人从北平寄来的信，一个女人的署名，一些为不精粹的文体把诚意消失到极少限度了的来信。这是近来常有的事情，这次与其余时节不同的，是这信用一个女性的名字，且在那信末有意造作的样了，说明自己是个女子。把信看了两次，发怒了。“见你的鬼，你怕我当真会无聊到这样子么？你以为把自己身分说明，就使我对这毫无用处的同情，感到一个松动么？我在什么时候向你们女人露出过弱点，说我除了这东西就不能生存？我什么时候乞讨过这些同情？我什么时候告你们说我只是为一点爱情的缺少，就把脾气弄坏？你以为我接到这信会真感动，这猜想，这来信的动机，真可笑！你们从我那些文章上就各在印象上画出一个我的样子，这样子，就是软弱无能，缺少气血，忧郁可怜的作家×。这就动了你们的怜悯。鬼打你们的头，使本来不知道什么的你们也居然来以懂事女人自居，你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得意，以为大胆而又慷慨的作了一件善事！你们且将最无耻的各在你们心上加上一种骄傲，以为我也会为你们难过！鬼的老婆，鬼的女儿，我是看不起你们任何一个女人，才这样糟蹋自己到一些小事情上面！我将把这些不是我分上的好处全扔给你们女子。我同你们客客气气的谈话，又选一个时间，花一点钱买些东西，让你们把心裸在我面前，如另

一时你们裸身到别人面前一样，我做这样事将永无休息。我将在所有女人脆弱上发现那使你们脆弱的技术，以及你们自己感情的硬度与自私小器的一切可笑心情。我知道你们，比你们的丈夫还知道得多，而我在任何时节，总仍然保持到自己这一点点向女人倾心的弱点，就因为有这个时我才能够看得出你们更多。……”

想了一下，在心上肆无所忌的作了一度恶骂，把冤愤略泄，信撕了。

第四个信又是一个想从一封抛给一点友谊而来的陌生人的东西。这是一个男子，一个在信上文字中也分明画着诚实而又热情的年青人，从广东方面寄来的。虽然是仿佛极其强硬极其冷静的他，在这些上面，是终于仍然把一颗心变成柔软如蜡的情形，从而在那些信上取得一种最可怜的暂时的欢悦的。虽然这欢悦，即刻就将消灭，且将为一个相异的估计，引到嗔恼的方向上去，以为一切的同情的帮助，友谊的融洽，那意义，皆将抛入世道的卑俗里，在得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是用不着这样东西的时候，所以寂寞在这时反而将滋生不已了。但就算是好事，自己难道在另一时，不是就盼望到这个作为生存的滋养补剂么？歌德说，在人情上是不许到剥尽皮肤那样苛细检察的。把人情比水，在流动的不定的那一面，有使人感喟的东西存在。然而在色彩一面，所谓纯净的水，缺少颜色也缺少养人的成分，如果人情是纯净的人情，思索起来或者将更无意义了。

不过这信在一个习惯下仍然撕碎了。凡是一个人能够玩味到所谓人情这一件事情时，那衰老的自觉，是常常取了方便的攻势，机会一至便忽然管领这人的全心，成为不能振作

的样子，做出一切有童心的任性行为的。他明白这一点也如明白其余行动一样，他不能在这些事上加以裁制，然而却极其苦恼。照例一个忏悔的行为总继续了那错误处置，作出一件近于赎罪的行为。他仍然弯了腰把那信从纸篓中拾出，且排列到桌面，找寻出那远地朋友的通信地址，抄录到一个信件通讯簿角上去。

接着，他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回复了那不相识的人，他作到这样事情时节，那信上语气，那称呼，自然都不缺少使一个年青人从心上发生感激的成分。他且考虑到这信在那年青人发颤的瘦手下裁看的情形，他心中难过了，在信尾上他重新加了一行字，在那上面他告给那人真希望见到第二次来信，他且说在这样通信上他所得的欣喜。这些话，不过是把一个信上所有的友谊的分量加重，使它带到那个为想象所不及的远处年青男子身边去时，取得一些他所不需要的大量的感谢的眼泪罢了。

把信写完后，想起既然在男子方面给了一个回信，在女人方面也不应当不加以一次善意的忖度了。这忖度结果是觉得也应当回一个信去。他用一个就平常的不迁就的态度，为那女人写了回信，他在信上留下了自己最有利的地位。他把本来对一切事情皆缺少的骄傲成分，放到信中去，因为在久长被人忽视的生活下，养成了多疑善怒的性情的他，是似乎不如此讲究自卫，就无方法可以得到安定。他在最巧妙的言语下掩护到自己的性情，他为自己作了一度辩解，这辩解一面是防御自己而来，一面且像对女人加以一种警戒。

可是，一个作家，一个年纪快到三十的孤癖自处的男子，任怎么样是把这信写完以前，无聊的感觉袭上了身，不愿意

把信付邮了。

捏了这信，在心上想着。“我这样时节，是无权利再找取机会把自己弱点示人，也无义务来做这些事的。保持到我的尊严，以及在一个女人中原有的神性，我将同一切人远离，同一切实际生活分手了。因为朦胧，因为陌生与疏远，才不缺少那多幻想的女人，用灵魂拥抱到一个由作品中我所显示的印象。我为什么一定得在一张纸上写上一些极不得体的话，把别人对我的印象破灭？我贪多，那最适宜的手段，也就是在生活周围，从无一个相熟的人。许多没有见我的人，因为我的作品，都不缺少爱我的心，但一到我在她们身前时，这些人就深恐离我不远了。就像学生，这些知道对我以尊敬的行为，实际就是推我到另一社会另一世界的一种表示。他们将用着‘这是我的先生’那种估计，提起了勇气，在我面前大方不拘的来去。她们还将用着年青人的神气，尊敬或也是怜悯这无用的我！”

想到这些事情，自己像是支持不来，软弱到要哭了。他记起还有一封没有裁过的信了。一个最平常的由某报社寄来的函件，说的是一种充满市侩口气的编辑先生催稿的话语，那上面说明白什么文章将用什么样报酬，明白的带着威胁的对于作者施以利诱，本来非常软弱的他，工作了一整夜，就正是为这一类事情疲劳到自己，但看到过这信以后，从桌上搜括了所有在昨晚上写成的二十余张创作草稿，随手乱撕，又扭成一团，到后就掷到地板上，用脚乱踹。正到这个时节房门起了第三次的响声，人虽走到门边，却不作声，不想即刻开门。就听到外面一个女子声音，问茶房，×先生是不是在房子里。那校役像正从小盹中惊醒，满身不高兴的神气从

那小房间走过来，代那女生扣门。本来想除去扣绊的他，忽然又感到这校役讨厌，坚持到冷静，毫无声息的站到门边。因为门始终不开，就听到那女人同茶房，嘱把一样东西交付×先生，随即走下楼去了。

听到女人已下过楼梯以后，开了门的他，从旧梦还未完全清楚的茶房手中，攫了那一个小包，又砰的把门掩上了。

刚才来的是先前来的女人中那年轻的一位，是像有意避了同伴特来交给他这篇文章，而另外还隐藏了一个提起使人红脸的动机的。他一面把那文章摊开念过题目，一面即想到了这女人来此的那点勇气或傻气，又听到楼梯有人走动，且声音拍子非常熟习，还想着“这莫非又是另外一个的来临”，谁知这人又在同茶房说话了，她说她将拿回去，等一会再送来。这意思就是好像将留下的一个机会到这房中再作一次勾留。他仍然没有开门，听茶房如何答复。茶房的话在房里的他没有听到明白，大约是说及东西已交给了×先生那样一句话，可是女人竟不作声，又走去了。

本来是并不以为这女生来房中为愉快的他，这时又觉得是女人的来，本不是仅仅送上篇文章了事，这因把文章离开手中以后就缺少再拍一下门的勇气，仍然给了一点房中人生气的理由，他做了一个发誓的姿式，把文章丢到抽屉里去后，且加了锁，像是报了一个大仇的英雄。忽然鼻子作痒，出于习惯的一种预告，说明了即刻来到身上一种惩罚。他鼻子，因了整晚来的劳作，不断的刺激，继续的无意思的遐想，得到一个破裂的理由，红的血已由左边鼻孔中涌出，滴到那桌角上面了。他绝望的注意到这从心上溢出的红色点滴，这些点滴取了自然的距离平列在桌面，呈一种悦目调子。

这算为了什么？为了生的爱憎，还是生存意义的“寻觅”？为了催促自己毁灭，就这样尽它永远威吓到自己？为了生活的“重现”或“再现”，就这样疏忽了自己目下生活，做出这样呆事？在红色的恐怖里，他看到死亡，腐烂，看到他不必明白的一切。另外一个从心上最隐僻处发出的低微声音，一种微颤，在这中年人脑中孕育了黯淡的种子。本来已预备把抽屉拉开的他，觉得用棉花同药水来作事后补救为可怜，安安静静站到桌边不动了。他看到自己的破灭，如同一个航海多年的船长，在所驾驶的船中出事以后，极安详的看到自己与船同归于尽的一刹那。

到了下午三点钟，房中一切皆经那校丁收拾了一次，用水各处洗过，所有血渍皆不见了，所有满地的字纸也扫去了，开了一扇小窗，房中保持了医院中静谧，三月的温暾阳光，撒在窗外屋顶上，使人感觉初夏的脚踪，已经在空气中有了隐约的声响。

这房中主人的流血情形，是被一个好事的身在后排楼房同事所发现的。那同事因为把棉被找寻一晒晾机会，抱了那床由家乡细君手绣双鸳戏水的棉被从窗口爬到了屋顶，就为了好事，为了一样近于孩气的心情，摊开棉被以后，他还想再爬上屋脊去坐坐。到了屋脊望到前排各个同事的房子，也望到第×号房间的内容，一摊的红血，凝结成厚块转成殷色以后，新的流出的血淡淡的鲜明的在那凝血上面滚着，人伏在桌面血泊里毫无知觉。这情形，使那好事的职员呆了。溜过到窗边以后，再睁眼审察一切，才明白是出了大事。匆匆忙忙爬回自己房里，跑到总务处去报告一切，即刻同了几个职员仍由这窗爬到那窗边，攻破了窗子，且即刻找了校医来

看看有无救济，到学生从各个课堂上，很满意或很失望的跑出到日光下以后，这×先生的事情，用着一个不相称的夸张的理由传遍一个学校了。许多人为好奇都跑到×楼去看，一群年青人，正为论理学，高等数学，以及其余枯燥课目所苦，需要一件仿佛值得关心的刺激，变换一回生活，所以凡是得到这消息的年青男女，皆非常奋勇的向×楼跑去。

但学生们到了楼梯相近时，一鼓勇气扫了兴，为一个人拦住了。在那墙上，还贴得有一个显然是非常匆促写成的布告，说是学生一律不许登楼。另外一些年青人，记起了另一个楼梯口，飞奔而前，仍然遭了挡驾，因此大家皆站在楼下各自从脑中描画一幅×先生房中的景致，用作聊以自娱的意思，间或楼上下来了一个人，大家就取包围阵式，究询情形。

然而上课钟仍然按时响了，多数学生这时记起了一个责任，忆及这一点钟要从班上明白莎氏比亚有几个情人的外国趣事，忆及了应当读一课名著选，忆及了在堂上打盹的趣味，服从了每个日子排列的生活，用一个守秩序公民的感情，向不能冲上前去的楼梯，投过轻蔑的一瞥，慢慢的都各归到课堂上去了。几个已经不须上课的学生，就用这成天到甬道上与雨操场过道所见及的黄脸憔悴先生作题材，取了与平常作月考完全两样的精神，恣意的互相讨论着，并且无害于事的加以对这事件发生的底细的评判。一会儿一个校役拿了一堆血渍衣服下楼，许多人就用着一个完全好奇的心情，追随到那校役，一直到后面洗衣处去。女人见到血，皆把平时在心上没有的美德显出了，一颗天生容易感动的心，都到了像在另外一些时节，与她要好男子翻脸的情形下紧张了。她们都轻轻的小兽物一样的喊着，脸上失了色，吓怕得非常，且从

身边很方便的听到男学生们说的“这总不外乎失恋”那样刺耳的话时，就自觉身为女子，好歹在这件事上也应当负一点责任，因而心上很觉难过，若非同时还担心到身旁又浅薄又刻薄的男子，实在很愿意流一点眼泪，承认这优美的心已经为这些血块所感动了。见到血的男子们，也有曾在×先生班上听过几次讲，对于这人感到一点好处的，便联想到自己的寂寞上面去了。但是这种人，在明天以后，他的做诗做文的机会可来了，他在这件事上所生的影响，将是一场追悼会，一篇使自己满意的悼叹文章，一首诗，因为他们都是×先生创作班上的人，他们都会做白话文白话诗。

一件近于多事的纷扰，在×大学校门房那方面加了有年纪的重听的传达许多生气的理由，上海方面电话的询问来了一次又是一次，只要问到关于这学校新发生的事情时，总是一句话不说就把耳机挂上。铃声继续的响，烦恼了这老年人，就把耳机接过手大声的像唱戏的说，“什么也没有，是一件不值得花两角钱手续费的事”！在号房信件收发处徘徊的学生们，听到这个宏大声音的解释，且从解释中起了一种误会，以为是这昏头老人在告上海方面那事情是这样无价值，哄然一笑的有许多人。

楼上那一面，年青的有着一个孩子似的圆脸的医生，很敏捷的同一个助理，把人扶到床上以后，一面用纱布擦去那气息极微的×的脸上污血，一面开始捏着脉搏检查呼吸。

从医生处得到好消息的教长某，先是一面帮助到医生处置这“欢喜多事”的同事，一面在血泊里以及书架上各个角落，找寻那遗嘱之类东西的。看了这样不是又看那样，同时就看到那几封来去信件，拿在手以为得到卸责的证据了。但

是从医生方面明白了不是服毒，不是别的特殊症候，命案不至于影响到学校一切原有状况，心上释去了一饼重铅，把信件放下，向医生做了一个上等人高雅的有教养的微笑，走到楼下向学生说明，且嘱咐传达处拒绝新闻记者的过访去了。

因为时间还不过迟，所以一切情形在医生方面还有把握。教长某意思是把人送到上海医院去处置，则即或到后在医院死去也省得给学校方面为难，他这意见自然是隐在“医院可以保养”那伪善上。但比教长少于人事知识却富于医学经验的年青校医，对这主张加以考虑，他明白一个流血过度的人目下恐不能忍受四十分钟汽车上的颠簸，他认为这时除了注射一次强心针，以及一点别的东西，再静静的安睡十个小时以外，没有其他更完全方法是宜于这失血人的事，所以没有答应这处置。

凡是没有到课堂去的×大学教职员，都很愿意用一个好奇的心情，来到×先生房中看看这新奇别致的情形。虽然是住在楼上，或者对房，或者隔房，医生却照例的加以拒绝，这给了许多人以自尊失去的打击，因此有几个同事，使用一种复仇意义，批评到医生另一时属于私人的行为，且不惜找出一些空话攻击。另外还有几个记忆力强的同事，想起了这最初发现的那上屋的人了，毫不节制气力嘭嘭的迈步从楼面右廊走去，谁知一到了那里，满房子皆是学生，正听到那同事谈到血同伏在血泊里的人，心想这件事同事至少要谈到吃饭时候才会完，到吃饭时学生皆到了肚子空虚情形下，而他们，这发现命案的同事，却将与他们在一个桌子吃一顿晚饭，所以这第二次失望的同事某某，到后就走到校园看新开的迎春，到黄色的迎春花前用五歌韵做赏花诗去了。

在那小房内，守了三点钟，医生嘱咐了助手一些话，走去了。医生去后，助手坐到×先生那张旧的小小白木写字台旁，望到静静的躺在床上如死人的×先生，心里想到解剖室以及类乎这些凡属于一个医生助手所能联想的种种事，新地方的逗留，显得日子太长太静，就用一个知书识字所习以为常的行为，一一的翻着面前信件盒内的信件，且随意把里面的小相片上的女子，姿肆的欣赏，一面还从那些相片记号上面，猜详到这相片与床上人的关系。

到从长长的十多个钟头的睡眠上醒回时，似乎做梦一样，睁开眼睛，先望到床对面有一个小小绿色帆布床，且嗅到一种药水气味。那小床上的人似乎才起身出去不久，再抬起无力的头，看望窗子那一面，仍然是早晨，一个春天的早晨，从窗的上部玻璃格画出的四小片微青色天空，透明深邃，使睡过了十余钟头的他增加了胡涂。

听到隔房有人谈话声音，是那个猴头的口气，同另外一个又像非常熟习又想不起是谁的在说一件事情。只听到说“我以为是自杀”“我以为真出了命案”。本来想再用一点力爬起的他，正在努力把自己上身举起时节，忽然听到有人推门，那个校医处的兼司配药兼司看护的助手进房了。他仍然躺下，他记忆及先一时流血的事情了，且仿佛记得有一个时节这房中曾非常杂乱的情形来了。

“什么时候了？是快要夜了么？”

那助手，坐到他自己的那帆布床上，卷那白袖子，说：“不是的，这是新的一天的早上。”

“是早上。”他自言自语，念了这句话两次。望到仿佛快要压下的低低的屋上平顶，思索一切过去事情。

校园中钟声又响了。悠扬的，清新的，在空气中流动，且听到许多脚步声音竞争下楼。似乎非常奇怪的第一次才听到这声音的样子，他问那助手，这是为什么打钟，那助手就告他这是第一堂课钟。

校医搭了早班车从上海赶来，且另外邀了一个同行中年人，到了房里，那中年沉静的医生，捏了一会脉，听了一下心脏，测验了一下体温，点点头，走到去病人稍远处，与那年青医生用德文说了两句术语，就坐到平时×先生所坐的旧式板椅上去，发出轧轧的声音，忧愁的望着那朋友来为×先生诊脉。

教务长从门旁取溜势进到房中了，像是无事可作，就用手去拨那放在近门桌上的酒精炉子，即刻房中有了酒精的挥发气味。门外有人敲门，教务长才有事可做，忙去开门，且站在门口，同那敲门的人轻轻的说话，只说不要紧不要紧，拒绝了来客。那人似乎还不想回去，一定得见到病人谈谈才甘心的样子，守到门边，这教务长到后也就很为难的把门推开了。不过来人见到有医生在内，房中容积太小，又并不即刻进来，还仍然立在门外不动，教务长非常气愤的重复关上了门。不到一会儿两个医生皆离开这房间下楼去了，那人进到房中，站在床边，把帽甩去，安详的望了卧在床上的他。过了一会，才从皮包中掏取信件，递给病人。并且问道："××先生有什么不爽快?"

他苦笑着答说："没有什么，只一点点小病。"

那人对于这回答是满意的，就坐到近床一个椅上了。既然来了，自然就有一些话说，他等候着。

他们是不认识的，但这个时候正像其他时候一样，主人

一面读那介绍信，客人一面望到主人的脸，于是皆明白附丽于本人的是什么名字，而且照例的，在那名字上，同样是“作家”那因缘，即刻把友谊在一种方便中成立了。

“是从××先生处来的么?”他问那年青的客人。

这时客人正在将一个房间的一切，加以估计，听到这个话时，就说：“是的，是的。因为久仰大名，很想同先生谈谈，所以从××先生处来时，谈到先生，他就写了这个介绍信。”

“××先生文章到近来也不大写了!”

“是的，不多写，不常写，可是自从发表了××以后，××的天才是更增加了世人的认识。×先生，说到天才，我觉得你也是一个!”说到这个话时，客人是那么有力那么认真说到的。

“你看我是一个吗?谢谢你，因为你这样大方。但我实在并不是的，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去做，所以我……”

“是天才。你是不能辩解的，我同我的朋友，都这样说到。你不应当消极。我读完了你那个××，实在哭了好几次。那真是好作品。我同他们说，你真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一个抚台，一个军阀，……”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从前的抚台同军阀，都使人流泪无处说，你也是这样一种人物。你用你的一支笔使人难过。你有很大的聪明，把人心情揪着殴打的方法。你太不怜悯，太诱人，……”

“你是太会做文章了，从你谈话的机辩上面看得出。”

“我是蠢材，是呆子，你不要夸奖我。××女士她说我

‘小诚实’。×××女士她又说我怪。其实我那里算怪。我不过天生一颗心，容易感到别的伟大，与自己渺小，我恨我自己，我常常骂我是怪东西。这×××女士说得不错。”

这人另外还在一句话上又说了××女士的名两次，仿佛一个极其相熟的口吻。那口吻使他不平。他问他：

“你同她们很熟，是不是呢？”

经这样问过以后，那客人有点忸怩说不出口了。客人说曾见过一次，也仍然是到××先生家里。为了遮掩这心上的惭恧，那人反问他：

“××先生是不是认识这几个人？”

“不什么相熟，不过都在一起玩过，也曾经有一个时候同住过不久。”

“吓，那还不熟么？”说着，又好像有种感觉使心上发痒，忍受下来是不可能的事，那客人，用比较低微的声音，要×先生告他“是不是××女士同×××要好。”

本来已经就有了难堪的他，这时实在不想把话再继续下去了。他只摇头笑。他把方向转到天气，说：“天气真好。你早上坐火车是不是很有趣味？”

“天气好极了。这样天气使我想起一个美丽的女人。”

“是的，应当有这样想，你做不做诗？”

“做是做，我曾拿给××女士看过，她说很像×先生的诗。我不相信她的话，因为我并不觉得好。但是××女士说我像你的，这件事我相信我是不错的。我买了许多诗，我也作了许多。我蠢，总不能够好一点。”

“一定很好。”

“但那是××女士说的。”

他心想，只见过一面，平素沉默少言语的××，会同这样人说那么多话，真是一件奇怪事。原来××同×极熟，××的为人，也知道得很清楚，这时因这客人时时刻刻用一个恋爱者那样可怜态度，把××名字说了无数次且明白所谓“美丽女人”大约也就是正指到××而言，他感到这谈话有即刻结束的必要了。他告客人他不愿意太担搁客人的时间。他告客人医生只许他静卧不许说话，所以想定约另一个日子再来谈谈。

谁知这爽朗朋友，像是不大明了某一种文体的原故，还以为主人是同他客气，就请主人安睡一会，而他自己就毫不客气的坐到桌前去，装成无意的样子，检取桌上的铁丝网盒子里的东西，看那些来往信稿，且即刻把昨天教务长曾私下看过的一个女人相片，也拿在手上欣赏了。

“这是××，这是××女士，×先生，她送你这样一个好相!”

那种声音，那种神气，充满了×心上的厌恶。他装睡眠样子闭了眼睛，心中觉得非常冤屈，感到同情这东西的累赘了。一个作家，一个文人，是不是在他行为上也非有一点奔放不能节制的行动才算高明？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带来的同情，总夹杂到三倍的粗率讨厌里？他为什么一定要同这样许多人维持一种友谊，且把这个用来自苦？他纵不能在这样清朗温柔的天气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难道躺倒到床上的一点点清静的寂寞的时间，也成为必须用什么“同情”来剥夺净尽么？……想下去，也不能够，因为那客人正翻到一页原稿，看过以后，又要说话了。

“×先生，你不能消极！你应当有勇气！你应当大勇无

畏，同苦恼作战，同习惯作战，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仍然不做声，心中想：“这是些什么话。我有勇气我早把你头打破了。我大勇无畏，将踢你下楼了。我同什么习惯去作战？我用什么作为武器？你们每一个人在一切事情学会以前，就先有一种不讲规矩的习惯。你们是天赋的爱在一个人的桌上发现一点秘密，造作一点谣言。我需要的是忍耐，好让你们来糟蹋我的感觉，你们所需要的是随便，你们似乎有了同情，甚至于别人的桌上的私信也得看看内容，那理由，就是随便。”

他不能找出另外方法使这客人动身，他只好仍然来同客人说一点话，免得把那个文稿盒的一切弄得稀糟。他同客人谈了许多话，客人听到这些话时，似乎都好好的在心上记一笔账，预备在另外一个时节同别一个人去说。

第三天，同事与学生的看望，从这些人口里，听到了一些教育只许可他们学会的一些毫无意味的安慰，尤其是那些同事，先从一些别人或自己的谣言，把观念放到一种可鄙的幼稚的估想上，说出一些就是讽刺也仍然极其拙劣的言语，似乎为了一种义务，他把一个日子又消磨掉了。

第四天，能够出到太阳下走走了，学生皆在背后悄悄的指点到他，不必回头也可以明白这些事情。为了这种事他只好又回到房中，躺到床上去，他很奇怪为什么同样的大好天气，这晒铺盖的同事，为什么独在那一天爬上屋顶。望到屋顶，望到那由于前一天多个人慌张的行动，用铁器损坏了的窗子，对于生存，他感到不是什么东西可以填补的空虚。十点钟时节，一个事务员，带了一个工人，拿了两块玻璃来，镶补那窗棂，闭了目躺到床上装成熟睡的他，听到工人在房

中用钻划玻璃，又听到轻轻的敲那玻璃嵌到窗格里去，到后且轻轻的带了门走出去了。

上课钟响了，他想起今天是礼拜六，想起这时节那二十七个年青男女同学，因为课程那一点点关系，在这时节，一定在甬道上或土坪里花畦边有想到而且谈论到他的人。他坐在桌前，用一页做文章的稿纸，写了辞职的字条，心想到纵要活也应当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去，把做人的累赘减少一点，才能支持得下去。

“朋友多了以后，人是更寂寞了。”这样写着给一个长辈的信，回信来了，只说把身体弄得康健一点要紧。

三月。上海。

---

本篇收入《沈从文子集》以前未见发表。

# 绅士的太太

我不是写一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 他们的家庭

一个曾经被人用各样尊敬的称呼加在名字上面的主人，国会议员，罗汉，猪仔，金刚，后来又是顾问，参议，于是一事不作，成为有钱的老爷了。

人是读过书，很干练的人，在议会时还极其雄强，常常极声厉色的与政敌论辩，一言不合就祭起一个墨盒飞到主席台上去，又常常做一点政治文章到金刚月刊上去发表，现在还只四十五岁。四十多岁就关门闭户做绅士，是因为什么原故，很少有人明白的。

绅士为了娱悦自己，多数念点佛，学会静坐，会打太极拳，能谈相法，懂鉴赏金石书画，另外的事情，就是喝一点酒，打打牌。这个绅士是并不把自己生活放在例外的地位上

去的，凡是一切坏绅士的德性他都不会缺少。

一栋自置的房子，门外有古槐一株，金红大门，有上马石安置在门外边（因为无马可上，那石头，成为小贩卖冰糖葫芦憩息的地方了）。门内有门房，有小黑花哈叭狗，门房手上弄着两个核桃，又会舞石槌，哈叭狗成天寂寞无事可作，就蹲到门边看街。房子是两个院落的大小套房子，客厅里有柔软的沙发，有地毯，有写字台，壁上有名人字画，红木长桌上有古董玩器，同时也有打牌用的一切零件东西。太太房中有小小宫灯，有大铜床，高镜台，细绢长条的仕女画，极精致的大衣橱，僻处有乱七八糟的衣服，有用不着的旧式洋伞草帽，以及女人的空花皮鞋。

绅士有个年纪不大的妻，有四个聪明伶俐的儿女，妻曾经被人称赞过为美人，儿女都长得体面干净，因为这完全家庭，这主人，培养到这逸乐安全生活中，再无更好的理由拒绝自己的发胖了。

绅士渐渐胖下来，走路时肚子总先走到，坐在家中无话可说时就打呼睡觉，吃东西食量极大，谈话时声音滞呆，太太是习惯了，完全不感觉到这些情形是好笑的。用人则因为凡是有钱的老爷天南地北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也就毫不引起惊讶了。对于绅士发生兴味的，只有绅士的儿子，那个第三的，看到爹爹的肚子同那神气，总要发笑的问，这里面是些什么东西。绅士记得苏东坡故事，就告给儿子，这是满腹经纶。儿子不明白意思，请太太代为说明，遇到太太兴致不恶的时节，太太就告给儿子说这是“宝贝”，若脾气不好，不愿意在这些空事情上唠叨，就大声喊奶妈，问奶妈为什么尽少爷牙痛，为什么尽少爷头上长疙瘩。

少爷太一点是懂事多了的，只爱吃零碎，不欢喜谈空话，所以做母亲的总是欢喜大儿子。大少爷因为吃零碎太多，长年脸庞黄黄的，见人不欢喜说话，读书聪明，只是非常爱玩，九岁时就知道坐到桌子边看牌，十岁就会“挑士”，为母亲拿牌，绅士同到他太太都以为这小孩将来一定极其有成就。

绅士的太太，为绅士养了四个儿子，还极其白嫩，保留到女人的美丽，从用人眼睛估计下来，总还不上三十岁。其实三十二岁，因为结婚是二十多，现在大少爷已经是十岁了。绅士的儿子大的十岁，小的三岁，家里按照北京做官人家的规矩，每一个小孩请娘姨一人，另外还有车夫，门房，厨子，做针线的，抹窗子扫地的，一共十一个下人。家里常常有客来打牌，男女都有，把桌子摆好，人上了桌子，四双白手争到在桌上洗牌，抱引小少爷的娘姨就站到客人背后看牌，待到太太说，娘姨，你是看少爷的，怎么尽呆到这里？这三河县才像记起了自己职务，把少爷抱出外面大街，看送丧事人家大块头吹唢呐打鼓打锣去了。引少爷的娘姨，厨子娘姨，虽不必站在桌边看谁输赢，总而言之是知道到了晚上，汽车包车把客人接走以后，太太是要把人喊在一处，为这些下等人分派赏号的。得了赏号这些人就按照身分，把钱用到各方面去，厨子照例也欢喜打一点牌，门房能够喝酒，车夫有女人，娘姨们各个还有瘦瘦的挨饿的儿子，同到一事不作的丈夫，留在乡下，靠到得钱吃饼过日子。太太有时输了，不大高兴，大家就不做声，不敢讨论到这数目，也不敢在这数目上作那种荒唐打算，因为若是第二次太太又输，手气坏，这赏号分给用人的，不是钱，将只是一些辱骂了。实在说来使主人生气的事情也太多了，这些真是完全吃闲饭的东西，一

天什么事也不作，什么也不能弄得清楚，这样人多，还是胡胡涂涂，有客来了，喊人摆桌子也找不到，每一个人又都懂得到分钱，不忘记伸手。太太是常常这样生气骂人的，用人从不会接嘴应声，人人皆明白骂一会儿，回头不是客来就是太太到别处去做客，太太事情多，不会骂得很久，并且不是输了很多的钱也不会使太太生气，所以每个下人都懂得做下人的规矩，对于太太非常恭敬。

太太是很爱儿子的，小孩子哭了病了，一面打电话请医生，一面就骂娘姨，因为一个娘姨若照料得尽职，像自己儿子一样，照例小孩子是不大应当害病爱哭的。可是做母亲的除了有时把几个小孩子打扮得齐全，引带小孩子上公园吃点心看花以外，自己小孩子是不常同母亲接近的。另外时节母亲事情都像太多了，母亲常常有客，常常做客，平时又有许多机会同绅士吵嘴抖气，小孩子看到母亲这样子，好像也不大愿意亲近这母亲了。有时顶小的少爷，一定得跟到母亲做客，总得太太装成生气的样子骂人，于是娘姨才能把少爷抱走。

绅士为什么也缺少这涵养，一定得同太太吵闹给下人懂到这习惯？是并不溢出平常绅士家庭组织以外的理由。一点点钱，一次做客不曾添制新衣，更多次数的，是一种绅士们总不缺少的暧昧行为，太太从绅士的马褂袋子里发现了一条女人用的小小手巾，从朋友处听到了点谣言，从娘姨告诉中知道了些秘密，从汽车夫处知道了些秘密，或者，一直到了床上，发现了什么，都得在一个机会中把事情扩大，于是骂一阵，嚷一阵，有眼睛的就流眼泪，有善于说谎赌咒的口的也就分辩，发誓，于是本来预备出去做客也就不去了，本来

预备睡觉也睡不成了。哭了一会的太太，若是不甘示弱，或遇到绅士恰恰有别的事情在心上，不能采取最好的手段赔礼，太太就一人出去到别的人家做客去了，绅士羞惭在心，又不无小小愤怒，也就不即过问太太的去处。生了气的太太，还是过相熟的亲戚家打牌，因为有牌在手上，纵有气，也不是对于人的气了。过一天，或者吵闹是白天，到了晚上，绅士一定各处熟人家打电话，问太太在不在。有时太太记得到这行为，正义在自己身边，不愿意讲和，就总预先嘱咐那家主人，告给绅士并不在这里。有时则虽嘱咐了主人，遇到公馆来电话时，主人知道是绅士想讲和了，总仍然告给了太太的所在地方，于是到后绅士就来了，装作毫无其事的神气，问太太输赢，若旁人说赢了，绅士不必多说什么，只站在身后看牌，到满圈，绅士一定就把太太接回家了。若听到人说输了呢，绅士懂得自己应做的事，是从皮包里甩一百八十的票子，一面放到太太跟前去，一面挽了袖子自告奋勇，为太太扳本。既然加了股份，太太已经愿意讲和，且当到主人面子，不好太不近人情，自然站起来让坐给绅士。绅士见有了转机，虽很欢喜的把大屁股贴到太太坐得热巴巴的椅子上去，仍然不忘记说“莫走莫走，我要你帮忙，不然这些太太们要欺骗我这近视眼！”那种十分得体的趣话，主人也仿佛很懂事，听到这些话总是打哈哈笑，太太再不好意思走开，到满圈，两夫妇也仍然就回家了。遇到各处电话打过，太太的行动还不明白时节，主人照例问汽车夫，照例汽车夫受过太太的吩咐，只说太太并不让他知道去处，是要他送到市场就下了车的。绅士于是就坐了汽车各家去找寻太太。每到一个熟人的家里，那家公馆里仆人，都不以为奇怪，公馆中主人，姨太太，都

是自己才讲和不久，也懂得这些事情，男主人照例袒护绅士，女主人照例袒护太太，同这绅士来谈话。走到第二家，第三家，有时是第七家，太太才找着。有时找了一会，绅士新的气愤在心上慢慢滋长，不愿意再跑路了，吼着要回家（或索性到那使太太出走的什么家中去玩了一趟）。回到家中躺在柔软的大椅子上吸烟打盹，这方面一坚持，太太那方面看看无消息，有点软弱悍恐了，或者就使那家主人打电话回家来，作为第三者转圜，使绅士来接，或者由女主人伴送太太回家，且用着所有绅士们太太的权利，当到太太把绅士教训了一顿。绅士虽不大高兴，既然见到太太归来了，而且伴回来的又正说不定就是在另一时方便中也开了些无害于事的玩笑过的女人，到这时节，利用到机会，把太太支使走开，主客相对会心的一笑，大而肥厚的柔软多脂的手掌，把和事老小小的善于搅牌也善于做别的有趣行为的手捏定，用人不在客厅，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总得对于特意来做和事老的人有所答谢，一面无声的最谨慎的做了些使和事老忍不着笑的行为，一面又柔声的喊着太太的小名，用“有客在怎么不出来”这一类正义相责，太太本来就先服了输，这时又正当到来客，再不好坚持，就出来了。走出来了，谈了一些空话，因为有了一主一客，只须再来两个就是一桌，绅士望到客人做了一个会心的微笑，赶忙去打电话邀人，坐在家里发闷的女人正多，自然不到半点钟，这一家的客厅里又有四双洁白的手同几个放光的钻戒在桌上唏唎哗喇乱着了。

关于这家庭战争，由太太这一面过失而起衅，由太太这一面错误来出发，这事是不是也有过？也有过。不过男子到底是男子，一个绅士，学会了别的时候以前先就学会了对这

方面的让步。所以除了有时无可如何才把这一手拿出来抵制太太，平常时节是总以避免这冲突为是的。因为绅士明白每一个绅士太太，都在一种习惯下，养成了一种趣味，这趣味有些人家是在相互默契情形下维持到和平的，有些人家又因此使绅士得了自由的机会，总而言之太太们这种好奇的趣味，是可以使绅士阶级把一些友谊僚谊更坚固起来的，因这事实绅士们装聋装哑过着和平恬静的日子，也就大有其人了。这绅士太太，是缺少这样把柄给丈夫拿到，所以这太太比其余公馆的太太更使绅士尊敬畏惧了。

## 另外一个绅士的家庭

因为做客，绅士太太做到西城一个熟人家中去。

也是一个绅士，有姨太太三位，儿女成群，大女儿在大学念书，小女儿在小学念书，有钱有势，儿子才从美国回来，即刻就要去新京教育部做事。绅士太太一到这人家，无论如何也有牌打，因为没有客这个家中也总是一桌牌。小姐从学校放学回来，争着为母亲替手，大少爷还在候船，也常常站到庶母后面，间或把手从隙处插过去，抢去一张牌，大声吼着，把牌掷到桌上去。绅士是因为疯瘫，躺到藤椅上哼，到晚饭上桌时，才扶到桌边来吃饭的。绅士太太是到这样一个人家来打牌的。

到了那里，看到瘫子，用自己儿女的口气，同那个废物说话：

“伯伯这几天不舒服一点吗？”

“好多了。谢谢你们那个橘子。”

“送小孩子的东西也要谢吗？伯伯吃不得酸的，我那里有人从上海带来的外国苹果，明天要人送点来。”

“不要送，我吃不得。××近来忙，都不过来。”

“成天同和尚来往。”

“和尚也有好的，会画会诗，谈话风雅，很难得。”

自己的一个姨太太就笑了，因为她就同一个和尚有点熟。这太太是不谈诗画不讲风雅的，她只觉得和尚当真也有好人，很可以无拘束的谈一些话。

那从美利坚得过学位的大少爷，一个基督教徒，就说：

“和尚都该杀。”

绅士把眼睛一睁，很不平了：

“怎么，乱说！佛同基督有什么不同吗？不是都要渡世救人吗？”

少爷记起父亲是废物了，耶稣是怜悯老人的，取了调和妥协的神气：“我说和尚不说佛。”

姨太太 A 说：“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都恨和尚。”

这少爷正想回话，听到外面客厅一角有电话铃响，就奔到那角上接电话去了。这里来客这位绅士太太就说：“伯伯媳妇怎么样？”废物不作声，望到大小姐，因为大小姐在一点钟以前还才同爹爹吵过嘴。大小姐笑了。大小姐想到这件事，就笑了。

姨太太 B 说：“看到相片了，我们同大小姐到他房里翻出相片同信，大小姐读过笑得要不得。还有一个小小头发结子，不知是谁留下的，还有……”

姨太太 C 不知为什么红了脸，借故走出去了。

大小姐追出去：“三孃[①]，婶婶来了，我们打牌！”

绅士太太也追出去，走到廊下，赶上大小姐：“慢走，我同你说。”

大小姐似乎懂得所说的意思了，要绅士太太走过那大丁香树下去。两人坐到那小小绿色藤椅上去，两人互相望着对方白白的脸同黑黑的眼珠子，大小姐笑了，红脸了，伸手把绅士太太的手捏定了。

“婶婶，莫逼我好吧。”

“逼你什么？你这丫头，那么聪明，你昨天装得使我认不出是谁了。我问你，到过那里几回了？”

“婶婶你到过几回？”

“我问你！”

“只到过三次，万千莫告给爹爹！”

“我先想不到是你。”

“我也不知道是婶婶。”

“输了赢了？”

“输了不多。姨姨输二千七百，把戒子也换了，瞒到爹爹。”

“几姨？”

“就是三孃。”

三孃正在院中尖声唤大小姐，到后听到这边有人说话，也走到丁香花做成的花墙后面来了。见到了大小姐同绅士太太，就说：“请上桌子，摆好了。”

绅士太太说：“三孃，你手气不好，怎么输很多钱。”

这妇人为妓女出身，会做媚笑，就对大小姐笑，好像说大小姐不该把这事告给外人。但这姨太太一望也就知道绅士太太不是外人了，所以说：“××去不得，一去就输，还是大

小姐好。”又问，“太太你常到那里？”绅士太太就摇头，因为她到那里是并不为赌钱的，只是监察到绅士丈夫，这事不能同姨太太说，不能同大小姐说，所以含混过去了。

他们记起牌已摆上桌子了，从花下左边小廊走回内厅，见到大少爷在电话旁拿着耳机，说洋话，疙疙瘩瘩，大小姐听得懂是同女人说的话，就嘻嘻的笑，两个妇人皆莫名其妙，也好笑。

四个人哗喇哗喇洗牌，分配好了筹码，每人身边一个小红木茶几，上面摆纸烟，摆细料盖碗，泡好新毛尖茶，另外是小磁盘子，放得有切成小片的美国橘子。四个人是主人绅士太太，客人绅士太太，姨太太 B，大小姐。另外有人各人背后站站，谁家和了就很伶俐的伸出白白的手去讨钱，是“做梦”的姨太太 C。废人因为不甘寂寞，要把所坐的活动椅子推出来，到厅子一端，一面让姨太太 A 捶背，一面同打牌人谈话。

大少爷打完电话，穿了洋服从厅旁过身，听到牌声洗得热闹，本来预备出去有事情，也在牌桌边站定了。

“你们大学生也打牌！”

“为什么不能够陪妈陪婶婶？”

客人绅士太太就问大少爷：“春哥，外国有牌打没有？”

主人绅士太太笑了：“岂止有牌打，我们这位少爷还到美国做教师，那些洋人送他十块钱一点钟，要他指点！”

“当真是这样我将来也到美国去。”

大小姐说：“要去等我毕业了，我同婶婶一路去。我们可以……慢点慢点，一百二十副。妈你为什么不早打这张麻雀，我望这麻雀望了老半天了，哈哈，一百二！”说了，女人把牌

放在嘴边亲了那么一下，表示这幺索同自己的感情。

母亲像是不服气样子，找别的岔子：“玉玉，怎么一个姑娘家那么野?”

大小姐不做声，因为大少爷捏着她的膀子，要代一个庄，大小姐就嚷：“不行不行，人家才第一个上庄!”

大少爷到后坐到母亲位置上去，很热心的洗着牌，很热心的叫骰子，和了一牌四十副，才哼着美国学生所唱的歌走去了。

这一场牌一直打到晚上，到后又来了别的一个太太，二姨太让出了缺，仍然是五个人打下去。到晚饭时许多鸡鸭同许多精致小菜摆上了桌子，在非常光亮的电灯下，打牌人皆不必调换位置，就仍然在原来座位上吃晚饭。废人也镶拢来了，问这个那个的输赢，吃了很多的鱼肉，添了二次白饭，还说近来厨子所做的菜总是不大合口味，因为在一钵鸡中发现了一只鸡脚没有把外皮剥去，就叫厨子来，骂了一些吃冤枉饭的大人们照例骂人的话，说是怎么这东西还能给人吃，要把那鸡收回去，厨子把一个大磁盆拿回到灶房，看看所有的好肉已经吃尽，也就不说什么话，回头上房喊再来点汤，于是又在那煨鸡缸里舀了一盆清汤送上去了。

吃过了晚饭，晚上的时间觉得尚长，大小姐明早八点钟得到学校去上课，做母亲的把这个话提出来，在客人面前不大好意思同母亲作对，于是退了位，让姨太太 C 来补缺，四人重新上了场，不过大小姐站到母亲身后不动，一遇到有牌应当上手时，总忽然出人意外的飞快的把手从母亲肩上伸到桌中去，取着优美的姿势，把牌用手一摸，看也不看，嘘的一声又把牌掷到桌心去。母亲因为这代劳的无法拒绝，到后

就只有让位了。

八点了，二少爷三小姐三少爷不忘记姐姐日里所答应的东道，选好了××主演的《妈妈趣史》电影，要大小姐陪到去做主人。恰恰一个大三元为姨太太C抢去单吊，非常生气，不愿意再打，就伴同一群弟妹坐了自己汽车到××去看影戏去了，主人绅士太太仍然又上了桌子。

大少爷回来时，废物已回到卧房去睡觉去了。大少爷站到姨太太C身后看牌，看了一会，走去了。姨太太C到后把牌让姨太太B打，说要有一点事，也就走去了。

于是客人绅士太太一面砌牌一面说："伯母，你真有福气。"

主人绅士太太说："吵闹极了，都像小孩子。"

另外来客也有五个小孩，就说："把他们都赶到学校去也好，我有三个是两个礼拜才许他们回来一次的。"这个妇人却料不到那个大儿子每星期到××饭店跳舞两次。

"家里人多也好点。"

"我们大少爷过几天就要去南京，做什么'边事'，不知边些什么。"

"有几百一个月？"

"听说有三百三，三百三他那里够，好的是也可以找钱，不要老子养他了。"

"他们都说美国回来好，将来大小姐也应当去。"

"她说她不去美国，要去就去法国。法国女人就只会妆扮，这个丫头爱好。"

轮到绅士太太，做梦赋闲了，站到红家身后看了一会，又站到痞家身后看了一会，吃了些糖松子儿，又喝了口热茶，

想出去方便一下，就从客厅出去，过东边小院子。过圆门。过长廊。那边偏院辛夷树开得花朵动人，在月光里把影子通通映在地下，非常有趣味。辛夷树那边是大少爷的书房，听到有人说话，引起了一点好奇的童心，就走过那边窗下去，只听到一个极其熟习的女人笑声，又听到说话，声音很小，像在某一种情形下有所争持。

"小心一点，……"

"你莫把手挡着，我就……"

听了一会，绅士太太忽然明白这里是不适宜于站立的地方，脸上觉得发烧，悄悄的又走回到前面大院子来，月亮挂到天上，有极小的风吹送花香，内厅里不知是谁一个大牌和下了，只听到主客的喜笑与搅牌的热闹声音，绅士太太想起了家里的老爷，忽然不高兴再在这里打牌了。

听到里面喊丫头，知道是在找人了，就进到内厅去，一句话不说，镶到主人绅士太太的空座上去补缺，两只手皆放到牌里去乱合。

不到一会儿，姨太太C来了，悄静无声的，极其矜持的，站到另外那个绅士太太背后，把手搁到椅子靠背上，看大家发牌。

另外一个绅士太太，一面打下一张筒子，一面鼻子皱着，说："二嫂，你真是使人要笑你，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

姨太太C不做声，微微的笑着，又走到客人绅士太太背后去。绅士太太回头去看姨太太C，这女人就笑，问赢了多少。绅士太太忽然懂到为什么这人的身上有浓烈的香味了，把牌也打错张了。

绅士太太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了，出去看月亮。"

姨太太C似乎从这话中懂得一些事情，用齿咬着自己的红红嘴唇，离开了牌桌，默默的坐到较暗的一个沙发上，把自己隐藏到松软的靠背后去了。

## 一点新的事情

××公馆大少爷到东皇城根绅士家来看主人，主人不在家，绅士太太把来客让到客厅里新置大椅上去。

"昨天我以为婶婶会住到我家里的，怎么又不打通夜?"

"我恐怕我们家里小孩子发烧要照应。"

"我还想打四圈，那晓得婶婶赢了几个就走了。"

"那里，你不去南京，我们明天又打。"

"今天就去也行，三嬢总是一角。"

"三嬢同……"绅士太太忽然说滑了口，把所要说的话都融在一个惊讶中，她望到这个整洁温雅的年青人呆着，两人互相皆为这一句话不能继续开口了。年青人狼狈到无所措置，低下了头去。

过了一会大少爷发现了屋角的一具钢琴，得到了救济，就走过去用手按琴键，发出高低的散音。小孩子听到琴声，手拖娘姨来到客厅里，看奏琴，绅士太太把小孩子抱在手里，叫娘姨削几个梨子苹果拿来，大少爷不敢问绅士太太，只逗着小孩，要孩子唱歌。

到后两人坐了汽车又到××废物公馆去了，在车上，绅士太太，很悔自己的失言，因为自己也还是年青人，对于这

些事情，在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晚辈面前，做长辈的总是为一些属于生理上的种种，不能拿出长辈样子，这体面的年青人，则同样也因为这婶婶是年青女人，对于这暧昧情形有所窘迫，也感到无话可说了。车到半途，大少爷说，“婶婶，莫听他们谣言。”绅士太太就说，“你们年青人小心一点。”仍然不忘记那从窗下听来的一句话，绅士太太把这个说完时，自己觉得脸上发烧得很，因为两个人是并排坐得那么近，身体的温暖互相感到，年青人，则从绅士太太方面的红脸，起了一种误会，他那聪明处到这时仿佛起了一个新的合理的注意，而且这注意也觉得正是救济自己一种方法，到了公馆，下车时，先走下去，伸手到车中，一只手也有意那么递过来，于是轻轻的一握，下了车，两人皆若为自己行为，感到了一个憧憬的展开扩大，互相会心的交换了一个微笑。

到了废物家，大少爷消失了，不到一会又同三嫂出现了。绅士太太觉得这三嫂今天特别对他亲切，在桌边站立，拿烟拿茶剥果壳儿，两人望到时，就似乎有些要说而不必用口说出的话，从眼睛中流到对方心里去，绅士太太感到自己要做一个好人，要为人包瞒打算，要为人想法成全，要尽一些长辈所能尽的义务：这是为什么？因为从三嫂的日光里，似乎得到一种极其诚恳的信托，这妇人，已经不能对于这件事不负责任了。

大小姐已经上坤范女子大学念书去了，少爷们也上学了，今天请了有两个另外的来客，所以三嫂不上场，到绅士太太休息时，三嫂就邀绅士太太到房里去，看新买的湘绣。两人刚走过院子，望见偏院里辛夷，开得如红火，一大树花灿烂夺目，两人皆不知忌讳走到树下去看花。

“昨夜里月光下这花更美。”绅士太太在心上说着，微微的笑。

“我想不到还有人来看花！”姨太太C也这样想着，微微的笑。

书房里大少爷听到有人走路声音，忙问是谁。

绅士太太说：“××，不出去么？”

“是婶婶吗？请进来坐坐。”

“太太就进去看看，他很有些好看的画片。”

于是两个妇人就进到这大少爷书房了，一个并不十分阔大的卧室，四壁裱得极新，小小的铜床，小小的桌子，四面皆是书架，堆满了洋书，红绿面子，印金字，大小不一，似乎才加以整理的神情，稍稍显得凌乱。床头一个花梨木柜橱里，放了些女人用的香料，一个高脚维多利亚式话匣子，上面一大册安置唱片的本子，本子上面一个橘子，橘子边旁一个烟斗。大少爷正在整理一个像小钟一类东西，那东西就搁到窗前桌上。

“有什么用处？”

“无线电盒子，最新从美国带回的，能够听上海的唱歌。”

“太太，大少爷带得一个小闹表，很有趣味。”

“哎呀，这样小，值几百？”

“一百多块美金，婶婶欢喜就送婶婶。”

“这怎么好意思，你只买得这样一个，我怎么好拿。”

“不要紧，婶婶拿去玩，还有一个小盒子，这种表只有美国一家专利，若是坏了，拿到中央表店去修理，不必花钱，因为世界凡是代卖这钟表公司出品的都可以修理。”

“你留到自己玩吧，我那边小孩子多，掉到地下也可惜。”

"婶婶真是当做外人。"

绅士太太无话可说。因为姨太太C已经把那个表放到绅士太太手心里，不许她再说话了。这女人，把人情接受了，望一望全房情景，像是在信托方面要说一句话，就表示大家可以开诚布公作商量了，就悄悄的说道：

"三孃，你听我说一句话，家里人多了，凡事也小心一点。"

三孃望到大少爷笑："我们感谢太太，我们不会忘记太太对我们的好处。"

大少爷，这美貌有福的年轻人，无话可说，正翻看到一本日日放在床头的英文圣经，不做声，脸儿发着烧，越显得娇滴滴红白可爱，忽然站起来，对绅士太太作了一个揖，态度非常诚恳，用一个演剧家扮演哈孟雷特青年的姿势，把绅士太太的左手拖着，极其激动的向绅士太太说道：

"婶婶的关心地方，我不会忘记到脑背后。"

绅士太太右手捏着那钮扣大的小表，左手被人拖着，也不缺少一个剧中人物的风度，谦虚的而又温和的说："小孩子，知道婶婶不是妨碍你们年青人事情就行了，我为你们耽心！我问你，什么时候过南京有船？"

"我不想去，并不是没有船。"

"母亲也瞒到？"

"母亲只知道我不想去，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她也不愿意我就走，所以帮同瞒到老瘫子说是船受检查，极不方便。"

绅士太太望望这年青侄儿，又望望年青的姨太太C，笑了："真是一对玉合子。"

三孃不好意思，也哧的笑了。"太太，今夜去××试试赌

运，他们那里主人还会做很好的点心，特别制的，不知尝过没有？”

“我不欢喜大数目，一百两百又好像拿不出手——××，美国有赌博的？”

“法国美国都有，我不知道这里近来也有了，以前我不听到说过。婶婶也熟习那个吗？”

“我是悄悄的去看你的叔叔，我装得像妈子那样带一副墨眼镜，谁也不认识，有一次我站到我们胖子桌对面，他也看不出是我。”

“三孃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看，婶婶莫打牌了。假装有事要回去，我们一道去。”

姨太太C也这样说：“我们一道去。到那里去我告给太太巧方法扎七。”

事情就是这样定妥了。

到了晚上约莫八点左右，绅士太太不愿打牌了，同废物谈了一会话，邀三孃送她回去，大少爷正有事想过东城，搭乘了绅士太太的汽车，三人一道儿走。汽车过长安街，一直走，到哈德门大街了，再一直走，汽车夫懂事，把车向右转，因为计算今天又可以得十块钱特别赏赐，所以乐极了，把车也开快许多了。

三人到××，留在一个特别室中喝茶休息，预备吃特制点心，三姨太太悄悄同大少爷说了几句话，扑了一会粉，对穿衣镜整理了一会头发，说点心一时不会做来，先要去试试气运，拿了皮箧想走。

绅士太太说：“三孃你就慌到输！”

大少爷说：“三孃是不怕输的，顶爽利，莫把皮箧也换筹

码输去才好。”

姨太太C走下楼去后，小房中只剩下两个人。两人说了一会空话，年青人记起了日里的事情，记起同姨太太C商量得很好了的事情，感到游移不定，点心送来了。

“婶婶吃一杯酒好不好？”

“不吃酒。”

“吃一小杯。”

“那就吃甜的。”

“三孃也总是欢喜甜酒。”

当差的拿酒去了，因为一个方便，大少爷走到绅士太太身后去取烟，把手触了她的肩。在那方，明白这是有意，感到可笑，也仍然感到小小动摇，因为这贵人记起日里在车上的情形，且记起昨晚上在窗下窃听的情形，显得拘束，又显得烦懑了，就说：

“我要回去，你们在这里吧。”

“为什么忙？”

“为什么我到这里来？”

“我同婶婶要说一句话，又怕骂。”

“什么话？”

“婶婶样子像琴雪芳。”

“说瞎话，我是戏子吗？”

“是三孃说的，说美得很。”

“三孃顶会说空话。”虽然这么答着，侧面正是一个镜台，这绅士太太，不知不觉把脸一侧，望到镜中自己的白脸长眉，温和的笑了。

男子低声的蕴藉的笑着，半天不说话。

绅士太太忽然想到了什么的神情，对着了大少爷："我不懂你们年青人做些什么鬼计。"

"婶婶是我们的恩人，我……"那只手，取了攻势，伸过去时，受了阻碍。

女人听这话不对头，见来势不雅，正想生气，站在长辈身分上教训这年青人一顿，拿酒的厮役已经在门外轻轻的啄门，两人距离忽然又远了。

把点心吃完，到后两人用小小起花高脚玻璃杯子，吃甜味橘子酒。三姨太太回来了，把皮箧掷到桌上，坐到床边去。

绅士太太问："输了多少？"

三嬢不作答，拿起皮箧欢欢喜喜掏出那小小的精巧红色牙骨筹码数着，一面做报告，一五一十，除开本，赢了五百三。

"我应当分三成，因为不是我陪你们来，你一定还要输。"绅士太太当笑话说着。

大少爷就附和到这话说："当真婶婶应当有一半，你们就用这个做本，两人合份，到后再结算。"

"全归太太也不要紧，我们下楼去，现在热闹了点，张家大姑娘同到张七老爷都来了，×总理的三小姐也在场。五次输一千五，骄傲极了，越输人越好看。"

"我可不下去，我不欢喜使她知道我在这里赌钱。"

"大少爷？"

"我也不去，我陪婶婶坐坐，三嬢你去吧，到十一点我们回去。"

"……莫走！"

…………

回到家中，皮箧中多了一个小表，多了四百块钱，见到老爷在客厅中沙发上打盹，就骂用人，为什么不喊老爷去睡。当差的就说，才有客到这里谈话刚走不久，问老爷睡不睡觉，说还要读一点书，等太太回来再叫，他所以不敢喊叫。绅士见到太太回了家，大声的叱娘姨，惊醒了。

“回来了，太太！到什么人家打牌？”

绅士太太装成生气的样子，就说：“运气坏极了，又输一百五。”

绅士正恐怕太太追问到别的事，或者从别的地方探听到了关于他的消息，贼人心虚，看到太太那神气，知道可以用钱调和了，就告给绅士太太明天可以还账，且安慰太太，输不要紧，又同太太谈各个熟人太太的牌术和那属于打牌的品德，这贵人日里还才到一个饭店里同一个女人鬼混过一次，待到太太问他白天做些什么事时，他就说到佛学会念经，因为今天是开化老和尚讲楞严日子。若是往日，绅士太太一定得诈绅士一阵，不是说杨老太太到过佛学会，就是说听说开化和尚已经上天津，绅士照例也就得做戏一样，赌一个小咒，事情才能和平了结，解衣上床。今晚上因为赢了钱，且得了一个小小金表，自己又正说着谎话，所以也就不再追究谈楞严谈到第几章那类事了。

两人回到卧室，太太把皮箧子收到自己小小的保险箱里去，绅士作为毫不注意的神气，一面弯腰低头解松绑裤管的带子，一面低声的摹仿梅畹华老板的天女散花摇板，用节奏调和到呼吸。

到后把汗衣剥下，那个满腹经纶的尊贵肚子因为换衣的原因，在太太眼下，用着骄傲凌人的态度，挺然展露于灯光

下，暗褐色的下垂的大肚，中缝一行长长的柔软的黑毛，刺目的呈一程图案调子，太太从这方面得到一个联想，告绅士，今天西城××公馆才从美国回来不久的大少爷来看过他，不久就得过南京去。

绅士点点头："这是一个得过哲学硕士的有作为的年青人，废物有这样一个儿子，自己将来不出山，也就不妨事了。"

绅士太太想到别的事情，就笑，这时也已经把袍子脱去，夹袄脱去，鞋袜脱去，站在床边，对镜用首巾包头，预备上床了。绅士从太太高硕微胖的身材上，在心上展开了一幅美人出浴图，且哗哗的隔房浴室便桶的流水声，也仿佛是日里的浴室情景，就用鼻音做出亵声，告太太小心不要招凉。

## 更新的事情

约有三天后，××秘密聚乐部的小房子里又有三个人在吃点心，那三孃又赢了三百多块钱，分给了绅士太太一半。这次绅士太太可在场了，先是输了一些，到后大少爷把婶婶邀上楼去，姨太太C不到一会儿就追上来，说是天红得到五百，把所输的收回，反赢三百多，绅士太太同大少爷除了称赞运气，并不说及其他事情。

绅士太太对于他们的事更显得关切，到废物公馆时，总借故到姨太太C房中去盘旋，打牌人多，也总是同三孃合手，两股均分，输赢各半。

星期日另外一个人家客厅里红木小方桌旁，有西城××公馆大小姐，有绅士太太，大小姐不明奥妙，问绅士太太，

知不知道三孃近来的手气。

“婶婶不知道么？我听人说她输了五百。”

“输五百吗？我一点不明白。”

“我听人说的，她们看到她输。”

“我不相信，三孃太聪明了，心眼玲珑，最会看风色，我以为她扳了本。”

大小姐因为抓牌就不说话了，绅士太太记到这个话，虽然当真不大相信，可是对于那两次事情，有点小小怀疑起来了。到后新来了两个客，主人提议再拼成一桌，绅士太太，主张把三孃接来。电话说不来，有小事，今天少陪了，绅士太太要把耳机接线拿过身边来，捏了话机，用着动情的亲昵调子：

“三孃，快来，我在这里！”

那边说了一句什么话，这边就说：“好好，你来，我们打过四圈再说。”

说是有事的姨太太C，得到绅士太太的嘱咐，仍然答应就来了，四个人皆拿这事情当笑话说着，但都不明白这友谊的基础建筑到些什么关系上面。

不到一会三孃的汽车就在这人家公馆大门边停住了，客来了，桌子摆在小客厅，三孃不即去，就来在绅士太太身后。

“太太赢了，我们仍然平分，好不好？”

“好，你去吧，人家等得太久，张三太快要生气了。”

三孃去后大小姐问绅士太太：

“这几天婶婶同三孃到什么地方打牌？”

绅士太太摇头喊：“五万碰，不要忙！”

休息时三孃扯了绅士太太，走到廊下去，悄悄的告她，

大少爷要请太太到××去吃饭。绅士太太记起了大小姐先前说的话，问姨太太C：

“三孃，你这几天又到××去过吗？”

“那里，我这两天门都不出。”

“我听谁说你输了些钱。”

“什么人说的？”

“没有这回事就没有这回事，我好像听谁提到。”

三孃把小小美丽嘴唇抿了一会，莞尔而笑，拍着绅士太太肩膊：“太太，我谎你，我又到过××，稍稍输了一点小数目。我猜这一定是宋太太说的。”

绅士太太本来听到三孃说不曾到过××，以为这是大小姐或者明白她们赢了钱，故有意探询，也就罢了。谁知姨太太C又说当真到过，这不是谎话的谎话，使她不能不对于前两天的赌博生出疑心了。她这时因为不好同三孃说破，以为另外可去问问大少爷，就忙为解释，说是听人说过，也记不起是谁了。她们到后都换了一个谈话方向，改口说到花，一树迎春颜色黄澄澄地像碎金缀在枝头上，在晚风中摇摆，姿态绝美，三孃为折了一小枝来替绅士太太插到衣襟上去：

“太太，你真是美人，我一看到你，就好像自己会嫌自己肮脏卑俗。”

“你太会说话了，我是中年人了，那里敌得过你们年青太太们。”

到了晚上，两人借故有事要走，把两桌牌拼成一桌，大小姐似乎稍稍奇怪，然而这也管不了许多，这位小姐是对于牌的感情太好了，依旧上了桌子摸风，这两人就坐了汽车到××饭店去了。××饭店那方面，大少爷早在那里等候了许

久，人来了，极其欢喜，三嬢把大少爷扯到身边，咬着耳朵说了两句话，大少爷望到绅士太太只点头微笑，两个人不久就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房里剩下绅士太太一个人，襟边的黄花掉落到地下，因为拾花，想起了日里三嬢的称誉，回头去照镜子，照了好一会，又用手抹着自己头上光光的柔软的头发，顾影自怜，这女人稍稍觉得有点烦恼，从生理方面有一些意识模糊的反抗，想站起身来走过去，看两个人在商量些什么事情。

推开那门，见到大少爷坐在大椅上，三嬢坐在大少爷腿上，把头聚在一处，蜜蜜的接着吻。绅士太太不待说话，心中起着惊讶，就缩回来了，仍然坐到现处，就听到两人在隔壁的笑声，且听到接吻嘴唇离开时的声音。三嬢走过房中来了，一只手藏在身后，一只手伏在绅士太太肩上，悄悄的说：

“太太，要看我前回所说那个东西没有？”

“你怎么当真？”

“不是说笑话。”

“真是丑事情。”

三嬢不再作声，把藏在身后那只手所拿的一个摺子放到绅士太太面前，翻开了第一页。于是第二页，第三页，……两人相对低笑，大少爷，轻脚轻手，已经走到背后站定许久了。

…………

回家去，绅士太太向绅士说头痛不舒服，要绅士到书房去睡。

# 一年以后

绅士太太为绅士生养了第五个少爷，寄拜给废物三姨太太作干儿子，三孃送了许多礼物给小孩，绅士家请酒，客厅卧房皆摆了牌，小孩子们皆穿了新衣服，由娘姨带领，来到这里做客。绅士家一面举行汤饼宴，一面接亲家母过门，头一天是女客，废物不甘寂寞也接过来了。废物在客厅里一角，躺在那由公馆抬来的轿椅中，一面听太太们打牌嚷笑，一面同绅士谈天，讲到佛学中的果报，以及一切古今事情，按照一个绅士身分，采取了一个废人的感想，对于人心世道，莫不有所议及。绅士同废人说一阵，又各处走去，周旋到妇人中间，这里看看，那里玩玩，院子中小客人哭了，就叹气，大声喊娘姨，叫取果子糖来款待小客人。因为女主人不大方便，不能出外走动，干妈收拾得袅袅婷婷，风流俏俊，代行主人的职务，也像绅士一样忙着一切。

到了晚上，客人散尽，娘姨把各房间打扫收拾清楚，绅士走到太太房中去，忙了一整天，有点疲倦了，就坐到太太床边，低低的叹了一声气。看到桌上一些红绿礼物，看到干妈送来的大金锁同金寿星，想起那妇人飘逸风度，非常怜惜似的同太太说：

“今天干妈真累了，忙了一天！”

绅士太太不做声，要绅士轻说点，莫惊吵了后房的小孩。

似乎因为是最幼的孩子，这孩子使母亲特别关心，虽然请得有一个奶娘，孩子的床就安置在自己房后小间，绅士也极其爱悦这小小生命的嫩芽。正像是因为这小孩的存在，母

亲同父亲互相也都不大欢喜在小事上寻隙缝吵闹，家庭也变成非常和平了。

因为这孩子是西城××公馆三嬢太太的干儿子，从此以后三嬢有一个最好的理由来到东城绅士公馆了。因这贵人的过从，从此以后绅士也常常有理由同自己太太讨论到这干亲家母的为人了。

有一天，绅士从别处得到了一个消息，拿来告给了太太。

“我听到人说西城××公馆的大少爷，有人做媒。”

太太略略惊讶，注意的问：“是谁?”

两人在这件事情上说了一阵，绅士也不去注意到太太的神气，不知为什么，因为谈到消息，这绅士记起另外一种消息，就笑了。

太太问：“笑什么?”

绅士还是笑，并不作答。

太太有点生气样子，其时正为小孩子剪裁一个小小绸胸巾就放下了剪刀，一定要绅士说出。

绅士仍然笑着，过了好一会，才嗫嗫滞滞的说：“太太，我听到有笑话，说那大少爷灯……有点……”

绅士太太愕然了，把头偏向一边，惊讶而又惶恐的问：“怎么，你说什么!?”

“我是听人说的，好像我们小孩子的……”

“怎么，说什么!? 你们男子的口!!”

绅士望到太太脸上突然变了颜色，料不到这事情会有这样吓人，就忙分辩说：“这是谣言，我知道!”

绅士太太要哭了。

绅士赶忙匆匆促促的分辩说：“是谣言，我是知道的! 我

只听说我们的孩子干妈三孃，特别同那大少爷谈得合式，听到人这样说过，我也不相信。”

绅士太太放了一口气，才明白谣言所说的原是孩子的干妈，对于自己先前的态度忽然感到悔恨，且非常感到丈夫的可恼了，就骂绅士，以为真是一个堕落的人，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又不是年轻小孩子，不拘到什么地方，听到一点毫无根据的谰言，就拿来嚼咀。且说：

“一个绅士都不讲身分，亏得你们念佛经，这些话拿去随便说，拔舌地狱不知怎么容得下你们这些人。”

绅士听到这教训，一面是心中先就并不缺少对于那干亲家母的一切憧憬，把太太这义正辞严的言语，嵌到肥心上去后，就不免感到一点羞惭了。见到太太样子还很难看，这尊贵的人，照老例，做戏一样陪了礼，说一点别的空话，搭搭讪讪走到书房继续做阿难伽叶传记的研究去了。

绅士太太好好保留到先前一刻的情形，保留到自己的惊，保留到丈夫的谦和，以及那些前后言语，给她的动摇，这女人，再把另外一些时节一些事情追究了一下，觉得全身忽然软弱起来，发着抖，再想支持到先前在绅士跟前的生气倔强，已经是万万办不到了。于是她就哭了，伏在那尚未完成的小孩子的胸巾上面，非常伤心的哭了。

悄悄溜到门边的绅士，看到太太那情形，还以为这是因为自己失去绅士身分的责难，以及，物丧其类底痛苦，才使太太这样伤心，万分羞惭的转到书房去，想了半天主意，才亏得想出一个计策来，不让太太知道，出了门雇街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只说太太为别的事使气，想一个老太太装作不知道到他家里，邀她往公园去散散。把计策办妥当后，这绅

士又才忙忙的回到家中，仍然去书房坐下，拿一本陶渊明的诗来读，读了半天，听到客来了，到上房去了，又听到太太喊叫拿东西，过了一会又听到叫把车子预备，来客同太太出去以后，绅士走到天井中，看看天气，天气非常了好，好像很觉得寂寞，就走到上面房里去，看到一块还未剪裁成就的绸子，湿得像从水中浸过，绅士良心极其难过，本来乘到这机会，可以到一个相好的妇人处去玩玩，也下了决心，不再出门了。

绅士太太回来时，问用人，老爷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用人回答太太，是老爷并不出门，在书房中读书，一个人吃的晚饭。太太忙到书房去，望着老爷正跪在佛像前念经，站到门边许久，绅士把经念完了，回头才看到太太。两人皆有所内愿，都愿好好的讲了和，都愿意得到对方谅解，绅士太太极其温柔的走到老爷身边去。

"怎么一个人在家中，我以为你到傅家吃酒去了。"

绅士看到太太神气，是讲和的情形，就做着只有绅士才会做出的笑样子，问到什么地方去玩了来，明白是到公园了，就又问到公园什么馆子吃的晚饭，人多不多，碰到什么熟人没有。两人于是很虚伪又很诚实的谈到公园的一切，白鹤，鹿，花坛下围棋的林老头儿，四如轩的水饺子，说了半天，太太还不走去。

"累了，早睡一点。"

"你呢?"

"我念了五遍经，近来念经真有了点奇迹，念完了神清气爽。"

听着这样谎话的绅士太太，容忍着，不去加以照例的笑

谑，沉默了一阵，一个人走到上房去了。绅士在书房中，正想起傅家一个婢女打破茶碗的故事，一面脱去袜子，娘姨走来了，静静的怯怯的说："老爷，太太请您老人家。"绅士点点头，娘姨退出去了，绅士不知为什么原故，很觉得好笑，在心中搅起了些消失了多年的做新郎的情绪，趿上鞋，略显得匆促的向上房走去。

第二天，三孃来看孩子，绅士正想出门，在院子里遇到了，绅士红着脸，笑着，敷衍着，一溜烟走了，三孃是也来告给绅士太太关于大少爷的婚事消息的，说了半天，到后接到别处电话，来约打牌，绅士太太却回绝了。

两个人在家中密谈了一些时候，小孩子不知为什么哭了，绅士太太叫把小孩子抱来，小孩子一到母亲面前就停止了啼哭，望到这干妈，小小的伶精的黑眼仁，好像因为要认清楚这女人那么注意集中到三孃的脸。三孃把孩子抱在手上，哄着喝着：

"小东西，你认得我！不许哭！再哭你爹爹会丢了你！"

绅士太太不知为什么原因，小孩子一不哭泣，又教奶妈快把孩子抱去了。

---

本篇发表于1930年3月10日《新月》第3卷第1期，特大号。署名沈从文。

① 三孃 孃，读作niāng。湘西方言，称姑母为孃，三孃，即三姑。

#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YIGE NÜJUYUAN DE SHENGHUO*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曾发表于1930年10月~1931年5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1~6期，署名沈从文。1931年8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初版。

原目：《一　后台》、《二　家》、《三　一个配角》、《四　新的一幕》、《五　大家皆在分上练习一件事情》、《六　配角》、《七　一个新角》、《八　配角做的事》、《九　一个不合理的败仗》。

现据大东书局初版编入。

#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 一　后　　台

办了许多的交涉，××名剧，居然可以从大方剧团在光明戏院上演了。

××没有开始时，一个短剧正在开始，场中八百个座位满是看客，包厢座上人也满了，楼上座人也满了。因为今天所演的是××的名剧，且在大方剧团以外，还加入了许多其他学校团体演剧人材，所以预料到的空前成就，在没有结果以前，还不知道，但从观众情形上看来，已经就很能够使剧团中人乐观了。这时正在开始一个短短谐剧，是为在××演过独幕剧自杀以后的插话而有的，群众拍手欢笑的声音，振动了瓦屋，使台上扮丑角的某君无法继续说话。另外一个女角，则因为还是初次上台，从这种热烈赞美上，心中异常快乐，且带着一点惊眩，把自己故意矜持起来，忘了应当接下的说词。于是下面为这自然的呆像，更觉得开心，就有许多人笑得流出眼泪，许多人大声呼叫，显然的，是剧本上演员

所给观众趣味，已经太过分了。

导演人是一个瘦个儿身材的人，是剧艺运动著名的人物，从事演剧已经有十三年了。今晚上的排演，大家的希望，就是从××名剧上给观众一种的做人指示，一点精神的粮食，一付补药，所以这导演忙了半月，布置一切，精神物质皆完全牺牲到这一个剧本上。如今看到××还没有上演，全堂观众为了一个浅显的社会讽刺剧，疯狂的拍掌，热心的欢迎，把这指导人气坏了。他从这事上看出今天台上即或不至于完全失败，但仍然是失败了。台下的观众，还是从南京影戏院溜出的观众，这一群人所要的只是开心，花了钱，没有几个有趣味的故事，回头出场时是要埋怨不该来到这里的。没有使他们取乐的诨科，他们坐两点钟会借着头痛这一类名称，未终场就先行溜走。来到这里的一群观众若不是走错了路，显然这失败又一定不能免了，就非常气闷的在幕后走来走去。

外面的抚掌声音使他烦恼，他到后走到地下化妆室去，在第七号门前，用指头很粗暴的扣着门，还没有得到内面的答应以前，就推开了那门撞进去了。这里是他朋友陈白的房中，就是谐剧收场以后开始上演××时的主角。这时这主角正在对着镜子，用一种颜色敷到脸上去，旁边坐得有本剧女主角萝女士。这女子穿了出场时的粗布工人衣服，把头发向后梳去，初初看来恰如一个年青男子。导演望到与平时小姐风度完全两样的萝女士，动人的朴素装扮，默默的点着头，似乎是为了别人正在询问他一句话，他承认了这话那么样子。导演进去以前两个人正为一件事情争持，因为多了一个人，两人就不再说及了。

因为这两个年青人在一处时总是欢喜争辩，士平先生就

问："又在说什么了？"陈白说："练习台词。"导演士平就笑，不大相信这台词是用得着在台上说的问题。

"士平先生，今天他们成功了，年青人坐满了戏场，我听宋君说，到后还有许多人来，因为非看不可，宁愿意花钱站两个钟头，照规矩宋君不答应，他们还几几乎打起来了！"这是萝女士说的话语。言语在这年青人口中，变成一种清新悦耳快乐的调子，这调子使导演士平先生在心上起着小小骚乱，又欢喜又忧郁，站到房中游目四瞩，俨然要找到一个根据地才好开口。

"是的，差不多打起来了！"那个导演到后走到男角身后去，一面为男角陈白帮助他作一件事情；一面说，"有八百人！这八百个同志，是来看我们的戏，从各处学校各处地方走来的。对于今天的观众，我们都应当非常满意了。可是你们不听到外面这时的拍掌声音吗？我真是生气了。他们就只要两个人上台去相对说点笑话，扮个鬼脸，也能够很满意回去的。他们来到这里坐两点钟，先得有一个谐剧使他们精神暴长起来，时间只要十分，或者二十分，有了这打哈哈机会，到后才能沉闷的看完我们主要所演的戏。我听到他们这时的拍掌，我觉得今天是又失败了！"

"这是你的意思。你不适宜于这样悲观。在趣剧上拍掌的观众未尝不能在悲剧上流泪，一切还是看我们自己！"

他说，"是的，"像是想到他的导演责任，应当对于演员这话，加以同意才算尽职那种神气，又连说"是的，是的。"把话说完，两人互相望望，沉默了。

陈白这时可以说话了。这是一个在平时有自信力的男子，他像已经到了台上，用着动人的优美姿势站了起来。"我们不

能期望这些人过高。对于他们，能够花了钱，能够在这时候坐到院子里安静的看，我们就应当对这些人致谢了。我们在这时节，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把一切进出电影院以看卓别麟受难为乐事的年青人趣味换一个方向。我们单是演剧太不够。上一些日子，×××的戏不是在完全失败以外，还有欠上一笔债这件事么？××的刊物还只能印两千，我们的观众如今已经就有八百，这应当是很好的事情了。我是乐观的，士平先生，我即或看到你这忧愁样子，我仍然也是乐观的。”

“我何尝不能乐观？我知道并不比你为少。可是我听到那掌声仍然使我要忍受不了。我几几乎生气，要叫司幕的黄小姐闭幕了。我并不觉得××的趣剧是那么无价值，可是我总觉不出××趣剧那么有价值。”

“趣味的标准是因人不同的。我们常是太疏忽了观众的程度，珍重剧本的完全，所以我们才有去年在××地方的失败。以后我主张俯就观众的多数，不知道……”

萝女士把话止住了，“你这意见顶糟。”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你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多数，是不是？”

“我并不以为这是取得多数的方法，不过我们若果要使工作在效率上找得出什么结果，在观众兴味上注点意也不是有害的主张。”

“我以为是能够在趣剧上发笑的人也能在悲剧上流泪，这是我说过的话。一切失败成就都是我们本身，不是观众！我心想，在伦敦的大剧场，也仍然是有人在趣剧上发笑不止的。我相信谁都不欢迎无意义的东西，但谁也不会拒绝这无意义的东西在台上出现。因为这是戏场，是戏场，不明白么，这

原是戏场!"

"我懂了，是戏场，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高尚理想也得穿上一件有趣的衣裳，这是我的意思!"

"你是说大家都浅薄不是？我以为不穿也行，但也让那些衣裳由别的机会别的人穿出来，士平先生以为怎么样?"

士平先生本来有话可说，但这时却不发表什么意见，因为萝女士的意见同自己意见一样，他点了头。可是他相信这两个人说话都有理由，却未必走到台上以后，还能给那本戏成就得比谐剧还大。因为观众的趣味不行，并没有使这两个人十分失望，这事在一个导演地位上来说，他也不应当再说什么话使台上英雄气馁了。他这时仿佛才明白自己的牢骚是一种错误，是年青人在刺激上不好的反应，很不相宜了，他为自己的性情发笑。过了一会，他想说，"大家对于你的美丽是一致倾倒的，"可是并不说出口。

他把门开了一点，就听到又有一种鼓掌声音，摇动着这剧场。他笑了。

"陈白，收拾好了，我们上去。"

"他们在快乐!"陈白说着。

"天气这样热，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女的有意与男的为难似的也说着。

三个人从化装室走出时，因为在甬道上，那一个美观的白磁灯在楼梯口，美丽与和谐的光线，起了"真是太奢侈了"这种同样感想。

陈白走在前面，手扶着闪光的铜栏干不动了。"这样地方，我们来演我们为思想斗争的问题戏，我觉得是我们的错误。"

“正因为这样好地方被别人占据，我们才要来演我们的戏！因为演我们的戏才有机会把这样地方收为我们所有，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

“我总觉得不相称。”

“要慢慢的习惯。先是觉得不相称，到后就好了。为什么你一个男子总是承认一切的分野，命定，……”

女角萝话没有说完，从上端跑来了一个人，一个配角，艺术专科演剧班的二年级学生，导演士平问他：“完了么?”

那学生望到女角萝的装束，一面很无趣的做成幽默的回答：“趣剧是不会完的。”说了又像为自己的话双关俏皮，在这美人面前感到害羞，就想要走。

“我们真是糟糕，自杀那么深刻，没有一个人感动，这一幕这样浅薄，大家那样欢迎。”导演士平这话像是同那学生说的，又像为自己而说，学生也看得出这意思了，就不做声，过后又觉得不做声是不对了，就赶忙追认几个“是”字。

大家还站到那梯级前不动。女角萝接续了她要说而不说完的话。

“这剧场将来有一天是应当属于我们的。我相信由我们来管理比别的任何人还相称。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剧场许多，才能使我们的戏剧运动发达。我们并且能借到这剧场供给他们观众的一切东西，即或是发笑，也总比在别人手上别的绅士剧团一定要多!”

“一定要多！正是！可是——”陈白不说下去，因为有一个学生在这里的原故，才忍住了。

“我们要演许多戏，士平先生以为怎么样?”

导演士平笑，那笑意思像是说明了一句话，“这是做梦，”

这意思在女角萝即刻也看出了，就问他，“上平先生，你以为这是一个梦么?”

“是梦，可是合理的梦，是你们年青人能够做的。”

“我倒以为最合理。为什么我们就比别人坏许多?为什么我们演剧就不适宜于用这样一个堂皇富丽的剧场?刚才同陈白说，化装室分开，在中国任何地方还没有这样设备，他像害羞样子，真是可怜。他不说话，但比说话还要使人难受，就是他那神气总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演戏是一种奢侈事情。他宁愿意在××借煤油灯演易卜生的《野鸭》，同伯纳萧的《武力与人生》。他以为那是对的，因为这样就安心了。这理由，我可说不出，不过总不外是先服从了一切习惯所成的种种，我相信他要这样主张，还以为为得是良心，因为他自己放在谦卑方面去他就舒适，这是怪可笑的也极通常的男子们的理知，——我还不知要用什么字为相宜呢。哈哈……”

“哈哈哈!”

大家全笑了。

陈白又像在台上背戏的激动样子了，这年纪二十四岁，有一个动人身体动人脸貌的角色，手抓着铜栏，摇着那高贵的头，表示这言语的异议。他为了一种男子的虚荣而否认着。

“萝小姐，你今天是穿上了工人衣服，没有到台上以前，所以就有机会来嘲笑我了。但你用的字并不错，那些就算是男子的理知，或者更刻薄一点，可以说是男子的聪敏。可是许多女人在生活界限上，凭这理知处置自己到原有位置上，是比男子更多的。”

“你说许多，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并不能指出是谁，我却知道你是这样。”

“你相信你比我更能否认一切习惯么?”

“为什么我不应当相信自己可以这样呢?”

“士平先生懂这个，女人总是说能够相信自己，其实女人照例就只能服从习惯。关于这一点，普希金提到过，其他一个什么剧本也似乎提到过。不过她们照例言语同衣饰一样，总极力去求比本身为美观，这或者也是时髦咧。我是觉得我承认习惯，因为我是个学科学的人，我能在因果中找结论的。”

“可是，你的结论是我们只应当永远到肮脏地方演剧，同时能不怕肮脏来剧场的观众，或习于肮脏来剧场的观众，不是同志就是应超度者，这样一来你就满意了，成功了。你这诗人的梦，离科学却远得很，自己还不承认么?”

“穿工人衣服不一定就算是做工，所以你的话并不能代表你完全处。”陈白的话暗指到另外一件事上去，这话只有两人能够明白，听到这个话后的女角萝，领会到这话的意思，沉默了。

她望了陈白一眼，像是说，“我要你看出我的完全，”就先走上去了。导演士平先生，对陈白做了一个奇怪的笑脸，他懂得到最后那自不说出的话，他说：“你是输了理由赢了感情的人，所以我不觉得你是对的。要是问我的地位，我还是站在她那一边。”

陈白笑着，说：“我让你们站在她那一边，因为我这一边有我一个人也够了。”说完了他就在心上估计到女人的一切，因为对女角萝的爱情，这年青男子是放在自信中维持下来的。

两个人皆互相会心的笑着，使那个配角学生莫名其妙，只好回头走了。

导演士平同陈白，走到后台幕背，发现了女角萝独坐在一个假造机器边旁，低头若有所思想，陈白赶忙走过去，傍着她，现着亲切的男子的媚态，想用笑话把事情缓和过来，“你莫生气吧，士平先生刚才说过是同你站在一块的，我如今显然是孤立无援了。”

女角萝就摇头，骄傲的笑着，骄傲的说：“我可以永远孤立，也不要人站在一个主张下面。”

男角陈白心中说：“这话还是为了今天穿得是工人衣服，如果不是这样，情形或者要不同了一点。”

女角萝见陈白没有说话，就以为用话把男子窘倒，自己所取的手段是对了，神气更加骄傲了一点。

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在平常，男角陈白也是没有今天那么在一种尊贵地位上，自信感情可以得到胜利的。这两个人是正在恋爱着，过着年青人羡慕的日子，互相以个性征服敌人，互相又在一种追逐中拒绝到那必然的接近。两人差不多每一天都有机会在言语上争持生气，因为学到近代人的习气，生了气，到稍过一阵，就又可以和好如初，所以在地下室时导演士平先生说的话，使陈白十分快乐。理由说输了，但仍然如平常一样，用他那做男子的习惯，上到戏台背后，又傍在萝一处了。

站了一会两人皆不做声，这美男子陈白照演剧姿势，拿了女子的手想放到嘴边去，萝稍稍把手一挣，就脱开了，于是他略带忧愁的顾盼各处，且在心上嘲弄到自己的行为。这时许多搬取布景道具的人来往不息，另外一个女角发现了女角萝，走了过来。

这时女角萝正在扮着一种愤怒神情，默诵那女工受审的

一幕戏。

“你那样子太……”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字，她就笑了。

“为什么太……”

“我说你不像工人。”

“工人难道有样子么?”

“为什么工人就没有工人身分?”

“可是我们是演剧，不得不在群众中抓出一个模范榜样来，你想想，一个被枪毙的女工人，难道不应当像我这样子……”

“可是，被枪毙的工人，不同的第一是知识，第二是机会，神气是无关的。”

“我信你的话，我把神气做俗一点，”她站到那木制假纺纱机横轴上，一面表演着一种不大受教育女子的动作，一面说话，“我这样，我倒以为像极我见到过的一位女工人!”

“你还要改。”

“还要改！这是士平先生的意见！……可是依照你，因为你同她们熟，这样，对了吗?”

陈白的男角位置是一个技师。这时这技师正停在一个假锅炉旁望到这两个女子扮演，感到十分趣味。他看到女角萝对于别人意见的虚心接受，记起这人独对自己就总不相下，从这些事上另外有一种可玩味的幽玄的意义。先是看到两人争持，到后又看到女人容让，自己像从这另外女人把她征服一事上，就报了一种小小的仇，所以等到两人在模仿一种女子动作时，他又说话了。他喊另外那个女子作郁小姐。

“郁小姐，你对于今天剧本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我说你觉得萝——"

还没有把话说完，萝从那机械上面，轻捷的取着跳跃姿势落下，拉着郁的手走到幕边人多处去了。望到这少女苗条优美的背影，男角陈白感觉到这时两人扮演的是一剧"恋爱之战争。"

导演士平抹着汗从那个通到前台的小门处走来，见到陈白一人在此，就问他"萝小姐往什么地方去了？"萝听到这声音，又走回来了。她仍然又重新爬到那现地方去坐下，好像是多了一个人就不怕。陈白见了那样子，她因为才从那边过来，听到有人讨论到××第一幕的事，就问士平先生，是不是第一幕要那几个警察，因为大家正讨论到这件事情，若是要警察，当假扮的警察从台下跃上去干涉演讲时，是不是会引起维持剧场的警察干涉？并且这样做戏，当假警察跃上戏台殴打演讲工人时，观众知道了不成其为戏，观众不知道又难免混乱了全场秩序，所以大家皆觉得先前不注意到这点，临时有点为难了。

士平说："我同巡警说好了，我们的假巡警仍然从下面上去。只要他们真巡警不生误会，观众在这事上小有混乱是容易解决的。这样小小意外混乱或者正可以把全剧生动起来，因为这一个剧本是维持在'动'的一点上。"

这时从地下室又另外来了两个男子，是应当在第一幕出场作为被殴打的工人，在衣袋里用胶皮套子装上吸满了红色液体的海绵，其中一个一面走来一面正在处置他的"夹袋。"导演士平见到了，同那个人说："密司忒吴，警察方面我已经交涉好了，他们仍然从台下走来，到了上面，你们揪打时小心一点。这第一幕一定非常生动，因为我告给我们的巡警，

先同那真巡警站在一块，到时就从那方面走过来。今天我们的观众秩序不及上次演争斗为好，可是完全是年青人，完全是学生，萝小姐说的大致不错，会在趣剧上打哈哈的也一定能在悲剧上流泪，今天这戏第一幕的混乱是必须的。可惜我们找不出代替手枪发声的东西，我上张买金钱炮，他好像把钱喝杏仁茶去了，说是各处找到了还买不出。我们应当要一点大声音，譬如……好，好，好，我想起来了，我要××去买几个电灯泡来。要他在后面掷，就像枪声了。有血，有声音，有……"

面前有一个配角，匆匆的从南端跑到地下室去，导演见到了，就赶过去拉着那学生，"喊××来，赶快一点。"虽然这样说过，又像还不放心样子，这个人自己即刻走到地下室找人去了。

在那里，陈白问那个行将被殴打的角色，血是用什么东西做的代替。听到说是药水，陈白就笑了。"这个怎么行？应当用真血，猪血或鸡血，不是很方便么？"

另外一个工人装扮的角色，对于这个提议，表示不能接受，在一旁低低的冷笑。这一面是这个人对于主角的轻视，一面还有另外意思在内。这也是一个××剧学院的学生，有着一副用功过度的大学生的苍白色脸庞，配上一个硕长躯干，平素很少说话，在女人面前时，则总显着一种矜持神气。这人自从随了××剧团演剧以来，三个月中暗暗地即对××一剧主角的萝怀着一种热情，因为有种种原因，自己在一个卑贱地位上只能保持到沉默，所以毫不为谁所觉到的。但在团体方面，陈白与女角萝的名字，为众人习惯连在一处提及的已经有了多日，这就是说他们的恋爱已到成了公开的事实。

因为这理由，这大学生对于陈白抱了一种敌忾，也就很久了。照着规矩××男主角，应为陈白扮演，萝所扮演女工之一，又即是与技师恋爱，所以在全剧组织上其他工人应为此事愤怒，这时节这男子就已经把所扮的角色身分，装置在自己的灵魂上了。

陈白还在说到关于一切血的事情，听到闭幕的哨子已经发声，几个人才匆匆的向前台走去。

这时大幕已经垂下，外面还零碎的有拍掌声音可以听到。许多人都在前台做事情，搬移一切原有布景，重新布置工场的门外情形。导演士平各处走动，像一头长颈花鹿，供给指挥的学生们很有几个侏儒，常常从他那肩胛下冲过去时，如逃阵的兵卒一样显出可笑的姿态。

两个装扮工人的学生，在布置还未妥当以前，就站到那应当留下的位置上，并且重新去检察身旁夹袋的假血，女角萝因为应当在工人被巡警殴打时候才与另外几个女工出场，所其这时就站在一角看热闹。男角陈白傍到她站了一会，正要说话，又为前台主任请他牵了一根绳子走到另一端去，所以不大高兴的做着这事，一面望到女角萝这一面，年青女人的柔软健康的美，激发到这男子的性欲，动摇到这男子的灵魂。

许多装扮巡警的也在台上走动，一面演习上台扭打姿势，一面笑着。

台上稀乱八糟，身穿各样衣服的演员们，皆毫无阶级的散乱走动，一个律师同一个厂长，正在帮同抬扛大幅背景，一个女工人又正在为资本家女儿整理头上美丽的卷发，另外一个工人却神气泰然坐到边旁一个沙发上，同一个扮演过谐

剧中公爵的角色谈天。一切是混杂不分的，一切调子皆与平常世界不同。导演士平各处走动，看到这个情形心中很觉得好笑，但还是皱着眉头。他的头已忙昏了，还没有吃过晚饭！

忙了一会，秩序已经弄好了一点，巡警走了，律师走了，一切人都隐藏到景后去，公爵好奇似的从幕角露出一个头来，台下观众就有人一面大声喊叫公爵一面拍掌，导演士平走过去，一把拉着这公爵，拖到后面去了。

哨子吹出急剧的音，剧场灯光全熄了，两个工人站到预定的木台上，取演讲姿势，面前围了一群人，约二十五个，还没有启幕，面孔都露出笑容，因为许多角色还是初次上台来充第一次配角的男女。女角萝本来已到一旁去了，见到一个听讲女工神气不好，又赶忙走出来为纠正那不恰当的姿态。

第二次哨子响过后，台前大绒幕拉开了，灯光处开始把光配和，映照到台上的木堆上面两个工人用油修饰过的脸孔与下面装扮群众的一些人的神气。

女角萝还一时不及出场，走到较远僻一点的一堆东西方面去坐下了，陈白跟到过来，露出一种亲昵，这亲昵在平时是必须的东西，而且陈白是自觉用这个武器战胜过一切女子的。这时情形却引起了女角萝的心上不安，感到不快。

“萝，还没有轮到我们，我们坐一会。”

“可是也还有没有轮到你技师同女工坐在一块儿的时候！”说了这话，女人就想，“我为什么要说这空话，今天像是这个人特别使我不快乐。”

陈白说：“女工是恋爱技师的。”说了，看了女角萝让出了一点地方了，就坐下去，心中想，“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不高兴了，一定是为一句话伤了她的自尊心，女子照例是在这方

面注意的。”

过了一会，听到前面演戏的工人，那个苍白脸学生高声的演讲，陈白想说话，就说：“这个人倒像当真可以做工人运动。”

女角萝记着了“穿工人衣不一定就能做工”那句话，讽刺的说道：“谁都不能像你扮技师那样相称。”

“你这意思是说我像资本家的奴隶，还是……”

“我不是说你像……”

“那我是快乐的，因为我只要不像站在资本家一面的人，我是快乐的。”

“不必快乐吧，”她意思是“不像一个奴隶也并不能证明女工××会爱你！”

男角陈白也想到这点了，特意固持的说：“我找不出不快乐的理由。”

“但是，假若，……”

陈白勉强的笑了：“不必说，我懂你意思。”

“我想那样聪明的人也不会不懂。”

“你还是不忘记报复，好像意思说：你看不起我女人，你以为你同我好是自然的事，那吗，我就偏偏不爱你，且要你感到难过……是不是这样子打算？”

“我知道你自己是顶得意你的聪明的。你正在自己欣喜自己懂女人。你很满意你这一项学问。”

陈白心想：“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男子无论如何比女子总高明一点。”

因为陈白没有把话答应下去，女角萝就猜想自己的话射中了这男子的心，很痛快的笑了，且同时对于过去一点报复

的心也没有了，就抓了陈白的手放到自己另一只手上来，表示这事情已经和平解决了。但这行为却使陈白感到不满，他故意使女角萝难堪，走去了。女角萝喊着："陈白，陈白，转来，不然你莫悔。"听到这个话的他，本来不叫他也要转来的，但听到话后，像是又听出了女子有照例用某种意义来威胁的意味，为了保持男子的尊严与个性，索性装成不曾听到，走过导演士平所站立处去了。

女角萝见到陈白没有回头，就用话安慰到自己："我要你看你自己会悔的事情。"她的自信比男子还大，当她想到将因任性这一类原因，使陈白痛苦，且能激起这男子虚荣与欲望，显出狼狈样子时，她把这时陈白的行为原谅了。

一个学生走过来，怯怯的喊这女角："萝小姐!"喊了，像是还打谅说一句话，因喉咙为爱情所扼，就装成自然，要想走过去。女角萝懂得到这学生是愿意得到一个机会来谈两句话的，一眼就看清楚了对面人的灵魂最深地方。她为了一种猜想感到趣味，她从这年青学生方面得到一些所要的东西，而这东西却又万万不是相熟太久的陈白所能供给，就特别的和气了。她说："密司特王你忙!"

虽然一面说着"忙"又说着"不忙"，可是这年青人心上是忙乱着不知所答的。

女角萝仍然看得这情形极其分明，就说："不忙，你坐坐吧。"当那学生带着一点惶恐，坐到那堆道具上时，女角萝想，"男子就是这样可怜，好笑。"

那学生无话可说，在心上计划："我同她说什么?"

照着一个男子的身分，一种愚蠢的本能，这学生总不忘记另一个人，就说："陈白先生很有趣。"

女角萝说："为什么你们都要同我谈到陈白。"心中就想，"这事你为什么要管为什么不忘记他，我是明白的。"

这人红了脸，一面是知道自己失了言，一面是为到这话语还容得有两面意义；"这是笑我愚蠢还是奖励我向前？"为这原因，这人胡涂了，就憨憨的望到女角萝笑。且说，"他们都以为陈白是……"当女角萝不让这话说下，就为把这意思补充，说，"以为我爱他"时，学生显出窘极羞极的神气。又过了一会，就人不知所措的动了动膝头。

"不要太放肆了，愚蠢的人。"女角萝打算着，站起身走了，她知道这种行为要如何激动到这学生青年人的血。她约略又感觉到这种影响及人，是自己一种天赋的财源，也仍然在这行为上有一点儿惆怅，男子一到这些事情上就有蠢呆样子出现，她讨厌这事了，就不再注意这男子，忙走到前面去，看看还有多少时候她才出场。

到前面去时，就又听到那个苍白脸学生扮的角色，大声的说话，非常激昂。她记到这个人平常是从不多说话的，只有这个人似乎没有为她的美所拘束过，不知如何忽然觉得这人似乎很可爱了。这思想的一瞬就过去了，她觉得自己这是一个可笑的抽象，一点有危险性的放肆，仿佛为了要救济这个过失，她把陈白找到，站在陈白身旁不动了。

## 二　家

女角萝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孤儿，小小的时节就由外祖母所养大，到后便随到一个舅父在北京读书，生活在中产阶级的家庭里，受过完全的教育。因为在北京时受时代的影响，

这女人便同许多年青女子一样，在学校中养成了演剧的习惯。同时因为生活环境，她有自主的气概，在学校，围绕在面前的总是一群年青男子，为了适应于这女人一切生活的安全与方便，按照女子自私的天赋，这女人把机警就学到了。她懂得一切事情很多，却似乎更能注意到男子的行为。她有点儿天生的骄傲，这骄傲因智慧的生长，融和到世故中，所以平常来往的人皆看不出。她虽具有一个透明理知，因这理知常常不免轻视一切，可是少女的热情也并不缺少。自从离开了北京学校到上海以后，她就住到舅父的家里。舅父恰恰与导演士平先生相识，到后不久她就成为××剧团的要角，同一些年青人以演剧过着日子了。

陈白是在××戏剧学校的教授，是导演士平多年来合作的一个人。这人从演剧经验上学到了许多对于女人的礼貌，又从别的事上学得了许多男子的美德。他认识过许多女人，却在女人中选了又选，按照一个体面男子所有的谨慎处，总是把最好的一个放在手边，又另外同那些不十分中意的女子保持一种最好友谊的亲切。他自己以为这样可以得到许多女子的欢喜，却因此总没有一个女子变成他的唯一情人。过了一些日子，看看一些女人通通从别一个热情的追求中，随到别人走去了，一些新来女子代替了那些从前的人，这美男子就仍然在那原有的地位上，过着并不觉得颓唐的日子。他对于他自己的处置总是非常满意，因为一点天赋的长处，一个美男子的必需种种，在他全不缺少。因为有这美德，所以这个人，就矜持起来，在新的日子中用理知同骄傲很快乐的生活下去。看到一个熟人，同什么人已经定下了契约，来告给他时，自信力极强的男子，自然在心上小小受了打击，感到

一点怅惘，一种虚荣的损失，对于自己平时行为稍稍追悔。可是，过一会儿，他就想到一种发笑的机会了，“这样女子是只配同这样男子在一处过活的！”他就笑了。他为自己打算得很好，难受总不会长久占据到自己的心中。“她还懂事，知道尽别人爱她，就嫁给别人，这是好女子。”他把这女子这样嘲笑一会，就又同找别的女子谈话喝茶去了。

不过，这样男子是也不可厚非的。这男子还属于××。他要革命，××并不能拒绝一个这样男子加入，同样正如××不能拒绝另外一些女子加入一样。他做事能干，演戏热心，工作并不比谁懒惰。他有时也很慷慨，能把一些钱用到别人做不了的事上去，只要这事情使他快乐。他有一种侠气，就是看到了不合理的事情，总要去干。一切行为虽都是为的一点自私，一点虚荣，但比起一些即或用虚荣也激不起来的人时，这个人是可爱了很多的。

在士平先生家，这个有傲骨同年青人的血的陈白，遇到了同样也有相似个性的女角萝。第一次晤面时，两人皆在心上作一种打算：“这是一个对手，要小心一点。”果然，第二次两人就照到心上的计划，谈了半天。他们谈到一切事情，互相似乎故意学得年青爽利一点；非常的坦白，毫无遮拦的讨论，因为按照习惯要这样才算是直率，但同时两个人是明知道一些坦白的话，说去说来只使人更加胡涂的。不过两人皆不缺少一种吸引对方的外表，两人皆得屈服到这外表上，所以第三次见面，谈了又谈，互相仿佛非常理解，两人就成为最好的朋友了。

女角萝的风貌比灵魂容易为××剧团的一切年轻人认识，因为照例年青人的眼睛是光亮的。自从女角萝一到了大方剧

团，一切人皆不用了。原有的女子，在一种小小妒意下过着日子，她们本来不是一道的，这时也忽然亲热起来了。青年男子呢，人人皆有一种野心，同时这些人又为这野心害着羞，把欲望隐藏到衣服底下，人人全是那么处置到自己。这些人，平时对于服饰原是注意的，到后来更极注意，就是因为那野心躲藏的原故。

看到这些情景，陈白同女角萝都知道。不过陈白是因为知道这事情，为了别的男子妒嫉，为了报女子的仇，为了虚荣，为了别的同虚荣不甚相远的一些理由，这男子，做出十分钟情样子，成为女角萝的友谊保护人了。女角萝则很聪明的注意到别人，以及注意到陈白的外表，谈话的趣味，所以在众人注目下，也十分自然的作着陈白的爱人了。可是因为各人在心上都还是有一种偏见，这偏见或者就是两人在谈话中太缺少了节制。因为都太聪明了，一到谈话时，两人都想坦白，又总是觉得对方坦白得好笑，有时还会觉得那是胡涂，而自己又只好同样胡涂，因此这两人实际上还是只能保持到一种较亲切的友谊。不过两人似乎皆因为了旁人，故意仿佛接近了一点，因此这恋爱不承认也不行了。

在大方剧团士平先生的指导下，两个人合演了很有几个剧本，这些剧本自然都是人时的，新鲜而又合乎潮流的。陈白在戏上得到了空前的成功，因为那漂亮身材同漂亮嗓子，一说到问题上的激昂奋发情形，许多年青人都觉得陈白不坏，很有一个名角的风度。至于女角萝，也是同样得到了成功，而又因为本身是女子，所以更受年青人欢迎的。在上海地方大家是都看厌了影戏，另外文明戏又不屑于去看，大家都懂艺术，懂美，年青学生都订过一份良友杂志，有思想的都看

过许多小说新书，因此多情美貌的萝，名字不久便为各处学校的口号了。大家都欢喜讨论到这女人应当属谁，大家都悬想在导演士平先生与陈白两人中有一个是女角萝的情人。大家全是那么按照到所知道的一点点事实，即或是有思想的青年，闲着无事，也还是把这个事拿来讨论的。因为政治的沉闷，年轻人原是那么无聊寂寞，那么须要说话，萝便成为一时代的焦点了。

使年青人欢喜，从各处地方买了票来到光明剧场看××，为得是看女角萝的动人表演，女角萝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当导演士平先生生着气，说是观众不行时，她提出了抗议。其实这一点，导演士平先生知道也许比起女角萝还要多。他明白女角的力量，因为这中年人，每次每次看到她在装扮下显出另外一种女人风度时，就总免不了一点炫目，女角萝的力量，在他个人本身方面就生了一点影响。不过这人是一个绅士，一个懂人情世故太多，变成了非常谨慎的人，他为了安全，就在一个做叔父的情形下，好好的安顿到自己，所以从极其敏感的女角萝那一面看来，是也料不到士平先生会爱她的。

××的戏演过后，第二天，萝正在所住舅父家中客厅里，阅读日报所载昨天演戏的记录。一个与士平相熟的记者，极其夸张的写下了一篇动人的文章，对于××剧本与主角的成就，观众的情形，无不详细记入。这记者并且在附题上，对于巡警真假不分混乱了全场的事情，用着特殊惊人的字样，“巡警竟跃上台上去殴打台上角色！”一切全是费话，一切都近于夸张失实，看到这个，她笑了又笑，到后真是要生气了。但接着展开了那一张印有昨日××名剧主角相片的画报，看

到自己那种明艳照人而又不失其为英雄的小影，看到士平先生指挥情形，看到陈白，看到那用红色液汁涂到脸上去的剧艺科学生，昨天的纷乱，重新在眼底现出，她记起台下拍掌声音，记起台下浓浓的空气，记起自己在第三幕时捏了手枪向厂长作欲放姿势，陈白听到枪声跑来情形，她又重新笑了。她看到自己很美丽动人的照相，看了许久，没有离开。

舅父是一个老日本留学生，年纪已经有了四十四岁，因为所学是经济，现在正是海关作一个职员，这时正预备要去办公，走到客厅中来取皮包。

“萝，昨天你的戏演得怎么样?”

“失败了。士平先生满脸是汗，也不能使观众安静一点。”这女子在舅父面前故意这样说着，把画报放到一旁去。

这绅士不即离开客厅，说：“那么人是很多了。”

“满了座。下星期四还要演一场，舅父你再去看看好不好?”

“我怕坐那两点钟。我想你一定比上次我看到的好。你太会演戏了，又这样美，你是不是出了三次场?”

“可是在第三次我是已经被人枪毙，抬起来游街的。”

“为什么要演这样戏?”

女角萝听到这个问话，以为是舅父同往日一样，又在挑战了，就说：“除了这戏没有别的可演。”

“你同士平先生在一处，近来思想也越不同了。”

“是不好，还是好?”这女子望到绅士，神气又骄又似乎很认真。

那中年绅士笑着不答，看到报纸已经来了，就取了报纸看，看那演剧纪录，先是站到不动，到后，微笑着，坐在一

个沙发上去了。

女角萝在舅父面前是早就有了说话习惯的。她看到舅父的生活，感到一种敌视，这敌视若不是为了中年人的秩序生活而引起的反响，就不知从何而起的。她常常故意来同这中年绅士为难，因为有这样一个舅父，她才觉得她是有新思想的人物。她从一些书上，以及所接触的新言行上，找到了一种做人的道德标准，又从舅父这方面，找到了一个辩论攻击的对象。她每每同舅父辩论，一面就在心中嘲弄怜惜这个中年绅士，总以为舅父是可怜悯的。有时她还抱着了一种度世救人伟大的理想，才来同舅父谈文学政治与恋爱，望着舅父摇摆那有教养的头颅，望着那种为固持所形成的微笑，就更加激起了要挽回这绅士新生的欲望。这中年舅父，有时为通融这骄傲而美丽的唯一甥女起见，说了几句调和的话时，她看得出这是舅父有意的作为，却仍然自信这作为也是自己的努力的结果，才能有这点成绩，使他妥协屈服。

为了这时又动了要感化舅舅的愿心，想了一会找着说话的开端，她说："舅父，你还说你是老革命党，为什么就这样……"

那中年人把报纸略略移开一点："你是说我太顽固了，是不是……你看到这纸上的记载没有？他们说你是唯一的好角。他们这样称赞你，我真快乐。"

因为先前的话被舅父支吾到另一件事上去了，女人感到不平。舅父是最欢喜狡遁的，虽然她是欢喜称赞的人，这时可不行！她要在革命题目上说话！她的心是革命的，她的血是革命的。她把声音提高了一点："我说舅父不行，你这样不行。"

“要怎么样才行?”

“你想你年轻时做些什么事情?”

“年青时胡涂一点，做胡涂事。”

“就算是胡涂，要改过来，要重新年青，重新做人，舅父是知道的!”

“改！明天改吧，后天又改吧，这就是年青！重新做人，你要我去上台为你当配角，还是要我去做别的?”

“你当按到你能力去做，使国家才能向上。士平先生年纪不是同你差不多吗? 你看他多负责，多可尊敬。舅父，我觉得你那……”

“又是现的，不要说了。士平先生是学戏剧的人，他就做他的艺术运动，舅舅学经济，难道也应当去导演一个戏本么?”

“学经济何尝不可以革命。”

“怎么办? 我听你提出问题来。”

“×××也是学经济的人。”

“×××写小说，不错，这是天才，我看你们做戏做运动都要靠一点儿天才。”

“你说到一边去了，故意这样。”

“那你要怎么讲? 试告我，舅舅怎么去做一个新人，我当真是也想同你们一样年青一点的，舅舅很愿意学学。”

女角萝想了一会，不做声了。因为平时就只觉得舅父不及士平先生可尊敬，可是除了演戏耐烦以外，士平先生还有什么与舅父不同，要她说来也很为难。若是说舅舅不应当一个人住这样一栋房子，那么自己住到这里也不该，可是这房子实在也似乎比其他地方便利清静许多。若说是舅父不读书，

那么这更无理由了，因为这中年人对于关税问题，是国内有数的研究者。(若说舅父不应有绅士习气，则这人也不像比一个缺少绅士礼貌的人有什么更不好。)总而言之，她不满意的，不过是舅父的中年人的守秩序重理知生活态度，与自己对照起来不相称。另外没有什么可言了。因为无话可说，她偷看了一下绅士舅父的脸，舅父仍然阅看报纸等候回答，从容不迫。这中年人虽然是一个完全绅士，可是中国绅士的拘迂完全没有。一切都可以同这甥女谈及，生活与男女，只要甥女欢喜，都毫无忌讳可言，这绅士，实在已经是一个难得的绅士了。

这时想不出什么具体话可言的女角萝，有点害臊，有点生气，因为即或没有什么可说，舅父安详的态度，总给年青人起了一种反感。她见到舅父又在笑了，舅父把画报拿去，看了又看，望到自己甥女工人装束的扮相，觉得很有趣味，半晌还不放手，萝就说："舅舅你学经济，你知道他们纱厂如何虐待女工没有?"问这个话，仿佛就窘倒了这个中年人，所以说过后自己觉得快乐了，见到舅不作声就又说："我为你们害羞，为绅士学者害羞，因为知道许多书，却一点不知道书以外是什么天地！权威在一切有身分人手上，从无一个人注意到那些肮脏人类。我听人说，他们的生活，如何的痛苦，如何的不像人，坐在机器边做十六点钟工，三角钱一天，黄脸瘦脸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病，肺病死了一个又是一个，……这些那些过了一些悲惨日子都死了，从无一个人为说一句话，从无一个人注意到他们，我以为这应当是你们的羞辱！你们能够帮忙说话都不说话，你们那种安详我以为是可羞的！"

那中年人还是保持到长者身分，温和而平静，微微的含

笑，一面听着一面点头。对于这种年轻人的简单责备，他很觉得有趣的。他其所以无从动怒，一则是自己的见解不同，二则还是因为说这个话的是自己同胞姐姐的一个女儿，看到从小孩变成大人，同时还那么美丽纯洁。他以为这是一种很好的见解，就因为这见解是出于自己的一个甥女口中，一个女子这么年纪，仅仅知道人生一点点，能够说出这种天真烂漫同时也是理直气壮的话，实在也很动人。他一面自然有时候也在心上稍稍惊讶过，因为想不到甥女这自信力与热忱，会从那个柔懦无能的姐姐身边培养出来。他看了看画报上相片，又看看坐在那里神气旺盛的甥女样子，为一种青春的清晨的美所骚乱，望到那神气，忖想得出在这问题上，年轻人还有无数的话要说，就取了一个父亲对待小孩子的态度，惊讶似的说道：

"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事情?"

他不说从什么地方会明白这些，她把问题搁在绅士头上："我只问，舅父应不应当知道这种人类可羞的事情?"

这中年男子，心中想就，"人类可羞的事情难道只是这一点?"但他却答得很好："我是也害羞的，因为知道得比你还多。中国的，世界的，都知道一点，不过事情是比害羞还要紧一点的，就是这个是全部经济组织改造问题，而且这也是已经转入国际的问题，不是做慈善事业的赈济可以了事，也不是你们演戏那么，资本家就会如戏上的觉悟与消灭!"

"若是大家起来说话，不会慢慢的转好吗?"

"说话，是的！一个文学家，他是在一个感想上可以解决一种问题，一个社会问题研究者，他怎么能单靠到发挥一点感想，就算是尽职?"

“那你是以为感想是空事了。”

“不是空事。文学或戏剧都不是空事。不过他们只能提出问题来使多数注意，别的什么也不能作。并且解决问题也照例不是那多数的群众做得到的。”

“我顶反对舅父这个话。解决问题是专门人才的事，可是为巩固制度习惯利益而培养成就的专门人材，他们能做出什么为群众打算的事，我可不大相信?”

“你这惑疑精神建设到什么理由上?”

“我看舅父就是他们的一个敌人!”

“你自己呢?”

这个话使女角萝喑哑了，低下头去害羞了。她想说，“我是同志，”但说不出口。这个纯粹小有产阶级的小姐，她沉默了一会，才故意使强调子说：“我自然要为他们去牺牲。”绅士听到这个话莞尔而笑了，他说：“能够这样子是好的。因为年轻，凡是年轻，一切行为总是可爱的，我并不顽固以为那是胡涂，我承认那个不坏。你怎么样牺牲?是演戏还是别的?”

做着任性的样子，她说：“我觉得什么是为她们有益，我就去做那种事。”

“演戏也不错。”

“是呀，我要演许多戏，我相信好戏都能变成一种力量，放到年青人心上去，掀动那些软弱的血同软弱的灵魂。”

绅士想：“想这力量不是戏剧，是你的青春。”

女角萝不说什么了，也想：“一个顽固的人，是常常用似是而非的理知保护到自己安全的。”但是，另外又不得不想到，“舅父是对的，人到中年了，理知透明，在任何情形下总

能有更好的解释为自己生活辩护。”

议论上显然如其他时节一样，还是舅父胜利，表面上，则仍然是舅父到后表示了投降，说了一些文学改造思想的乐观的话像哄小孩子，于是舅父办公去了。绅士走后女角萝重新拿起画报来看了一会，觉得无聊，想到一个熟人家去找一个女友，正想去打一个电话，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到话机边时，铃子却急剧的响了。

拿了耳机问：“找谁？”

“……”在那一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话。

“你找谁？这是吴宅。……是的，是吴宅。……是的，我就是萝！”

“……”那边的人说了许久许久。

“我要到别处去。”

“……”

“也好，我就等你。”

“……”

“怎么，为什么又不来了？”

“……”

“我说也好，难道就说错了吗？”

“……”

“不来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不欢喜来我也不勉强你。天气使你脾气坏得很，你莫非发烧了。昨天睡得不好吗？今天不上课，士平先生也不在学校了么？我本来还想来找你同士平先生，到我这里来吃中饭，既然生了气，就不要来也好。……你不看到报纸么？我这里才……怎么，生谁的气？好，我听得出你意思，算了吧。”

像是生了气，不愿再听那一边传来的话，拍的把耳机挂上，过一刻，忽然又把它拿到手上，听了一会，线已经断了，就重新挂上，痴痴的站立到电话旁有好一会。

想到了什么事情，忽然又发笑了，仍然走到原有一个地位上坐下，还仍然打算到那种事情。本来预备为另外一个打电话，这时又不想出门了。走到窗子边去望望外面那片小小的草地，时间是五月初旬，草地四角的玉兰花早过去了，白丁香也过去了。一株怯弱瘦长的石榴，挤在墙角，在树尖一个枝子上缀上了一朵红花。另外夹墙的十姊妹花，零零落落的还有一些残余没有谢尽。在窗边，有四盆天竹，新从花圃买来的，一个用人正在重新搬移位置。时间还只八点钟，因为外面早上太阳似乎尚不过烈，萝便走出到草坪去看用人做事情。

太阳虽已经出了好一会，早上的草地还带着湿气。有些地方草上露珠还闪着五色的光，一个白燕之类的小雀，挂在用人所住那小屋里啾啾唧唧的叫着。远远的什么地方，也听到一个雀子的声音。

在草地上走了一会儿的萝，想到还是要打一个电话，就在草地上叫喊正在二楼揩抹窗户的娘姨，为叫五八八四，××学校，陈白先生说话。娘姨不到一会儿就站到那门口边了，说得是北方口音。

“陈先生出门啦。”

“再叫张公馆，找四小姐，说我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是无事可作的，若是她在家，或者我过她那儿去。”

因为电话接通了，说是就可以去，萝走到楼上卧室去换

鞋子，把鞋子换过后，拿了夹子，正想出门，到了楼下客厅，就听到娘姨在后门同一个人说话，声音很熟。娘姨拿了名片进来，知道是陈白了，说请进来，一会儿这美貌男子就来到客厅中了。

他们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等娘姨去拿取烟茶时，两人对望着，陈白就笑说："生我的气！"

萝也笑了："是谁生气？我是……"

早上特别美了一点，这男子这样估计到对面的萝，本来已经坐下了，就重新站起来，想走到萝身边去，娘姨却推了小小有轮子的长方茶几在那门边出现了。陈白就做着要报看的样子，拿了报重新到自己位置上去，望到萝笑。

今天的陈白是一切极其体面的。薄佛兰绒洋服作成浅灰颜色，脸上画着青春的弧号，站起身时娇娇不群，坐下去时又有一种特殊动人风度。望到陈白的萝，心里为一些事所牵制，有一点纠纷不清。她要娘姨又把电话再叫一次，叫张公馆找四小姐说话，娘姨还不明白是为什么意思，萝就自己走到客厅后面去了。陈白听到电话中的言语，知道她要出去，又听到说有客来到不去了，就把刚才在路上时所过虑到的一切问题放下了。等到萝回来时，他就用一种不大诚实也不完全虚伪的态度同萝说：

"既然约好了别人，我们就一同出门也好，为什么又告别人不去？"

"你这话是多说的。"

"我是实在这样想的。"

"你来了，我去做什么？"这样说过话的萝，望到陈白脸上有一种光辉，她明白这男子如何得到了刚才一句话，培养

到他自信，心中就想，“你用说谎把自己变成有礼貌懂事，又听着别人的谎语快乐起来，真是聪明不凡。”

陈白说：“我只怕你生气，所以赶来认罪。”把话说着，心里只想“这一定不好生气了。”

像是看得清楚陈白的不诚实处，萝说：“认罪，或者认错，是男子的——”

“是男子的虚伪处，但毫无可疑的是任何女子皆用得着它。女子没有这个，生存就多悲愤，具歇斯迭里亚病状，”这个话虽在陈白口中，却并没有说出。他只说：“这是男子很经过一些计划找出唯一的武器！”

萝不承认的做了一个娇笑。她说出了她要说的话。“这是男子的谦卑，因为谦卑是男子对女人唯一的最好的手段。”

“好像是那样的，但如像你这样人……”

“我不是那种浅薄的人，用得着男子的谦卑，作为生活的食粮。”

“为什么你就在别人说出口以前，先对自己来作一个不公平的估价？我想说出你是不受这抚慰，因为你是不平凡的。但你却先争辩样子，说不是浅薄的人，你这一申明，我倒为难了。”

“为难吗？我看你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至于为难。”这也是嘲笑也是实情，意思反面是，“只有一个女子，她的柔情，要顾全一切，才会为难。”陈白是明白这意义的。因为这是对于他的间接的一句奖语，身为男子的他，应在女子面前稍稍谦虚一点，才合乎身分，他就选择那最恰当的话语说下去。

他说了，她又照样打算着说下去，说话的态度，比昨晚上演戏时稍稍不同了一点。两人都觉得因这言语，到了一个

新的境界里去了。

两个人今天客气了一点，是因为两人皆很清楚，若不虚伪，这昨晚上友谊的裂痕就补不来了。两人到后看看，都明白是平安了，就都放了心，再谈下去，谈到一切的事情，谈到文学，谈到老年与少年。谈到演戏，就拿了当天时报画报作为主题，继续说了大半天，因为两人的相皆登载到上面。

到后陈白走了，萝觉得今天比往天幸福了许多。也觉得这是空的，也觉得自己仍然还在演戏。天气有点闷热，人才会有这样许多空想，为了禁止这情感的扩张，她弹了一会钢琴，看了一会书，又为一个北京朋友写了一封信。

舅父回家午饭时，带了士平先生一块儿回来。士平先生一见到萝就问："看到报上记载的没有？"

"岂止看到，看到还要生气！"

"这是为什么？"

"太说谎了。"

"一个记者说谎是法律许可的。并且说到你的成绩，也是大家公认的。"

"我知道，这因为我是女子，那些男子对女人的话，除了赞美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别的可说？"

"但也不一定，×××是也那么美貌被人骂过的。"

"那因为是她一定使男子失了望。"

"你难道有过相反情形么？"

"对我这样称扬，总是有一点不好用意。"

"自己虚心！"

"为什么是虚心呢？因为我是女子，我知道男子对于女子所感到的意味！"

"就是这点理由吗，那是不够！"

士平先生今天来也像要挑战了，萝就用着奇怪神气瞅到这瘦长子导演不说话，心中想道："别的理由我还不曾见到。"但她不想说下去了，因为话一说到这些上面，又成为空调的固执，而且自己也显然要失败了。

舅父是不说话的。等到看看萝不说话了，就同士平先生谈近来的政治纠纷，这一点萝是没有分的。但一个是舅父，一个是那么相熟的长辈，她的口还不至于十分疲倦，她就搀进去发挥了许多意见，都是不大有根据却又大胆而聪明的意见，使士平先生同舅父两人都望到她笑。她并没有因为这点理由就不说话，她要说的都说到了。她嘲笑一切做官作吏的人，轻视一切政客，辱骂一切权势，她非常认真的指摘到她所知道所见到的一部分社会情形。她痛恨战争，用了许多动人的字句，增加到他说这个问题时的助力。她知道一切并不多，但说到的却并不少。

她的行为是带一点儿任性的，这种情形若只单是同士平先生在一块却不会发生，因为要太客气一点。这时没有人同她作一种辩驳，她的话题越说越使自己兴奋，舅父的长者风度，更恼到这小小灵魂。

"舅父，你以为怎么样？"

"我以为你是对的。说的话很动听，理由也好，我赞成你。"

"这是你把我当小孩子说的谎话。"

"我当真赞成！即或你自己以为是一个大人，我是也不反对的。"

"我不要你赞成！你是同我永远不同意的，我看得很清

白。”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问问士平先生，是不是这样？我说话，你以为我是为统治者张目，我沉默了，你又以为我在轻视你。不过我实在同你说，你知道的是太少了一点。你只知道罪恶的实况，却并不知道成立这罪恶的理由。你的意见都是根据你自己一点体会而来的，你站到另一个观点上去时，你恐怕还没有轻易像舅父那样承认你自己的主张！”

“你这是说我完全胡闹！”

“不是胡闹，是年轻，太纯洁，太……”

“一定是说太单纯。我懂到舅父要说的话。你不说我也懂得到。你说了，用的是别的字言，我也仍然听得这个意思。舅父我不同你争持，我走了。”

她实在是说够了，装做生气样子，离开了客厅，却并不离开这个温暖的小巢，她上到楼上自已卧室里去了，要到把午饭摆好时，才下楼来吃饭。

两个中年人在萝上楼以后，就谈到这女孩子一切将来的问题。绅士只稍稍知道一点在演戏中同陈白两人要好的情形，却不十分完全知道那内容。士平把他们关系以及平时争持爱好完全说到了，听了这个消息的绅士，摇了一下那个尊贵的头。

“这一定是有趣的。这孩子早上还才说到我老了，不行了，要重新年青才是，那么，我也来学年青人胡涂天真的恋爱，就算做人么？这个小小脑子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得这样多见解，她在努力使我年青这一点上，真还同我争吵了好一会。哈哈，这一时代是有趣味的时代，有这样女子！士平，我们是赶不上这时代了。”

这导演听到说“我们”，心里有点不服，纠正似的说：“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若是要赶，没有追不上！”

“那你就追上去，我祝福老友一切一切的……”

“我可是不能为你的原故才显英雄本色。”

“就算是为了你的老友也不坏。”

“你看吧。”

“我等着，我还很想知道那方向。”

“慢慢的自然会知道。”

到后两人忘形的笑着，因为这笑声，使在楼上的萝又下楼来了。

“说什么？我听到你们笑！”萝向士平先生望着，却要舅父回答。

绅士就说：“不是笑，是吵着。”

“我以为年青人同老年人才会有所争持。”

“当真的争持，是只有两个在同样年龄上的人才会有的。”

“舅父的话是又含得有一点理由，意思就是在我面前没有讨论价值。”

“我不是也同你争辩过问题么？”

“那是舅父先一句话又说错了。”

绅士把眉毛一扬，做出一个诙谐样子，且略把舌头伸出了一下，“嘿，你真利害。这说话本领可不小。舅父此后真要退避逃遁了。”

萝见到这情形，放肆的笑了，她仿佛完全胜利了，舅父的神气使她感觉快乐。她为了表示在士平先生面前的谦卑态度，才说：“那因为舅父，我才学得了这样放肆，也因为是士平先生，我才学得了这样口才。”

士平先生笑着把手摇动，也有点儿滑稽，他说："我是不会使你学到同家庭作战的，老朋友他信得过我。"

绅士说："我相信士平告她一定是另外一些的，就是告给她打我。"

说过这笑话，接着就一面按桌上的悬铃，一面喊人把饭摆出来，且望到士平先生那瘦瘦的马脸，觉得老朋友非常有趣。

吃过饭，绅士问士平先生，怎么过这个下午。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意思以为若果是主人不赶客，就留到这里不动。绅士问萝要不要出去，萝说天气热不想出去，不让士平先生走去，留他在这里谈戏剧也好。

"我是要办公去了，你不要出去，士平不要走，我回来三个人再过××花园去玩。"

"舅父你办公去，仍然坐到你那写字楼边做半天事好了，士平先生不会告我怎么样反对你的，请你放心。"

"我倒不什么不放心。我预备敌你们两个！"

这绅士，到时就又机器一样的坐了自己小牛牌小汽车走了。看到舅父走后，站到廊下的萝，才叹了一口气，走回客厅里来。她为这绅士的准确守时，像这样叹息机会太多了。她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忧郁，当到舅父面前时，还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肆无所忌的来同舅父有所争论，但另一时却想到舅父是寂寞的人了。

当夜里，那绅士正在三楼小书房吃烟时，萝来了。萝与舅父谈话，说到士平先生。舅父问她士平先生说了些什么话。萝说：

"他似乎也很寂寞，这个人今天同我说到许多的话。"

舅父听到这个微微的吃了点惊，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有所憬悟，稍过了一会，忽然问萝：

“我听说那个陈白爱你，你是不是也爱他？”

“舅父为什么要做这种问答？”

“这是我关心你的事情，难道这些事情就不能让舅父知道吗？”

“舅父是自然得知道的，只是问得不好。应当说，你们爱到怎么样了呢？因为舅父是原本知道这件事情的。”

“就照你这样问，同我说说也好。我愿意明白你在你自己这件事情上，有了些什么好计划。我还不大同你谈到这些事，你说你的见解，给舅父听！”

“他愿意我嫁他。”

“这没有什么不合理。”

“可是这是他的意见，这个人爱我是为了他自己。”

“这也是自然的事！”

“自然，爱都应当为自己，可是，我看他却为虚荣才爱我！”

“……”舅父要说什么，似乎认为不说还好，所以又咽下去了。

萝心想：“舅父对这件事总是奇怪，因为他不明白年青男子，更不明白年青女人。”

忽然舅父又说：“萝，你愿不愿意嫁他？”

“这样爱我的人我还不愿意吗？”

“我听人说你同陈白很要好，虽然这是个人的私事，我不应当搀加多少意见，不过我多知道一点，是很高兴的，所以我要你告我。”

“舅父现在我让你知道了吧，我不同陈白结婚，因为好像大家都爱我。”

“你若是爱陈白，那么大家爱你，这一点理由也不会使你拒绝结婚，因为大家爱你决不是拒绝另一个人的理由！”

“舅父我倒以为这是唯一理由。我应当让每个人都可以在我身上有一种不相当的欲望，都不缺少一点野心，因这样大家才能努力使世界变好一点。”

“怪思想！”

“一点都不奇怪！我不能尽一个为虚荣而爱我的人把我占有，因为我是人，我应当为多数而生存，不能为独自一个人供养与快乐的东西！”

“我不同你说了，你学的是诡辩。恐怕你是会到这诡辩上吃亏的。自然你也可以用这个，把自己永远安置在顺利情形中，可是我真奇怪你为什么会这样打算？”

“我说我爱陈白，舅父一定就快乐了，也原谅我诡辩了。我知道，陈白是那么使年老人欢喜，又如何使年青人佩服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戏子！他演戏太多，又天生一个动人的相貌，所以许多有女儿的，为了自私计算，总愿意自己做这人的亲戚。女人呢，又都是为陈白外貌所诱，没有不愿意……。可是我不欢喜他，我太明白这个男子了，他爱我的方法用错了，他以为女人全是那么愚蠢。”

“你的议论太多了。”

“因为在舅父面前，我学习一切。”

“可是舅父是沉默的。”

“是！是！虽然沉默，舅父是比别人能够听我的道理的。”

“唉，你这道理真多，今天舅父也听够了，你去了吧。”

走到门边，萝忽然又回身转来，站到门边不动了。

"为什么?"

"舅父，我告你，若是士平先生问到我爱谁，你说我爱陈白。"

舅父笑了起来："我不懂这意思！说明白点，你先不是说过，不能让一人独占吗？为什么又使一些人知道你是被人独占?"

"我要舅父这样说总不会错。"说完，走去了。

听到匆匆的下楼梯脚步的声音，绅士想起来了："士平先生一定要学年青人做呆事，为这有纤细神经的少女隐约觉到了。"这想象使绅士生出了一点忧愁，然而当计算到这里时，他却笑了又笑的。

## 三　一个配角

在××楼上，为了演剧事××剧团于今天聚餐，到会的人数约有五十，士平先生作主席。人数到足后，主席起立报告上次演剧的成绩，以及各界对此的注意。说完了时，又提到下次排演的剧本，应当如何分组进行各种计划。坐在陈白身旁的萝，没有同陈白说话，却望到士平先生，心想起前一些日子在舅父家中所谈的话。

一个女子的神经，在许多事情上显出非常迟钝，同时是又能在另外一种事情上显出非常敏感的。萝是在男子行为估计上感到自己欢喜的一个人。她这种在男子行为上创作估计的趣味，在北平时就养成了。她看清楚一切了，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就可以使那出于男子的笑话更明白清楚，她就不

为自己设想做去。她懂得到这些事都不免有一点儿危险，可是这小小危险她总得冒一下。在舅父面前，她养成了女子用言语解释一切的能力，但在众人广座中却多是沉默如害羞女子。她知道这样处置对于自己更有利益，也知道这样，才能使那些年青人的血沸腾起来，她能够把自己的口噤闭起来，于是一切男子们，在演剧时任何一个脚本上都是配角的青年们，也都各在心上怀着一种野心，以为导演士平先生不许自己作一次戏上的主角，或者萝将许可自己作一次恋爱主角了。男子们的事她都懂得到，不懂的她也这样猜想得到，她就在这些上面作成每一个日子的意义。

她这时不说话，望到士平先生。士平先生说完时，大家拍着手掌，她也照例拍了一阵。一个扮谐剧小丑的角色，到这时言语神情还仍然有小丑的风度，站起来提议要请女主角萝演说一下，大家不约而同的鼓了一会掌，因为这提议很合众人的兴致。

萝心想："这一群东西，要我说话，也像看戏一样，还欢迎咧。"想起自然有点不耐烦，把眼睛在长长的一列席上，扫过一阵，看得出每个人的情趣所在。她站起来一会儿，又重复坐下了。

全座的手掌又拍着了。士平先生含笑的望到这一面来。

"随便说说，高兴没有？"

"……"摇摇头。她一面就想："我就这样让这些男子笑我好一点。因为一说话，不知不觉要骂到这些穿衣吃肉的东西。我笑他们，骂他们，怜悯他们，不过反而使这些东西更愚蠢。"

另外一个女子，正因为有一种私心，很不乐意萝的出众

行为，就提议说请陈白先生演说，看大家怎么样，最先应和这个提议的是座上十一个女子，另外就是几个想讨好女人的学生，大家一赞成，到后陈白笑迷迷的站起来了。

"最先大家请我们剧团这位皇后说话，不高兴说，才轮到我。我要说的，想必一定也是大家心上的意见，就是这次排演××，所得的盛誉，应当为两个人平分，一个是士平先生，一个是萝小姐。……"

大家鼓掌，陈白各处一望，知道话说得好，可是有点疏忽了，就等候掌声略平时，又说："我的话没有说完！我将说，若果没有我，没有各位同学同志，士平先生是不能够照到他的计划做去，萝小姐的天才也毫无用处！所以群众应感谢的是他们两人，这两人却应当感谢我们，大家以为怎么样？"

掌声又起了，如暴风来临，卷走了许多人的不快。陈白的话是同人的外表一样聪明的，萝轻轻的说道："陈白你好聪明，可是你这话真是空话。"

这男子，也轻轻的说道："话无有不是空的，看人说，看时候说。"

萝很不平的样子："你以为你看清楚我欢喜你说的话了么？"

陈白分辩："大家都并不生气，这就难得了。"

"可是我用不着你当到人面前对我献媚。为你计，莫使那些女人恨你，你也不应当说这种蠢话。"

"我会自己挽救自己，你不见到她们快乐么？"

女的就哼了一声，不表示这话是对的，也不否认是不对的。

陈白说："我说错了，我应当尽他们恨我，却能使我更爱你。"

萝说："你的打算是不错的，最合乎一个聪明人的技巧。"

"你太会用字了。你说技巧，是指我说谎而言，还是——"

"自己应当比别人更清楚一点！"

这时陈白正用力切割一片面包，听到这里时手微微发抖，但这个体面青年绅士，仍然极力保持到他绅士的身分，他轻轻的放下那把刀，瞅着萝，做出多情无奈的神气。"我求你莫太苛刻，"他这个话并没有说出口来，只蕴蓄到他那绅士态度中。他以为萝会在这小小的反省中体会得出他的意见。他是等待原谅的，需要原谅的，因为这个人自信有使人原谅的各种理由。

女的像是没有注意到这情形，又说："一个聪明人能够得人欢喜，却——"她意思是虽使人欢喜也不一定使人爱他。陈白并不听清楚这话，他还是有他的哲学。照到他的哲学，这时是沉默一下，他就沉默了。他等候机会，等候散会时邀萝到一个地方去玩。他一切原谅到她，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子，对于有一点任性的女子，当然有些地方是应当原谅的。他是在爱萝，爱情中牺牲成见是一个最要紧的条件，他就做到了，所以他一切乐观，并不消沉。

上过了一次汤，主席又从那主位上站起来了，一个长长的颈子，一个长长的头，把一双微带近视的眼望到萝，很有趣的把眉一扬，这个外貌虽不美观却有绅士风度的人物，他重新来提议，要萝说几句感想。他的样子是那么正经，而言语又是那么得体，萝不能再拒绝了。

在掌声中这女子站起来了，说话清朗像敲钟，到一切人的心上，都起着各样悦耳的反响。她那先是略见矜持的儿女态度，仿佛说明了她的身分的高贵。她旋即非常谦卑的说到自己如何无能，又说到此后大家应当努力的方向，说完了，各处望望，缓缓的坐回原位。各人皆为这声音和谐所醉了。女人们心中都有所惭恧，用拍掌遮掩了自己的弱点。青年男子一齐皆望到萝这一方来，想喝一杯酒同祝这女人的长寿。陈白明白这个胜利，在这时，他有一种虚荣照耀到心上，他故意把身子倾近身侧的萝，把一个小小高脚玻璃杯接近唇边，“敬祝我们的皇后多福。”萝瞅着陈白行为，心中小有不怿。

陈白呷了一口酒，就说，“话说得真是动人。”

“你以为我是演戏吗?”

“我以为你是天才，不拘演戏或别的事，总是那么使人觉得美妙倾心。”

萝稍稍觉得自己为这个话所征服了，就也呷了一口酒。

陈白又说：“士平先生是第一个承认你是天才的。”这个话说的不其得体，把先前一句话所造成的局面又毁去了。这时萝正想到另外一些事情，她忽然觉得陈白是有酸意的疑心到她了。一个女子在这方面失去了男人信托时，依照了物理的公律，对于男子的反抗总是取最优姿势，就是故意去和那使自己被诬的男子接近，作为小小报复的。她这时把杯子拿到手上，做出有意使陈白难堪那种神气，同上手一点的主席士平先生，遥遥的照杯，喝了一点红酒。

坐在一旁的陈白虽在干笑，萝却猜得出这笑里隐藏得是什么成分。她就故意问，“陈白，你快乐呀!”

那人非自然的点点头：“我为什么不快乐？你以为男子都

是像女子一样，按照她所见到的使她欢喜或忧愁吗?”

萝说：“能够像你这样做男子自然很可佩服。”

“但我不要别人佩服。”

“我当然知道你这意思。”

“因为你是聪明女子。”

“大致还不十分聪明吧，你太过奖了。”

“……”

“……”

吃过咖啡，散席了，有两个与萝较好的女子，包围到这个被人目为皇后的人，坐在一个屏风后谈话去了。陈白则同士平先生，与另外出版组几个学生，商量印刷下一次排演的戏券同广告。一些成对的青年男女学生，坐到一角上去，都在低声低气的谈论萝同陈白的爱情，仿佛只有这话是唯一的可说的情话。另外还有一些男女，各人散坐到各个地方，吃饱了，遵照一个肚子有了食物的青年人习惯，来与朋友说到吃饭穿衣女人文学各样事情，都说得有条有理。这些人思想自然都是激进的，人是漂亮的，血是热的，可是，头脑也就免不了是糊涂的。大家看世界都蒙蒙眬眬，因这蒙蒙眬眬，各人就各以生活的偏见，非常健康的到这世界上来过日子了。各人也都有一种悲哀，或者为女人的白眼，或者为金钱的白眼，因为刺激，说话把本来性格也失去了。这其中还有几个孤芳自赏的男子，白白的脸儿，长长的头发，为了补充自己艺术家外观起见，照习气在白的衬衫上配上一个极大的黑色的领结（或者这领结又是朱红颜色），领结为风所吹动，这种男子忧郁如一个失恋的君子，又或者骄傲如一个官吏，一人独来独往的，在那大厅中柔软的地毯上来回走着。几个最能

同情而又不大敢在人前放纵的艺术学校一年级女生，就在心上暗暗的让这动人的优雅男子印象，摇撼到自己的芳心，且默记剧本上的故事，到有些地方似乎是与自己心情相合的时候，就在众人不注意的情形中，把身体显出的姿式改正了一下。

到后有人起身走了。有人望到壁上的大钟，赶到北京戏院看《党人魂》的时间到了，就三五不等的离了这聚餐地方。女人们有朋友的被邀去看电影吃冰，没有朋友的也走回学校去了，那个在前一次装扮工人的苍白脸男子，还等待什么神气，一个人坐到一角看报。把小组会议结束了以后的士平先生看看许多人都走了，就到出纳处去知会本天的用费，回来时，走到屏风处去看萝，陈白也跟着走过来。因为先前萝是同士平先生一同来的，士平先生就问萝说：

“回去还是要到别的地方去玩?”

陈白却代替萝说：“她答应了我到太和旅馆看日本人的摄影展览会。”

萝因为在士平先生面前，她有一种权利存在，她表示她自己趣味是陈白不能占有的，这时对陈白的话加以否认了。她说：“士平先生，我不想去看那个日本画，我要回去。”

“当真吗?”

“我不愿意来说谎话糟蹋时间。”

陈白脸上觉得稍稍有点发烧，但仍然极力镇静到自己，“我陪你去。”萝不加思索就答应：“也好。”陈白从语气上有了点不平，又改口说：“我不能陪你去。”这个话伤了萝的心，就默了一会儿，向士平先生说：“士平先生，你无事情作，就同我家中去坐坐，我们昨天谈到那个故事还没有完，舅父的

酒是等待你去才会开瓶的。”

士平先生望到陈白不做声，心想“这是小孩子故意报复。”就说：“陈白，你不陪萝去，这是什么意思。”

陈白走开了一点，有一个人不快乐的神气：“她并不要我去！”

看到陈白这样子，萝在心上有了打算：“陈白你这样，我就做一个事使你难堪。”她同另外几个女子点点头，就走到放衣帽处去为士平先生拿帽子。陈白看得一切很清白，且知道这是故意为使他难堪而有的动作，他也走过去拿帽子，预备走路。这男子是在任何情形下皆不觉得失败的，他看到他们下楼去了，看到那个忧郁的学生，还似乎在看一张报纸，非常用心，忘了离开这大厅，就过去望望。“密司特周，转学校去还是要到别处去？”

那学生看到今天萝是同士平先生在一处走去的，这时陈白来同他说话，在平时所有因某一种威胁而起的恶劣情绪少了一点。陈白是他的教授，所以忙站起来一面整顿自己衣服一面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莫回学校去，我们两个人到太和馆看画去，好不好？”

“好。”这样答应着，这人似乎又即刻对自己所说的话有所惑疑了，就望到站在面前健美整齐的陈白，作着一种不知意思所在的微笑。

陈白懂到一点点这人忧郁的理由，忽然发生了一种同情，这种同情是平时所没有的，就拉着这年青学生的手一定要同他去玩一阵。到后，又看到那另个女生要走的样子，就说：“小姐们，同志们，一起看画去，一起看画去。”女子们互相望了一会，像是都承认这个事情不能拒绝也无拒绝的理由了，

就不约而同的说："好。"

一共到太和馆去的他们有六个人。看了一会日本人的西洋画，几个人又被陈白邀到一家附近咖啡馆去吃冰。陈白走到电话处打了一个电话，问士平先生回了学校没有，从电话中知道士平先生还不回学校，陈白有一点点不快乐，与学生们分了手后，就赶到萝所住的地方去了。

过一礼拜后，××剧团又在光明剧场排演了一个士平先生的创作剧本，名叫《王夫人的悲剧》，主角仍然是女角萝。因为这个剧本须要两个男角作陪衬，陈白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由陈白挑选了那苍白脸的周姓学生充当。在排演期间，陈白从一些旁观中，含着秘密似的侦察到萝的一切，至于萝，则因为那配角默默的不大说话，就常常带了一点好奇、一点挑拨的意味，去与这怯弱的男子接近，在一处练习剧情上的言语与动作。有时在陈白面前，为了特意要激恼这自私男子，为了要使他受一种虐待，且似乎看得出是陈白应当得到的虐待，也会故意把女子所有的温情给予那周姓男子过。其实则这女人完全没有想到这危险游戏，所种下的根是另一面的爆发，她在这一件事上，稍稍把她的聪明误用了。

当这剧本正式上演以前，在预演上就得到了极好的成绩，那周姓学生，不知为什么原故更沉默了，士平先生没有明白这理由，到后方始稍稍注意到他，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不快乐。这学生红着脸一句话不说，走了开去，到后又像害怕导演士平对于他的行为有所疑心样子，把这一角另外换一人，所以又写信到士平先生处去，释解这忧郁只是身体不大健康的原因，毫无其他理由。士平先生是对于年青人心情懂得很多的，他相信这个人的诚实，且觉得这个人对于表演艺术与

语言天才，都不是其他脚色所赶得上，故特别同他说了许多努力整顿自己的话，使这学生对于士平先生，多了一种信托，只想有机会时，就在这中年人面前来披心沥腹述说一切。

把戏演过后，这学生同士平先生似乎特别熟了，每每走到士平先生房中来时，常见到萝在这里，就非常拘束的坐到一旁，听萝同士平先生谈话。有时独与士平先生在一处，谈到萝同陈白的要好，这年青人露着羡慕可怜的样子，总是这样带点固执的调子，说："他们都说陈白要订婚了，他们都这样说。"

士平先生听到这个话很有许多次数了，有时只是微笑不答，有时检察了对方一下，就也似乎固执的说："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

苍白脸学生听到这个话，就显着稍稍狼狈了一点，沉默不再言语了。或者再过一会，忽然又这样说："他们都说萝好。"听的就问："谁说？"于是又好像不知所答的默然不语了。

在士平先生心中，有对于这学生十分同情的怀抱。

## 四　新的一幕

××剧团与××戏剧学校有一种谣言发生，是关于陈白与萝恋爱的事。这谣言如一般故事一样，在一些年轻人口中，正如生着小小的翅翼，不久就为许多人所知道了。谣言的来源是有一个学生，夜里到××公园去，当夜天上无月光，这人各处走动，到了一个土山上，听到山下背阴处萝的声音，同一个人像在争持一种问题，非常兴奋。到后这学生转到园

门外边去等候，就见到陈白同萝一同走出，一出门，萝跳上一部街车一句话不说，车就拖走了，陈白非常颓唐样子，在门外徘徊了一阵，又一个人走进公园去了。大家把这件事安置到心上，再去观察他们俩人的生活，谣言不久就由事实为证明了。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原因，把那友谊上的裂痕显到行为表面上以后，那沉默成性不常与人言语的周姓学生，似乎是最后才知道的一个。他听到这个消息，心上起了一种空漠的感想，又像是这消息应当使自己欢喜一点，但实在他却在这消息上更忧郁了。这是一个最会在沉默里检察自己的年轻人，他把这事情，联合到自己的生活上作了许多打算，看不出有快乐的道理。当时他走到士平先生住处去，没有遇到士平先生，返回自己宿舍时就站到廊下看蜻蜓飞。这时已经是六月中旬了，再过一阵因为暑假将使许多人回家，也将使他自己难过。萝常常来到学校，不外有两种理由，其一是因为练习演戏，其一却是拜访士平先生与陈白，暑期天热戏是不会排演了，到了暑假陈白一定要离开这里，士平先生或者也要到一个地方去避暑，所有一点好机会都失去了。这时这大学生，听到了这新的消息，他心里想，“我的灾难是到了。我头上落下了一样东西，我一定逃不去的。我要死了，倘若机会使我死得方便，我将为这件事死了。”他非常悲哀，不能自持，一个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就来问这个人，有些什么事用得着他，他可以去做。这大学生只是摇头，等到同学走后，他望到窗间的一个女角萝扮演××的照片，就哭了。

陈白同萝是早听到了这谣言的。为了自尊的原因，陈白对于这事自然有点难过。他曾想过了用各样方法，去挽救那

种由于言语造成的过失。对于萝，他自己觉得已让步得很多了，可是都无法恢复过去另一时的情形。他知道自己是失败了，却仍不缺少一个绅士的做人态度，当到一切人的面前，从不现出忧戚的颜色。另一面他又照着身分，因此在其他女人得到了一种同情的收入。他先是觉得这件事为人知道了，是他一点耻辱，一点不利于己的过失，过一会，却另有所会心，以为这事对于自己也仍然很有利益了。

萝并不像陈白这样子。她原是一个女人。女人对于恋爱，有一种习惯的贪婪，虽说她同许多女人一样，是在不变的热情中感到厌烦了男子的一个人。她曾有意把陈白的印象贬价估计过，还在男女间故意找寻过友谊的罅隙，极力使之阔大，引为快乐，她曾嘲弄过这恋爱。可是，她在并不否认这恋爱是在习惯上成为离不了的嗜好的。她习惯那相互间的勾心斗角，她习惯那隐藏在客气中的真实，她玩弄自己的心情，又玩弄这使自己忽而聪明忽而愚蠢的旁人一笑一颦。她因为把那一个女人不应当明白的男子种种坏处完全明白，所以她就在一种任性行为下把生活毁了。

当她在有一次同陈白为一种问题争持不下时，看到陈白生气走去了，心里就觉得有一种缺陷，非想法补充不可。那学生看到公园中的两人斗气情形，却就是由于萝的好意，在那天把陈白邀去讲和，结果却更失败，因此她也就只有尽这谣言变成事实，不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来图补救了。

因为这友谊分裂了，她感到一点儿沮丧，可是她知道处置自己更好的方法，是学校仍然应当继续过去，戏仍然应当继续学习，同时表面的交谊也仍然应当继续维持。她一切都照这计划做去，她使别人无从在这件事情有把谣言扩张的机

会，同时又使陈白知道他的行为并不使她苦恼。她逞强做人，待一切人更和气了一点，使一切人皆变成自己的朋友，却同时便成了陈白的敌人。

萝的处置毫无错处，陈白到后是屈服了，认错了，投降了。但因此一来，她更看不起这个男子了。她并不把这胜利得到以后就恢复了过去的尽陈白独占的友谊，她知道陈白一面屈服一面还是在他那男子的自得情形中生活，貌作热情却毫无真心的进取，因此她故意作出许多机会，使××学校皆知道萝并不是陈白独占的人。

因这原故，有一个晚上，那个苍白脸儿周姓三年级学生，走到士平先生住处做出使士平先生惊讶的故事来了。

当他直言无隐的把爱着萝的事情告给士平先生时，士平先生虽说一面勉持镇静说着“这也非常自然”的话，平定到这学生的心，可是自己终不免为一种纠纷显出努力的神气。他让这学生把所有要说的话说完，他知道这学生是非常相信他能够在这事上有所帮忙，所以才来倾诉这不可告人的隐衷的。他知道这学生的意思以后，仍然用言语鼓励这匍伏到自己脚下的可怜的年青人。

他做了一点伪绅士样子，作为不甚知道陈白与萝的事情，就同那学生说，“好像陈白同她有了一种关系，你不是知道了么?”

那学生说：“我所知道的是陈白得不了她。”

那个先生心中就想：“陈白都得不了她，你自己有把握做到这事情么?”

因为士平先生没有把话说出，那学生也觉得自己的不济了，就接到说：“我也知道我是无分的一个人。我没有陈白的

好处。凡是使一个女人倾心的种种我都没有。我的愿心只适宜于同先生说及，因为先生知道人类在某种情形下，有无可奈何的烦乱，苦恼到灵魂同肉体。我并不想这件事有尽她明白的必要，我只是拿来同先生说说。我要走了，因为我忍受不了，我不是伟大的人，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为止。我因为爱她，变成更柔弱更不成男子了。我每天想到：我怎么样？我应当怎么样去为这个全人牺牲，还是为我自己打算幸福？我想不出结果！我纵可以在黑暗里把我灵魂放大，装作英雄，可是一在太阳下见到了她，我的一切勇敢又毫无用处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明白，……”

说到后来这青年就小孩子一样在士平先生面前哭了。士平先生没有话可以说，就尽这个人哭了一会，自己抽了一支烟，仿佛想从烟雾中把自己隐藏起来。这学生是那么相信士平先生敬仰士平先生的，把士平先生当成母亲一样毫不隐瞒的倾诉了心上的一切，末了还这样放肆的哭！事情非常显然的，就是这年轻人完全不知道萝为什么同陈白分裂的理由，如果知道一点点，这时就不会这样信仰士平先生了。若果他知道萝同陈白的分裂，即是同士平先生的接近，则这学生知道这情形以后，将悔恨自己的愚蠢，即刻就要自杀了。

士平先生没有作声，望到这学生又愚暗又天真的脸无话可说．等到学生把眼泪擦去，做着小孩子的样子发笑了时，士平先生就轻轻的叹着气，很忧愁的说道：

“密司特周，我很懂得你的意思，我当为你尽点力，想法使萝同你做一个朋友。你应当强硬一点，因为这样软弱对于自己毫无益处。爱情是我们生活一部分的事情，却不是全部分的事情。事实或者可以使你快乐，但想象总只能使你苦恼。

你的身体不甚健康，对于许多事容易悲观，这一点，你是因为身体的弱点，变成不能抵抗这件事所给你的担负，因而沉在悲哀里去了。你要在这事情上多用点理知。只有理知可以救济我们感情上的溃决。我听到你说及的话，都很使我感动，因为人事上的纠纷我知道的多了一点，我待说这时代是要我们革命的时代，不应当为恋爱来糟蹋感情，这话说得全是谎话。不过，当真的，若果思想革命向新的方向走去，男女关系能够在各种形式中存在，爱的范围也比较现在这一个时代为宽阔，我相信我一定还能帮你许多忙。你这时要我为你做什么？是不是要我去把这事情告给萝？”

听到士平先生说的话，这年轻人泪眼婆娑的摇了一下头，用着伤心到了极点的人的神气，说，“我不希望这样。”

“那要怎么样？”

“我无论什么希望都没有，我没有敢要求什么，我也并不需要什么，我现在把这件事同先生说到，我似乎就很快乐了。”

“我希望你能够这样。有什么难处时只管同我来说，我当为你解决。”

“我非常感谢先生。在先生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要放肆了。我很惭愧。”

“不必这样。我愿意你听我的话，不要使幻想和忧愁啮伤你的心。人活到世界上是比这个还复杂一点的，应当有勇气去承受一切，不适宜一个人在房中想象一切。我很担心你的身体，你是不是要吃一点药？”

年轻学生又摇摇头，苦笑了一次，走去了。

听到那寂寞鞋声，缓缓的响过甬道，转过西院的长廊下

去了，士平先生想到这年轻人所说的一些话，心中觉得不大快乐。他本来先是预备翻译一个供给学生们试演用的短剧，这时也不能再做这件事了。

他想到这件事就是一个剧本的本事，也是一个最好的创作，他记起一个日本人的小说来了，山田花袋的绵被，就在同样意义下苦了那身作教授的某某君。他算幸福的，是并不像把自己放在一旁，来看两个信托他的男女恋爱。但这件事在另一时，如果这信托先生的大学生，知道了自己错误，做先生的能处之安然没有？如果知道所申诉的话，所说及的那女子，即是先生所恋的女人，这学生的痛悔心情，做先生的应不应负一点疚？他有点追悔，是在当时为什么能尽这学生把话说完，说话时他并不去制止，说过后他也不告过那学生什么话，觉得似乎做了一种欺骗事情，不能找寻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另一个地方，这时的萝止接到一个陈白的信，读了一会，满纸的忏悔，也仍然满纸是男子对于女人的谎话。因为信上的话越写得完全，萝就越不相信，看了一会信，心上有点懊恼，把信撕碎了。她沉默的坐在自己房中打量一切。

这人近来似乎稍稍不同往日了。从舅父方面看来，萝有点变了。舅父把这个说及，作为取笑资料时，萝总没有做声。舅父问，这是为什么？答也不大愿意，只悄悄的溜走了。这样情形使舅父看来，舅父虽然一面笑着一面总有一点儿忧愁。

舅父从士平先生方面，知道了陈白与萝的关系，为了一些小事恶化了。他以为一定就是为这一个理由，使萝感到日子难过，就劝她不要再到××学校去，且说如果不想再在上海住，就回北平去住一阵。这绅士用的还是那安详的绅士头

脑，为甥女打算一切，平时辞辩风发的萝，却失去了勇气，同舅父谈到另外一件事了。

士平先生近来较多来到这绅士家中，因为演戏或是谈谈别的，萝与士平先生在一处，这舅父见到总觉得很快乐。士平先生常常在这绅士家中吃晚饭，三个人说话的多少，在平时第一应当为萝，其次是士平先生，最末才轮到绅士。但近来却总是绅士说话特别多。萝忽然变成沉静少言语的女子了，绅士知道了这是陈白的事，影响到了这女子的性格，他仍然如往日一样，还是常常尽萝有机会来攻击他。萝没有什么兴致说话，成天在心上打算什么问题，只士平先生来时才稍稍好了一点，他就每天要士平先生过来用晚饭。吃过饭了，三人有时坐了自己那辆小汽车到公园去散步，又或者到别处去玩，士平先生似乎也稍稍不同了往日一点。

在士平先生走后，这绅士舅父，为了娱悦自己也娱悦萝，常常拿了多年老友士平先生当作话题，说及许多关于这人的故事。有时故意夸张了一点，说到这人如何在年轻时节拘谨，如何把爱人死去以后，转为社会改良运动的人物，如何为艺术运动，牺牲金钱同时间。这样那样皆谈到了，听到这些话语的萝，或者不作声，或者只轻轻在喉中嗡了一声，像是并不欢喜这个话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到这些时节，舅父就故意的说士平先生还似乎年轻，一定在戏剧学校方面也爱过什么女子，不然不会那么变化。舅父的意思，只是为使讨论的人得到一种新的问题，新的趣味，毫无别的意义。萝在这些情形下，就有点皱眉，忧郁而带一点孩气，要质问舅父。

"为什么你疑心到这样事上去？"

舅父也似乎是小孩子了，显着顽固的神气，说："为什么

吗？我正要知他为什么使我疑心！”

“舅父……”

“怎么又不说了？”

萝就苦笑了一会，“没有，没有。我想起的是别一件事情，所以……”

“什么别样事情？”

“别样就是别样！我不是要你同情才能够活下去的人。”

舅父到这种时节，才好好的估计了对方一下，看看话应当如何说下去才对。望到略带怒容而又勉强笑着的萝的神气，这绅士不再说话了。没有话可说，心中就想，“狮子发怒，是因为失了它的伴侣！”他为自己这巧妙的估想，在脸上荡漾着笑容。他还想，“年青的人，在恋爱上受点打击，可以变成谦虚一点持重一点。”

萝在这样情形下，只应当可怜舅父的愚昧，而且嘲笑这绅士，才合乎这聪明女子的本能。可是现在却只能为自己打算去了。她听到舅父所说及的话，心中非常难受，隐忍到心上没有显示出来。她为自己的处境叹息，正如上平先生在那周姓学生面前一样情景。人家无意说出的话语，恰恰变成触着自己伤处的利器，本来是在某一方便时期，她就想尽舅父知道这事情内容，可是因为舅父那种态度，反而使萝不能不瞒着这绅士下去了。

她想：“这时知道了这个，他一定为愤怒破坏了他生活上的平衡，即或完全不是值得愤怒的事，这出乎意外的消息，也是一定要打倒这绅士的。他一定非常不快乐！一定把对于上平先生十年来的友谊也破裂了！一定还要做出一些别的事情来！”

她想象舅父知道了这事一分钟间那种狼狈情形，就把在舅父面前坦白的自诉的勇气完全失去了。

可是这事情隐瞒得能有多久？

陈白的来信时，舅父正坐在屋前草地上数天星子，因为是听到有人在下面等候回信，又听到萝要娘姨说没有回信，等了一会，就要娘姨去问萝小姐，若是没有睡，可不可以下楼来坐坐。先是回说正在写一封信，没有下楼，到后又恐怕舅父不乐，不久也就坐到草坪里一个藤椅上喝冰开水了。舅父找不出最先开口的机会，只说天上的大星很美。萝知道舅父的心情，正在适间那封信上，就说：

"舅父，陈白来了个信。"

"我知道的，怎么说？"

"一个男子，在这些事情上，如何说谎自圆其说，我以为舅父比我知道当较多。"

"你意思是不是指舅父也是男子？"

"不是的。舅父无论如何也想得出。"

"我怎么会知道，你不是说舅父已经腐化了吗？陈白是聪明人，做的事总比我所想象的，还要漂亮一点。"

"实在是的。越漂亮也就越是虚伪。"

"你总说别人虚伪，我有点不平。"

"舅父不知道当然可以不平！"

"我知道呀！你们年青人好时是糖，坏时是毒药。"

"……"

"要说什么？"

"我想知道年老人又怎么样？"

"年老人，像我同士平先生这样年纪的人，是只知道人都

是应当亲切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至于不原谅人的。”

“那我真是幸福了，有一个舅父，又有一个士平先生。”

“可是我们原谅你，你也要原谅别人，你是不是在回陈白的信？若是写回信，我希望你学宽宏一点。在容让中才有爱情可言。”

“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是老太婆有慈善心肠！”

“你不是很爱他吗？”

“谁说？我并不爱他，也不要他爱我。我同他好是过去的事，我看穿了，我学了许多乖，不上这个人的当了。”

“可是你样子不是很痛苦么？我还同士平先生说，要他为你把陈白找来，你这时又说看穿了，明了懂了，我还不知道你说些什么小孩子话。在这些事上任性，好像就是你唯一的权利。我以为你这样做人，未免太苦，很不是事。”

“舅父同士平先生说些什么？”

“就说要他为你设法，使陈白同你的友谊恢复。”

“他怎么说？”

“他说了许多。”

“说许多什么话？”

“说另外一件事，说你将来当怎么样努力，说××剧团当怎么样发展，说关于他戏剧运动的若干长远计划，说了有半天。我看这个人，好像为了主义不大相同，自从你同陈白决裂后，他同陈白也有点隔膜误会了。”

“舅父！”

“他袒护你却攻击到陈白，话虽不说，我是看得出的。”

“舅父，你那眼睛看到的真是可怜。”

“谢谢你的慈悲。颟顸的头脑，还有自己甥女可怜，我是

快乐的。"

"我不可怜你，我可怜士平先生。"

"他也应当谢谢你。"

"我不是以为我比你们聪明一点。"

"那是为什么？"

萝不再说了；因为若是再说，必得考虑一下说出以后的结果，应当成什么样子。她这时把自己的脸隐藏到椅背阴影里，不让客厅前廊下的灯光照到自己的颜色。她在黑暗里，却望得很清楚舅父的脸上。她心想，舅父还是这样稳定安详，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见到这绅士惊讶万分跳起来的样子。她这时对于舅父的缺少想象力的中年人心情，感到有点嘲笑了。她想得出当舅父把这些话同士平先生说及时，士平先生支吾其辞情形。士平先生当一面敷衍到这绅士的，一面就有现在此时她的心情，全是为了可怜这绅士，反而不能不说到另外一种事，把本题岔开了。可是这样欺骗舅父，到后来也仍然要知道的，即或是难堪，舅父到底还是舅父　并且她是不是必须要这样瞒着舅父，想去想来都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她正想就是这样告给这个人，舅父先说话了。舅父说：

"萝，你明年去法国读书，为什么又变了计？"

"谁说到我变计？"

"士平先生。"

"他另外不同舅父说到我的什么话吗？"

"你以为他说你坏话吗？你放心，他是在我面前称赞你太多了，若果我们不是老朋友，我真疑心他是在爱你了。"

"舅父，你的猜想不错。"

萝的话本来是一句认真的招供，只要舅父再问一句或沉

默一会，萝就再也不能忍受，一定要在舅父面前报告一切了。可是这绅士与萝用说惯了带着一点儿玩笑的谈锋，这时还以为是萝又讥讽了自己，就改正了自己先前的话，说："我可是并不疑心你会同他好。"

萝就又坚实的说："舅父，先是对的，这疑心可错了。"

"本来是错的，因为你们自然是很好的，他是你最好的导演，你是他最好的演员，做戏剧运动，我是相信会有一点儿成绩的。"

"舅父，我倒欢喜士平先生！"

"他也并没有使我恨他的理由。"

"可是有点不同。"

"这样也好。"

"我爱他。"

"那是更好的。"

"舅父，我说得是真话，他也爱我。"

绅士听到这个话，以为这是萝平时的习惯，就纵声的笑了。笑了很久，喝了一口水，咳着笑着，不住的点头。他想检察一下萝的脸色却没有做到；心想，"你这小孩子什么话都可以由口里说出，可是什么事都做不去，真是一个夸大的人物。"他很欢喜自己所作的估计，按照理知，判断一切，准确而又实在，毫无错误。他不说话，以为萝一定还有更有趣味的富于孩子气的话说出，果然萝又说话了。

萝说："我告舅父，舅父还不相信。"

舅父忍着笑，故意装作神气俨然地说："我并不说我感疑！"其实他还是当成笑话在那里同甥女讨论，因为她说的话不大合乎理知。

萝看看情形，又悔恨自己的失策了。她到这时觉得倒是不要告诉舅父真情实事为方便了。因为事情完全不是舅父所相信，舅父也从不会疑心到这事上来，所以她有点悔恨自己冒失，处置事情不对了。过了一忽看看舅父还不说话，心中计划挽救这局面，仍复回到从前生活上去，就变了意识，找出了解脱的话语。

“舅父，我谎你，你就信了！”

“舅父不是小孩子，才不信你！”

“若是不信，我将来恐怕当真要做出一点证据来的。”

“好，这一切都是你的权利和自由，舅父并不在此等属于个人的私事上表示顽固。我问你正经话，你告给了我学法文，怎么又不学了？”

“我在学。”

“陈白法文是不错的，我听士平先生说到过。这人读书演剧都并不坏，又热心，又热情，我倒欢喜这种人。”

“那舅父就去认识，邀到家中来住一阵也很好。”

“若是你高兴，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作一个人？”

“舅父可以同他做朋友，领领这人的教，再来下一切判断。”

“我不判断人的好坏，因为照例这件事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这种勇气。”

“完全不是勇气。”

“你意思是说‘明白’‘理解’这一类字，是不是？一个年青女人是永远不会理解年青男子的。男子也是这样，极力去求理解，仍然还是错误。相爱是包含在误会中，反目也还是这个道理。越客气越把所满意的一面、世故的一面、好的

那一面，表现出来，就越得人欢心，两个男女相爱，越隐藏自己弱点隐藏得巧妙，他就越使对方的人倾心。”

因为舅父的说教，使萝忍笑不住，舅父就问：

“话不承认么？这是舅父的真理！”

萝说：“承认的，这是舅父的真理，当然只是舅父适用这真理了。”

“你也适用。”

“完全不适用。”

“那告给我一点你的意见。”

“我没有意见可言，我爱谁，就爱他；感觉到不好了，就不爱他。我是不用哲学来支配生活的。我用感觉来支配自己。”

“一个年青人自然可以这样说。任性，冒险，赌博一样同人恋爱，就是年轻人的生活观。这样也好，因为胡涂一点，就觉得活到这世界上多有一些使人惊讶的事情见到，自己也可以做出一些使别人惊讶的行为。”

“舅父不是说过任何事在中年人方面，都失去炫目的光色了吗？”

“可是比舅父年轻的人多哩。”

“那舅父是不会为什么事惊讶了。”

“很不容易。”

萝站了起来，走到舅父身边，在那椅背后伏下身去，在舅父耳边轻轻的说了两句话，就飞快的走进屋中去了，这绅士先是不动，听到萝的跑去，忽然跳起来了。

“萝，萝，我问你，我问你，……”

萝听到了，也没有回答，走上了楼，把门一关，躺到床

上闭了眼睛去想刚才一瞬间的一切事情。她为一种惶恐，一种欢喜，混合的情绪所动摇，估计到舅父这时的心情，就在床上滚着。稍过一阵听到有人轻轻的扣门，她知道是舅父，却不答应。等了一会，舅父就柔声的说："萝，萝，我要问你一些话！"舅父的声音虽然仍旧保持了平日的温柔与慈爱，但她明白这中年人心上的狼狈。她笑着，高声的说：

"舅父，我要睡了，明天我们再谈，我还有许多话，也要同舅父说！"

舅父顽固的说："应当就同舅父说！"

房中就问："为什么？"

"为了舅父要明白这件事。"

房中那个又说："要明白的已经明白了。"

门外那个还是顽固的说："还有许多不明白。"

"我不想再谈这些了。"

门外没有声音了，听到向前楼走去的声音。听到按铃。听到娘姨上楼又听到下楼。沉静了一些时候，躺在床上的萝，听到比邻一宅一个波兰籍的人家奏琴，站起来到窗边去立了一会，慢慢的把自己的狂热失去了。慢慢的想起一切当前的事实来了。她猜想舅父一定是非常可怜的坐在那灯边，灵魂为这个新消息所苦恼。她猜想舅父明天见到士平先生时一定也极其狼狈。她猜想种种事情，又好笑又觉有点惭愧。她业已无从追悔挽救这件事了。在三人中间，她再也不能见到舅父那绅士安详态度了。

到十二点了，她第三次开了门看看前楼，灯光还是没有熄灭，还从那门上小窗看得出舅父没有休息的样子，打量了一会，就走到前面去。站到门外边听听里面有什么声响。到

后，轻轻的敲着门，里面舅父像是沉在非常忧郁的境界里去，没有做声。又等了一下，舅父来开门了，外貌仍然极其沉定，握着萝的手，要萝坐到桌边去。到了房中，萝才看出舅父是在抄写什么，就问：

“舅父为什么还不睡？”

“我做点别的事情。”

“明天不是还有时间么？”

“不过晚上风凉清静。”

两人说了许多话，都没有提到先前那一件事上去。到后把话说尽了，萝不知要从什么话上继续下去。舅父低低的忧郁而沉重的说道：

“萝，你同我说的话是真的了！”

萝低着头避开了灯光，也低低的答应，说：“是真的。”

两人又没有话可说了。

绅士像在萝的话中找寻一些证据，又在自己的话中找寻证据，因为直到这时似乎他才完全相信这事情的真实。他把这事实在脑内转着，要说什么似的又说不出口，就叹了一回气，摇摇头，把视线移到火炉台上一个小小相架方面去了。

萝显着十分软弱的样子，说：“舅父，我知道你为这件事会十分难过。”

舅父忽然得到说话勇气了，一面矫情的笑着，一面说：“我不难过，我不难过。”过一阵，又说，“我真想不到，我真想不到。”

看到舅父的神气，萝忽然哭了。本来想极力忍耐也忍不下去了，她心想：“不论是我被士平先生爱了，或是舅父无理取闹的不平，仍然全是我的错处。”想到这个时心里有点酸

楚，在绅士面前，非常悲哀的哭了。

舅父看到这个，并不说话，开始把两只手交换的捏着，发着格格的声音。他慢慢的在卧室中走来走去，像是心中十分焦躁，他尽萝在那里独自哭泣流泪，却没有注意的样子，只是来回走动。

萝到后抬起了头。“舅父，你生我的气了！”

“我生气吗？你以为舅父生气了吗？这事应当我来生气吗？哈哈，小孩子，你把舅父当成顽固的人看待，完全错了。”

“我明白这事情是使你难过的，所以我并不打算就这样告给你。”

“难过也不会很久，这是你的事，你做的私事，我也不应当有意见。”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同舅父解释这经过。”

“用不着解释，既然熟人，相爱了，何须乎还要解释。人生就是这样，一切都是凑巧，无意中这样，无意中又那样，在一个年轻人的世界里，不适用舅父的逻辑的新事情正多得很，我正在嘲笑我自己的颟顸！”

舅父坐下了，望着泪眼未干的萝，“告给我，什么时候结婚，说定了没有？舅父在这事上还要尽一点力，士平先生的经济状况我是知道的。”

萝摇头不做声，心中还是酸楚。

“既然爱了，难道不打算结婚么？”

“毫没有那种梦想。不过是熟一点亲切一点，我是不能在那些事上着想的。”

“年轻人是自然不想这些的。但士平先生不提到这点吗？”

“他只是爱我！他是没有敢在爱我以外求什么的！”

舅父就笑了：“这老孩子，还是这样子！无怪乎他总不同我提及，他还害羞！”

“……”

“不要为他辩护，舅父说实在话，这时有点恨他！”

“舅父恨他也是他所料及的。”

“可是不要以为舅父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要你们同我商量，我要帮助这个为我所恨的人，因为他能把我这个好甥女得到！”

“舅父！不会永久得到的。我这样感觉，不会永久！因为我在任何情形下还是我自己所有的人，我有这个权利。”

“你的学说建筑到孩子脾气上。”

“并不是孩子脾气。我不能尽一个人爱我把我完全占有。”

“你这个话，像是为了安慰中年的舅父而说的，好像这样一说，就不至于使舅父此后寂寞了。”

“永不是，永不是。”

“我知道你的见解是真实的感觉，但想象终究应当为事实所毁。”

“决不会的。我还这样想到，任何人也不能占有我比现在舅父那么多。”

“说新鲜话！别人以为你是疯子了！”

“我尽别人说去。我要舅父明白我，舅父就一定对我的行为能原谅了。”

“我从无不原谅你的事！”

“舅父若不原谅，我是不幸福的。”

“我愿意能为你尽一点力使你更幸福。”

萝站起来猛然抱到了舅父的颈项，在舅父颊边吻了一下，跑回自己房中去了。

这绅士，仿佛快乐了一点，仿佛在先一点钟以前还觉得很勉强的事，到现在已看得极其自然了。他为了这件事把纠纷除去了，就坐在原有位置上想这古怪甥女的性情，以及因这性情将来的种种，他看到较远的一方，想到较远的一方，到后还是叹气，眼睛也潮润了。

当他站起身来想要着手把鞋子脱去时，自言自语的说："这世界古怪，这世界古怪。"到后又望到那个火炉台上的小小相架了，那是萝的母亲年青时节在日本所照的一个相片，这妇人是因为生产萝的原因，在产后半年虚弱的死去了。

## 五　大家皆在分上练习一件事情

萝在夜里做了一个希奇的梦，梦到陈白不知怎么样又同自己和好了，士平先生却革命去了。醒来时，头还发昏，躺在床上，从纱帐内望出去，天气似乎还早。慢慢的想起这梦的前因后果，慢慢的记起了昨晚上同舅父谈到的一切问题，这女人还仍然以为是一个梦。

她心想："我当真爱士平先生吗？士平先生当真离不了我吗？因为互相了解一点，容让一点，也就接近了一点，但因此就必得住在一处成为生活的累赘，这就是人生吗？"

接着，这女子，在心上转了念头："人生是什么？舅父的烦恼，士平先生的体贴，自己的美，合在一起，各以自己的嗜好，顺着自己的私心，选择习惯的生活，或在习惯上追寻新的生活，一些人又在这新的情形下烦恼，另一些人就在这

新的变动中心跳红脸，另一些日子，带来的，就是平凡，平凡，一千个无数个平凡。……”

她笑了。她在枕上转动着那美丽的小小的头，柔软的短发，散乱的散乱在白的枕头上。她睁着那含情带娇的大眼，望到帐顶，做着对面是一个陌生男子的情形，勇敢的逼着那男子，似乎见到这男子害羞避开了的种种情形，她为自己青春的魅力所迷了。她把一双净白柔和的手臂举起，望到自己那长长的手指，以及小小贝壳一样的指甲，匀匀的缀在指上，手臂关节因微腴而起的小小的凹处同柔和的线，都使她有一种小小惊讶，这一双手到后是落在胸上了，压着，用了一点力，便听到心上生命的跳动，身上健康而清新的血液，在管子里各处流动，似乎有一种极荒谬的憧憬，轻轻的摇撼到青春女子的灵魂。

似乎缺少了什么必需的东西，是最近才发现的，这东西恍惚不定的在眼前旋转着，不能凝目正视，她把眼皮合上了。她低低的叹着气，轻轻的唤着，答着，不久又迷胡的睡去了。

醒来时，还躺在大而柔软的铜床上，尽其自然在脑中把一切事情与一切人物的印象，随意拼合拢来，用作陶冶自己性灵的好游戏。娘姨轻轻的推着门，在那门边现出一个头颅，看看小姐已经起了床没有。萝就在床上问：

“娘姨，什么时候了？”

“八点。”

“先生呢？”

“早就办事去了。”

“报来了吗？”

“来了。”

"拿来我看。"

娘姨走了，萝也起来了，披着一个薄薄的丝质短褂，走到廊下去，坐在一个椅子上，让早风吹身，看到远处××路建筑新屋工程处的一切景致。

绅士昨晚上，到后来仍然是能够好好的睡眠的。早上照例醒来时，问用人知道萝还没有起床，他想得到萝晚上一定没有睡眠，就很怜悯这年轻人，且像是自己昨天已经说了什么不甚得体的话，有点给这女孩难过了，带着忏悔的意思，他打量大清早到士平先生处告给这老友一切。他知道这事士平先生一时不会同他谈到，他知道这事情两人都还得要他同情，要他帮忙，他为了一种责任，这从朋友从长亲而生的责任观念，支配到这绅士感情，他不让萝知道，就要出门到士平先生处去了。

照常的把脸洗过，又对着镜子理了一会头发同胡子，按照一个中年绅士的独身好洁癖习，处置到自己很满意以后，他就坐了自己那个小汽车，到××学校找士平先生。在路上，一面计划这话应当如何说出口，一面迎受着早上的凉风，绅士的心胸廓然无滓，非常快乐。

士平先生是为了那周姓学生耽搁了一些睡眠的。照习惯他起来的很早，一起身来就在住处前面小小亭园中草地上散步，或者练习一种瑞典式的呼吸运动。这人的事业，似乎是完全与海关服务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上消磨日子的绅士两样，但生活上的保守秩序以及其余，却完全是一型的。他在草场上散步，就一面走动一面计划剧本同剧场的改良。他在运用身体时总不休息到脑子，所以即或是起居如何守时，这个人总仍然是瘦面不肥。

来到这学校找士平先生的绅士，到了学校，忽然又不想提起那件事了。他像萝一样，以为这事说出来并不对于大家有益，他临时变更了计划，在草坪上晤及士平先生时，士平先生正在那藤花架下作深呼吸，士平先生也没有为客人找取椅子请坐。两人就一同站在那花架下。

士平先生说："你早得很，有什么事吗?"

"就因为天气好，早上凉快得很，又还不是办事时节，所以我想到你这里来看看。"

"怎么不邀她来?"

"还不起身，晚上同我说了一些话，大约有半晚睡不着，所以这时节还在做梦。"绅士说过了，就注意到士平先生，检察了一下是不是这话使听者出奇。士平先生似乎明白这狡计，很庄重的略略的见出笑容。

绅士想："你以为我不知道。"因为这样心上有点不平，就要说一点不适宜于说出口的话了，但他仍然极力忍耐到，看看士平先生要不要这时来开诚布公谈判一切。到后士平先生果然开了口，他说：

"萝似乎近来不同了一点。"

"我看不出别的理由，一定是!"

两个老朋友于是互相皆为这个话所吓着了。互相的对望，皆似乎明白这话还是保留一些日子好一点，士平先生就请绅士到廊下去坐。

坐下来，两人谈别的事情。谈金本位制度利弊，谈海关税率比例，绅士以为这个并不是士平先生所熟习的，把话又移到戏剧运动上来。他们谈日本的戏，谈俄国的戏，士平先生也觉得这不是绅士要明白问题。可是除了这事无话可谈，

就仍然谈下去没有改变方法。

绅士到后走了，本来是应当到海关办公，忽然又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回家时在客厅外廊下见到萝看报。这绅士带着小小惶恐，像是做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不名誉事那个样子，走到萝身边去，萝也为昨天的事有所不安，见到舅父来了，就低下了头，轻轻的说：

“舅父，你不是办公去了么？”

“我到士平先生处去了。”

萝略显得一点惊慌，抬起了头：“怎么，到××学校了吗？”

“到过了。”

“舅父！”

“我是预备去说那个事的。”

“这时去说，不过使你们两个人受那不必受的窘罢了。”

“我也想到这个，所以并不提起。”

“当真没有提及吗？”

“说不出口，本来是我打算同士平先生说清楚了，我想只要是老朋友同甥女用得我帮忙地方，我好设法去尽力帮点忙。”

“可是我心里想，舅父莫理这事，就算是帮忙了。”

“你说的也很对，我因为也看到了这一点，本来在路上有许多话预备说的，见了他都不说了。”

“那么我感谢舅父！”

“要感谢就感谢，可是舅父做的事并不是为要你感谢而做。舅父是自私，求自己安宁，这样子装扮下去。”

“舅父为什么生我的气？我是看得出的，舅父不快乐，因

为我把舅父的一点理想毁灭了。我想我做了错事，自己做的错事本不必悔，可是为舅父的心情上健康着想，我是应当悔恨我处置这事情的不当的。”

萝说到这里，偷偷的望了一下舅父，舅父眼睛红了，萝就忙说：“舅父若是恨我，就打我一顿，像小时候摔破了碗碟应当受罚一样，我不会哭，因为我如今是大人了。”

绅士只把头摇摇，显出勉强的苦笑。“你摔坏的是舅父的心，不是打一两下的罪过!”

“但总是无意识做的事，此后我小心一点好了。”

“此后小心，说得好!”

到后两人都笑了，但都像不能如昨天那种有趣味了。在平时，随便的说说，即使常常把舅父陷到难为情的情形上去，舅父总仍然是安安稳稳，在自己生活态度上，保持到一种坦然泰然的沉静。有时舅父也用话把这要强使气的萝窘倒，可是，在舅父面前，因为是从小就眼看到长大的长辈，把理由说输了，生着气来挽救自己的愚顽，一定得舅父认错这样事也有过。但现在是全毁了。一切再也不会存在，一切都因为昨晚那可怕的言语，把两人之间划上一道深沟，心与心自然的接近再也无从做到了。两人从此是更客气了一点，一举一动皆存了一种容让的心，一说话都把眼睛望到对方；但是两人又皆知道这小心谨慎丝毫无补于事实。可怕的事从此将继续下去有若干日，萝是不明白的。什么时候舅父能恢复过去的自然，萝也是不知道的。什么时候能够使士平先生仍然来到这家中，一面同舅父谈大问题，一面来谈男女事，且隐隐袒护到女子那一面，舅父则正因为身边有一个顽皮的甥女，故意来同老友反驳，这事情，永远也不能再见到了。

"莫追悼既往，且打量你那未来!"未来是些什么？未来是舅父的寂寞，是自己的厌倦，是衰老，是病，是社会的混乱。在平时，萝是以未来的光明期待到国家同本身的。她嘲笑过那些追念往昔的人，她痛骂过那些不敢正眼凝视生活的男子，她不欢喜那些吟诗哀叹的男女青年，她最神往一个勇敢而冒险的新生。可是这时她做些什么？她怎么去强壮，怎么去欢迎新来的日子？她将如何去接受新的不习惯的生活，毫无把握可言，她这时来怜悯自己了，因为自己在生活上看不到一些她所料得到的结论，且像许多她所不愿想不能想的事，自从一同舅父昨晚说及那事以后，就在生活上取了包围形势，困着自己的思想了。她在无可自解时，就想这一定是梦，一定是幻景，才如此使人胡涂，头脑昏乱，分解不清。

舅父是理知的，理知到这时，就是把自己更冷静起来，细细的安排安排，细细的打算。他想处置这事使大家皆幸福一点，单是为了两人幸福，忘掉了自己，他是不干的。单为自己，不顾及别人，他也是不干的。在各方面找完全，所以预备同士平先生说的暂时莫说，到这时，办公的时间已到，他不能再在家中久耽搁时间，他又同萝说话了。

"萝，请先相信舅父的意思是好意，完全是为大家着想，若是士平先生来时，你且莫谈到我们昨晚说过的事。我把话说了，能答应我没有？"

"我不大懂呢？"

"为什么不懂？你应当让舅父去想一阵，匀出一点时间思索一下，看看这事情，现在舅父所处的地位，是很可怜的地位。"

"若是说谎是必须的事，我照到舅父意见做去。"

“说谎一定是必须的。你若会说谎，我们眼前就不至于这样狼狈了。”

“我知道了，答应舅父了。”

“答应了是好的。你不必说谎，但请你暂且莫同他谈到我已经知道这件事。这也并不完全是为舅父，也是为你。”

“我明白的。对于舅父因这事所引起的烦乱，全是我的过错。”

“你的过错吗？你这样勇于自责，可是对事情有什么补救？”

萝不作答，心里想的是：“我能补救，就是我告你我并不想嫁他，也从不曾想到过。”

舅父见到萝没有话说了，自己就觉得把话苛责到萝是不应当的残酷行为，预备走出去，这时士平先生却在客厅门出现了。士平先生见到了绅士，似乎有点忸怩，绅士也似乎心上不安，两人握了手，绅士就喊萝：

“萝，萝，士平先生来了，……”他还想说，“你陪到他坐，我要去办公去了。”可是话不说下去，他把老友让到廊下，一面很细心的望到这两个人的行为，一面自己把身体也投到一个藤椅里去了。

萝把头抬起，望了士平先生一会，又望了舅父一会，感到一种趣味，两个绅士的假扮正经懵懂的神气，使她忍不下去，忽然笑出声来了。

这两个人心上想些什么，打算些什么，萝是完全知道的。她知道舅父的秘密，也知道士平先生的秘密，她看到面前是两个喜剧的角色。

因为那两个人都不及说话，她就说：

“舅父，你忘记你的时间了，你难道还要同士平先生谈戏吗?”

这绅士作为才悟到钟点那件事，去开始注意壁上的挂钟。于是说：“士平你到这里谈谈，你们是不是又要演戏了？我的时间到了，我要去了。萝，我告你，记到把我要你做的事做下去，我下午就可以同你商量……”

萝说：“舅父你就不要办公，打电话去请半天假，怎么样?”

士平先生说：“我也就要走，我是来问问你愿不愿同密司特周——我们那个三年级学生演×××。”这是借故提及的假话，萝心中明白，因为士平先生明明白白是以为绅士已经上了办公室，所以来此的。

舅父又说：“你们谈谈，我的时间是金子，我要走了。中年绅士，落伍的人，这是我的甥女给她舅父下的按语，时间是……”这仍然是假话，萝也知道的，因为舅父实在不大愿就走，单独留下这个人到这屋中。

士平先生好像特别多疑，今天要避嫌了，就更坚决的说道：“我们一起吧，你把车子带我到爱多亚路，我要到××大学找一个人。”

萝就说：“士平先生，你说周要同我演×××，那个人不是上次演过××的工人，白脸长身的年青人吗?”

“就是他。”士平先生不甚自然的答应着，因为说得完全是谎话，心中很觉得好笑。

萝因为起了一个新的想象，就说：“这个人还不错，演戏热心，样子也诚实可爱，不像另外那几个密司特金，密司特尤，密司特吴。那几个风流自赏的小生，是陈白所得意的门

生，还听说要加入什么××，倒是多情的人！大致同密司文，密司杨，已经都在恋爱了，因为都是自作多情的人。”

士平先生听到这话，微微皱了一下眉毛：“你觉得那个人诚实可爱吗？

萝估计了一下士平先生，知道这人的情感为她的话所伤了，一面是为了舅父还在旁边不走，就故意说：“是的，我倒很欢喜他。”

舅父在一旁听着，心中匿笑，故意责备似的说道：“萝，你的口是太会唱歌了，但一点不适于说话。”

这话显然是舅父为袒护到士平先生而言，萝望到这个说谎的绅士的体面衣服，心中不平，带一点娇嗔问：“舅父，什么口适宜于说话？”

“你唱歌的天才我是承认的，你说话的天才我也不否认，只是说话原用不了天才，士平先生以为如何？”

士平先生说：“这是一定的。可是用言语的锋刃，随意的砍杀，原是年青人的权利。”

绅士说：“这个话我不大同意，若说有棱的言语是他们的权利，那毫无问题，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就只有义务了。”

“舅父的义务倒恐怕是别的。”

绅士听到这话，对萝很严正的估了一眼。先是说要走要走，现在电话也不打，自然而然坐到那里不动了。“我也还有权利，不一定全是义务！”

士平先生显着一点忧郁神色，萝以为是士平先生为妒嫉所伤。她最恨男子这一点脾气，她同陈白分手，也就多少有这样一点理由，所以望到士平先生的样子，她感到一种残酷的快乐。她按照自己的天赋，服从女子役使男子的本能，记

起士平先生说的“年青人用有锋刃言语，随意伤害别人原是一种权利，”她把士平先生所不乐于听的话还是故意继续下去。她没有望到士平先生那一方，只把脸向到窗外说道：

“士平先生，你不是说那个很漂亮的学生要想我同他演×××吗？我明天问他去。”

“你要去问他就去问他，不过我已经告他，你怕不什么有空闲时间了。”

“我有时间，我一定要同他演×××。”

那绅士听到这个话很觉得好笑。他想看看这个人言语的胜负所属。他在往天疏忽了这个，今天却用了一种新的趣味来接近了。他装做看报的样子，把眼睛低下去望到当天报纸，听士平先生说些什么话，作为对抗萝的工具。

因为士平先生不做声，于是萝又开了口：“我要演×××，没有配角我也要演，不然我下次再不演戏了。我要演×××那个女角，嘲弄她那个自私的情人。我要去爱一个使他们看不起的人，污辱他们，尽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尊严扫地。我将学到那主角说：喂，你瞧，我同你所看不起的人接吻！他是这样下贱的，但他有这样一个完全的身体，有这样健康的手臂，美丽的头，尊贵而又俨然的仪容，同时，位置却是做你们的用人。他没有灵魂，我就爱他的身体。我要灵魂有什么用处？灵魂在你们身上，是一种装饰。你们说谎，使你们显得高尚完全。你们做卑下的事情，却用了最高尚的理由。这就是你们灵魂的用处。为了羞辱你们，我才去爱那你们所瞧不上眼的人。……”她用着正在扮演女角的神气，走来走去，骄傲而又美丽，用着最好的姿势，说着最好的口白，在那廊下自由不拘的表演一切。

士平先生极力把狼狈掩藏起来，用着一个导演者的冷静态度，在萝休息到一个椅子上时，鼓了一会儿巴掌，说："很不错，你可以做成很动人的样子给人感动。"

"我不单做成样子，我自己将来也要当真这样去生活的。"

"那一定使你舅父同那爱你的人难堪。"

"自然的，那戏的后一场不是说：你见到我这样，你装做笑容，想从这从容不迫尊贵绅士态度中挽救你的失败。但我清清楚楚知道我做的事要像钉子一样，紧紧的钉到你的心上，成为致命的创伤……吗?"

士平先生说："你的言语是珠玉。"

萝看得出自己的胜利，得意的笑着："我是一演到这些脚色，就像当真站在我面前的是那爱我而为我所恨的男子!"

士平先生沉默了，有一点小小纠纷了。这中年人，平时的理知，支配一个大剧团的一切，非常自如，一到爱情上，人就变成愚蠢痴呆了。这时知道萝是在那里使着才气凌虐自己，本来可以付之一笑的事，却无论如何不能在同样从容中有所应对了。他要仍然装成往日稳定也不可能，他一面笑着一面望到萝发光的脸同发光的眸子，有一种成人的忧郁说不出话来了。

绅士在一旁像是代替士平先生受了一点窘，看到那情形，心中设想："这恐怕又不可靠了，一个女子，一个年纪轻轻而又不缺少人事机警的女子，用言语与行为掘成的井，是能够使一个有定力的男子跌下去时也爬不起来的。士平先生是一定又要跌下去的。这是一个不幸的命运。"

他在言语上增加了一点讽刺成分："老朋友，你当导演是不容易驾驭这学生的。"

士平先生用同意义回敬了绅士，说道：“是的，我知道不容易。你呢，家中有天才，做家长也不甚容易！”

“可是狮子也有家养的，这是谁说的话？我记得是像上次我看你们那个戏上的话。那角色说，狮子也有家养的，一定是这样一句话。”

萝说：“下面意思是说家养的狮子并不缺狮子的一切外貌。这个话并不专是讥讽到女子，男子也有分！”

舅父说：“还有下文，你们都疏忽了。那下文是我应当为续好的，就是：也会吼，也会攫拿作势，但绝不是山中的狮子！看惯了，我是不怕我家这小狮子的。”

萝不承认这个话有趣：“舅父的话是以为我就只能说不能行。”

“并不是这样。我是说一个演戏太多的人，他的态度常常要成为他所常常扮演角色的态度，但这个却无害于事。”

“舅父同士平先生俨然站在一块了，这大约是同病相怜。”

“今天你又占了优势了！”

“舅父是不是还想说，因为你是女子，所以让你一点呢？”

士平先生不知为什么，却问起绅士上不上办公处的话来了。绅士说不去也行，但士平先生却说要走了。因为绅士见到士平先生要走，就仍然要去办公，要士平先生坐他的车一同到法界再下车。两个人一会儿就走了。两个人出门时，送到门外车旁的萝，见到舅父似乎快乐得很，士平先生却沉默如有心事，就故意使舅父听到的神气，很亲昵的说：“士平先生，我下午来学校找你。”舅父望了萝一眼，萝就大声的笑，用着跳跃姿势，跑进屋里去了。

两个老朋友各人皆在这少女闪忽不定行为上，保留一种

不甚舒服的印象。两个人都不想提到这事情，极力隐忍下去，车子在平坦的马路用二五哩的速度驶行，过了××路，过了××路，士平先生要把车停顿一下，说是想到××大学去找一个朋友。等到绅士把车开走后，这个人便慢慢沿着马路一旁走去，走了一会，觉得有点热了，又把衣服脱下来拿在手上，还是一直走去。

士平先生的理知，在一种新的纠纷上弄胡涂了。他知道许多事情，经过许多事情，也打量过许多事情，可是一点不适用到这恋爱上。他的执重外表因这一来是更显得执重了一点，可是这种勉强处别的人注意不到，自己却要对于自己加以无慈悲的嘲笑了。他怜悯那学生，他自己的行为却并不比那学生更聪明。他在剧本创作上写了无数悲剧与社会问题戏剧，能够在文章上说出无量动人感情的言语，却不能用那些言语来对付面前的萝，绅士想到的“女子用热情掘好的井，跌进去了的人总不容易直立。”他也照样感觉到了。

他忽然看到自己的前面是灰色，看到自己是小丑，无端悲哀起来了。

## 六 配 角

因为得到一点士平先生的鼓励，那苍白脸的三年级大学生，似乎得了许多勇气，许多光明，生活忽然感到开展，见出炫目的美，灵魂为怜悯与同情所培养，这人从悲哀里爬出，在希望上苏生了。

他觉得只有士平先生，知道他这个无望无助的爱，是如何高尚的爱。他觉得只有士平先生，能明了他的为人。他信

仰士平先生，也感谢士平先生，自从同士平先生谈过话后，第二天就在一个私有记事本上写了许多壮观的话语。他以为他从此就活了，他以为从此他要做一个人，而且也能做一个人了。凡是这个神经衰弱的人，平时因自己想象使他软弱，使他在一种近于催眠的情形下，忽然强健坚实起来是很容易的，从所信仰的人一方面，取得了一点信仰，他仍然是继续过着他那想象生活，如不是遇到事实的礁石，则他就仿佛非常幸福了。

这大学生记到士平先生所说的话，第二天，大清早爬起来，做他第一次的晨操，站在那宿舍外边花圃里，想到一切还略略有点害羞。他知道士平先生是起来得很早的，他想经花圃过士平先生那个小院落去，在那边同士平先生谈谈，并且问问他，应当练习某种运动，才合乎身体的需要。走到了角门，看到绅士正在那里同士平先生谈话，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就不敢再过去，仍然退回来了。他站在宿舍前吸着早上清新的空气，舞着手臂，又模仿所见到的步兵走路方法，来回的走，其余早起的学生，认识到他的，见到这先前没有的行为，就问他：

“周，怎么样，习体操吗？”

听到这个问话，他好像被人发现了心上秘密，更极害羞了，不能作什么回答，只点点头。同学就说：

“这个不行，谁告你这样运动？”

“我看到士平先生每天这样操练。”

“士平先生越操越瘦！你应当学八段锦！”

“好吧，就学八段锦。你高兴教我没有？”

“等一会儿我们来学习吧！”

那同学到盥洗室去了，这白脸学生，站在一个花畦前看莺草十字形的花，开得十分美丽。因为这带露含颦的花草，想起看朱湘的诗，就又忘了自己定下的规矩，仍然拿了一本《草莽集》，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到花畦边来读诗了。

到了下午两点左右时，萝来到了士平先生住处。士平先生上课去了，她就翻看到一些画册，在那房中等候下来。那周姓学生，因为还想同士平先生谈谈别的问题，来找寻士平先生，在那里见到了萝。这个人脸上发着烧，心儿跳着，不知要如何说话，就想回头走去。

萝见这学生一来又走了，想起士平先生说演戏的话，就喊他：

"密司特周，是不是找士平先生？"

"是的。我不知道他上课去了。"

"就要回来了，你可以等等他。"

"我可以，我可以，"一面结结巴巴的说着，一面回身来到房中，也不敢再举眼去望萝，就背了身看壁上的一幅画，似乎这幅画是最新才挂到壁上，而又能引起他的十分兴味。

萝心想，"这样一个人真是可怜。"她记到士平先生提起他要同她演×××，还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就说："密司特周，士平先生早上同我说你那事情，没有什么不可。"

这学生，听到这个话，以为士平先生已经同萝把昨晚的事都向萝说过了，现在又听到萝温和而平静的把这话提出，全身的血皆为这件事激动了。他忙回过头来，望着萝，舌子如打了结，声音带着抖问："士平先生说过了吗？"

萝望到这情形还不甚明白，以为是这个怯弱学生在女子面前当然的激动。她一面欣赏这人的弱点，一面说："是的，

他说你要求我同你演×××，是不是?”

这学生完全胡涂了，为什么说演×××他一点不清楚。他不好说没有这事。他以为这一定是士平先生一种计划，这计划就是使他同萝更熟一点，他心中为感激的原因要哭了。可是为什么士平先生要说演×××？他望到萝的脸，不知如何措词，补充他要说及的一切。他的心发抖，口也发抖，到后是又只有回头过去看画去了。一面看画一面他就想：“她知道了，她明白了，我一切都完了，我什么都无希望了。”可是虽然这样打算，他是知道事实完全与这个不同的。他隐约看得到他的幸福，看到同情，看到恋爱，看到死亡，——这个人，他总想他是一切无分，应当在爱中把自己牺牲，就算做了一回人的。一个胡涂思想在这年轻人心上扩张放大，他以为这可以死了。他不能说这是欢喜还是忧愁，没有回到宿舍以前，他就只能这样胡涂过着这一分钟两分钟的日子。他想逃走，又想跪到萝身边去，自然全是做不到的事。

萝因为面前的人是这样无用的人，她看到热情使这年轻人软弱如奴如婢，在她心上有一种蛮性的满足。她征服了这个人，虽然，有一点瞧不上眼的意味，可是却不能不以为这是自己一点意外的权利。许多卑湿沼地方，在一个富人看来，原是不值什么钱的，可是却从无一个富人放弃他的无用地方。她也这样子把这被征服的人加以注意和同情了，她想应当有一种恩惠，使这年青人略略习惯于那种羁勒，就同这人来商量演剧事情。

她问他对于×××有什么意见，他说了一些空话，言语不甚连贯，思想也极混乱。她又问他，是不是对于那个戏中的女角同情。这年轻人就憨憨的笑，怯怯的低下头去，做出

心神不定的样子，迫促而且焦躁，所答全非所问。她极其豪放的笑言，使他在拘谨中如一只受窘的鼠。这些情形在萝眼中看来，皆有另外一种动人的风格存在。她玩味着，欣赏着，毫无本身危险的自觉。不但是不以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她且故意使这火把向年轻人心上燃着，她用温情助长了这燃烧。她厌倦了其他的恋爱，这新的游戏，使她发生新的兴味了。

士平先生匆匆的走来了，看到两个人正在房中，那学生见到了士平先生，露出又感激又害羞的神气，忙站了起来，与萝离远了一点。萝此时，本来是到此补救早上在舅父处所成的过失，可不料新的过失，又在无意中造成了。

萝说："士平先生，我已经同密司特周说到演×××了。"

士平先生很不自然的一面笑着一面放下书本，走到写字桌边去。"你们演来一定非常之好。若是预备在下次月际戏上出演，就应当开始练习了。"

那学生在士平先生面前，无论何时总是见得拘束，听到谈演戏了，就说："谁扮绅士？"

萝无心的说，"扮绅士容易，那是配角。"

士平先生就有意的说："配角自然是容易找寻，你们去试演好了。"

萝从这话上，听得出士平先生的心上愤怒。她知道士平先生是为了一些不甚得体的情绪所烦恼，她有点儿忏悔的意思，就问士平先生，同舅父早间在什么地方分手。士平先生说："我在××路上下车，还走了一阵，想起许多人事好笑。"

这个话使那年青人以为所指得是自己，脸上即刻发起烧来。萝又以为这话完全是在妒嫉情形下，说到她和那学生了，

心上就很不快乐。士平先生则为自己这句话生了感慨，因为他极力在找寻平时的理知，却只发现了苦闷，和各种不能与理知同时存在的悒郁。

萝过了一阵，说道："人事若是完全看得是好笑，这人就是超人，倒很可佩服！"

"是的，就是明知好笑也仍然有严重的感觉，所以人都是蠢人。"

"可是蠢一点也无妨，太聪明了，是全无用处的。做一切事都是依赖到一点胡涂。用自己起花的眼睛，看一切世界，蒙蒙眬眬，生活的趣味就浓了。要革命，还仍然是大家对那件事蒙蒙眬眬，不甚知道好歹，不甚明白利害，胡涂的做去，到后就成功了。一个眼睛纤毫必见的人，他是什么也做不去的。他喝水，看到水中全是小虫，他吃面包，又看到许多霉点。走到外面去，并排走路的多数是害肺痨病人，住到家里，他还梦到人家所梦不到的种种。他什么都聪明，他什么都不幸福了。"

因为话是像说到那个年轻学生头上去了，他承认他的胡涂是一种艺术。他说："我同意萝这个话。我有时很像清楚，看得周围一切非常分明，我实在苦恼。若果胡涂了一点，一切原有使我苦恼的，就当真又变成幸福了。在将来若是我还能选择我自己的东西，虽然我无理由拒绝苦恼，却愿意拿那胡涂。"

士平先生觉得这学生又好笑又可怜。这学生昨晚上还那么无望无助使生活找不到边际，但一天以来，因为一种无意中的误会，因为一点凑巧，却即刻把灵魂高举，仿佛就抓到了生活的中心，为这真正的胡涂，他对于这学生原来的一点

同情完全失去了。他觉得萝也是可怜的，这女子在她那任性行为上，把自己的感情蹂躏了一番，又来找寻自慰的题材，用言语的锋刃刺倒旁人，她就非常快乐了。她想象她因为青春的美，就有了用自己的美去蹂躏旁人感情的权利，因为这一点原故她这时竟让这年轻人来爱她了。她要苦别人作为自己快乐的根据，找了别的女子不会做的事情，她这时正在心中好笑。士平先生带着一点儿讥讽说："萝，你是为你的聪明而感到幸福的。"

萝反向着士平先生："那么，士平先生因聪明而苦恼了。为什么不胡涂一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认真？为什么把那些不知道的也去设法知道，本来不能知道的又强以为知道，就在这上面去受苦受难？"

"这是做人！"

"可是这样做人，是自己选择的没有？"

"你以为是应当选择，或者说，还有机会选择，是不是？"

"我可是选择我自己所要的。"

"还是照到机会分配下来的拿去，在机会以外，人是通通不会有选择的。不但是生活事业，就是朋友，爱情，有些人自以为是选择下来去做，其实他还是取那放在手边最方便的一件。"

"我否认这理论。"

"一句话若是空空洞洞的理论，自然可以否认。若是事实，那否认，是应当在别人或自己生活上找出证据才对的。"

"士平先生，我要给你证据看的，你等候一些日子就是了。"萝说着这个时，用得是同平常抗议声音，那大学生听到，忍不住笑出声了。

士平先生本来不想把话再说下去了，因为看到那大学生在误会中更加放肆，本来先见到这人拘谨为可笑可怜，这时见到这人不再拘谨，反而使士平先生不甚快乐了。“他以为我是在为他努力，虽无一句话可说，那神气，倒是在感激中有帮我忙的意思。他以为说的证据就是爱他。这小子真是在胡涂中得到他的幸福了。”士平先生一面这样想及一面就说：“密司特周，你是一定也觉得可以选择你所需要的，是不是？”

那大学生略略见得有点忸怩，喉咙为爱情所扼，女人声气一般答道：“我与萝小姐同意。”

“很好的，很对的，你也相信你是选择你所要的，就居然得到了！”士平先生声音有一种嘲笑意味，他还想说：“你的话是选择了而说的，你的事却是完全误会的。”可是那学生对于他露出的感激颜色，以及那信仰谦卑样子，仍然把士平先生缓和了，强硬不去了。他只好说：“你能信仰你自己的能力，这就是非常幸福的事！”

萝因为不知道他们两人昨天那一次谈话，所以这时同这学生表示亲近，不过是一种虚荣所指使而作的任性行为。为了故意激动士平先生，她所以才说要同周姓学生演戏。为了士平先生的愤怒，对于这愤怒作一度报复，她才说她能够选她所要的东西。不过到后来，看到那学生有一点放纵，还说出了蠢话，士平先生有放弃所有权利意思，她又不大愿意了。她于是把话说到属于自己家中舅父方面去，使学生感觉到于己无分，学生到后就不得不走了。

学生走后，萝带着一点忧愁，向士平先生望着，低低的说道：“不要生我的气，我是游戏！”

士平先生把萝的手握着，也似乎为一种悒郁所包围，又

稍稍显得这问题疲倦了自己心情的样子："我能生你的气吗?你不是分明知道我说的演×××原是谎话，为什么你这时又来同他谈及？他是在一种误会情形中转到一个不幸上去了，他以为你爱他了！以为你尽他爱你了！你愿意在这误会上生活，我不能说什么也不必说什么。我这时只说明白，尽你做那自己所愿意做的事。"

萝有点儿觉得胡涂："为什么同他这样谈谈话就会有这吓人误解?"

"你不是说过，男子在男女事情上都极浅薄吗?"

"可是这是个忧郁的人。"

"你是说，凡是这种人，都非常知分知足，是不是?"

"我想来应当这样，因为他并不像自作多情的人。"

"完全错误！他昨天晚上，到我这里来，说了许多话，他说如何在爱你，如何知道自己无分。他并不料到你同我的关系，他信托我是他唯一帮忙的人。他说只要把这事告给了我就很快乐了。我能说什么？我除了可怜这个人，什么也不好说出口。我告他，此后我当设法使萝同你做一个朋友。我当尽我所能尽的力，帮助你一下，你也应当好好的生活下去。我当真是这样作到了。这个人得到了我的话，恰恰来这里见到了你，以为你是已经听我学过一切，你说演×××，他一定激动得不能自制。他在一种误会中感谢你也感谢我，他从这误会上得去快乐和忧愁，还以为是自己选取的东西。我并不生气，我却因这事觉得大家都很愚蠢。你是在这事上也因为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一个度量窄狭的人。在恋爱上度量窄狭，这也许还是一种美德，不过我是缺少这美德的。实在说，我却在这误会上心中不大快乐。他要我帮忙，信托

我，我待要告诉他我的地位，但我在他那种情形前面，要说的话也都说不出口了。我还要告你这事怎么办，谁知这误会先就延长下去。你要爱他，还是不爱他，那全是你自己的事，我是不想说什么的。我若说，这个人不行，你自然会以为我有私心。我若说这个人很好，你又可以疑我是有作用的示惠于人。我不想加什么意见了，你不是说你能够选你要的东西吗？现在机会就来了。你不要以为我爱你就拘束了你，我自己是想不到我会拘束得什么人的。”

萝听到士平先生把话说完了，毫不兴奋，沉静非常，望到士平先生。“我料不到是这件事中容许了这样一个误解。我不能受爱的拘束，当然我就不会因为他那可怜情形变更了自己主张。爱不是施舍，也不是交换，所以我没有对他的义务。可是，士平先生，我现在却这样想：假如我看一切是我的权利，那我是不放弃的。我不能因为这一方面的权利却放弃那一方面的权利。我在这些事上有些近于贪多的毛病，因为这样，一切危险我是顾虑不及的。我要生活自由，我要的或不要的，我有权利放下或拿到！不拘谁想用热情或别的自私，完全占有我，那是妄想，是办不到的一件事。所以现在我来同你说，我愿意你多明白我一点。”

士平先生只用着一个大人听小孩子说话的样子，点头微笑，萝又继续的说：“周爱我，我是感到有趣的，因为我想象不到我能够使一个男子这样倾心，带着一点好奇，我此后要同他再好一点，也是当然的。可是今天的误解我可不能让他存在！我不许别人在误会中得到他不当得的幸福，因为这不当得的幸福，要变成我的责任。我尽你爱我，也是我感到这是我的权利，你一在这事上做出年轻人蠢样子，我就有点忍

受不来了。你的地位现在是同他一样的，我说这个话或者伤了你的自尊心情，但如果你想得明白一点，你可以得到你的一分好处，若实在要痛苦，那你自己的事，我可不管了。”

把话说完了，萝走了，士平先生没有话说，尽这女子走去。但走到廊下以后，萝却又走回来了。她站到门边，手上拿着那个小伞：“士平先生，你这行为是使我发笑的，为什么不送我出去?”

士平先生摇摇他的长长脑袋，叹了一口气，把手摊开：“好能干的萝，你的时代生错了。因为这世界全是我们这样的男子，女人也全是为这类男子而预备的。但是你太进步了。你这样处置一切，在你方便不方便，我原不甚清楚，但是男子却要把你当恶魔的。你的聪明使你舅父也投了降。你只是任性做你欢喜做的事，你的敏锐神经作成你不可摸捉的精神。你为你自己的处世方法，一定也非常满意。可是我说你是生错了时代的，因为你这样玩弄一切，你究竟得到的是什么东西？你自然可以说，就是这样，也就得到不少东西了。是的，你得到很多人对你的倾心，你得到一切人为你苦恼的消息，你征服了一个时代的男子。还有一个中年的士平先生，他也为你倾倒，变更了人生态度，学成年轻许多了。你在这方面是所向无敌的。可是你能够永远这样下去没有？你会疲倦没有？……”

“我疲倦时，我就死了。”

“你说的话太动人了。你为你自己的话常常比别人还要激动，因这原故，你说话总是选择那纯粹的字言，有力的符号。你是艺术家。”

“你的意思以为我总永远不像你们所要的女人。男子都是

一样，我知道什么是你们所中意的女子。受过中等教育，有一个窈窕的身材，有一颗温柔易惑的心，因为担心男子的妒嫉变成非常贞静，因为善于治家，处置儿女教育很好，……女子都是这样子，男子自然就幸福了。你们都怕女人自己有主张，因为这是使你们男子生活秩序崩溃的一种事情，所以即或是你，别的方面思想进步了，这一方面却仍然保留了过去做男子的态度。"

"我完全是那种态度吗？"

"不完全是，可是那种态度使你觉得习惯一点，合式一点。"

"或者是这样吧。"

"若不是这样，那这时就仍然同我到××去，转到我舅父那里吃饭。"

士平先生微微笑着，说："不，我要一个人想想，是我的错误还是别人的错误。我要弄清楚一下，因为这件事使我昏乱了。还有，我要得到我的权利，就是不让你征服。"

萝也微笑的点首，说："这是很对的，士平先生，我们再见。"

"好，再见，再见。"

萝走了，又回身来："士平先生，我希望你不要难受。"

士平先生就忙着跑出来，抓着了萝的手，轻轻的说："放心吧，不要用你的温柔来苦我，你的行为虽是你的权利，可是我不比那个忧郁的周，生活重心维持在你一言一语上。"

萝于是像一只燕子，从廊下消逝了。

在校外她碰到了那三年级学生，这显然是有意等候到这里，又故意作为无意中碰到的。年轻人的狡计，萝看得非常

明白，那大学生想说出一些预备在心中有半天了的话。一时还不能出口，萝就说："密司特周，到什么地方去？"

"到××想去买点东西。"

"那我们同路，我也想到××去买一本书。"

"士平先生……"

"我同他说了许多话，他是很好的人，是不是？"

"我敬仰他。"

"是的。这种人是值得敬仰的。不过每一个人也都有值得敬仰的地方，或者是道德学问，或者是美，或者是权力，你说是不是？"

"是的。不过——"

"怎么样，你不敬仰美吗？"

"……"这男子，做着最不自然的笑容，解释了自己要说的话语。

两个人，一个是那么自然随便，一个是那么拘束努力，把话谈下来，到后公共汽车来了，两个人又上了车，到××去了。

下午四点钟左右××路上的百寿堂雅座内，这密司特周同萝，在一个座位上吃着冰水。

望到那每一开口微微发抖的薄薄嘴唇，望到那畏缩而又勉强做成的恣肆样子，萝觉得有些动摇。这是一个拜倒裙下的奴隶，没有骄傲，没有主张，没有丝毫自我。在一切献纳的情形下，那种惶恐的神气，那种把男性灵魂缩小又复缩小的努力，诱惑到骄傲的萝，使她有再进一点看看一切的暧昧欲望。

她说："密司特周，你不是××吗？"

那学生，此时上的课是最新的一课，他什么话都不知道说，只是悄悄的去望坐在对面的萝，听到萝问他的话了。就匆遽的答："我不是，我不是。"

萝说："为什么不加入？士平先生是的，你知道吗？你们学校有许多同学也是的。大家来使社会向前，毁去那阻碍我们人性的篱笆，打破习惯，消灭愚蠢，这是只有××可以做到的。大家成群的集中力量来干，一切才会好。"

"萝小姐相信这是做得到的吗？"

"为什么信仰都没有？年青人没有信仰，缺少向不可知找寻追求的野心，怎么能够生活下去？"

"许多人也仍然活着过日子！"这大学生因为见到讨论的人生问题，所以胆量也大起来了。他仍然是那种怯怯的微带口吃的补充了这个话，"他们是快乐的。"

萝声音稍大了一点："是的，那些蠢东西，穿衣吃肉读英文，过日子是舒服而又方便的。我不说到他们，因为那不是我要注意的。我是说有思想的年青人，有感觉的年青人。他们的个人主义是不许其存在的。悲观，幻灭，做伤心的诗，欢喜恋爱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完全是病。他们活到世界上，自己的灵魂中毒腐烂了，还间接腐烂到他身旁的人。"

"可是我不能信仰什么。"

"那你为什么还信仰演剧？"

"因为是艺术！我欢喜演戏，我欢喜它，也就信仰它。"

"可是艺术也带在那大问题里一起存在的。你欢喜演戏，却不能去到大舞台陪李桂春打筋斗。你还是信仰新的，否认旧的。为甚不去同那更新的接近一下？"

"我不想去。我什么也不想。我看过一些书，什么是应

当，什么又不应当，我都懂得一点点。可是我不习惯人多的事情。我自己常常想，世界那么样热闹，好像我都无分，所以就想到死了一定好点。”

“为什么一定要死？”

“为什么一定？我不清楚。可是我并不死去，现在还是活的。我想死了或者清静一点。我厌烦一切，我受不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平静的外表，隐藏到一个怎样骚乱的心！”

“我知道！若是你真死了，那天下少下一个活人，多了一个蠢鬼。凡是自杀的都是愚蠢傻子。若不是愚蠢，就是害病发疯。生到这时代，从旧的时代由于一切乡村城镇制度道德培养长大的灵魂，拿来混到大都市中去与新的生活作战，苦闷是每一个人都不缺少的东西。抵抗得过这新的一切，消化它，容纳它，他就活下去，且因为对于旧的排斥与新的接近，生存的努力，将使这人灵魂与身体同样坚实起来，那是一定的。至于忍受不了的落后的分子，他不是灭亡也等于亡。并不落后，同时却只因为不习惯这点理由，不能在集群生活中为生存努力，又不能把自己容融到旧的组织里去，这样人便孤独起来，到后来忍受不了，于是便自杀了。”

“他们并不是没有高尚思想！”

“思想有什么用处？他们本身的悲剧就是想象促成的。他们思想高尚，可是实际的人生是平凡的。他们脑中全是诗的和谐，与仙境的完美，可是人间却只有琐碎散文，与生活斗争。他们越不聪明越容易救药，越聪明越无用处了。”

“……”要说什么并没有说出口，因为害怕了，这大学生低下了头去，全身发抖。

萝心想：“你这有高尚理想的人，若知道爱人只是平凡的

人事时，也不至于苦恼了。”

这大学生也嘲笑他自己这时的情形，自己骂自己：“我的高尚用到恋爱上无用处。”

可是他缺少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他不敢提到这件事情，不敢尽萝注意到他，他又不愿有所变化。他一面感到这局面下自己的可怜，然而又非常愿意能使这和平的友谊可以继续下去。他这时觉得幸福，稍稍转过念头就又看得出自己不幸。因为萝在沉默中皱了一次眉，他疑心自己已经为萝所厌烦，于是就胡胡涂涂的打算：“我将为爱她死去的，我尽这人称我傻子，比活到受罪还好。”为什么这就同死连在一处？他是不闻不问的。

萝实在是厌烦了，因为说到做人、说到生活，她想到她自己对于人生怀着诗意去接近的失败，她想到她的行为完全是无意识行为，用美丽激动这人，又用这人激动另一人，过不久这第二人又将代替下去，使第三人从一种不意的机会站到自己的身边。她就轮间的欣赏这人生的各种姿态，那些自私、浅浮、虚伪、卑劣，——从经验中抽出，看得非常清楚，把日子就打发走了。她过的日子，就仍然是用未来理想保留到人事上的空洞日子，她不能再游戏下去了。

这时坐在对面的大学生，有些地方看出了使她生气的笨处，她且觉得到这里来同这个谈天喝汽水是不很得当的行为了。过了一会她把钞会了，就说还有点事要回去，且说过一些日子可以到学校见到。出得自寿堂时，那学生忽然又用着那十分软弱的调子，低低的说：

“萝小姐，你许可我为你写一个信吗？”

萝说：“口上说不是很方便吗？”

"我写出来好一点。"

萝说："好，写给我吧。"一面从皮夹子里取出一个载有通讯处小小卡片，一面为这学生估想那信上说的蠢话决不会比现在所见的神气有所不同，她本来想把手伸出去尽这人握一下，临时又不这样做了。

这学生回到××学校时，吃过晚饭，就走到士平先生住处去，同士平先生谈话，那来意是士平先生一望而知的，但士平先生，却没有料到萝会同这个人下午在一处坐过一阵。

来到房中了，人不开口。士平先生因为有一点不大高兴，也不先就开口。这学生到后才把话说出，问士平先生的戏，问剧本，问布景同灯光。……完全说的是不必说的费话，完全虚伪的支吾，士平先生有点不耐烦了，就说：

"你今天气色像好了一点。"

这学生以为是士平先生的打趣他，这打趣却充满了一种可感的善意，他脸上有点发热，自白的时候到了，就先鼓了勇气，问士平先生：

"士平先生，你把我的话同萝小姐说过了？"

士平先生说："还没有。"

"一定说了。"

"……"

稍稍沉默了一会儿。

"我下午同她同××路百寿堂谈了许久。我感谢先生，不知要怎么样报答。我要照到先生的言语做人，好好的使身体与灵魂同样坚强起来，才能抵抗这一切当然的痛苦！"

"……"

"她是太聪明了！她是太懂事了！她劝我加入××，说先

生也在内，同学也多在内。我口上没有答应她，心里却承认这是应当的。”

“……”

“我以为先生至少总隐隐约约的说过一些话了，我就请她许可让我写一个信。她答应我了。她给了我一个有地址的卡片。我打量我在言语上所造成的过失，用文字来挽救，或者不至于十分惨败。”

“……”

“我爱她，使我的血燃焦了。我是无用的人，我自己原很明白。我不能在她面前像陈白先生那么随便。我觉得自己十分可怜，因为极力的挣扎，凡是从我口里说出的话，总还是不如现在到先生面前那么方便自由。我爱她，所以我胡涂得像傻小子，我是不想在先生面前来说谎的。”

“……”

“她不说话，我就又不免要想到‘死了死了’，我真是胡涂东西！”

士平先生始终不能说出什么，到这时，因为又听到提及死了死了的话，使他十分愤怒，在心上自言自语的说：“你这东西要死就早早可以死去也好，你一点不明白事情，死了原是无足轻重！”

不过到后来，这中年人到底还是中年人，他居然谎着那学生，问了学生许多话，才用一些非本意的话鼓励了这学生一番，打发他睡觉去了。

这学生到后又转到陈白房中去，隐藏了自己的近来事情，同陈白谈了一些话，他从陈白处打听了一些属于萝的事情，他一面问陈白一面还有了一点秘密的自得。陈白是无从料及

这年轻人的秘密的，他把话谈了半点钟，离开了陈白，回到宿舍，电灯熄了，点上一支蜡烛，写那给萝的信。

## 七　一个新角

“萝，今天星期，我去同士平先生商量你的事情。”舅父说这个话时，是星期早上的七点钟。

萝正在喝茶，人坐在客厅廊下，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舅父因为见到她不做声，于是又说：

“我计算了一天，还是说明白，省得大家见面用虚伪面孔相对。我不再生士平先生的气了，我想得明白了，我不应当太过于自私。我愿意你们幸福。”

舅父说这个话时，虽然非常诚恳自然，但总不免现出一点忧郁。

萝摇摇头，把眉微皱：“舅父，不行了。”

“什么不行？”

“我不能嫁士平先生。”

“你昨天不是还说你们互相恋爱吗？”

“但恋爱同嫁是两件事。”

“没有这种理由，你不要太把这件事的幻想成分加浓了，这于你并不是幸福。”

“我不打算嫁谁！”

“你们又闹了吗？”

“并不闹过。不过这件事昨天也同他说到了。我是不许任何人对我有这无理要求的。士平先生很懂事，当然会了解我这个理由。我现在还不是嫁人的时候。将来或者要同人结婚，

也说不定。可是我不会同士平先生结婚的。凡是熟人我都不欢喜，我看得出爱我的人弱点，我为了自私，我要独身下去。士平先生我不爱他了，因为先前我以为他年纪大一点，一定比陈白实在一点，可是昨天我就醒悟过来了。男子全是一样的，都要不得。”

“当真这就是你的见解吗！”

“我从不想在舅父面前用谎话来自救。”

“你为什么要告我这件事？为什么昨天说的同今天又完全不同了？”

“我是对的，因为我不隐瞒到舅父。至于舅父在这事上失望。可不是我的过失。”

舅父含着愁的眼睛，瞅到萝的脸部，觉得在这年青女子脑内活动的有种种不可解释的神秘。

他不再说什么话，因为要说的话全是无用处的废话。萝还是往日样子，活泼而又明艳，使舅父总永远有点炫目，生出惊讶。舅父为她这件事计划了许久，还以为已经在一种大量情形中，饶恕了甥女的行为，也原谅了士平先生的过失，正想应当如何在经济方面，扣出一笔钱来为这两人成立家庭费用，谁知两天以来一切情形又完全不同了。他在这事上本来不甚赞同，可是到已经决定赞同时，却听到破裂的消息，这绅士，把心上的重心失去，一种固持的思想在脑中成长，他不想再加任何主张任何意见了。

因为舅父的狼狈，萝只是好笑。每一个人的行为动机，都隐藏在自己方便的打算下，悲哀与快乐，也随了这方便与否作为转移。舅父的沉默，使萝看得出自己与舅父冲突处，是些什么事。

她见到舅父那惨然不乐的样子，不能不负一点把空气缓和过来的责任，她说：“舅父，这事我要求你莫管倒好一点。你还是仍然做士平先生的老朋友，谈谈戏剧，谈谈经济，两人互相交换趣味是不错的。你不必太为我操心了，凡是我的事，我知道处置我自己！我处置得不好，这苦恼是应当在我名下存在，我处置得好，我自然就幸福！你不要太关切我了，这是无益处的。”

舅父说：“是吧，我一切不管了。我尽你去，可是你也不要把你的事拿来同我说。我非这样自私不可，不然我的地位很不容易应付。”

“舅父能够不闻不问是好的。知道了，也处之泰然坦然，保持到你的绅士身分——外表与心情，都维持到安定，若能够这样，我是又愿意舅父每事都知道的。”

“我做不成你所说的完全绅士，我还是不必知道好一点。到什么时候一定要同谁订婚时，再来告我一声，就得了。”

“舅父这话说得好像伤心得很！”

“实在有一点儿伤心，但为了你的原故，我想就是这样办也好。”

“我是不想用自己的行为，烦恼到亲爱的舅父的。”

“你是这一个时代的人，行为使中年人不惯，这错处，一定不是你的错处！”

“士平先生也说到这个了。”

“当然要说到这个。因为士平先生看来虽然可以作为你们演剧运动的领袖，却仍然是同我在一个世界里一种空气中长大的人。我也算定他要失败的，他在这事上不是很苦恼过吗？”

“我不过问，也不想十分清楚，因为我不是为同情这种苦恼而生的人。”

“你怎么样同他说及？”

“我说我永远是我自己的人，不能尽谁热情或温情占去。”

“他怎么说？”

“他笑，很勉强。他使我不快乐，是那样有知识有思想的中年人，也居然保留到一种人类最愚蠢的本能。他见到我同一个学生稍稍接近了一点，就要妒嫉。他虽然极力隐忍到他这弱点，总仍然不能不在言语上态度上轻视到旁人。我因为这样，我把问题向他提出来了。我是因为不承认爱我的男子，用得着妒嫉，使我负一种条约上义务，所以同陈白分手了的。现在士平先生最不幸，又为了这点事，把我对他的幻想失去了。”

“那你此后再演戏不演？”

“为什么戏也不演了呢？恋爱同演戏完全是两件事。我为演戏而同他们去在一处，谁也不能使我难堪。还有，是我因为好奇，我要演戏，才能满足我这好奇的心。”

“萝，你的言语越说越危险了。我担心你的未来日子，我愿意你不要演剧了。”

“舅父的意思又是在为你自己打算了。”

“不是为自己，完全为你——也可以说，完全为其他的人。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士平先生把你带到不幸方向上去，你慢慢变成剧本上的角色，却不再是往日的你了！”

“因为这样舅父是悲观了。”

“因为这样你成为孤立的人了。”

“我羡慕的就是孤立无援。我希望的就是独行其是。”

“你是一个英雄，可是将来一定跌在平凡的阱里，一个同习惯作战的人，到后来总是免不了粉骨碎身。”

“我不为这个所威胁。我明知用舅父生活作证，是保守得到了胜利。可是我现在应当选择那使我粉骨碎身的事，机会一来，我就非常勇敢跳下阱里去！”

“到那时你想爬起可迟了。”

“我决不这样懦怯！若是说追悔原是人类所有的一种本能，这一定是那些欢喜悲呀愁呀男女所有的本能。”

“你永不追悔吗？”

“因为我认定那是愚蠢事情。”

“人要那么聪明有什么用处？人是应当——”

“我想我应当做的是去生活。我欢喜的就是好的。我要的就去拿来，不要的我就即刻放下。舅父，我正在学做一个好人，道德，正义，都建筑在我生活态度上面。舅父不要以为我还是小孩子了，我要舅父信托我，比要别人爱我还深。因为得到舅父的信托，我才可以不受这一方面的拘束，去勇敢的做人。”

“萝，你的道白的本领是太好了。你说的使我无从反驳。你说的都是对的，我只怕这些只是你的言语，却不是你的思想。你是好像因为说过了才去做，却不是要做的才说出来。我劝你不要演剧了，不去每天演剧本，是因为你可以得到一个机会，运用你的思想比运用你的口为多一点。”

“我相信这是舅父的好意，可仍然不大适合于我的性情。我正想从言语上建设我的真理，我可以求生活同言语一致。”

“你这试验总仍然是危险的，所以我总是觉得不大好，要我说为什么不好也找不出理由，但舅父的顽固是建设到四十

多年的生活经验上，这个是你很分明的。”

“舅父，我服从你了！并不是因为你的真理，是因为你的可怜。我应当使你快乐一点，这是我所感觉到的一点点对人的责任。你说的话我再去想想，若想得明白一点时，我一定还能做出使你快乐的事！”

绅士这时记起那个死去的妹子，在临嫁人时也像说过这样一类话语，二十年来的人事浮上了眼底，心中有点凄惶，不想再说什么了，过一会儿就回到自己那小小书房去了

萝懂得舅父的心情，只要是舅父没有和她说话，她的口没有了用处时，她是就可以体会得到这绅士对于她的注意的。把舅父的意见去考虑，也是一种可能的事，但她知道考虑原是一种愚行，因为凡是事情凭了考虑去应付，不过是可以处置那件事到自己合意一点情形下去罢了。凡事合自己意时就很少同时合别一人的意。所以她认为考虑仍然近于愚蠢，答应了舅父去考虑，其实结果说什么，她在考虑以前也就知道了。

她把话太说多了，都不大有用处，这是她很懂的。她想到沉默，因为沉默便是休息。可是沉默的机会一来，她就寂寞起来了。同一切人说话时，在言语上她看出她自己是一个英雄，抵抗的无不披靡，反驳的全属失败。同一切人在一处时，她也看出她自己是一个英雄，强项的即刻柔软，骄傲的变成谦卑。但把自己安置到无人的境界里去，敌人既然没有，使她气壮神王的一切皆消失在黑暗里，她就恐惧起来了。她于是愈思索愈见得惶恐，但愿意自己十分安分的做一个平常女人，但愿同过去的眼前的离开。……这些心情同时骚扰到这人灵魂，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为了不能那么过着与年龄

不相称的反省日子，她心想，她应当是世界上热闹里活下去的人，舅父的劝告，虽一时使她冷静一点，到第二天，她仍然是往日的她，又在一种动的生活中生活了。

舅父上楼半天不下来，萝心上有点不安。舅父为这事情的变化感到难堪，萝则以为一切完全非常自然。年龄的距离使两个人显出争斗冲突，舅父在平时总是输给甥女，今天的情形，有点稍稍不同了。

萝一个人坐在楼下廊前，想到眼前的人事，总觉得好笑。舅父的好管闲事脾气，就永远使她有点难于处置。一时像是非常明白这个中年人，一时又极胡涂，因此对于舅父的行为，萝虽说一面在怜悯原谅，一面总要打算到终究还是离开这中年人好一点。她这时就想到应当如何离开舅父的计划。她想到一个人如何去独立生活。她想到如何在一群男子中过着日子，恋爱，革命，演戏，尽她所欢喜的去做，尽那新的来到身边，尽一些蠢人同聪明人都轮流的在机会中接近自己，要这样才能饱足她对于人类的好奇本能。发现一切，把握一切，又抛弃一切，她才能够对于生存有持久继续的兴味。因为一切所见所闻的生活皆不大合乎自己性情，所以每想到那些生活以外的生活时，她的心，就得到一种安顿了。

舅父的行为她又像是能够原谅的。她怜悯他，她嘲笑他，然而同时也敬重他。在这事情上她留下了永远的矛盾。这时虽计划到如何离开舅父，听到上面娘姨走下楼来。拿取牛奶，就问娘姨，先生在做什么事情。听到说舅父仍然躺在榻上看书，她才放心了。

到后她唱歌，因为她快乐了，即或知道舅父不甚高兴，她仍然唱了许久，且走到舅父书房去，问舅父答应过她的无

线电收音机什么时候可以买来。

吃过了午饭，下午约三点钟时节，萝请求舅父同她到××去买一点东西，在××路上，见到士平先生一个人在太阳下走着，舅父把车停在路旁，士平先生于是站到车边了。萝坐在车上，喊士平先生，问他到什么地方去，并且为什么这时在这大太阳下走。

士平先生似乎毫不注意到萝的关心样子，只仿佛同绅士说："因为要到×××路去开会，先应当往××去找一个人，所以走一回，把道路也熟习一点。"

萝看到这神气，以为这是士平先生的谎话，且觉得士平先生的可怜了，就问开得是什么会。士平先生仍然望着绅士，把话说着。

"是关于演戏的发展事情，并且有从日本来的一个宗姓男子，报告一切日本新近戏剧运动的消息。"

"为什么不邀我去？"

这时士平先生才望到萝的脸说，

"你不欢喜开会，你以为开会是说空话，所以我不告给你。"

"往天不欢喜今天我可欢喜，这会应当在什么时候？"

士平先生从袋子里掏出了一个表，检察了一下，"还有四十分钟。"

"我同你在一块去，我要去看看。"

舅父说："当真吗？"

萝说："当真要去！舅父你坐车回去好了。我谢谢你。你若高兴，就去为我买那个盒子，不高兴，就回家去。我现在一定要跟到士平先生到会，那里一定有趣味得很。士平先生，

我问你，是不是我们还应当请舅父送我们到×××去，省得坐公共汽车?"

"用不着。我看看这一家的门牌，一四八，一五零。"一面说着一面摸出了一个卡片，上面有用铅笔记下的一个人通信地址。"萝，尽××回去，我们走几步就要到那个朋友住处了。他还说过要我引他见见你，这是才从日本回国一个最热心艺术的人，样子平常，可是有些地方很使人觉得合意。"

萝这时已经跳下了车，舅父还没有把车开走，注意到这两个人。

"我去了，是不是?"

"舅父，你去吧，我同士平先生在一块。若是要回家吃晚饭，我回头从电话中告你。"

"好，你同士平先生去吧，你们走左边路上，好像阴凉一点。"

"好，我们过那边走，有风，真是很有趣。我们再见，舅父。"

"再见，再见。"

等到舅父把车开走后，萝才开始问士平先生："当真开会吗?"

士平先生望着萝，点点头，不说什么，先走了两步，萝就追上前去。"朋友住多少门牌号数?"这样问着，是她还以为士平先生还在说谎的原故。

"一七五。"

"在前面很远!"

"快要到了。"

…………

所要找的人不在家，却留下了字条给上平先生，说是至多三点半就可以回来，两人只好在这里等候。因为还有十分钟，上平先生坐在一个椅子上一句话不说，萝心中有点难过。她是不习惯这种情形的，所以就说：

“士平先生，你不同我说话，你一定还是记到上次那傻子的事情。若果就只那一点点理由，使你这样沉默，那你也像一个……”

“我实在是有一点儿傻相的。”

“不是，我说你有一点儿像一个小孩子。因为只有小孩子才在这些事上认真。”

“我认真些什么？”

“你对于那周姓学生放不过。”

“你完全错了。你的聪明很可惜是只能使你想到这些事情上来。我并不是小孩子，我因为你欢喜这样做人，第一天，我实在不大高兴。可是我想去想来，我觉得这只是我自己的不是，所以我就诚心的愿意那个人能够给你快乐，再也不做那愚蠢人的行为了。我沉默，我就是在为那学生设想，怎么样使你对于他兴味可以持久一点，我当然不必要你相信，可是这倒是当真的理由。”

“我信你，我就因为这一点，以为你是一个小孩子。谁需要你这慷慨？你这宽宏大量自己做来一定还感到伟大的意义，可是这牺牲除了安慰你自己心情，也是糟蹋你自己心情以外，究竟还有什么益处？我难道会感谢你？他又难道会感谢你？”

“我并不为感谢而作什么事！”

“我说到了，你不为要谁感谢而作，但求自己伟大。这还不是一样的蠢事吗？”

“那么，我应怎么样才合乎一个为你同意的男子呢?”

“应当忘记别人，只注意到我。正如我在你面前忘记别人一样，因为友谊是一个火炬，如佛经所说佛爷慈悲一样，谁要点燃自己心上的灯，都可以接一个火去，然而接去的人虽多，却并不影响到别一人的需要。”

“你的比喻是好的，可是人的生活是不能用格言作标准的，所以我以为你自己也未必守得住这信仰。”

“你不信仰真理，却信仰由人类自私造成的偏见，苦得使女人好笑。”

“你觉得好笑吗?”

“如是我还有机会在你面前说真话，你的行为使我觉得好笑的地方实在很多。”

“还有很少的是什么?”

“很少的是你可怜。”

“全无对的地方吗?”

“对什么？女人用不着你那些美德，因为这美德是你男子合意的努力造成的东西。女人只要洒脱，方便，自由，凡是男子能爱人又有给所爱的人这些那些，这才是好男子。”

“你的话今天我才听明白!”

“那是因为你往天只知道有你自己。”

“我并不是要挽救什么来说这个!”

“就为挽救我们的友谊也并不要紧？为什么你要分辩？在女人面前，是用不着分辩的。凡是要做的，尽管去做，要用的，就拿去用，不在行为上有所解释，尽女人自己来用想象猜出，男子的愚行有时也使女人欢喜。一个男子他是不应当细致小心的。若是做一件事要说明一回，似乎每一个行动都

非常有理由，每一个理由都有利于己，一切行为皆合乎法律，不背人情，女子是不会欢喜的。莫里哀的剧本上有个谦卑的情人，对于自己行为每每加上一长串说明，结果只使女人的巴掌打到他的颊上，契诃夫在一篇短篇小说上也嘲笑过这种小心的男子。男子因为用小殷勤得到了女子的最初友谊，就以为占有女子也仍然用得着这一种法术，这是完全可笑的。男子这类行为不可笑，就应可怜了，因为那是愚蠢的估计！"

"还让你说下去。"

"还让我说下去也好。不过我是明白的，你们即或装成很俨然的样子，你们的耳朵还是听你们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信她。实在你们都能够保持这信仰也是很好的，不过你们男子都以为耳朵不如眼睛，所以女人的行为使你们生气，女人的言语却毫不影响及男子丝毫。但是男子呢？行为上作了坏事，却总赖言语来挽救一切，大致是自己太爱说谎了，所以不注意到女人言语的。"

"再说下去。"

"你使我口渴，以为这是对待女子最好的方法。"

"萝，你太聪明了，我实在为你难过。你少说一点，多想一点，你的见解就不同了。"

"若果见解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说明，我是用不着你难过的。"

"我是想到过，你这样说话，究竟对于你对于人有什么用处？"

"我不是找用处来说话！"

"你是任性，抖气，……还有近于这类的理由，一说话总不能自休。"

"士平先生，我不说了，我试让你说下去。"

士平先生笑了。说了一阵，两个人皆笑了。

到后主人回来了，见到士平先生，握了手，士平先生为介绍了萝，也握了手。这人名字是宗泽，原是许久以前就听到说过了的。因为萝曾演过一本日本人的剧，便是这人所翻译的东西。人是一个瘦小萎悴的人，黑黑的脸膛，短短的眉，说话声音不大自然，这人的一切，都似乎在一个平凡人中寻找得出。但说话时有一种平常人所缺少的简朴处，望人时，也有一种精悍凌人处，这是萝一见到时就发现了。

这人同士平先生说话，像是没有十分注意到萝的神情。说到国内演剧人材的缺乏，说到对于剧本的意见，仿佛完全不知到萝是同行的人。他要说的都毫不虚饰的说出，他的意见从不因为客气而有所让步。因为时间快要到了，三个人走出了门，到附近汽车行叫了一辆汽车，到××去，在车上这人谈的话仍然似乎不甚注意到萝。

萝在这人面前感到一点威胁，觉得有点不大舒服。因为一个女子正当她的年龄是迷人的青春，且过惯了受人拜倒的生活，一旦遇到一个男子完全疏忽了她的美丽时，这新的境遇是她决不能忍受的。她心想，这是一个怪脾气的人，一个无趣味的男子，一个只知道生活不讲人情的男子。她一面听到士平先生同他谈话，一面就估计这个人平时的生活事业。但照到本能所赋予的力量，她无形中在这男子面前似乎让了步，当宗泽同士平先生不说话时，她就问了许多宗泽的话，她选取一个男子抵当不了的亲切，又诚实又虚心的询问日本演剧情形。她在言语上使这短小精悍男子注了意，她又做为毫不客气的样子，说是下一次一定要请宗泽先生指点关于演

了××的第三幕那一场，应当用什么态度去读那一段演说。宗泽样子仍然保持到先前的沉静，萝却以为这人耳朵是注意她的言语的。

士平先生在一旁听着，只是微微的发笑，再不加上意见。他注意到宗泽，却知道萝的骄傲是受了打击的。在士平先生的眼睛中，宗泽因为无意中得到了一种胜利，使萝受了羞辱，士平先生有一种说不分明的快乐。等到下车时，因为宗泽先下去，士平先生有了机会，才轻轻的向萝说："少说一点话，不然全输给别人了！"

萝把脸红了，当士平先生在车边伸手去照扶这女子时，萝把手拂开，一跳就下车了。

××的会一共约二十七个人，陈白也在场，似乎因为感到有用友谊作为示威的必要，萝在宗泽面前，故意同这美男子陈白坐在一处，谈了许多不必谈的话。她一面同陈白说话一面注意到宗泽，宗泽似乎也稍稍有了一点知道，但仍然毫不见出像其他男子的窘迫，当演说时，完全是一个英雄，一个战士。

散会时，陈白因为今天萝似乎特别和平了许多，就邀请萝同士平先生与宗泽到××楼去吃饭，萝没有作答，望到士平先生笑。

士平先生答应了，宗泽也答应了，萝不好意思不答应，所以四个人不久就到××楼吃饭去了。吃过饭后萝要回去，问士平先生同陈白是不是就要转学校。陈白说："还想同士平先生过宗泽住处去谈谈。"萝就像一个小女孩子的样子，说：

"天气已经晚了，我要回去了，我不玩了。"

她意思以为宗泽必定要说一句话，但宗泽却不开口。士

平先生看到这情形了，就说：

“若是同过宗泽先生处去谈谈我就送你到家。”

“我不去了，今天答应用电话告舅父吃晚饭也忘记了。”

“我们到那里谈一会儿就走，好不好？”陈白也这样说着，因为陈白非常愿意一个人送萝回去，这时却不便说出。

宗泽这时才说：“萝小姐若是没有什么事，到那里谈谈也好。”

萝带着一点恼懊，望到士平先生，似乎因为士平先生毫不对于她有所帮助，使她为了难，她就要陈白送她回去，说回头再到宗泽先生家也不要紧。陈白欢喜极了，就同士平先生说了两句话，伴同萝走去了。

等到两人走去了时，士平先生望到这两个人的去处，低低叹了一声气，回过头来向宗泽说：“宗泽，我们走！”两人上了第一路的公共汽车后，宗泽忽然发问：“他们结婚了吗？”士平先生说：“除了在戏上配演以外，两个人性格是说不来的。”宗泽听到这话后，就不再说什么了。

在路上，士平先生见到宗泽沉默如佛，想知道萝的印象，在这男子心上保留到什么姿态，就问他：“萝这个人还好不好？”宗泽摇头不答，且冷笑了一会。

这人神情的冷落，表示出不可摸捉灵魂的深，使士平先生想起萝在这人面前的拘束处了。他似乎看到了未来的事情，似乎看到陈白与苍白脸大学生，都同自己一样的命运，三个人是全不及宗泽的。他心中想，天地间事情是有凑巧的，悲剧同喜剧的不同，差别处也不过是一句话同一件小事，在凑巧上有所变化罢了。

他在宗泽家中时，就又说了许多关于萝的事情。陈白却

来了电话，说恐怕不能再过宗泽家中来了，因为萝的舅父留到他谈话，若是士平先生要回去，也不必等候了。

士平先生因为这个电话，影响到心中，有一点不平，就不知不觉同宗泽谈到萝的舅父是如何有趣味的一个人，邀约了宗泽改天到绅士家去谈谈，宗泽却答应了。

## 八　配角做的事

××学校三年级大学生周，把信写了又写，还缺少勇气发去。这个为爱情所融化的人，每一次把自己所写的信拿来读及时，总是全身发抖，兴奋到难于支持。他不知道这事情怎么样就可以办得好一点。他不知道他这信究竟应当如何措词。他在那一切用不着留心的文法上，修改了一次又一次，总是好像还是不大完全，搁下来缺少发去的勇气。

他想到应当去同士平先生处谈谈，把信请求士平先生过目一看，还得请求这可信托的人斟酌一下字句，可是没有做到。

他想亲自去递这封信，以便用言语去补足所要说及的一切，他又不敢。

他想到许多利害，越想便越觉得害怕起来，什么事也不作，一天就又过去了。

他的信一共写得有许多封了，还没有一封为萝见到。

把信写来自己一看，第一封是太热情了，没有用处，他留下了。第二封又太不热情了，恐怕萝见到不大明白，也留下了，第三封……

有一天的下午，萝到××学校去，见到了这周姓学生，

这人一见到她就红着脸飞跑了，萝在心上还觉得很好笑。

萝是到士平先生处的，同士平先生谈了一会宗泽的性情，陈白也来了，陈白这人聪明有余却缺乏想象，他因为见到萝脾气比较好了一点，就忘了自己的身分，说到许多人的故事。他说宗泽如何爱过他的堂姊，又说过事情在东京如何为中国学生所注意。他又说到别人的各种事情，把萝这几天来对他一点友谊都在无形中浪费了，萝想说："蠢东西。别人的坏处并不能证明你自己的完全！"陈白没有明白，所以这骄矜自得的人，又在自己所掘的阱边跳下去了。

士平先生好像看得出陈白的聪明失败处，在陈白说及宗泽时，就为宗泽说了许多好话。萝听到这个，且注意到士平先生的神情，士平先生的善意从萝眼中看来仍然是一种不得体的行为。"为什么只说别人，却忘了你自己？"士平先生没有注意到这点，所以也失败了。

一个只知道有自己的人来了，先是在窗下，怯怯的望了半天，听到里面的说笑，不敢进来又舍不得走去，到后为士平先生见到了。

"周，怎么样？进来坐呀！"

陈白也说："周，你来，我同你说……"

这男子，贼一样溜进来了。望到壁的空处，脸上发烧。

萝和士平先生都知道这个人的心事。陈白因为对于这人还不甚明白，就说："密司特周，他们在大方戏院的演剧批评上，说你有表演情人的天才，这个文章看见了没有？"

"……"他只望到陈白苦笑，意思像是要求陈白不要这样虐待他。

"是悲剧的能手，好像×报记者也说到过。"

那学生抗议似的说："不，他们说陈白先生是天才！"

陈白望到萝："那是演戏，因为演戏的天才并不恰于实用，萝以为怎么样？"

萝说："许多人自己倒相信自己是聪明人。"

"我可缺少这种勇气。可是我相信你是值得自己有这自信的。"

萝说："陈白，你的口是一支桨，当划的时候才划，对于你有益一点。"

陈白说："既然是桨，我以为只要划动总能够向前。"

萝笑了，心想："外表那么整齐，一说话就显得可怜的浅陋了。"

士平先生这时开口了，说："我们的戏演得不坏，可是萝你好像感到疲倦了。"

"我当真疲倦了，因为从剧上也不容易找出一个懂事的人。"

陈白同士平先生，皆知道这句话思意所指，是"人事上不愉快的角色更多。"两个人在这话上都发了笑。但周姓学生，却听到这个话全身发了抖，因为他记得同萝演×××时，萝在剧本角色身分上，曾说过"只有你是不讨厌的人。"他想要说一句话打动萝的爱情，他想要知道萝这时的心事，因为他曾在早上把一封写给萝的信冒昧付邮了，现在正想知道这结果！

他想了一会，才找出一句自己以为非常得体的话来说道："萝小姐，我把×××的临死时那台词也忘记了。"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当告我那消息，在我死去以前。"

萝望到这又狡猾又老实的人非常难受："这样简单的设

计、可笑的图谋，就是男子在恋爱中做出的事情！这对于一个女子有什么用处？这呆子，忘记了口原只是吃水果接吻用的东西，见到陈白能言善辩，以为每一个人的口也都有说谎的权利，所以应当暗哑却做不到，想把蠢话充实自己，却为蠢话所埋葬了。”她自己在心上把这话说过了，她好笑，因为这话并不为第二个人听到。

士平先生也明白这个男子的失策处了，把话移了方向，问这学生是不是做得有文章。这学生这时不大高兴同士平先生来讨论这些事情，只是摇头，并且说：“我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能做，近来简直不像生活……”

陈白取笑似的问：“密司特周，为什么通通不干了呢？”

这学生因为陈白的问话，含得有恶意，无法对抗，就作为曾听到的神气，把脸转到萝的那一方去，做了一个忧愁的表情。

萝说：“陈白，密司特周是不是同密司郁是两个好朋友？”

陈白说：“应当很好的，两个人都是那么年青，那么体面，可是我听说密司郁下学期要回家去了，不知密司特周知道是为什么意思没有？”

士平先生说：“周，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暴徒一剧写成？”

萝说：“赶快写成我们就可以试演一次。”

那学生向萝看着，慢慢的低下头去了：“士平先生，你知道我近来的情形！”

士平先生听到这个话，是要他帮忙的意思，他不好再把话说下去了，他只说：“密司特周，人事是复杂得很的，你神经衰弱，所以受不了波折。”说过后，又向萝说道：“萝，你是快乐的！”

萝知道士平先生的意思所在，她不能不否认：“我并不快乐，士平先生！我常常觉得生活到这世界上很好笑，因为大家都像为一只不可见的手拖来拖去。人都是不自主的，即或是每一个人皆想要做自己的事，并不缺少私心，可是私心到人事上，就为利害打算变成另外一件东西了。”

士平先生说：“你的话同前次论调有了矛盾，不记得了吧。”

“记得之至。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记到许久以前的事情？”

“你不能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

“谁能加上这限制？”

“自己应当加上去，因为才见得出忠实。”

“让这限制在女子同一些浅薄的男子生活上生出一种影响也好，我并不反对别人的事。”

“你自己用不着吗？”

“我用不着。”

陈白加上了点意见，说：“因为图方便起见，矛盾是聪明人必需要的。”

萝说：“不是这样！我是因为不图在你们方面这样男子得那方便，才每日每时都在矛盾中躲避！”

士平先生为这句话得意的笑了。他另外有所会心，望到陈白。因为这几天来陈白在萝友谊方面，又似乎取了进步样子，使士平先生不免小小不怿。他几天来都不曾听到萝的锋芒四逼的言语了，这时却见到陈白躺下而且沉默了，他不作声，且看陈白还有什么手段可以恢复那心上的损失。陈白貌如平时，用一个有教养有身分的人微笑的态度，把自己援救出来了。他对到士平先生笑：

"士平先生，好利害！"

士平先生说："风是只吹那白杨的。"他意思所在，以为这句话嘲笑到陈白，却只有萝能够懂它。果然萝也笑了。她愿意士平先生明白陈白是一败涂地了的。因为昨天在舅父家中，在宗泽的面前，陈白乘到一个不意而来的机会，得到了些于分不当的便利。士平先生那时看得分明，这时节，所以一定要士平先生见到，她才快乐。还有她要在那个周姓学生面前，使那怯懦的男子血燃烧起来，也必需使陈白受点窘。她这时却同那学生来说话了，她把一个戏剧作为讨论理由，尽这怯弱的心慢慢的接近到自己身边来，她一面欣赏到这男子为情欲而胡涂的姿态，一面又激动到士平先生。

为什么要激动士平先生？那是无理而又必需的游戏。因为这三天来萝皆同到这几个人在一处，萝在宗泽面前的沉默，是士平先生所知道的。士平先生的安详，说明了这人的恶意。他没有一句话嘲笑到萝，可是那沉默，却更明确的在解释到"一切皆知"的意思。

这一点她恨了士平先生，要报复才能快意。因为陈白为人虽然又骄傲又虚伪，如一只孔雀，可是他只知道炫耀自己，却不甚注意旁人。士平先生的谦虚里有理知的眼睛，看到的是人的一切丑处坏处，她的骄傲使她在士平先生受了损失，所以她在这时特别同那学生亲近。

这学生，在萝身上做的梦，是人类所不许可的夸张好梦。因为他早上给萝的信，以为已经为萝见到了，这时的萝就是为了答复那个信所施的行为。他想到一些荒唐事情，就全身颤栗不止。

到后，萝觉得把这几个男子各人分上应得的灾难和幸福

已做到，她走了。她回到家里去时，见到宗泽坐在客厅里，想到先一时的事情，不觉脸红了。宗泽正拿着她一个照相在手里看得出神，还不知道萝已回家。

萝站在门边："宗泽先生，对不起，我到××学校去了。"

宗泽回过头来时手还没有把那个相放下，也不觉得难过，却说："这相照得真美，我看痴了，不知道萝小姐回来了。"

"来多久了吗？"

"大约有一点钟了。我特意来看你，因为你好像有使人不能离开你的力量。"

"当真吗？"

"你自己也早就相信这力量了。"

萝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了："我实在缺少这自信。"

宗泽说："不应当缺少这自信。美是值得骄傲的，因为时间并不长久。"

"世间也还有比美更可贵的东西。"

"那是当然的。不过世界上并没有同样的美，所以一个人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好处，却在浪费情形中糟蹋了它，那是罪过。"

…………

萝一面同宗泽说话，一面把从各处寄来的信裁看，北京两封，广东一封，本埠陈白一封，那周姓学生一封。先是不知道这信是谁寄来的，裁开后才明白就是那大学生的信，上面说了许多空话，许多越说越见胡涂的话，充满了忧郁，杂乱无章的引证了若干典故，又总是蒙眬不清。把信看过了，这被那学生在信上有五个不闻称呼的萝，欲笑也笑不下去。宗泽好像是不注意到这个的，竟似乎完全没有见到。萝心想，

我应当要你注意一下，就把信递过去，说道：

“宗泽先生你看年青人做的事情。我真是为这种人难过。”

把信略略一看，就似乎完全明白了内容的宗泽，仍然是没有笑容。只静静的说：“这是自然的，男子多数就在自己这类行为上做出蠢事。”

“你以为是蠢事吗？”萝虽然这样抗议，却又像是仅仅为得说这个话的也是男子的原故，不然是不会这说的。

“当然，也有些女人是承认这个并不是蠢事的！或者多数女人就正要这东西！不过现在的你，我却知道决不会以为他是聪明，这是我看得出的。”

“宗泽先生，你估计是不对的。”

“也许会有错误，就因为你是个好高的人，只为我说过了，才偏要去同情他。”

“……”萝没有话可话了，就笑着，表示这个话说中了。

宗泽又拿起那个信来，看那上面的典故，轻轻的读着。萝就代为解释的样子说道：

“全是读书太多了，一点不知道人情。”

“这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

“那你说是什么？”

“蠢的永远是蠢的，正如一块石头永远是石头一样。”

“宗泽先生，你这话我不大同意！”

“我们说话原本不是求人同意而说的。”

“可是我也这样说过了的。”

“那一定是的，因为说话是代表各人兴味。我相信有时你是用得着这一句话的。因为同你接近的人，都是善于说话的人。”

"你是说用这句话表示自己趣味的独在不是?"

"是挽救自己的错误!"

"那你也承认有错误了。"

"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在你面前，一切人皆不免失去他的人格上的重心，所不同的，不过是这人教养年龄种种不同，所以程度也两样罢了。"

"宗泽先生，我想你这句话是一句笑话。"

"你并不以为是笑话。便听到我说这个，这时节即或以为是笑话，过后也仍然能够使你快乐。"

"我听过许多人的阿谀了。"

"你以为一个女人听过许多人的奉承，就会拒绝一句新的阿谀么?"

萝只把头摇晃，一时找不出话否认，她心想，"这是厉害的诡辩，又单纯，又深入，在这些人面前，装哑子倒有利益。"所以到后就干笑，让宗泽先生说话。

宗泽也沉默了。这个人，他知道萝是怯于在言语上有所争斗的，他过了一会，就问萝，预备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到法国去。

萝说:"法国我也不想去，这里我也不愿留。"

"你是厌倦了生活才说这个话。"

"包围到我身边的全是平常，琐碎，世故，虚伪，使我如何不厌倦?"

"但是你也欢喜从这种生活中，吸取你所需要的人生。"

"欢喜，欢喜，你以为你对我作的估计是很不错的，是不是?"

"不是。我并不估计过谁。我只观察，用言语说明我所见

而已。”

“你以为我是平常任性使气的女子。”

“不是。”

“你以为我缺少男子的殷勤就不快乐。”

“不是。”

“你以为我……”

“疑心多，怎么会不厌倦生活?”

“宗泽先生，男子的疑心是比女子更大的!”

“但是男子他会自解。”

“这是聪明处。”

“可是若果这称赞中缺少恶意，我想我是无分受这称赞的。”

“你觉得你不同别的男子，是不是?”

“我自己是早就觉得了的，现在我倒想问你哩。”

“你比他们单纯一点。”

“这个批评是不错的。我就是因为单纯，做人感觉到许多方便。”

“可是也看人来。”

“可是在你面前，我看得出我的单纯很合用!”

“你能够这样清楚运用你的理知，真是可佩服的人。”

“有些人受人敬佩是并不快乐的，因为照例这是有一点儿讥笑意思。”

“也是的，我就不欢喜人对我加上不相称的尊敬。”

“但你是因为先知道了隐藏在尊敬后面，有阴谋存在的原故，你才拒绝它。”

“那你呢? 不是一样么?”

“男子不会与女人一样，你分别得很清楚。昨晚上令舅父也谈到这个了。我有许多地方与令舅意见相合；我知道你是欢喜同舅父争持的，那因为一种习惯，却并不是主张。”

“舅父的见解若同宗泽先生完全相同，那我觉得是好笑的。”

“你的意见要改的。即或有意坚持，也不适用。”

“我不知道宗泽先生指的是革命还是别的意见？”

“革命吗？什么是革命？你以为陈白是革命吗？士平先生也是革命吗？……”

“我并不说这个话。可是舅父总还是绅士，不如他们……”

“这是你自己也缺少自信的话，因为你不愿意在这些人心情上综合分析一下，却不缺少兴味，把每一个人思想行为按照自己趣味分派到前进或落后方面去。你自己，则更少这勇气检察自己。”

“你是舅父一党了。”

“因为你舅父说你的长处同短处极对。”

…………

绅士回来了，见到宗泽很表示欢迎。三个人把话继续谈下去，宗泽在绅士面前又如在士平先生等面前一样，对于萝，仿佛离得很远很远了。

当晚上，萝与舅父谈话，宗泽先生的为人，是舅父有兴味谈到的一件事，萝告给舅父，说宗泽先生是舅父一党时，舅父似乎非常快乐。

萝回到卧室灯下，预备回一个信给那周姓学生，不知为甚原因，写了许久也没有把信写好。她只记起宗泽先生的一

些言语，而这些言语，平时又像全是为自己生活一种工具，只有在那人面前时，才被他把这工具夺去，使自己显得空虚的。她检察她自己，为什么在此人面前始终是软弱的理由，才知道是这人并不像一般人的爱她，所以在被凌逼情形下，她是已经看到自己败在这人面前了。

## 九 一个不合理的败仗

宗泽在早上写来了一个信，是专人送来的，萝接到这个信时，还没有把信裁开，看到外面写的一个宗字，手就微微发抖。她似乎就知道这信里有些事情，是崭新的事情。她且不即看这个信的内容，先来从想象上找出宗泽留在印象里的一切。但没有结果，即刻她就嘲笑自己的错了。信是那么薄薄的，几几乎只有半张信笺写成的东西，她因此把信裁开了。信是不出所料的，里面有这样一些话。

> 萝，我爱了你。一切话是空的，一切话皆有人同你说到，所以我不必再说。
> 当我觉得我爱了你时，我就想，我应当告你，我不怕唐突你，且应当说："我觉得你得嫁我。"因为这事情如此下去，是你和我的幸福。
> 你若把我当成其他男子一般，我后天就要走了。
> 你笑过说是莽汉的宗泽

真是一个希奇的信！信中还是那么单纯，那么粗卤到不近人情！可是第一次把信看过后，萝好像还不甚明白这意思，

又重新看过一次，仍然不明白，到后她又看了一次。他要她嫁他，而且说得那样简单，比其他任何男子都勇迈直前。看过了这信好几次，先是大笑，再过一会，她沉在思索里去了。来信的一种不可抵抗的力，同这人留给萝的印象混合在一处，变成更逼人的情形了。

怎么回这个人的信呢？对面的男子是那么一个男子，完全不同别的男子性情相似，平时把热情蕴蓄在冷静里，到时又毫不显得柔弱畏缩，平素来最善于在男子弱点上把男子嘲笑的萝，到这时，才知道男子也有难于对付的时候了。信是什么费话也不说，一个空字也不写，就说到一件士平先生永远不敢提出，陈白也怕谈到的问题上来的。她并不爱他，可是他那言语逼得她不能说出口了。她自从一见到他，就似乎为这男子的一种魔力所征服，她强力振作也总是逃不了这个人了。她平时极其骄傲，在一切男子面前，她都有一种权利，使一切人皆低眉敛目。她在男子中，永远皆像有一种为天所赋给的特权，选择她所要的种种，却同时用近于恩惠的情形同那些人接近。可是从这个人方面她得到了些什么呢？先是冷淡如陌生，话也不欲多说，凡是一个男子在热情中必然的种种愚暗行为都没有见到。只三天，四天，却忽然提出了这问题！

她想到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脸孔同行为都在印象上一一复活起来。

她记起几日来所受的委屈，她想到这时是复仇的时候了。

她回了信，说得非常简单，说：

宗泽先生，你的希望失败了。要走你明天就可以走

了吧。

她把信即刻就派人送到附近邮筒里去，事情做过后，她像是放心了，就躺到床上睡了。

…………

晚上陈白到宗泽处去，却看到萝在宗泽客厅里。陈白心中明白，力持镇静，做了一个微笑，望到萝，轻轻的说：

"萝，风吹了白杨以后，想不到走到这里来了。"

萝对陈白脸上搜索了一会，忽然说道：

"陈白，我告你一件事情，我明天要同一个人订婚了。"

陈白望到宗泽："宗泽，你知道这个人是谁？"

宗泽说："你当然知道是我，还故意装什么痴？"

陈白就极不自然的打着哈哈，走去握宗泽的手，且走到萝身边去，大声的笑着："好极了，好极了，真是想不到的好事！"

萝摆脱了陈白，走到宗泽身边去，轻轻的说："我说过知道他要这样，就真是这样！"两个人就也同样的笑了。

…………

"士平先生同那周姓学生，听到这消息时，怎么样？"陈白一面走进××学校的校门时，一面就这样打算。他极狼狈出了宗泽的住处，渐渐的恢复了自己的本来意识，他这时却为了带着这消息，给士平先生，因为想到士平先生的神气发笑了。

——完——

# 楼居

LOUJU

新编集。集名为编者所拟。

编入 1929～1932 年发表的小说 6 篇：《落伍》、《楼居》、《知己朋友》、《燥》、《懦夫》、《俛之先生传》。

# 落　　伍

## 一

去年的秋天，因为得到朋友一个信，说是既然在外乡奔波流浪，不甚遂意，倘若高兴回乡玩玩，或者也可以把心目略抒，至于要钱，若是决定动身了，可以来一电报，便当致电驻汉师部办事处，拨两百块钱作路费。朋友是十年前老同事，当年我在作上士时他就作了排长，且同为在一个街上长大的人，如今朋友已成为团长，有兵马一千五百，驻扎××，成为伟人了。我当时正卧病在上海，情形仍如此时一样，不过当时只我一人，住上海法界善钟路一小铺子的楼上，也正是因为病，不能把文章写成，就无法维持生活，得到朋友这信，当然欢喜之至了。

我心想，既然是这样欢迎回去，那就回去看看也未尝不可，且据许多人说某某作了一任知事近来在家作封翁了，某某又娶第三个小妻了，某某又升大官了，所说的一些人，就莫不是当年一同在辰州总爷巷大操坪成队作跑步的人，想不

到几年来人事变迁就到了这样子。人人全成家立业，我这各处飘荡的浪子，满面灰尘的归去也只多增他人一种笑话，但我想到看这一般有运气的年青人在家是如何一种生活，回去的心思也稍稍活动了。而且，我的脾气又是这样，小孩子气是有些地方无论如何皆保存的，我还想到就为成全这些老同事一点自信，觉得他们的方法是得了超拔，而我的生活真形成了落伍的悲惨，也决定将转去一行了。

我自然就写信去说，就是这样办，团长大人。我不能照他所说打一个电报，却只写了一封挂号信去，是因为穷到无发电报的钱。信一发去我就等候着，但我知道这至少是四十天才能有消息，到了二十天后，因为病转沉一阵，到过平民医院的四等室住过六天，吃尽了无钱人住下等病室医生看护所给的痛苦，病倒似乎因为刺激反而得到转机，我不管如何出了院，一出院病却好了。病好了我还得重理我的旧业，就是成天照到那些大编辑趣味写一点小说，亲自送到各处去，把挑选的权利给那编辑，一面留着一些请求帮忙的好听的话，过数日，没有消息了，又客客气气的写一封信去，作着仿佛是就便的意思询问到那文章的结果，或者文章退回，或者又稍过一些时候钱就来了。我是靠这个钱维持日子的，钱不能得到，自然还得拿一点可以值钱的东西去押当，一面用好话同房东那成衣人太太缓和，日子就是这样到了冬天。

忽然一天，有一个人找到我住处来了。我还不曾起床，完全料不到有这样人找到我住的地方来，房东因为来人的体面衣服惊眩，见来人说是我的朋友，从汉口来，不先喊我起床，就把客人引上楼到我床边了。

一些肮脏的情景，我明白真如何给了来客一惊！我先是

还不醒，主人把我摇醒了，坐起身时望到面前站着的人几几乎以为做梦。

“是沈先生吗?”

“是沈××，你?”

“我是成西顺，从汉口来。”

“成西顺?”

“是！你不认识我了。”

我点点头，忽然觉得是一个早已上了三十岁，满脸髭须憔悴异常的人了。我如今不但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了。到街上同这个人见面，走路时我还得让路，坐电车我也不敢同他并排，他是这样体面的一个人了。至于十年前的成西顺呢，是我们队里一个号兵，除了吹号就会流眼泪。因为人太小，大家顽皮一点的在方便中总把西顺作马骑，尽这马作人声骂娘骂祖全不管，到后大了一点仍同在一个队伍里当兵，眼泪的方便仍比别人为多。时间一过想不到这号兵也变成社会上的体面人了。

当我听到这人说出姓名时，有一点惊讶了，我望他，用眼睛搜索这个人脸上的各部分，虽然这时额角放光脸色红润，那一时却瘦小若猴子，但这人脸上有些凸凹终于被我认识清楚证明不误了，我就觉得心中有莫名其妙的惨痛。处到这穿几件好衣服就可以称为上等人的上海，这朋友从汉口来，见到我这情形，出于意料以外的可怜，也曾疑我不是那个据说在上海卖文的我，也当在此时极力搜索我的脸上了！然而他的结果是如我一样，纵对面的人颜色已经完全不同，我们的神气我们的言语调子，仍然还有一分残余，不消说我即刻也被他认识明白，在他心中起了大的惊讶了。

他站到我床前，把我认识清楚以后，用着还是惊讶的口吻说道：

“我真不认识你了，若是到路上，我还以为是……”

“你以为我是会扒你东西的人，是不是？”

“不，你生活真不是我们想到的生活。”

“这时可明白了。”

“……”

就是这样谈着笑着，他坐到窗前去，我却起身离床了。一面洗脸一面同这个人说着许多老话，说到各人的生活，说到各人的转向，并且把这个人的容易流出的眼泪也说到了，我们以后就下了楼，走到静安寺，搭一路公共汽车到南京路。他一定要为我制一套西装，我说我实在没有每天折叠每天打领结的功夫：他还是不依。这人是做了几年副官，在沿河护送船只发了一些财，对老朋友的情形看不过意，决心要作绨袍之赠了。他见我固执，还以为是书生气不脱，就说：

“二哥，你是当真做了文学家看不起老弟了！”

“副官，你这样说真要我对你行礼了。”

“你陪我到这缝衣公司走走！”

“我不会穿洋服怎么办？”

“为什么这样说？”

这朋友，好像有点生了气，因为他也正想来上海缝一套洋服，且在汉口就打听知道是南京路有中国内衣公司，如今见我持意不去，对我不领受他的好处以为见外了。我见他不说话，我就说：

“西顺副官，我陪你进去，可以，我实在怕穿这东西，因为不方便，与生活不相宜。”

他见我意思十分诚实，无话可说了，我们就进了那公司，上到二楼，这容易流眼泪的人如今用钱的大方同当年眼泪一样，把材料样子一翻，一买下来是两百多块，我呢，无论如何被派定一条裤子，正好我所穿的还是一条秋季穿的黄裤，再推辞也不行了。

这朋友的来上海是接洽一种烟土的买卖，得到了那团长信，告他我在上海的住处，托他为我带钱来，所以一到上海就把我住处找到了。我们就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天，到四川馆子去吃饭吃了许多酒，又到了一个地方去看电影戏，吃饭看戏地方全由我指定，他却出钱，我只得就这样招待尽了一天地主之谊。他住的地方是江南旅舍，第二天我清早坐了车到那里去找他，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年青客人，衣服极其入时，我走进房去，副官朋友跳起来笑，一面为我介绍给那年青客人一面让坐。

“这是同乡老同事，沈，——这是向经理，第八十师的。”

年青人悻悻的立起，随便的点头，手上一支卷烟还未吸到一半，就用力掷到身旁痰盂里去，发出嗞的一声。见到这情形我觉得有一点受压迫，但是想到这人是长沙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是好像略感拘束的坐下了。

那朋友说：“你那么早！”

我笑，轻轻的说：“不早。”

那军需大人，正同朋友说到一个故事，还不说完我来了，见我同朋友谈话，以为朋友是在应酬我，就把我不算数，又同朋友说道：

“哈，我就听，是的！伢俐角母凶！我可不怕。我还是

听，等会看这妖精怎么样来。吓，老成，蛮凶咧。适风了，风在左边右边（说时用手拍胸介），革命同志，从枪里炮里出来，怕鬼吗？我不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不怕。訇！哗、噼拍！（作仿佛枪声介）来了！我心里有点紧了。角母会事呀？妖怪难道真有吗？吓，……”

说到后来是大笑，从那笑中我悟出这是军需大人昨夜晚到闸北一个友人家中住宿把人家畜养的猢狲当妖怪耽误一夜睡眠的故事，这年青体面人把话说来津津有味，我为这十全十美的长沙人气势也随便笑了。

那年青体面人见我也笑，似乎有点不服气了，就问副官朋友：

“老成，你不信鬼吗？”

“我看到过鬼打架，在常德提台衙门，一共有十个鬼，我们三个人就走去把鬼吓跑了。”

“牛皮。我不信。”

“不信吗，问我这沈二哥，他是同过我在一堆过的，看我往年同人打些什么赌。我们放哨就专选有鬼地方去放哨，男子汉怕鬼？”

说是要他问我，这年青军需大人自然不愿。本来我的样子也太寒碜了，坐到这五块钱一天的房间大椅上，就总觉得不相称。我的新刮过的脸与我一身衣服，只增加别人对我敬意的消失，我的不能同长沙内行坐在一起的颜色又毫不能隐瞒，听到副官朋友说到鬼，使我想起许多旧事，若无人在身边真要哭了。

我静静的观察这年青体面人的身材，望到这少年事业得意的脸孔，就安慰自己，认为别人是很有理由对自己加以忽

视，且自己也还有理由对别人加以原谅了，我就不再顾及这个人，同副官朋友谈起往年的事来了。

“成，遂宜近来做什么?”

“他发了财，不做事，只在家中做父亲。”

“方吉生?”

“还是营长，驻××。”

“魏三?”

“做××局长，这样一个三麻子，命真好，得了那么一个好太太。”

“太太什么地方人。”

“陈……”

“他那女儿也长大了吗?”

“早养儿子了！这是怪物，大约养十个儿子还是脸嫩嫩的如十八岁女人。”

“……”我默然了，因为想起这小女孩往年住到我家里，被我同我姐姐捉定，用朱红涂了脸，穿起我外祖母的大袖衣，要她唱苗歌玩的情形，还如昨天的事，想不到这小女孩就做了夫人且出名的美丽。

朋友见我不做声，知道我是想到往日过去的事了，他笑。他说：

“姑妈来了，打她的左脸，打她的右脸，呆一会儿这被打处都得了治疗，用嘴安慰……亏你记得到这些事。”

他说的是我在一篇回忆的文章里所写到关于那女子故事的话，料不到这朋友，居然还这样有耐心，把我写的文章也记到，真使我觉得感谢红脸了。

朋友又说：

“还是回去看看吧，许多人你都不会认识了，老朋友是等待你回去的，年青人也想见你这……”他意思是在下面加“文学家”三个字，但经我眼睛一鼓，他知道这将引起军需大人的笑话，他把话中止了。

那军需大人很无聊，就从洋服外衊口袋里取出一叠小报来，有些用红纸印就的，有些是大报，一一打开来看，大约从这些中间他也能够如上海一般大学生一样，可以得到一些名人轶事花国消息的知识。望到那神气跃如的脸儿，我不由不在心上羡慕这种人的天真了。

不知为什么，那军需看到了一段报纸，只是咕咕的笑。

“向，你笑什么?”

“喔，角母多!”

“多什么?”

“老成，这里牛皮哩。这里说上海一个地方有十万野鸡，这是牛皮哩。十万，啊嘀，角母多!”

我是到想笑笑也不能的情形下了。因为昨晚上副官朋友已把那团长朋友托带的两百块钱送了我，有了钱，我可以请这朋友玩玩了，就想找他出去，离开这年青体面人。

我说：“成，我们出去好不好?”

“等一会也好，恐怕曾处长要来，他很想见见你，还托我介绍!”

“这些伟人我真怕，到底是乡下人出身，出不得客。”

“这只能怪你，太随便了点，不知道的自然就……”

朋友的话是指那军需大人对我的礼貌。我除了承认几年来朋友皆饱经世故，能追上时代，而自己反如孩子处处使气任性，到处吃亏，没有可玩味的事了。因为朋友也看出了我

的拘束，我就更觉得自己可怜。我的世界分明是与这些人两样的世界，其中应无得失也就很自然了，然而我又好像总还有一种虚荣在心，以为是总应当还有人相信做一个上等人并不单是靠两件衣服就行，所以听到他姓曾的一个同事说很想要见见我，只得仍然等待下来了。

不知为什么，客人忽然想起我的姓名了，他还不知道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人，他问副官朋友：

"老成，沈××也是你们地方人!"

我对朋友做了一个眼色，要他不说话。

那军需大人于是一面燃了一支烟，一面又说道：

"这是一个名人！你地方是真不错的，有武装同志也有……"

副官朋友匿笑不已，稍稍生了一点气的神气，问那军需大人：

"你认识他吗?"

大约是这个年青体面人要顾全他的体面，不知为什么，他忽然会说出很可笑的话来，他说曾到一个地方吃酒见过我。我很觉得这是奇怪，就过细看看这个人，看了一阵也仍然想不起是到什么地方会过。我就说：

"想不到你先生还认识他，我们许多同乡还不知道这人的名字哩。"

这人毫不忸怩的吸着烟，放了一口烟气。他大约也是到过省一中学之类读过新书之人了，他继着就说他还认得不少的名人，把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大有背诵如流之概。他又说他也做过编辑为新文学鼓吹过，同谁在副刊上作过战。到后见我笑得很久，似乎对于他所说的话很有趣味，他就渐渐把

我的落魄加以原谅，问起我到什么地方读书的话了。

我说："我不是读书的人，是成的老同事。"

"你们那个同乡他也就当过兵！"

"真有这样的事吗？"

"我也不相信。不过，这是他说过的。"

"他同你说的吗？"

"不，他同别人说，我听到过。"

"这倒是很好的事。他倒恐怕想不到还有许多不相识的知己的事。"

"真是咧，一个作家，他是料不到……"

姓曾的人来了，又是一个年纪青青标致人物，胁下挟了一个皮包，一进房就走过来同副官朋友握手，且很聪明的对原来的客人加以注意的样子。那副官朋友先把他给军需大人介绍：

"这是曾同志，四十三师驻汉办事处，这是向同志，八十师经理处。"

于是交换的握了一下手，副官朋友又把那姓曾的引到我这方面来。

"这是曾，——这是我那老大哥沈××。"

"哈，××先生吗？（我的手被两只软绵绵的手捏紧了，我只点头笑，不做声。）真好极了，我还同成同志说来看你，今天在此遇到真好极了。……"

我们即刻就到那长椅上并排坐下了，这年青人心上的诚实欢喜流露到颜色上使我感到温软，一方面我想起适间那军需大人的谈话，所给我的不愉快，就又觉得在这时真是一个可笑的局面。我去望那军需大人，他正在同副官朋友说话。

那军需大人用着还不十分相信的神气低低问副官朋友：

“这是沈××吗?”

副官朋友笑，点头，他说：“我以为你认识他!”

这时我望到他们两人，两人也正望到我，副官朋友站起身，我第二次被他介绍给那年青军需了。那年青人红着脸把我的手握定，很狼狈的做出笑容，结结巴巴的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

我也仿佛极为难。本来对这说谎话的长沙人我感到的只是无聊。但如今见到那神气，且手是被握着，欲挣不能，也显出受窘的气概了。

“好像是会过，一时真想不起了。”这人这样说着还不放手。他大约还想从谎话中挽救自己。

我说：“好像是，或者是北京。”

“我不到过北京，恐怕是同先生在长沙见过。”

“可是我还不到过长沙。”

到底是长沙人，随机应变的天才是并不缺少，虽说明白不会有那过去晤面机缘了，他把我的手一放，却怪起副官朋友来了。他说副官朋友刚才为介绍时只说这是姓陈的朋友，不说姓沈的朋友，所以才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他接着就想用一笑了事，大声打着哈哈，且用自己嘲弄自己那种神气，说幸好是没有说过沈先生的坏话，不然可真使人难为情了。但是认真说起来呢，这事情即或副官朋友同我把这事忘去以后，他是也不至于忘记的。他知道我就是沈××，于是也走过来坐下，我就坐中间，这两个年青人坐两端，把话谈下去。曾姓的人还不知道先前的事情，只见到这时这军需大人的神气，心中似乎就不甚高兴。然而这军需大人他仍然还是谈下

去，同我谈文学，同姓曾的谈党务，同副官朋友谈鬼，前后照应，全无空隙，到后是曾姓的人把我们邀出去玩，也不好意思把他单独放弃了。

同这两个年青人在一块时我又怠工了一天，仍然是吃喝，吃喝够了又到公园散步。我一面是在这陌生的朋友方面，感到一种难得的友谊而快乐，另一面就又望到自己萎靡中年的情调而感伤。我很明白那长沙生长的军需大人，虽然在我面前说了谎，有点负疚，但到后仍然是因为我行动言语的平凡，把他对我的敬意取回去了。至于姓曾的处长呢，许多地方还太天真了一点，他对我的趣味似乎一半还只是为好奇，他劝我不妨到汉口方面去玩玩，把生活可以换换，又劝我就同他过汉口去，住了一阵再返乡。这完全是一种好意而且极其诚实，我没有什么可言。我不能说我在上海还负了若干债，又不能说我离开上海以后在北平方面家中人无办法的情形，只含含糊糊的答应下来。到后分手一个人独回到了我住处的小楼，却想到凄凉起来了。人世的炎凉本不甚介意，但一想到也有像姓曾这样年青人，我觉得无端生出责备自己颓废的理由了。

第二天我接到了北平方面一个快信，我那有肺结核的母亲病转了方向，每天一到晚上就得发烧，写信来的妹要我想办法，或是自己回平来看看，或者想法把老人移到上海来调治。我虽然得了两百块钱，在各方面负的债总有四个数目多。并且这钱是朋友特意为我汇来的路费，若是要返乡，这钱就只能到地。我正感到为难，那副官朋友同姓曾的处长来到我住处了。副官朋友把我拉下楼，说姓曾的无论如何要为我制点衣服，且劝我搬家，为我买一点用具，因为他不好意思讲

这个话，所以请副官朋友说。我红着脸到楼下去，眼中含着泪。

那人见我这情形，知道是副官朋友已把话说过了，就握着我的手不放。

“××先生，你不要觉得难过，我是顶不会客气的人，成同志知道我为人，所以我才敢这样冒昧。”

“不是冒昧，凡是这些事在我都觉得有说不出口的心情。”

“你高兴顶好就同我们在十天以后过汉口去，不能动身离开上海，就搬一个家。我听到成同志说到你这住处，我心里就极其难过，我们是吃白饭的人，却各事无所牵挂的坐大房子享幸福，你们这样受苦，中国革命的成功建设期中还有这种事，真太不合理了。”

“这自然是自己个人的事，与革命无干了。”

“我看到许多人都该死，却做了无数事情！”

“那是你们革命同志！”

“一群无耻的东西。”

朋友同我全笑了。

过一礼拜，朋友同姓曾的返汉口去了，我也不过北平，也不返乡，也不搬家，也不做衣服。我手边有了四百四十块钱：有八十是副官朋友留下的，有一百六是曾姓留下的，另外是团长的两百。我已写信告了那在乡下带兵的团长，说感谢他的钱正来的是时候，且说明我一时无法离上海的苦衷。我把钱汇回到北平去有两百，还了两笔整数的债，为另外一个在别地的朋友周济了四十，我剩了八十多块钱，便很方便的把日子混了一个多月。到今年武汉还无战争时，我还得过那姓曾的寄来过一次钱，数目是六十，那副官朋友则来信说

已转到乡下接新娘子了。

已经过了一个年了，我生活仍然还是过着为那长沙籍的军需大人惊讶的生活，衣服还是一样邋遢，人还是一样萎靡不振，在上海作奉命执笔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人不舒服时就流一点鼻血，左右这病又不至于长久，流了一些血，倒到床上几天，过一阵非起床作事不可了，我就爬起来，仍然把未完成的文章写下去。

近来家中人因为在北平实在无法支持，且为了一个小妹妹的读书事情无法解决，只好一同来到上海了。我就同家中人在这地方住下，伙食到无法继续时，就走到××书店卖书处去向营业处×君说点好话，请他打电话得经理一句话，让我拿一点版税，又另外向熟人借一点钱，又把可以进当铺的东西当一点钱，一家三人终算活下来了。

旧五月的端节将到，一切的难处也随了这节日压迫到自己身上了。各处写信去借钱皆无回音，写成的一部文章又因上面有太多的牢骚无人能赏，家中的母亲一到下午就发烧，额部如火，胸部作喘。我自己又因天热旧病发作，间一两天得流一点在别人看来仿佛很可笑的鼻血，日子去端节越近，自己的灾难也越迫身了。

我近来成天坐在家中，除了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不照到那姓曾的年青人劝告，另改一种事业来对付生活是蠢事，就是来到这桌边，想怎样来把我生活彻底改造。我想到一得方便还是回到乡下去看看，且把这意思说得极其乐观，在病人床边商量过了，我的母亲知道我这话完全是做不到的事就苦笑点头，用她那聪明的眼睛很可怜我似的对我注意。她见我站在桌边总是半天，以为我是为了目下情形着急，恐又得

流鼻血了，总故意同我说话，使我可以休息。

我虽每日看报，却从不敢注意到日子。因为日子不甚明白，一家人也从不提起日子，这日子才似乎容易过去。见到家中的情形，见到未来也同样渺茫，很蠢的思想时时刻刻在我脑中打转，我想到的是我应当使自己苦恼把一家人活下来还是自己图安宁杀了自己？我想到这解决时是没有一分牢骚在心上的，既然一家人皆在病中，而自己又实在无生存能耐，恐怕终会要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了。但是这愚蠢而又可怜的思想，家中人是不曾知道的。我仍然也还是成天做我的文章，来了客仍然陪客人谈谈天气及国家事情，喝一杯茶，又随意讨论一下近日相熟几个人的生活。客一去，来了空虚，看看周围一切，我茫然了。各样的计划全作到了，还没有可以把一家从贫病中挽救出来的方法。在无可奈何情形中，往床上一躺，想着我在呆官日记上所写的“日子，滚你的吧！”这样话，心中酸楚之至。在这时另一地方那些追上了时代的老同事，总仍然还有念及这落伍的我，我就这样对了屋顶作着空空洞洞的希望。

我虽然没有算日子，但仍然知道今天是初三了。

---

本篇发表于1929年5月10日《新月》第2卷第3号，署名沈从文。

# 楼　　居

天气热，整天一家人流汗。每日早上六点钟样子我就起来了。

起来了，望望前后房床上地下睡的人，像甘肃省的灾民一样，仿佛都瘦得怕人。因为天热，他们都是半夜才睡，所以这时睡得非常好。早凉，有风，望到空中嗡嗡作声飞过的大蝇，我茫然的站到再过半点钟便将为太阳所晒的晾衣台前，向着到下午便炙热如烙铁的对面高墙，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想。

因为一家人都瘦弱有病，我想我近来大约也瘦到不成样子了。

弄堂下面扫地的老人还没有来，地上一些西瓜皮，有些截成半节，如帽子，极浪漫的在那画方格的地面上分布。

还有灯，是街灯，夜里白色，这时只一点黄，扫地人来这灯才会熄。

在我脸上，在我不袜的腿膝间，感到冷风清爽宜人，但从这些风上，从噪着早蝉声音的街树上都可以看出这日子到

下半天以后，就如把人放在蒸笼中情形仍然是昨天一样。

我怕想到日子这一类事。然而不单是日子，一切事总仍占据在我心上，每天醒来我总觉得心上忽然就加上了一些重量。我并没有睡够，起来了，也像非常疲倦，很想睡，可是总不能睡。

把关于日子这类事想了一下，就像那阳台边早风的享受也近于一种奢侈了，我这时就应当找笔，墨水瓶，稿纸本，预备齐全了，到风不会来的桌边去坐下，写。于是我做我分内事。

没有可写的我也写，凡是文章我全是这样写成的。

把笔捉到手上了，回头望望侧身睡到一小军用床上，用一条大毛布洗澡巾作被，害暑病有过四天不曾吃饭的哥哥那样子，瘦瘦的脸颊满是野草一样的胡须，本来要写什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了。

这人这时正像睡得很好。然而那么瘦，那么憔悴，看了一会这人的睡的姿式，我忽然感到一种空虚，好像是眼前人已经不会再活，我的生存是极可怕的孤单了。

我站起来了。

怎么样？把纸笔等等，拿到后房去，离开这可怕的地方。

后房是我母亲睡的地方。虽然有帘，一到下午这房也就不能住。但早上还好。后房的窗可以望别人屋顶，红的瓦，鳞次的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烟的烟囱，近到也像可以用手抓。早上这房中也有好风，只要把房门打开，让风有出路，那风便从窗外来，从门外走去。

晾衣台太阳光还不来时，后房所见别人屋顶，已经晒满阳光了。

想到太阳，汗，麻雀不怕热，在瓦上打闹，我笔又捏到手中了。一颗钉子，一只在桌上爬走的蚂蚁，小玻璃杯，热水壶，凡是可以供我下笔联成一串的我全望了它们一会。又望到蚊烟香圆纸盒，使我记忆到晚上不能安睡的理由。夜里蚊子真多，我们一家是没有帐的。因为我没有得到好睡，想明白母亲夜来情形，就捏了笔，悄悄的不让阖着眼的有肺病的母亲惊醒，走到她床边去，甩开那痰盂盖一看。里面全是红色了。红的浓，出我意料以外的多，心上抽了一口凉气。

我站立到那床边，不敢动，病人却醒了。

像是醒了很久，不愿意同我说话妨碍我做事，所以才把眼阖上假睡。听到我甩痰盂盖。且知道我为那血惊讶了，所以开了眼睛，望到我笑，说："不要紧，不要紧。人不吃亏，一吐就松了。"

"怎么这样多？"

她仍然固持的说："吐了人爽快得多。"

她谎我。这人就专在这些事上谎我。

她谎我不去，是我注意到那比哥哥还瘦小的脸时，颜色是白色转青，而眼睛，竟像不是活人的眼睛，又小又呆，非常可怜。

我觉得痛心，走到窗边看太阳去了，就又听到咳声，且像是喉咙中有物件非溢出不可，然而又粘附在喉部，那么挣持的咳了十余声。到后又听到哔的呕到痰盂中了。我应当到这时倒一杯水也不去倒了，我看远处，远处据说是上海第一高楼的圣母院路的大厦的尖，那里有矗起的大起重机，缓缓的从斜卧中转成桅子样直立，好像我在极力逃避这现实。

"不要紧的事，昨夜一吐，倒像很好了。"因为知道我心

中这时的难过，把血吐过以后还来说这样话的是我母亲。

我先是生了气似的不说话。到后，我说话了。如同人相骂，那情形实不能使我作另一种样子。

“这怎么行？无论如何我得请医生来。”

“那是蠢事。”

“蠢事也得作，不然这血……”

“不要紧，我自己还不清楚么？那些人就只拿钱一事有把握。”

“没有办法也得出钱。”

“出了钱也还是要咳。钱不是不出过了，你看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不做声了。母亲的固持有因。

在往日，医生是真来过了。五块钱，或者十块钱，人来了，从皮包中把听诊筒取出，听听各部分，抿着嘴想了一下，不作声，取出一方白纸来，写上一个处方，处方角上除了印就中西文字医生地址与电话号码以外，还印得有此方必得在某某药房配药那类话语。再问问，“不怕么，”就仿佛以为这问话很蠢那种神气，对我望到过十秒钟，才似乎这也得答应一句话才对，就说，“到莫干山去吧，”或者说，“庐山空气好，”“西湖不行，”“上海也无妨”那一类使我想用脚把他踢下楼的话。医生一来我就也像害了病。医生一走我的病也好了。

母亲反对医生理由我是明白的，第一是上海医生讨厌，第二是怕医生说得危险反而无办法，第三是钱。

虽然说好歹得把医生请来看一次的我，比母亲还清楚的

是没有钱可以作这件事，医生一来至少要十块钱，手边多有十块钱作伙食，母亲病在这方面就有获到恢复的希望，不必医生了。

“因为病，才感到穷的痛切。”我那样想时还不敢望我母亲的脸。

“没有钱，血只好尽它吐了。”大约母亲也正这样想到。我抬起头来，我们互相望着作一种苦笑，于是母亲仍然闭目小睡，我坐下了。预备得是作工找钱，以为有了钱一切或者好办，没有钱，说这样那样也全是空话，无裨于实际，不过徒多机会引起这一家人觉得伤心而已。

我想乘早凉写五千字，没有办法写好。睡到地板上的妹醒了，以为母亲没有醒，就同我轻轻的说，告我母亲晚上的情形。说是血吐得特别多，一晚上不能睡，要想办法才好。

她只要我想法，没有要我从什么地方去想法。

告她，我们目下情形是去年北平一样，暑假中，书无销路，版税不能拿，新稿纵有人愿出钱买，也写不出，真是绝境了。

她没有像去年母亲病危时固持的说母亲要进医院才行，人长大了，知道我没有用处能原谅我了，就悄然拿了满是鲜血的痰盂到楼下马桶间去倒。听到那一步一步下楼梯的声音，又听到抽水声音，我没有别的感想，坐到桌边想结构，我在做文章。

母亲还在咳嗽。

想到一点故事，好像写出来决不至于被同我作交易的编辑们退还，同时是想起妹把那半痰盂的血倒出的事情。母亲一咳更不能写下了。仍然同她说话，我先说，就问她：“妈，

吃亏吗？”

“没有。”

“怎么样？心里想吃什么？”

“我想回家去。”

这是她近日常说的一句话，我照例不加意见。她还有话说就说：“乘我能支持路上的劳苦，八月就赶回去。”

能够回去自然也好。

我不做声，母亲就把这理由补足。她怕人是快要死了，在上海方面，没有办法，无埋葬地方。老年人见事太多，于生死事本来看得分明，她一定要回去的理由，不是埋骨，却是担心我们对于这件事感到束手。她知道我没有方法弄一笔钱来办这件意外大事，且不愿意我在这事上多负一些债，所以主意算定，还是回家好。本来故乡也没有家，回去也许住庙里，但因为为时不久在故乡军队中作军医的父亲来信，说回来无住处，可到军医院住。军医院是旧中营衙门，因此说到回乡，还把“住衙门”这话当笑话讲。

想起母亲回乡原因真是伤心的事，我如今却也赞成了。我说：

“只要有钱，就这样办，我不教书，妹不读书，回去伴母亲住一年。”

“我也想，全回去是好的。穷也不怕。这边能够每月寄点钱，自然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没有钱，也总不至于到像这地方每月着急。”

母亲的主意还是全为我打算。

妹也说转去好。母亲老了，陪母亲住两年，再出来读书也不迟，这是我妹的意见。

且说决定要在八月动身的话了。母亲似乎对于这事感到欢喜。

我在心上计算我的钱。算了一会，路费倒像不难。有三百块钱，无论如何可以到乡下了。这钱的来源自然是应当由我手写出来。照如今行市，我写得成十万字，就可以实行家中人所说的返乡。我自己也忘了这十万字究竟要写多久，以及写出来如何能成为三百块钱的种种难处，暂时把还乡引为一种可以把一家人救活的唯一希望了。

我们于是乎来说一些这个时候乡下的情形。我离了故乡有十一年，母亲同妹则有四年，只我那有残疾的哥哥才从乡下出来不到三个月。哥哥虽病，听到回去，也起来参预这谈话了，他把本地方使老年人听来倾心的各样情形谈着，没有遗落一处。像做梦，我就告他们，或者在上海这地方，将来可以望一月有一百块钱寄到乡下去给我们舒舒服服过一些好日子。说过这话以后的我，也似乎居然把许多目下情形忘丢了。

到早饭时节了，大家皆像怕吃饭。

人是仍然坐到桌边了，娘姨把饭拿来了，望望碗中的菜，都摇头。

“吃一点不行么?”

“好好，试来一点。”

“菜是只这些菜，想不出什么。”

“太热了。”

“放冷了吃一点，不然娘姨看到这样子，收碗去时又得烂脸，说做神仙。”

"我们真是神仙，这饭不吃也行。"

……把使人哭笑不得的话说下去。

说着，各人勉强各吃了白饭一碗，尽职那么吞到肚中，口渴了，继着就喝茶。喝了茶回头又准备流汗，从不因为怕流汗就不吃。

在吃饭前后是容易有机会谈到乡下吃饭情形的。好像那里都很好，就是这样热天，也各能吃三碗饭。到乡下去是至少有三十天路程的，所以说到在小船上生活，也仿佛一上船就能吃饭。

然而在上海，近来吃饭真是摇头的事，还没有代那娘姨为我们做饭那类事设想，也不愿意吃饭了。

饭吃过后我又坐到桌边。这时能够睡也应当睡，我可是还不敢躺下，仍然危坐在桌边，看我上半天的成绩。看看自己写下的胡涂到极点，我也不能像往年慷慨了。往年写好的文章无人要，我就把它扯碎，有时还用口嚼，把纸头嚼烂，工作的意义也完了。到近来，我脾气已完全不同，任如何胡涂的文章我从不丢失，一处退回的文章我常常又送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时看到自己的一篇只写成一张稿纸的小说，想起自己的许多可笑处，竟不能够笑。

看到自己的文章，想到一些没有请过他们吃点心那类人对我的态度，我是完全没有愤慨了。我自己就应当时时刻刻嘲笑自己才对。我的文章越写越坏是不能辩解的事实。无意义的空谈，无聊的悲愤，琐碎到为他人看不懂的格调，无一篇不是如此，这是我自己看到我的名字在杂志上时所有的感想。

因为觉得自己实在不能再从此中找寻生活，使气从窗口

把笔杆掷到楼下去的事也有过。因为不愿意这生活继续，到处找人谋一小事情作也有过。因为厌烦这生活了，返乡的思想似乎也不是今天为第一次了。

我在工作中，也曾想到如何使我向伟大处走去的事，其结果，正同这样相反是我只注意到字数，且每每估计字数时，总没有比任何书店所数出的字数为少。我常常想我的文章可以多卖一点钱，多得一点钱则我就方便了不少，可是每一本书总是五万字。但当每一本书从什么书店印出，煌煌的在大报上把广告登出，如“新著十万言”之类瞎话时，总非常惶恐的把那广告读过，不愿意再去看看这本书究竟是不是有如他们所说字数的多。

几次几次下了决心说不作这样事了，到后还是把写就了的稿件作一包，挟到胁下各处跑，找熟人帮忙。得了钱，一开销，到月半，伙食又不能继续，看看仍然没有所谓新路可走，就又动手起来。

这六个月来是按时“出货”的。如今这样大热天气，空坐也头脑发晕，我为了按时出货，就仍然作我不愉快的小说。明知道没有能够写也得写下去。有病无法吃药，饭还是要吃。房中热不可耐，房租还是按月缴。

不拘什么时候对这生活我都厌倦了。我有时，捏起笔想了半天：一个故事没有想出，就只写上自杀了自杀了字样，仿佛觉得我一自杀一家就超生解脱了。

人才吃过饭，天气渐热，那里还能好好工作下去？我虽名为做事在桌边，究竟经过一点钟作了什么事也不分明。

我看我写好一部分的小说，只有拿“新的表现”来聊以解嘲。因为还有人看得懂我是在写些什么事，这些人且常常

从远地方写了很可感动的诚实的信来。我待告给这些人，写这样，写那样，在我可全是无聊，我想的完全只是能够卖去。我只想字多。我只想不写小说就伴送病人返到十年分离的乡下去住，仍然作我六块钱一月的上士，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写了——

玉家有菜园，出白菜。……

写下去，一直到第五页，汗已湿透背上衣了，我还不换衣。

把笔放下同家中人说话，说天热，说天热有些人是如何把这天热长日消磨，有些人又如何在这大热天晒得发软的柏油路上走动，……好容易过了一个下半天。

又把全无意味的晚饭摆上了桌子。

母亲同妹只说菜没有可吃的，我们就喝清汤，吃白饭，人各勉强尽一碗。一吃饭，这一天好像就完了。

房中有灯后，走到晒台上去望，便望到另一新搬家来的五个赤膊男子与两个怀孕妇人围坐在桌边吃饭。在弄堂中那么不拘形迹，是我初初见到的事。听他们吃饭声音，看那种捡菜泡汤情形，便明白这些人胃口健全，身无杂病，使我不能不生出羡慕。

我想起我一家人无可救药的情形，又想起回到乡下以后的情形，又想到我母亲真会一旦忽然死去。我还是站到那栏干边。

仍然去桌边做事，做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做不下去。

放下笔同我母亲又去说那回乡的计划，她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路费，我为这一问就问胡涂了。我能说定时候么？我这时还没有一篇小说留到抽屉，我到别处拿的版税皆超过了我应当得的数目。天气近来又是这样天气，纵有借钱地方我也不敢出门，回乡的事，不过一个笑话，一个梦罢了。

不过我仍然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大话，我告他们是只要半个月，我决定就可以写出路费来供我们还乡。像卖预约，约在半个月后，到时无办法自然又改口了，我用这方法对付家中人已有很多次了。

在说到回乡的事上时，母亲病似乎稍好了点，且看不出是病人。

家中人睡了，街上也听不到车马声音了，十二点钟以后，我用蜡烛光写文章，赶我创作集。思想胡胡涂涂，只要写得下去，我就不停止的写下去。间或有时又听到后面睡有母亲的房中有一种声响，就稍稍停止工作抬起头来凝神听。

在夜静，极静极静时，把工作的笔放下，我担心我也会有忽然死去的一日。可是疲倦极了，我也仅仅流一点鼻血。为了使家中人相信我极健康，我总快快的把这鼻血痕迹去掉，不让我家中人见到。

《菜园》那篇，我写了三天，写成了。三天都是一面看到母亲的血或想到母亲的死写的。我在这文章上也发了一回毛病，流了少许鼻血。

文章写成了，一面用钉把十余张稿纸钉到一处，一面同我母亲说小孩子那种话："一万字，就成了，真容易！"

母亲不作答，咳嗽。我就想，得了钱，买药，我的脑非吃散拿吐瑾不行，母亲是有了五天不吃库阿可斯，所以咳得

更凶了。

我告母亲这是一万字，他们可以送我四十块钱，只两天多一点就写好了，若是继续写一个月，就有希望还乡下了。这话有一半是近于说谎话，母亲常常望到我，那神气是"一切我完全明白，你近来真成天说谎。"

我要否认这件事，是这七月我当真又写了如其他时作品一样平常浅薄的一本书。但是不消说我们无法达到回去那个希望，到月底，房租的期限，又到了，这钱得来也刚够开销一切，以及对付下月二十天的伙食零用。

家中人成天还是谈还乡，同别人我也说不久将回去。母亲说的是八月，如今再有几天就是八月，天保佑我们，天气转凉病人或者有转机，母亲不会常常想到在上海死去无法埋葬那类事，就仍然在上海过日子下去。

---

本篇发表于1930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3号。署名沈从文。

# 知己朋友

我不甚喜欢有人读我的创作，这个秘密现在可以说明白了吧。

四月十三，我在××学校，我记到那几天正是无须上课的空日子。并且前几天不久，我把一个《薄寒》名字的小集写成了，我在等候书店方面给我的通知，告我那稿件的命运。正略略显得焦躁。就是那一天，得到一个从上海来的信件。

信上的话是从另外一时节常见到的，末尾又加以解释，说，那是因为读了我的很多小说，感到了大的喜悦，所以非常愿意见见写《夫妇》的作者。这人把我一个短篇的名字提出，作为同我谈话的理由，在我是毫不应当奇怪了的。我的短篇有些写的比旁人稍稍不同，是我不必说也明白的。因为那个短篇，在比较为人注意的刊物上发表，因此使这人感到兴味，且生了一点更有趣味的希望，写信来要见见我，那天心情并不十分坏，我自然在最平常的态度下，就写了回信去，承认这提议是可以办到的事了。

你们很多人是都知道我在生活上总是不大舒服的。我总

是喜欢发一点空洞的感想。我总是有点灰色。我总是做梦，又在梦醒时节情形中，大声的嚷，这生活如此下去不行。我脾气很坏，非常容易动怒。这有什么奇怪可言？天生的脾气不大好，体质衰弱，神经过敏，过去的生活在我脑内画了一些古怪的符号，到现在，人又上了点年纪，在女人方面得不到一点好处……，这样那样，就使我永远不能如别人一般容易感到生存的幸福了。实在说来我是不会再像别人那样过日子了的。我因为种种理由，是同人间快乐这一类事，永远分手异途的一个人了。我的心，如今再不会在一点点钱，同一点“名誉”，感一些“同情”上，重新做出愉快的跳跃了。

在××会上，有人以为我忧郁得很，把我除了名，这是一个秘密，谁也不曾晓得，我却不为自己设想要说给大家知道的。

说回来吧，我是在××学校教书一年了。这个事在我自己同那最与我要好的熟人，都把它来当成一种奇迹看待。因为谁也不会相信我要这样做，而我自己更加不相信能这样做。如今是居然教过一年书了。并且，人家来信，把我称呼也已经变更了。在去年，一个熟人，因为看到我在上海地方，每月不知节制的写短篇小说，把我忙胡涂了，忙瘦了，同时这熟人，也因为代我将作品介绍到这里那里各处去，免不了要受点气，也忙得有点不大高兴了，有一天我到他那里，他就说，不要这样做文章了，还是教一点书吧。他说完这个时，且告给我教书的种种好处，就便要我到××先生处去，因为那时××是大学校长，为我找事做。熟人的意思，显然是在我自己，正觉得写短篇小说，已走出了新路的时节，熟人却因为那大量的生产，认为我文章渐渐转到卑俗调子里去了。

冒险的提议使我思索了一礼拜，还是不敢决定。因为我不曾好好的到过中学校做过学生；对于学校事情，除了记得起塾师处治逃学的我，要自己搬板凳到孔夫子面前，再照规矩爬伏到那板凳上，请老师赐笞以外，其余一概是茫然的。在北京，我住了六年，熟人全是大学生，还是与学校无缘，每天虽有不少大学生来往，学校的事总仍然生疏得很。并且我所知道的大学校，大致如下：第一，男女同学，他们因为同学，就常常有恋爱事情发生。第二，凡上大学的课的，在课外，第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属于男性，一定懂得在白衬衫上配置花纹雅致的领结，还有讲究的，是裤带边有一个表牌，上衣小口袋里有一块花绸小手巾，帽子戴在头上，总自然而然，略略偏左。因为一定要这样，他那身分才能存在！至于女性，脸上扑白粉搽红胭脂，头发荡大的有些像鸡窠，留长的便披到脑后，让风吹动如杨柳，身上总是有一种说不分明的香味。就是这些美观的风度，精致的身材，以及用知识与香料作成的人格，使我厌恶发怒，使我认为到大学校去，简直是一种于人我两皆无益的冒险事情了。

可是到后来，我还是用那个最好的理由，到××学校住下了。因为“生活”，我的小说曾同许多小书铺谋过妥协，这里印过一本，那里也印过一本。这样继续下去实在不行，所以我便换了方向，妥协到教书上了。

我到了××学校，看到了使我生气的大学生是很多的，可是同时使我忧郁的那类穷学生，因为方便的原因，看到得更多我的任性处有些地方为这些人改变了。我在责任观念上，慢慢的看到我应当为这些年青人做一点事情，不怕气力薄弱，总之应当在每星期担任的功课以外，做点义务事情了。

但我有什么办法可言？一些年青朋友们，都不知从何处得来了一个夸诞的梦，以为做点小说就会使他生活充实起来。一些年青朋友们，都以为做得一首好诗，就可以在过后日子里，成一个诗人。还没有作到诗人文人的他们，靠海滨的干净空气同脑中天真单纯的梦，就活到世界上，支持着日子。把名誉，金钱，女人，皆建筑在谁也不以为出奇的文学上，看到这些人的努力，我忧郁得很。虽然一方面极力在言语中，挑选有用的言语，鼓励到朋友们向生活继续作战，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仍然很容易生自己的气。所以我想最好是一到七月，我要离开这地方，走到别处去了。当我无事时，就作成一种计划，想改变了这生活，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生活里去，折磨这多灾多难的身心，一面我教了点书，仍然是每一个礼拜要写两三个短篇小说。大约一礼拜我可写作五天，字数一共在四万三万之间，看起来也容易得很，并不大吃力。有些朋友望到我一面与客谈话，一面还可拿起笔来写述那不完篇的创作，以为我的文章真不费力，把这情形记到心上，在另一时用嘲弄口吻，就说我“真是天才”，用作说明我作品之多而无价值。可是仿佛那样容易的文章，写成后，躺在床上的我，疲倦得总像死去，那因为是无人见到，我自己也不说，就无一个人知道了。我的作品是为一个仇敌而写的，永远为了仇敌动笔，仇敌是什么？就是“生活”。教了书，仇敌还依然如旧，把我所有的一点生命的力，全安置到作品上，结果生活还是稀乱八糟，毫无秩序，各处负得是永远还不清楚的债，各处留下永远做不到的人情，虽然知道我的创作比别人写得认真，有时比那些据说广有销路的名作还好，但我也仍然极瞧不起我的作品了。一个什么批评家在刊

物上把我作品谈到时，实在说，我所感到的，总是这个人无聊。什么人说我的文章很好，他是说不对的，说我的文章不好，这更加说得不对。赞美我的都使我厌烦，轻视我的他不懂我的作品。我一面尽力同生活作战，一面我非常看不起自己的作品，所以写信给我的，得到我那个回信，也是一种凑巧。即如目下这个人，当我把信发去后，我就想到过，为什么在这些日子里，我还来在生人中找一些累赘，压到自己身上。就有点悔责自己的行为了。

写信去，我的那个人十六上午到××来，我信是这样说的：

> ××，我读过您的信了的，既然您以为这是使您快乐的事，在十六的上午就来吧。
>
> 我是不讲客气的，您来玩，也可以随便一点。我等候您来，可以到我这里玩半天，到下午，再引您到江边去玩。我对于那些能在我的作品上有所会心的朋友们，是也怀了一种希奇的趣味要看看的。……

信发去了，我一面计算这信到上海要多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形下，这个信就可以到我那个朋友面前。我另外就在我脑中，创作着这个人的相貌，作为娱乐。我用的是那个来信作为参考，因为据说从字迹上可以看出人的性情，从前有几个朋友，也是先前全不相识，竟居然被我猜中了。

我想象我这个朋友，一定是一个如郭沫若所描写的青年文人，有苍白秀美的脸庞，头发很长，身上穿的是旧洋服，但非常干净。说话时这人一定口齿有点含糊，那理由因为害

羞。这人本来要想不客气，学成坦白真诚，但遇到生人，仍然为了害羞，或近于这一类事情，还是要说一点费话和谎话。这人一定要问到文坛消息，问到作家恋爱打架这一类与我毫无关系的事情，逼我当面答复。这人若是有一个女人，或见个什么女人，总要同我提到一下，且同时好方便问我是不是同××恋爱，是不是曾在北京玩过娼妓，是不是又会喝酒算命：因为这是我作品上的事情！凡是这些事情，是我见到每一个陌生朋友时都免不了的灾难，因为看到过我的小说的人，都欢喜当面拷问我一下，某篇文章所含的某种背景。大约他们都愿意知道得比旁人较多，一方面满足他的好奇心。一方面还可在另一时拿去谈论。大约莫泊桑也有这样灾难，因为这行为并不一定完全出于无知。我因为这难关不容易对付，所以凡是坐席开会，稠人广座中，总怀了一种戒备，不敢轻易走去。这拷问到对面只是两个人，则尤其难于对答，所以同陌生朋友谈话以后，我便照例要感到一点冤屈。在××学校，住处的门边，因此也就常常要贴上一张“不谈空话”的字条了。

第二天，因为一桩事我生了一整天的气，这气是仍然同知己有关系的。我学习用理知管束到自己，总仍然不能得到平静。我极单纯的想到我是应当死了。我所要的得不到，我受不了那失望，要尽我的贪心滋长，帮助偏见的存在，但别人在我身上的责难又苦了我。在事实上我打算要死了。因这想象纠缠到我心上，觉得在生活原来形式下面过日子，实在做不到了，我就到了上海。

到上海我住在××旅馆一个五层楼的小房间里，这是一个熟地方，先同茶房定下了条约，不许有娼妓来扣门，不许

故意来谈到这一类事情，只是好好的让我睡在床上看书，把我所要的东西预备好了时，就不要再来问我。一切照办则明天的小费另加一元。这太懂事了的扬州人，照样的答应下来，就走到楼上甬道间，同陪伴年青女人上旅馆的妇人谈天笑谑去了，我就躺到细草席上打算一切。

我把自杀的问题当一件最平常的事情，来着手打量，应当吃什么，做什么，都计算到了。在打算自杀我是不悲哀的，因为我不愿意活了，不高兴这样活了　要死去，我有我的权利。我还有权利选择那死的方法，要在各样方法中挑一种我所最合意的，使我不大感到痛苦，且使我的亲友能够忘记我。我想到的是吃药，吊头，投江，跳车，……我知道有许多人那天是有我的名字在印象上保留的，因为十五的××周刊上，有一个人写文章论到我。我从一个书铺买了这样一份周刊，拿到旅馆来，我看到那论文，为我造作了许多无害于事的谣言。我把这周刊看完后，就扯碎了。是为什么原故，我慢慢的要变成人们口中的糖？是为什么理由，我的生活与这些闲散无聊的人，因此就要发生一种关系？我现在不久是要死了，我再也不会看到这些使我生气的事了，书店再也不会出两块钱一千字买我的稿件了，人类的无耻与无聊，同我的关系，明天就应当结束了。

我选了半天的方向，还是没有解决。死的方法很多，但一切方法总不能给我十分便利。大致是我对于死还有机会去分析，我已经把自杀者单纯的热失去了。到后我忽然不能再躺在旅馆里小房间，做我自杀的梦了，就要茶役锁了门，走到马路上去，看看其他的人，这时究竟做些什么事情。我离开旅馆，到了木块马路，时间是下午三点样子，为上海地方

太太小姐上街的时节。许多人许多人在街上走动，一切光，色，声音，都在一种变动中，使我头略略发眩。我一直走去，向外滩马路走去，从一些店铺过身，卖灯的，灯似乎并不知道我要死了的事。一些卖布的，拍卖底货，站在长凳上，大声的嚷，见了我的样子，有一点像个乡下人，就拉了我进去看货，也不问我是不是还愿意再活两天的人。这些人是同我那些知己一般的存在，却使我更陷于孤立了的。

我很寂寞的在人丛中挤来挤去，正像我在《除夕》上所写到的那个中年人物，自然我也愿意碰到一个什么女人，说一点空洞的应酬话，或者如故事所说的有那下文。看一切的力，在各人身上作一种浪费，我寂寞而且忧愁。望着每一个在我前面走路的人，我就在那宽阔的背影上，发生许多疑问。这是做什么事的人？为什么到街上来？为什么不坐车却在马路两旁来往的走？我知道这些背影的人中，有在心上打算到杀人放火的，有在心上摹拟到放荡的情欲的，有在心上……但我不相信有同我一样心情的人，在街上徘徊。我从每一个不相同的脸上，去找寻那秘密，所有人类秘密，凡是我想象到的人事，我都极其大胆的把它加到我所见到的那些人身分上去。虽然这样，我到这些人的身边，却毫不惧怕。野蛮、虚伪、庸懦、狡诈，我看得明明白白，每一个人的脸都刻上了那最合宜的字样，我默默的看着，如诵读一首伟大的诗歌。

到后，发生一点小小意外事情，把我的诵读停止了，就是看到一个我所估计错误了的绅士样子人物，因为扒取一个妇人襟上的金饰，被人捉着了，拖拖扯扯带到局里去。这样事情一定是每天每时在上海地方都能发生的，看看报纸就可以明白了。可是我的游行因此也就中止了，因为我从那扒手

外表上，把我的估计弄错了。我先是羡慕这在大路上散步的人，以为这些人的生活，一定都比我过得较有趣味，没有趣味的也不一定懂得忧愁。但我忽然明白我是错误了。

我在泰和药房花一块钱买了一盒安眠药片，揣到怀里，预备一起吃到肚里去，从此长长的睡了。我想到这个方法，是因为从药房过身为广告所暗示的力量。

即刻我就转到了我的旅馆去，再凑巧没有的，是我忙匆匆的走回旅馆时，在旅馆门前见到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这朋友是做官做够了，请了短期的假，来上海玩的，就住到这旅馆三楼。两人皆因为想免去麻烦，在旅客名牌上各写了一个生疏的名字，所以见面以前谁也不知道谁在此住下。

朋友正想出门，见到了我。

“呀，一个好人，我正想到××去找你，问你的通信地址！”

我想装成不认识他要走过去，他似乎先也以为自己弄错了，很不好意思，但这人让我走过身后，当面还有疑惑处，看背面却被他看准了，就赶上一把拉着了我。

“怎么，不认识老朋友，还是装痴？”

“哦，是××呀！你不是在北平做官了吗？”

我是正想要死的人！那时我自然不像他那种兴致，但我因为有了两年没有看见到过他，自然也对他笑，问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不做声，有话好说，只拉我到旅馆三楼去。有电梯也不坐，要我跟到他跑上楼梯，他太快乐了。这朋友，年纪青，身体健康，事业顺遂，所以心迹略粗，也不想到我为什么要到这旅馆的事情了。到了三楼他的房间里，我才明白朋友为什么那么快乐了。我为朋友打算到的，是升官，发

财。还忘记了一种。原来朋友已经在北京结了婚，如今是带了新的太太来上海，过西湖看风景的人了。

那太太有一个圆圆的年青的脸庞，小小鼻子同小小的口，穿的衣服大致还是做新嫁娘才上身的衣服，正坐在床边整理新买来的一堆什物，一件一件解开，满地是包皮纸同细绳子。

“这是从文，我们成天说的那个大作家，我的最好的朋友，——这是太太，才有两个月的……此后应当是你最好的学生。”

那女人，一听到是我，大致这朋友，当真早把我同他两人住在北京沙滩附近一个公寓的情形，全同女人说到了，就笑了，从纸堆里轻轻的跳跃到了我的身边，伸出一只净白柔软的手来，且笑着说：

“是熟人！我们昨天还才到四马路买了一本新著。看到一篇××，要××去问书店，探听你的住处，好来看你！”

那丈夫就第二次又说：“我正想去问新月书店，看你在什么地方。”

我望到这一对年青而又幸福的人，一句话说不出，只非常可怜的做着傻笑。因为我听到这太太说买我的书看，我才注意到那床上，并排的两个枕头之间，当真有本《从文新集》摆在那里。神经太纤细的我，忽然就想到这书是在如何一种情形下，为这一双年青人所翻阅，我沉默的把头低下了。

两个人似乎都不大注意到我的心情，两个人即刻把我位置在一个柔软沙发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我包围坐下了。

我因为看到这阔气房间，觉得要说一句伧俗的话，才能把自己救出，就问朋友：

"这房间多少钱一天?"

女人说:"八块八一天。"

女人声音如一只雀儿，明白，流畅，美，把话说了，仿佛怕我批评太贵，就又说:"我们只预备住一礼拜，所以到这里方便许多。"

我连说:"很好很好。"说了我就望到朋友××，因为他比往日年青了许多，比我想象中的××还年青，这件事使我奇怪得很。我心想，"这是不是一个××的弟弟?"

女人就说:"××，说你今天真快乐!为什么烟也忘记拿出来了?"

朋友××说:"你忘记我们说过从文不会吸烟吗?"

"现在难道还不会抽烟吗?"

"除了人老了一点，别的毫无进步。"

女人说:"不吸烟好。"

因为女人的亲切，说过一阵话，被他们两人问过我许多关于生活上情形，把我的拘束减去一些了，到后我就问朋友:

"为什么就结婚了?"

朋友望到女人笑，且隔着我把女人的手抓定了，于是放女人的小手到我的手掌里:"从文，你问她，她是会说这些，比我说得有道理的。她的写作说话天才比我都好，你问她，不让她红脸。"朋友把话说了，似乎以为话说得再好没有了，就望着我递了一个眼风，好像我们同谋在作弄女人。

女人说:"你们在北京时很好玩，现在的××变了没有?"

女人意思是避开我的询问，却要我作一个答案。看看朋友××还像不像往日的样子。真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鸟!

我笑着，重新检察到朋友××的全身。我摇头不说什么，

我还是那样傻笑，在我的行为中，我的损失是我非常明白的，因为我的样子实在可怜。但另外我也知道，就是因为我这拘束露出不大方的神气，正合乎朋友在见我以前，同太太所谈到的我一模一样，因此极其使一个女子感到放心，所以我的被优待，也为我所意识到了。

因为我似乎实在早已把××忘了，却想不到这一对新夫妇，这样记挂到我，使我不知要说些什么当说的话。

××说："我变了许多，从文你只管告诉她。"

"我告诉些什么？"

"我们在北京，不是常常半夜里两人爬起来，披了衣到沟沿看雪么？"

我说："是的，我们看雪。"

朋友××又说："不是单看看雪景了事，在雪下我们做诗，谈空话，你不记得么？"

我说："记得记得，我们做诗，谈空话。"

女人说："谈什么？"

我因为根本就早忘记了有那种谈话的故事，在先的回答，不过看清楚是朋友××要他太太多知道一点我们的友谊，拿来同目下生活对照，见出趣味而已。到这时，要扯谎继续下去，就非得思索一下不行了，所以我在没有可回答时，就总是用得着傻笑来掩饰了。女人见我不作声，还以为是不好意思说了，就说："我猜得出，一定是谈女人。两个年青男子若是口中不常常吃到一点东西，譬如冰糖之类，口是总要说到女人那一面去的。"

我就含含糊糊的说道："是的是的，我们说过女人。"

朋友××打哈哈笑，有官样子，用尊贵的手掌拍打我的

肩："从文，我们说女人吗？我赌咒不曾说过女人！"

"我不相信！"女人似乎故意这样同她新婚丈夫，为小事情争持着，那丈夫也明白在这些小事上争论的趣味，就大声的说："我不曾说过女人！"

女人望到我，忽然说："从文，××学会赌咒了。我记起昨天看的那篇小说了，上面说到过，一个结了婚的人，因为同太太要互相说点谎，才能维持那完全，所以总不必经过传授，就学会了赌咒。从文，我如今想知道××是不是先就会赌咒。"

轮到我说话了，我就说："先前似乎不会。"

朋友××说："可是，我说过的，我可以赌咒，说我过去并不'说'到过女人，无论如何从文应当记得，因为我们往日的情形，只使我们'骂'女人！凡是女人我们都骂到了。一个男子的本分，他是爱女人，在一个女人面前，献一点殷勤，学一点乖，且在女人面前造作一点不甚危险的谎话，再不然，——就是说，机会不使他爱谁，命运又使他孤单，那他就自然而然会骂女人，把女子的坏处在言语中扩大起来，这是男子的义务！"

原来朋友还有这样一种俏皮的解释！把话说过的××；太觉得今天快乐了。一个旧日谈天的朋友，一个今日合住的太太，都在面前凑兴，他纵声的得意的笑，眼泪也挤出来了，就站起身来，腰板骨挺直，在房中一方柔软小地毯上，来回走动着，我才有机会慢慢的详细检察朋友的全身。

真是一个可爱的人！若果不是我脑中还保留得有过去的在北京时代××的寒伧影子，这时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我这样在一处谈话了。如今的××简直是一个最完全的少

年绅士了。像他这样子，才真是做人。像他这样子，也才真是值得女人垂青的男子。我一面这样欣赏到现在温文尔雅的××，才一面当真要记起往昔消沉萎惫的××。把今古作一对照，人事变迁之速，使我伤心到自己身上来了。我的手，自然而然离开了女人的手，搁到自己膝上了。无意中的碰头，究竟是为了什么理由？是为了在对照下使××夫妇得到一点快乐，还是给我一点惆怅？时代与习惯折磨了天才，这句话仍然是空话，××的天才，在他机会上是成就了他。他的天才是在事业同女人上都显出了他的完美无缺。……

我望到我的老友××，总觉得他天真了许多，比我年青，比我活泼，因这点思索给了我一些苦恼。我有点牢骚，然而又很实在感觉到要说这样话，我说："××，你是一年比一年转年轻的，是什么方法使你这样子？"

谁知我又失败了。我的讽刺也成为了朋友××幸福的挹注。他正像用得着我这一句话，才有机会作一种演说，所以他听到我说过话以后，就报了我感谢的一瞥。他傍到太太那一面坐下了，很温柔也很合乎上等人的体裁，把太太的手拿到嘴边，亲了一下，又像是在做戏，轻轻的点了一下头，对我做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才调理了嗓子，宣言似的说：

"从文，明白我年青的道理了么？恋爱是使人年青的。你吃药，吃百龄机，斯保买丁，还幼灵，什么巴巴勒博士，萝葡煨烂博士，在他那化验室管里瓶里分析制造成就的灵丹妙药，用尽中国伟人题字签名作保证，花大价钱买来，都是空的。使人健康的是恋爱，还是只有恋爱这一味药好。你吃得不合，——让我说，就是你若万一找错了牌号，因为女人有碱类同酸类的两种，——倘若你所找的不合宜于你的心灵同

体质，那你这恋爱是使人中毒，却不一定变成补剂的。但我得感谢天，我的丹方是恰恰合式。我在这上面除了感谢，没有别的了。我也感谢你，因为你在一篇文章上，还不忘记我，你记录到我们那时节的生活，真是有趣。我同她说……”这时朋友又把太太的手放到嘴边亲了一下。他似乎是告我吃那补药的方法，这不过是一种小吃罢了，因为望到那大床，我意识到那使他年青还有比亲手更放肆的行为了。

我因此觉得身上发寒，想要站起身来借一个故赶快离开了这朋友才行。

朋友××，伸出手来从太太背后搭住我的肩膊，把我按下了。

“可是，从文你如今是教授了，怎么样？”

“我就是这样。今天还亏你认识，真是……就说很幸福吧。但你还能够认识到老友，可想而知我是除了老了一点，什么也不会变的。”

“你不老！你为什么不选一剂合乎体质的药吃吃呢？”

“吃药是要钱的。”

“不要这样诬蔑女人了；你以为恋爱都是买卖吗？”

“我心想不应当是这样，不过吃药没有钱我还不见过。”

“我不相信，因为我就并不花钱。”

我瞅着朋友××不说什么了，我心中在说，“你不做这点事，又缺少这恋爱的闲情逸致时，这女人是你的吗？”

朋友见我不说话了，就继续到吃药那比譬说：

“第一句话不错，第二句话错了。……不过莫说吃药吃酒，就干脆说要女人吧，要女人，你有资格，我断定你有！”

“我谢谢你的奖励，但这是我用不着的。我们的性情，因

为几年来生活不同，也完全不同了。你想的比我都简单，所以我说你年青。”

女人望到我的脸，望到我的口，我的口说话时正微微发抖。这聪明人比男子细心一点，制止了××的废话。

女人说：“××！……”

朋友一想，明白太太的意思了：“哦，我们不谈这个，这是空话。”

女人就说：“你总是爱在朋友面前说空话。”

“不说了。”

三个人互相望到做一种会心的微笑。想起过去，看到未来，我用手隔衣去摸到刚买来的安眠药片了。我要回到房里去了，要死去了，但我不知为什么却并不开口。我坐到那里，不做声，就望到这两个年青人演了一点属于男女的小小节目。

朋友××以为我注意到另外一方去了，亲了一下女人的颈部，女人很聪明的就站起来，坐到另一个座椅上去了，朋友××如同名角演剧一样，说道：

“你又不让我口说空话，要它做什么？”

女人对于这责难感到兴味，就笑，却问我：“从文，在××有多少学生？”

我说：“有一千。”

“女人？”

“有一百。”

朋友××说：“全是整数吗？”

我说：“因为我只看大略，所以在数目上找不到实在字数。”

“你创作可不是这样。”

“也仍然是大数，不是小数。”

“这有道理没有？”

我摇头。

我心想：“到这地方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多年的老友，本来一见面也应当有话说，可是总不是这些话。有了太太，话就更不必说了。如今他是他，我是我，绝对不能合在一处了。”

我心里很觉得悲伤，就是看到朋友的年青健康样子，这悲伤不见到朋友××是不会有的。更难受的是望到那聪明佚丽的太太，正同朋友一样，都是凭了那青春使人恼怒。朋友××在数年前，我们一同在北京小公寓中住下，每天一早把脸擦过，就走到沙滩东口去买烧饼吃。九点钟前后，我们两人就在北海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对面坐下了。我把许多关于金石文字的书籍取来，这里翻翻那里翻翻，朋友却永远看的是那本法国人著的《行为及意识》。到了中午，两人到北京大学二院对面顺兴居，吃过有锅贴豆腐的午餐，又回到北海去时，我看汗简，从那些木刻书籍每一个字上，找寻这字对于后来草书的影响，到那时，朋友××就看一本《诗歌与女性》。朋友所看的书在我看来全是无用的书，他自然也不赞成我的选择。晚上，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再到图书馆中大炉边取暖的冬天晚上，北风从远处吹来，从屋角走过，房中电灯明灭不定，屋外电线为风所吹，发声如鸽哨。我同朋友××在每月五元半的小房中对面坐下，各人用棉被包裹到腿部，在十五枝光的电灯下做事情。到了那时我应当在为《晨报副刊》写文章了，他还是看书。事情做厌了，于是两人之中谁就先开了口，我们把眼睛睁开，说及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再回头

把眼睛闭拢，按照自己意思去补足那希望的各部分。在那时，的确我们要骂女人，我们都是有一颗那么简单纯洁的心，虽一面随意侮辱到一切人，可是总仍然以为等候在我们前面的，一切当是完全的无缺。……在现在，我的梦完了，朋友的梦也完了。

但是朋友的骂人的口，是用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却一切落了后，喑哑了。

我除了到一定时间，走到一个为教务处所指派的讲室里，说空话与学生听以外，就是答复那些年青好奇的学生对于我文章索隐的拷问。我若要说话，就只有机会做那类口供的招承。我若不说话，就扁着嘴，向窗外屋脊，望六月的日头同三月雨中的景致。

不过我的小说是在朋友中有许多爱读的，譬如这一对新婚夫妇，就是两个最好的读者。是的，另外这几年来我写了许多小说，我的小说使我立起成一个人了，许多刊物的编辑都变成熟人了，各个书铺都不甚好意思退还我的稿件了，我还有二十本创作通通不曾印出，我因为会写小说，有了许多年青朋友了。但是这些合拢来，是不是整个人生？我为什么这样去做我的事情？我为什么印这些书？我为什么要受许多人的勒迫，或受许多人的嫉妒？再说，像是这两夫妇，是我的朋友，在新婚的旅行中，花一点钱到书店去买一本我的小说，拿到路上来读，且对于我加以一种同情，我要这个有什么用处？……社会对我是很好了的，但我不愿意这样支持下去，我要离开这生活，不想再活下去了。

在我心情上所造成的悲观与厌世气分，因为见到朋友两夫妇的生活，更加浓重起来，我就说要有点事，非走不可了。

两夫妇却如一般人那样，知道自己应当留一个客人，陪着谈话，却毫不为人设想，只是不许走。他们之间正需要一个熟人，来调剂一下，使这旅行感到新的兴味：所以我的无意相遇，当然是这两个年青人所欢喜的。他们不能让我走去，就因为他们要一个朋友，才不至于厌倦这长途旅行。两人正像是把我留下，好来给我一些安慰，给我一种帮助，才不许我出房间的样子。

从我那依然坐下去的情形上看来，有人会说我永远不会自杀，因为我并不坚决能够离开这一对新夫妇。我心里似乎很讨厌那女人，可是因为她是朋友的太太，我厌恶她也仍然同她一起把一个下午消磨了。我为什么这样厌恶这女人，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因为这女人一切都很完全，为我不常容易见的女子。年青，美貌，懂事情，天下正有这样女子不少，许多人凭了一种机会，或一点点钱，一点点事业，更坏的，还有单凭一种漂亮的虚伪，也就把女人定下，成为养孩子的母亲了。我是见到这种女子，也一定是要在朋友把她得到以后的。我在这一方面就像永远应当负了一种义务，这义务就是对于这类有福气的男子，增加一种略带嫉妒的情绪，并且越是熟人我越不平。因为到这些情形下，我一面容易发现我这朋友的劣点，同时也更容易觉得女人的优点。

总而言之，到后来我就讨厌这女人了，她越像待得我好，同情越多，越了解我，我也越看不起这类女子了。我要这样从一个朋友热情纠缠上，剩下来的一掬同情，有什么用处。我在一切事情上都失败了。对于这点不足道的好处，我有意放弃了。

到现在同另一时一个样子，我认为朋友夫妇留我，完全

为自私，完全不曾当真了解到我所处的地位，如何容易恼怒到我的灵魂。

朋友××两夫妇，所以纵或款待得我再好没有，我总是一种为自己所原谅的偏见，占据到心上，行为言语皆极其拘束。我平时在男子面前说话的辞辩，是不能够存在了。我说话时对于文体上原有的谐趣情调，如今也失掉了。我的样子完全与平时不同，木讷而又拘持，却与我一见到什么好女子时一样。一点顽固，一点不甚得体的悒郁，好像到这时就把自己人格的活泼完全隐藏湮没了。

在我意识下，我懂到这就是永远要在女人面前失败的理由了，但我如今却不在失败上有所痛楚，因为我决心要死了。

我心想："这两个人那么同我熟，又那么同我隔膜，我当特别装成愉快的样子，打发了这最后的一个日子，等到明天，我再尽他们从我一方面得到一个惊讶伤心的消息。"因为想到这些，又望到那一对年青爱者的有神光的脸部，我有点可怜他们。我快要死了，死了以后我就一切忘记，一切不再见到了，可是我这朋友将怎么样伤心？他们是新婚，在上海；却得到这样一个不好的消息，而且留下今天这样一个印象，他们不幸的旅行，将永远不会在印象中失掉的。

可是，我又嘲笑到我自己了。这时的我就完全不为朋友夫妇明白，即或明天死了，给了这两人一点意外的惊讶，一定也仍然只是目下的不欢，稍过一阵，两个人就会完全忘记了。若是不忘记，那么两人在亲嘴拥抱之外，说到我这个寂寞寡欢的人的故事，一切的奇突，也不过如看我的小说一样，当成一个故事来讨论，给了这两个人另外一种趣味罢了。

我所想到的一切，是与在我身边两个年青男女似乎毫无

关系的。两人还是问我这样那样，如一般学生一样，从我作品中做我生活的索引，要我告他关于我本身并没有的故事。两人在拷问中，比我那学生和陌生的朋友还要利害一点；因为他们自己觉到这个权利他们比任何人都多。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就是这个样子。我要救济我的不利环境，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我逃走了，就把灾难解除，一是我反问他们，使我的口说许多空话，提出许多宽泛问题，要这两人来回答，我的地位也就比较容易处置了。

我说过了，我是走不去的。朋友不让我走，自己也莫名其妙，不十分想走。我取得是第二种办法，到后来，要朋友答复我一串问题。

“告诉我，怎么样就结了婚？”

“……”说了一篇，像一首无韵的诗，作者在方便中充补了一些空字。

“怎么样就发生恋爱？”

“……”朋友××又说了一篇，像一节更好的精美的散文。

女人这时伏到朋友××的肩上，只是咕咕的笑。因为朋友××这杰作，是有了些抄袭处或不甚叶韵处，——我也知道那其中有谎话存在！

到后来，我说得更不讲规矩了，我为朋友的精致谎语所诱，忘了形，我问那朋友：

“怎么样过你那第一个新日子？”

“这点可不告诉你了，这是不能传授的。”

“我不要传授，因为并不是学习。我只想知道那些事情，因为像读书一个样子，描写到这样，照例总是很有趣味。”

“你到过西湖么?”朋友却这样说。

我说：“我到过。可是这不在题上，我要知道的是你的经验，我要知道那些事情，所影响到心理一方面的结果，你绝不能在我面前有所隐讳。”

“我问你到西湖是有理由的。你到过就好说话，不到过，我说玉泉的鱼如何像梭子浮在水面，你是不会清楚的。我说湖上晚景，即或有天才，说得很巧妙，也不能使你感动。回到恋爱吧，若果要明白，还有兴味明白，那就去经验一次。纸上旅行是靠不住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具那种本领，说得出或写得出。”

“这是道理，我并不是来听讲道的，我只要你忠实的告诉我你自己的经验。”

朋友××向女人笑，说道：“问她，她有天才。”

女子脸上忽然红了，轻轻的打了朋友××一掌，朋友××就装成小孩子一样；哭着脸：且学孩子被冤屈以后的神气，“你不应当打我！你不应当打我!”

我先还不明白××为什么理由，那么大的人，会成为这样幼稚神气。朋友××似乎也见到我的惊讶了，才为我解释。这是在船上时，见到同舱一个孩子被母亲打了一下以后，要哭嚷半天的故事。他接着就说船上真有趣味，那么杂乱，那么纠纷一团，全是诗。

朋友××是处处都使我奇怪的，若不是我把这来源归于新婚一个理由上面，我很难相信我所见到是××，是在北京时代书呆子像的××。

我被他们邀到××去吃了一顿饭，又陪他们到永安公司买了许多女人所用的细碎东西，因为他们还得到四马路去，

说是买我的书读，一时还不愿意回旅馆我就说了点谎话，告诉他们我要回××学校去。

朋友××听到我这提议，似乎十分奇怪。

“这是为什么？我们那么不容易见面，正好玩一阵，为什么要说回去？”

“我要有事情。”

“什么事情都不比同我们在一块为要紧。”

“我有点不舒服。”

“你样子不是害病的人，老朋友，我不能让你孤独回××，不答应我是不行的。”

我心想：“同你们在一处我就不孤独了吗？”想到这里时，我就做了一个苦笑。他以为我另外有什么心事，含了一点恶意，一点嘲弄，说，“若不是有谁约会，转去是没有道理的。”

我望到那年青太太，想看看这聪明女人的意见，她见我望到她了。就说：“同我们买书去，就住到我们旅馆。……因为××今天顶快乐。……你是不欢喜同我们玩几天吗？”

我为那女人迷了，我于是说：“好吧，我陪你们去。”

我非常胡涂的提着他们所买来的一包东西，走在前面引路；只从那些人与人的肩背之间挤过去，那两个人一面又喊我慢一点，因为陈列在橱窗里的各样东西，使这一对从天津方面浮海而来的新人，把兴味引起，若不是我告他们还有很远的路，先跳上一部黄包车，他们大约还可以在那些窗边停顿两点钟从容不迫欣赏一切。

让我说，我们仍然回到那旅馆的情形吧。我们是都走倦了，我坐到一个椅子上休息，两个年青人到隔壁盥洗间去了。

我心中想到的，是我怎么样离开这个地方。我正作着非

常可笑的计划，是趁两人在洗沐间擦脸时，就拿了帽子溜出房门。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一回到我的所住房间，一定即刻就把那一瓶安眠药片服下了。另外一个思想有了势力，我不但不走，我还想当真在此住了！

听到两个年青人在里边笑嚷，我心中非常不快乐。我想我死了，这些声音就不会再听到了。但我为什么不趁此时悄悄的离开了房间，为什么定要留到这里？尽那羞辱到我的分上来吧，我要明白的说，我是有了一些私心，要看看我这朋友究竟怎么样同这女子过他的全个日子！我预备把我见到的一切，保留到我印象上。我还没有见到一个女子如何同她的丈夫过夜。这女人是很美的，我说过一次了，我因为要见到这女人，在我面前再放肆一点，已觉得自杀放到明天再去实行也是应当的事了。

很奇异的，是我慢慢的从这两个年青人的放肆行为里，虽感到烦恼，但我却感觉知道若是我离开了他们会更烦恼。用别人的行为来刺激自己，是中年人的行为，其中有悲剧存在，我等到两个人从盥洗间出来时，竟说出极可笑的话了。我说：

“××，同太太接一个吻我看看。我欢喜看这个事情。”

朋友××先是笑着，并不作答。他且嘘嘘的吹哨子，唱我不甚明白的歌曲，忽然在一种方便中，当真抱了那年青太太，接了一个吻。那太太先是挣着，到后服贴了，更坏的是这女子末了也用接吻报了仇。

这样下去，到九点。

聪明的读者，嘲笑我吧，因为我从我的朋友××夫妇行为上，把我自杀的念头忘记了。

到后朋友××要为我开一个房间，我便不再隐瞒到××，告诉他我已经在五层楼定好一个小房间了，我且说明这是为预备自杀的原因而定下的。

朋友××夫妇听到“自杀房间”这名词，都只觉得新奇好笑。他们是不相信我要认真自杀的，所以把我的想象，当成一个趣事来谈论。因为要看看这“自杀房间”，三个人即刻到了五楼。三个人坐在那小房间里，因为椅子不够，就都到床上躺下了。

朋友××横横的躺在那里，装成安静的样子：“从文，你是不是要这样自杀，取的是这种姿式？”

我不做声，但我是笑着的，因为我躺下去时，那个安眠药小瓶子梗在腰边，忙摸出来悄悄的塞到枕头下去。朋友××发现了它，拿出来，就灯光望着，默然了一会。在他那默然不语时节，我知道朋友××有了一点感触。

不过，到后他是仍然把我自杀当笑话说的，因为我自己慢慢的也仿佛一天云雾早已散尽，见到人生澄清深底，以为自杀是儿戏的任性行为了。我解释我的心情，我们三人就躺在床上，说了不知道多少的废话。

我的朋友虽然见到了我的自杀药瓶，竟放心让我一个人到这里睡觉，到后两夫妇下到三楼去休息了。那时已经有了将近三点钟，我一个人躺到床上，想到一些文明人所有的野蛮想象，翻来覆去皆不能睡着。到后朋友××一个人又来到我房外，扣我的门，进了房，坐在我床边，说我不要想死，且怕我认真做这不大聪明的事情，同时因为太太头痛，把那安眠药片从我的枕头下搜去，把门带上又走了。

我想睡觉吃一片安眠药，却不好意思又爬起来到三楼去

扣他的房门。

听到旅馆旁边一个跳舞场，音乐还断断续续的奏着狐步曲子，我像受了许多冤屈，不知向谁发作。我的头尽是发胀，却睡不着。我非常愤怒，但我又并不离开这旅馆。朋友曾告诉过我，他那太太是我作品最诚实的读者，他的意思是我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年青女人爱好我的作品，无论如何，想起来也就应当不再感到寂寞了。我还能说什么？我的药片成为我这知己的安眠用品，我等候别人睡足了时再同人谈话，就是我的分上的职业！

第二天，朋友来扣我的门，把门开了，朋友××一见面，就说我买的那药效力不错，晚上两夫妇各吃一片，就睡到天明。我什么话也不说，同朋友××走到他那房间里去，望到那年青太太，正在看我的书，我就仍然回复了昨天初次见到他们时一样的傻笑。

到我记起我约得有朋友见面，答应了下午再来，赶回吴淞时，那陌生朋友已经来到过，见我不着，非常失望，留下了一个字条回上海去了。

因为在所留下的字条字里行间发现了那不识面的朋友小小失望的意思，还告我再"好好的定一个时间"，好让他见我一面，我把字条扯得稀碎掷到字纸篓中去了。躺到床上一睡，到醒来，看看把与上海××旅馆一对新婚夫妇的约又错过了，就索性不起来，等候那朋友的责备。谁知第二天没有信来，朋友××夫妇却亲自来到××看我，是因为那太太想起我恐怕害了病，所以还买了些东西送我。但到了××见我并不病倒，虽说是来看我，却要我引带他们到江滨去玩，到各处去玩，玩了一个整天。

朋友临走时，说一生从没有这样快乐过。时间是春天，身边一个老朋友，一个新太太，肆无忌惮的谈话，纵声的大笑，在嫩草上打滚，在花下亲嘴，朋友还有什么不如意？

把客送上了车站，小小的银白色蒸汽机关车，呜的叫了一声，把车开走以后，站在车站边的我，想到许多人事好笑。记到朋友夫妇的幸福样子，我心想，假如我昨天死了，这时朋友××是不是还这样幸福，那陌生朋友，又是不是还因为抱怨我的失约，写得出那种全不原谅人的字条？

我那知己朋友，无意中救了我一次命，自从那次一分手，近来又不知到在什么地方做官去了。他们是那么欢喜看我的作品的，差不多每一本书，那朋友同他的太太，或者都见到了，所以我实在可以说，从没有遇见另外什么人，再有他们那么了解我的人同作品。但我那知己，能使他们忘记的，一定是那“自杀房间”的一个故事。他们将永远记得到我有过这类笑话发生，恰恰在他们新婚的旅行期中。一切的凑巧，到现在，我的被人拷问机会更多了。

八月廿日于吴淞

本篇发表于1930年12月16日《现代文学》第1卷第6期，“世界文学家纪念专号”。署名沈从文。

# 燥

住在××旅馆一等房间的男子懋力，拿了新从一个古玩铺买来的瓷瓶，小泥人，漆盘子，在甬道上一面走回自己那个房间，一面看几个由各处寄来的信件封套。忽然间这个人，手微微打抖了，那时候茶役正把房门打开，他就很凶猛的推开了那个人，走进了自己的房中生气似大声说：

“你出去，你出去，什么都不要。”

茶役因为听到那种北方口音，觉得很有趣，笑着把门带上走去了 他望到那个门，似乎恐怕外面还有什么人，向房中窥觑而窃听，就走到门边去，站了一会儿，把门骤拉一下，门开时，恰恰有一个中年妇女过身，望到他行为稍稍吃惊，但看看不是疯子，口中叽叽咕咕，也就走过去了。于是这男子，野蛮的笑着，把门重新关好，把弹簧锁一扭，躺到床上了。

他检查那些信——共有六封，两封是从他的从前住处转来的，从笔迹上看，就明知道里面是几个无关重要不值得回忆女人寄来的信，另一封是一个朋友的请柬，另一封是一个朋

友告他关于教会方面事情的，另一封是一个学生的，另一封是……

这些信他从那些封套上就似乎完全明白了内容的一切。但有一个信使他有点吓怕了。他这次来到××就为的是这个人，来了三天，就只等候这一个信。他来此一切的命运，就在这一个信上。他这时为了镇定自己起见，把那个信安置到远远的一处，从容的来裁另外几个信。到后把那个重要的信拈到手上，心中十分生气，很用力的撕去了一角，抽出那张信笺，信笺上只是那么几句话：

> 懋力先生：你的信我接到了。说是特意来看我，坐了三十点钟的火车，你就来吧。

他重新用力的咬着那“你就来吧”四个字，心里涌起一阵奇特的情绪，他似乎十分快乐，但又似乎是十分愤怒。

他想：我为什么那样傻，走了那么远，来看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人家那么对我冷淡，我反而总是热情到不成样子？为什么只见见这个人，我寄的信就十分难于措辞，人家回信来，却把这一见当成那么随便？他于是就觉得更加愤怒了一点，有点难受，但他还是躺在床上，并不起身。他为了等候这个信，来到这里还不曾好好的睡眠一次，这时恰恰从×市场跑了半天，人已跑得十分疲倦性情也特别不好了。

到后又重复看到那个信时，眼睛渐渐温柔了。

……“你就来吧”，是的，我就来了。来了还不是来了吗？虽然路那么远，人那么冷淡，我还是来了。见了面，什么话也不说，互相都怕提到另外一件事似的，反而说下一些

空话，譬如说，天气好呀，路上劳苦呀，××地方的风景好呀，是的，就说这些空话。还有，就是战事像什么样子了呀，北京的教授功课认真呀，谢冰心得了儿子呀，许地山剃了胡子呀，胡适之还做诗咧，就说这样话。这算什么见面？难道坐了三十点钟的火车，就为的是说说一些空话，一个人听一些空话吗？

……“我照到你的话就来了。”我就那么说。各人还想到另外一时节的事，记起从别一方面听来的谣言，心上都有点难过。同时又想到这见面又只是很勉强的会晤，一个心里想说：“你的许多信我全见到了，那些话我全不懂。我的意思是你不必那么倾心。我不欢喜你，你不能吸引我，不能打动我，这是很明白的。为什么我不要你，这些理由老实说来，是你太爱我了一点，你的热情我用不着。”另一个似乎也懂得这话，也想说：“你想想吧，我是想透了，只有你嫁我一件事。这是使我幸福也使你幸福的事。我看不出一个人能那么爱你，我不相信我比另外的人坏。我愿意长久在你脚下，听候你的使唤，照你的命令生活的。我没有自己存在的必需，倘若我得不到你。”但是他们当然不说这些话的。他们都担心到，都得隐讳到，因为都十分吓怕这结果。想想吧，这就是见面的所得！

……可是到后怎么样？我将说：“时候到了，我得走了。”她就将说：“忙什么，下一班车子也赶及。”我自然并不想走，她自然又愿意我就走。我们为了良心，为了自己心上的安宁，实在说，为了自私，我们总作伪。当真走了一定是很好的。来回坐六十个钟头的火车就为了这一面，爱情若果是照到故事上所传说的，花代价越多越值得，那么，既然见到后，也

就应当走了。并且自己又知道除了见见就不能得到什么结果，而且就只这一面，女人那一方面也就已经显得有种种勉强处。人与人的了解原不是见面一谈就能有多少进步。存了成见的会晤，不过把两方更疏远罢了。可是，到后我是不是应当离开这个女人？

……让我看看她的脸色。不要她对到我，我也可以从后面猜测得出来。她自然愿意我走了，但自然也有点觉得抱歉，因为她也明白我来此不止是同她谈一些天气和故事，还有一种希望而来。她自然觉得还应当同我亲切一点，使我舒服一点。她定想到："我向他说什么话好？我这样子不敢望他，怕他，他回去，一定就又十分烦恼，十分失望。这男子自己不晓得把环境改变一下，却只盼望女人的帮助，真也有点难于对付。"是吧，我自己也想到这是难于对付的男子吧。我的口为热情所扼。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将说，"××我为难得很，因为我爱你。"那么，她怎么答应？我为她想，她能说"不，这是不必需的事。"会不会？她或者说，"这是老话，你信上说了一百次，我明白了。"但是明白了，下文怎么样？我可以说，"你应当告我关于你在这件事上的感想。"我将答应不答应？她将说"我没有感想，"或者说，"我已告给了不必了"呢？她或者听到这愚蠢的质问，生气了呢？她哭了呢？那么，一切是不是完了呢？

……我能说，"你自己决定，当面告我一个消息"吗？我敢那么说不敢？我这样说了，她是不是因为在一种近于受人凌逼的情形下，忽然说"不行"？我是不是这时就得听到这个消息，还是等候一年再听到这个消息？我要这消息有什么用处？我听到说"不行"，我能从此绝望吗？我在那时，或者

说，“好，照你的意思，你的自由，把我这热情，放到膝上或放到空虚，我照到你的意见做去。”我一定还得强作欢喜，勉力支持到一个男子的气概，离开了她。我还告她，即刻就离开××，回到××去。那么办来倒很有一种戏剧上英雄的意味。我想她见到我走了，在送我出大门时，一定还勉强的笑，勉强的找寻到别的言语，譬如问到我的工作，道谢我所送的东西，或者说，看到什么人提到我，或者问到我别的事，以为那么一来就可以减轻我一点悲痛。其实她这时应当沉默！她也许就当真在沉默里，毫无言语的送我上车，勉强的扬着手，勉强的望着我笑（我自然也显得十分勉强，十分生硬），于是到后来车开了，我走了，我坐在一群人里面，望到这些快乐的人有说有笑，我十分生气，回过头去看窗外的野景，车子很快的跑着。我于是估计到××一个人回到宿舍，作些什么事情。或者她应当在这时伏在床上，想到一切而流泪，或者她只是坐到自己那个小小的特别木椅上，望到空中，觉得一切事情好笑。或者她这时候却同一个朋友，谈到我刚才来看她的情形，只隐瞒到一些重要事情。那另一女人就说：“这是个多情而无可爱处的傻子。”“是的，”××也将说，“这是很麻烦人的。”我想到这些时，我是不是要哭？我一定十分生气，我断定了的，因为我还是爱这个人，我的热情在心中十分纠纷，除了愤怒再无方法可以表示这个东西了。

……我是不是在这些时节，应当估计一下跳一次车呢？我显然什么也完了，我显然不必再活了。我当然这时可以记起另外一些事情来，就是什么人在失恋上任性服了些催眠药片自杀的事，到后人既没有死去，而就此使女人软化了，嫁给他了。我觉得这事滑稽得好笑。因为这些事在熟人中也发

生过。我怎么样呢？我是不是也得把自己扮一个喜剧角色，鼻上涂了水粉，尽别人去讨论？不，我还是死了好一点。我的一切品德，一切荣誉，一切地位，都不是我注意的东西。我如今在爱情上是赌输了的一个人。我不能得到我所要的，我就一切完事了。

……但我不应当死的。我不能因这件事，增加她的负担。她不适宜于在这事上负任何责任。我爱她，因这件事死去，也是不行的。她不爱我就应得更好好的活下去，使她不因此事负疚。还有我应当活下去的理由，是等待她到将来，会不会对我好一点。人都得用将来安慰现在，鼓励现在，人人皆使用这一项权利，为什么我不能照到这样子作去？在另外一时，不会没有一个机会，使我听到她说，“××我要你”吗？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不是还可以说，“××现在重新来考虑一下我们的事情吧。以前你十八岁，我二十六岁，人都太年青了，对事情打算得有些胡涂也有之。现在你二十六岁，我三十多了，是不是可以重新把那个问题，拈来谈谈？”我想象有那么一天　我还想象我们的结果，不会同这一次相同。人事都是这样子，有许多人事如此。

……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一些生活上，挽救我这目前的失败？为什么我不可以努力使我们的关系，由一种疏远情形转成比较不同的情形？我是不是还可以努力处置自己，不到那个悬崖边去？

……我爱她，见了她时我们还是说一阵空话。她喜欢读书，我就同她谈书，她注意功课，我就来谈功课是我们作人生活上要紧的东西，她有姊妹，我就问她姊妹的近况，她欢喜什么我说什么，我却不说我“只是欢喜她。”这样一来她一

定还给我一个机会，许可我第二次再见她一次。我为什么不再见她一次？我坐了三十点种的火车，为什么不想多见这个人一面？

……那个黑黑的脸，那个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还有，那一双似乎比任何女人也还黑一点的手，不正是我倾心的东西吗？我们生命是那么短，我们的年轻时节是那么容易失去，我能有多少机会看到一个人？我如今既然来了她答应我一次我为什么不打量二次？

……一见她，我就说："我是为了要看你三次，所以坐三十点钟火车，"也不什么可笑。我看看她对于她没有什么损失，也就十分明白的。我什么胡涂也莫说，就只支持到，详详细细的望到她望一点钟，我得到的，就已够偿我这一次精神物质两方面的损失而有余了。

……你就来吧，好，为什么我不去？人家勉强答应到这件事，很随便的答应，看来比什么人邀她打一次球还随便，倒是我那么一个人，坐了一天半的车子，只等候到这个命令！（他冷笑着）是的，每天都会有人向她说："××天气很好，咱们课没有了，为什么不打球？"她自然，"好我们打球。"这句话同"你就来吧"完全一个调子。人家可以邀她打一点钟，看她跑来跑去，为她献殷勤拾取远远的绒球。人家还可以在这些方面显出他的一切好处，得到一切方便。到末了，人家还将说："×这里有帕子，你脸上的汗多咧。"我似乎就看到有那么一个人，把帕子递给过××，她自然毫不拒绝这一件事。她还自然让一些机会，给人家向她恭维。自然的这些事都是确实而且每天会发生的。另外还有多少机会，给另一种人。她就只是那么待人诚实，毫不做作。她是那么无机会的

待人，我却在任何事上，任何印象上，带着疑问的口气，总告她，我是等待到她说嫁我一件事。我为什么总只能作这种打算？

……我为什么？这样看来我不是一个傻子吗？

……我为什么不在这时就回去了呢？

忽然这问题在心上扩张了，占了绝大势力。他想到，乘到这时走了对一切都好一点，因此爬起来按了一下铃子。茶役来了，无从开门，尽在外面摇动门扭，他赶忙走去开了门。

“帮我算账，今天夜里我要上路。”

“要走吗？”

“怎么不走，谁能留我？”

“好，我去开账来。”

茶役一面觉得这古怪客人说话也十分古怪但仍然什么不说，把眉毛一扬就出去了。他一面等候到看账单，一面望到那摆在桌上新买来的一对小泥人，怎么望到似乎很像一个熟人。想了半天，忽然想起那泥人的鼻子同耳朵，像××的鼻子同耳朵，就很猛鸷的把泥人拿在手上，看了一会，然后很沉重的放下，泥人的头就脱掉了。这时他似乎才记起这泥人的价值来，又忙把皮夹子里一张发票取出，看了一眼，就撕成碎纸，丢到地上。过一会茶役还不来，听到楼下大街上人力车胶皮轮子炸裂发大声音，心想莫非是放枪声音？他想看看是谁开枪，就忙跑着到窗前去，开了那两扇窗门。

从窗前望到外边车马，他似乎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大街特别热闹人多，而且看到铺子里也像完全不同往日。他算算日子，又不是什么节季。他想到这时×地方也一定不同，北京也不同，汉口也不同，便在印象上重现许多地方的街道，

记起许多铺子，许多警察，许多狗，许多屋子。那时一列电车正由南向北，从窗下过去。

……为什么上海那么多女人，为什么，这些女人，从谁手上得来的钱，穿得那么整齐，收拾得那么合式？奇怪得很。

……我来数她一下，四个，七个，十一十三个，这是什么意思？

一阵无聊适袭到全身，他觉得还是这时就到××那里去，看了她再走好一点。既然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为什么又忽然觉得面也不见，忙忙的赶回去，算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这时节，她是不是在等候到？是不是高兴，是不是同谁在打球？

茶役来了，手上拿着那张单儿，笑迷迷的走进来，懋力先生说，“我今天不走了，明天走。”把那个人即刻又赶出去了，自己就打量穿什么衣服合式一点。可是他一共就只有两件袍子，一件很新，一件又极旧。他想穿那件新的去，因为那衣服是很值钱同时也很合身的。把衣穿好，站到大柜边镜子前一照，看到镜中的自己，俨然同一个新郎一样，忽然又脱下了这衣服，换上另一件旧袍子了。

不一会，他就到了公共汽车的站上了，望到街上许多人，望到街上许多车马，心上总有点不平，有点讨厌。一列电车从路心拖过去，发出极刺耳的声音，他忽然望到车上有个人，是一个熟人。他觉得手心全湿了。这就是××毫无可疑的，从背影上他是认识她十分确实的。那时恰恰××把头侧过去，他望到她的脸他就从马路沿追过去，想到前面停车处去叫她一声，那一列电车果然停到前面站上了，但他忽然又怕上去了。他想想我追上去干什么？我要她敷衍我一下，对我有什

么好处？她若是来望我的，她应当在这站上下车，等她下了车我再叫她。她若不是来看我，那么一定是同别人玩的，她明知道我在此，远远的跑一千里路来看她，还不在乎此，我这时喊她一声，也只是更使她讨厌罢了。他又想：我这时应当就去×××找她，明知她不在那里，找她一下，回头我就上车回×去，证明我为她跑那么远的路，特意去看她，她却不在家等我，只是她的过错。

他又想：

……但我为什么不装作上车要到什么地方去，无意中见到她？

那电车因上下人多，停顿了很久，那时方向相反的公共汽车却来了，他忽然又无意识上了公共汽车，让这车把自己载到与××完全相反的地方去了。

…………

晚上十一点钟向南驶去的快车二等车厢里，有一个男子坐在一个角隅上，望到别人匆匆忙忙的找选坐位，堆积行李，觉得十分好笑，以为希奇得很。这火车为什么每天按时有那么多人，填满了空位置，这些人是到些什么地方去的，又为些什么事必得离开自己的家。他似乎都觉得十分新鲜，值得注意。

他觉得他头很痛。觉得生存无聊。觉得车厢中吃烟的人太多。到后他想到这次用了一百七十块钱，同时想起临动身时把泥人同瓷瓶打碎了的事，好像自己是在作梦。卖小报的过身时，买了两角小洋，留下了一扎小报，等打开一份，看到触目的东西，是某某人自杀的绝命书，用锌板印在那报上。

这些报纸即刻就从一个窗口丢出去了，有些人望到他作这件事，都不作声，他心想想整个胡闹，这列车应当在前面翻倒到河里去，大家都淹死了好一点。

本篇发表于1931年10月30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10号。署名甲辰。

原标题“燥”，疑为“躁”的笔误或误排。

# 懦　　夫

某一天清晨，浦口北平间的直达通车，到天津三个车站各停顿了一阵以后，加上了许多因事向故都大城流去的旅客，在三等车中，每人所占有的空间，皆仿佛同沙丁鱼在铁盒里所占有的空间一样，那么使人拥挤得难受。车厢里四列座位之间，填塞了各色各样的人物，过道上，同那个安置行李的悬空铁架上，也无处不是人。许多箱子，被包，柳条筐，以及成束的干鱼布匹和别的东西皆胡乱地搁到过道上，那些没有坐位了的人，为了方便的原因，就坐到他自己或别人的行李上面。车开行后，速度渐渐增加，车身簸动不已，大家按照自己的习惯，在那为廉价卷烟味道所充塞，混和了从各样事业身分皆不相同的一群人身上发出以及各种饮食包里发出的味道，十分恶浊的空气里，张开了一张大嘴吃着，喝着，谈着，笑着，带着赌咒发誓的神气嚷着，就让这列车，带了一种固执负责的神气，保持到每点钟二十六英里的平均速度，在那其直如弦的黑色钢轨上，一直向北京方面跑去。

车窗玻璃上凝结了一层极厚的水雾，说明了车厢里与外面的空气温度如何不同。

车轮在钢轨上滑动，辚辚辗轧声音十分单调，因此这列车离站一会儿后，车厢中说话的人已较少，这里那里皆可见到沉默的把头颅下垂，或偏倒到身旁不相识的一位旅客肩上去，继续做他那点清晨残未了的贪婪愚蠢好梦的人。间或有一个人很希奇的从那些在过道中打盹的人身上踏过去，开了车厢的门，一阵寒风挟了煤烟冲进来时，于是就可以听到许多埋怨和咒骂，那扇门，于是便很沉重的訇的一声重复关上了。

某一辆三等车厢的一端，坐了两个年纪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其一年纪大约有二十三四岁，身材俊硕挺拔，长眉秀目，眉目之间，有一种沉毅果决神气，这种人的性格，一望而知在平常时节勇敢稳定，患难当前却又必十分负责。其一身材比较瘦小，年龄也比较稍小，因为科头，在一个白白的宽阔的额角上，显出一头极美的黑发，加上那一双大眼同一张下颏略尖的脸庞，表示出这年青人的聪明与活泼。两人皆穿了可代表北平大学生一个阶级所特有的长袍，颜色质料皆十分朴素粗糙。这时候还只二月中旬，北方平原的气候，尚不许人把棉袍卸去，许多乡下人还拥了老羊裘在身上。从衣著的单薄上，看得出两个年青人皆应当是新从南方来的。但谁去注意这点事情呢，三等车中的旅客，除了由绥靖公署派出的密探，常常乔装了乡下人，来注意可疑的年青人外，其余真实的乡下人，以及小商人，下级职务公役人，一同在这车厢里，是不会把自己心安放到别一个人特点上去的。

这两个年青人一道从南京方面搭车北上，为了五十个以上钟头三等车中的颠簸劳苦到身心，由于那种身心上的疲倦，

以及稍前一时另一种更长久更激烈的兴奋，两人脸上皆各带了一点风尘颜色。这时两人虽没有睡去，却各自仿佛沉入到过去的事情里，互相无什么话可说。

那年长的一个，用怜悯的眼光，去注意那些围绕在自身前后左右每一个旅客的脸儿，他发现了附于各种不同样子的脸上那种一律相同的记号，就是使人感觉得愚蠢的，老实的，怕事的，对命运一无所知却为了生存大都免不掉的忧郁记号——一种北方民族特有的符号！当他认清楚了这点东西时，似乎过去同现在的一切，皆使他生了一点气。同伴正把一份从车站上买来业已看过了三次的报纸，重新极无聊赖的把它展开，第四次来看那些关于上海战事的特别通讯。看了一会儿，好像为那些记载将自己弄烦恼了，把一份报纸卷成一束，很沉重的在自己腿上打了几下。年长的望到他的同伴，鼻子里轻轻的哼了一下。

到后就向那同伴说：

“我注意到你，已经第四次为那个记载所恼了。若我的猜想不至于大错，我以为你到北京东车站以前，还要看它四次。真糟糕！你讨厌它，把它从窗口打发了，不是很省事吗？”

年青的一个，望了一下自己身背后的那个窗户，回过头来向年长的笑着。“介尊，我是为另外一件事情生气的，并不是为这个。”

年长点的名为介尊，这时就笑了，记起了一个过去的事情了。“你一定不忘记那个野战病院的白帽子，正如她死去以前不忘记你是第五号义勇军一样。”说了这话，这男子像自己在回忆里搜索白帽子当时被四十磅飞机炸弹抛起裂碎的印象，那点回忆使他严肃起来，却不因所说的嘲笑神气而失去。他

仿佛嘲笑到他的同伴，但他自己实际上是不忘记那个女子死去一切情形的。

“什么白帽子？死了，不是什么都完了吗？我不会为这件事难过的！”

“这就像一个男子汉的气概了。死了的人应当让他在活人心上也死去才好。我们昨天若果为炸弹碎片炸死了，我们完事，我们幸而活着，我们就得更结实一点来活下去。‘女人不在我们身边时，折磨到我们的感情，在我们身边时，又折磨到我们的身体。’这是一种警句。却是对于我们无用的警句。现在若让一个死去了的女人，折磨到你那么一个活人的灵魂，我要对这件事情加以抗议。我们的经验应当教训得我们精神比身体还强健了一点。应当看准了自己生存的价值和应取方向，不能再像在大学校读雪莱济慈诗歌，带女性和游荡公子的情感，像一个小孩子那么观察天地应付人生了。”

“我同意你的见解，恰恰如同你一个月以前你同意我的溜冰一样，无条件的同意！但说一句老实话，我有点忧愁。我不知道应当说忧愁还当说别的。这感情是由于我们这一次秘密的经验而新近发生的。我明明白白的看出我这性格上的改变，使我回到学校后，将同许多人都得生疏下去。为了那点在经验上保留的秘密，在此后一定有一阵寂寞。这寂寞不止我一个人，我相信这是我们两人都有一份的。”

“这就是教训！这就是我们不让一个人知道，经验了这战争所得的教训。我以为这个对于我们是有益的。”

年青的一个把手中报纸扭着，向他朋友作了一个痛苦的摇头表示，“这对我们有益，好吧，承认它吧。”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已好几回被朋友所打败，且不大合于他这时真实所

感到的事情了，他接着就说："介尊，这车十一点半到站，你过我家中去休息一天，还是即刻回学校去?"

"从你这样子看来，一定是要回家里去玩一天，或照你所说的：休息一天了!"

"没有的事，你以为回学校是必需的，我同你在一块儿回去。……不过我很想看看我的母亲同那只小狗。"提到小狗时，一点孩气的感情占据这年青人的全个意识，使他从苏州以来即说过的有童心的话，第三次又来向同伴说及。

"介尊，我家里那只拿破仑，它的嗅觉极好，它见了我们，只要到我们身边来那么闻了一下，若果它同白拉拉教授那么尽打量在一个人面前发表它所感觉到的意见，它一定将向我母亲说：'老太太，你注意一下，你不觉得这屋里有一种从战场上带来的炸药气味同死尸气味吗?'我母亲自然不明白它说的话，可是它一定还得说，'我断定是少爷带来的，因为我的估计从不会有什么差错。我疑心少爷同这一位高个儿的先生，在最近一时还杀过人，也险些儿为人所杀!'拿破仑是聪明而机伶的，它明白这些，你同它说什么时，它那么望到你的神气，就使人不能不相信它是……"

这笑话不必介尊去制止他，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把说话的一个兴味也分开了。

火车行走时先是很剧烈的震动着，不知因什么事故，在半路上忽然延缓终于停顿了。许多在颠簸中打盹得极好的人，皆因火车骤然而止所惊醒，不明白到了什么地方，许多人皆推开了近身边的车窗，把头从窗口伸出去，瞻望车头一方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这时，一个北京城当铺朝奉模样的中年人，坐在两个年青学生对面，从天津某站上车以后，就把一

颗壮大头颅依靠在其身边一个乡下人膊子上很甜蜜的睡去，也因为车停后的安静而惊醒了。这人醒后，把两只大手从袖管中伸出，不断的搓着，显得不很愿意的神气，用呓语的声调，低低的向身边那一个乡下人说：

“到了杨村吗？到了廊坊吗？”

被问的那个人，却正用手揉着那边发麻的肩膀，露出不大高兴的样子。另外几个挤在一堆的乡下人，皆不作声，望到这个从好梦中被揪出的人，那点胡胡涂涂的情形，各在口角上保留到一点有趣味的微笑。稍远一点，则正有几个似乎从军营队伍中混过饭吃的人物，大声的詈骂到路局误车的种种。这朝奉见谁也不回答那个询问，却有一些眼睛望到他的脸上，这个人于是站起身来，同两个年青人打了一个招呼，把年青人身背后那一面车窗推开，将一颗大头从窗口伸出去，向各方望了一会。窗外一无所有，一片荒凉冻结的砂土，无尽极的延展，远方立着几株不知名的枯树，不像杨柳，不像榆槐，把瘦瘦的枝儿向半空中伸去，空中却只是那么一片愁人的灰云，几只老鸦成为几个活动的黑点，在地平线上移动，却消灭到天尽头去了。后来窗外的寒风把这人的头脑吹清醒了，这人赶忙把车窗放下，坐到原来位置上去，从腰间掏出一方不很洁净的白布手巾，蒙着鼻孔擤了一次，把手巾又擦擦额角，眼睛，耳朵，各处皆擦到后，才摺好了重新塞到腰边去。过一会，游目所及看到了年青人手上那份报纸了。

“先生，先生，把您那份报纸借我看看。”他说话是那么谦虚，那么温和，等到把报纸接过了手时，就又说：“谢谢，谢谢，……喔，□□报是好的，先生看这个，我们行里人也看这个。”

他没有解释他是那一行人以前，赶忙把报纸展开，把大头低下去，显得十分注意的神气，搜索本日要闻，即刻且轻轻的念起第二版的每日电讯来了。他意思似乎是在使两个年青人明白他识字的程度，但又似乎不过为了一种商人的习惯，把报纸上的电讯轻轻的读着，其间又间或加上一句问话，“马占山怎么样呢?”“白里安，白里安，……白崇禧吗?”这样一来，他的行为显然的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他明白这个，他为了一种由于身分方面的自觉，便把报纸移开了一点，向对面两个年青人点点头笑着，那种含笑情形，使年长的一个，即刻看出了这是只有在谈论到米粮交易时商人所习惯的微笑。因为两个人皆无答理他的表示，这商人就仍然看他的报纸，每一条新闻似乎皆为他看出了背后的意思。

两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子中较小的一个，向他的同伴轻声的说：

“介尊，你瞧，一切都是原来的神气，这世界，这三等车，甚至于完全同一年前一样，”因为那一个正沉静的微笑着，“你在想什么?”

“我不想什么。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从不浪费我的想象。可是请你说，你呢?”

“我同你说过了。我在观察，我在思索，一切都维持在原来习惯上，这三等车并不因国难而有所不同，只是我们两个人完全变成另一种性格罢了。”

“这是当然的，有什么可惊异处？这是北方的民众。至于我们，半个月来的经验，把我们的灵魂同血液都换了一种成分，也是自然的。可是对于你我倒有点惑疑，在几分钟以前，你不是还正揣想你家小狗的种种，以为你家中那只狗也会议

论它所感觉的空气吗？你没有变更什么，你是小孩子？”

的确那是一个小孩子，从各方面看去皆说这是一个还不能离开家庭独到社会上去生存的人，但他却分辩着：

“不，不，我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稚气，也不如我所表现得那么稚气。说回来，也许仍然由于一种稚气；我倒想到回学校去要不要参加学校那个组织？你不看到报上消息吗？那消息不是说□□学校正在预备全体出发的事吗？”

“你假若欢喜去作你的事，我并不拦阻你。你自己也明白，若果把你所经验到的一切，来报告给一切同学，你这一次冒险的行为，使你在学校会即刻就很光荣起来的。”

“介尊，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打量再加入什么活动，假若我们参加进去，能为他们作某一种说明，告给他们：让感情带他们走路，做出的事情，不会对国家有多少益处！我们得把热情归纳到一个固定方向上去，一面才能持久，一面才能稍有益处，这样看来，是不是我们一种责任？”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所感觉到的，并不适用于一般同学。国家被人欺侮了，损害了，觉得这是一个民族的羞辱，非报仇雪耻不可，得打一阵，因此上海炮声便响了。在为争自由与争正义所激动的感情上，我们如许多年青人一样，抱了决心到了钢铁飞窜中过了些日子。我两个已亲眼看到了那种战争情形，明白了这不是事，这样打下去，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希望呢？在大家还相信那些不足信的战争胜利结果以前，我们已明白了我们的精力最恰当的用处是在什么事情上，肯定了这点信念，才把自己从炮火中抽出来，回来作我们当作的事，这就对了。我们的责任是保守我们自己的信仰。”

“但感情兴奋到这些没有理会到战争意义的人，假若我们

能启发他们，能在一种机会上，统一他们那点热情，到那个我们以为是对的方面去，不是很……”

年纪较长的介尊，用一个记号制止了他朋友的发言，接着就说，“是的，这兴奋应是一种事实。但让它们兴奋好了。在这兴奋激昂情形中，你说你到过了前线，看过了那种‘近代科学的力量’与‘古代民族的勇敢’作血肉的互搏，你的结论的悲观，却将扫了他们的兴致，这有什么益处？在兴奋中而起的精力的浪费，这时谁也不会去计较它的分量的。大家这时节皆正在极糊涂的把自己安置到那个与事实无补的兴奋里去，从那里取得戏剧排演时一般情形下的快乐，政府既不欲作战，也无力作战，却用谎话哄到大学生，以为只要学生军三个月——训练完成，就可以从事战争。大学生这时是相信政府的，这信任一面是大学生皆毫不明白战争的意义，一面也由于懒惰不去思索。这是些什么花样？牺牲者在不可免避情形下牺牲了，在比较站远一点的，皆为一种飓风卷入感情漩涡里面去，大家皆在那里准备牺牲，且在前方小小顺手上，忘了实力的贫弱。这种时节正是把理知当作奸细，把知慧当成懦怯，一律加以毒恶詈骂和嘲笑时节。过一阵，疲倦了，一切都疲倦了，政府同民众皆将竞争利用这个民族所特具的善忘的习惯，各人很堕落，很无聊，也很马虎的生活下去。我们启发是无用的，让时间来启发吧。这事很快的就要成为过去，一切都要过去，请听我说，我们既然看清楚这点，作我们所当作的事，沉默的工作下去，至多三个月，一切都将在一条新的轨道上走去，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同我们一致的！”

因为介尊话语说得有点儿激动，年轻的一个把头低下略微感到羞愧了。他向他的朋友解释说：“我并不觉得我们应当

同谁去说这半个月来我们的一切行动，这种英雄主义不是我的意思。我始终同意你那个秘密不说的主张，我发誓拥护你这主张到底！”

“算了吧，发什么誓？有什么要发誓的？只有自己心怯想用神来帮助他的人才会想到发誓。你在某一种年青女人面前，要她相信爱情的真实，可是这爱情就连你自己也不大相信时，你再去当天发誓吧。”

两人说话时皆不甚关心到旁的人，因为两人照习惯，说话时声音都很轻很快，□□地方人说话旁人听来又原不很懂的。说到这里时，两个年青人交换的握了一下手，都嘻嘻的笑了。他们都明白坐在对面看报那个商人，对他们谈话已引起了一点注意。他虽然不大懂得所说的事情，似乎被他把两个人的身分却确定了，这商人到后就轻轻的用手触了一下年长的那一个膝头。

“报上说，先生们都上前打仗去了，女先生们也跟到去，这里有姓名，张什么，李什么，年纪还只十六岁。先生，您说，这是一件当真的事情吗？”

介尊不说什么，只把头稍稍动了一下，不否认也不承认。

那商人得不到要领，就重新提出一个问题，又似乎只是自言自语：

“飞机厉害吗？中国学生军能够用自动步枪打那个怪物的肚腹，使它从油槽里流出油来吗？”

介尊的同伴，因为这商人神气十分认真，就随意问他一声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

“不打肚腹打什么？”

“我的意见吗？我以为打飞机应当打它的脑袋，青岛地方

先生们用汽枪打鸟，一枪打到头上，鸟就像一颗苹果从树上掉下，打它的肚腹，那家伙还会飞多远多远，飞机不应当一个样子吗？”

一种混和了聪明与愚蠢的见解，使介尊听来不由得不笑了。介尊问他：“你到过青岛吗？”

“我在那里做了点小小生意，这是四年前的事情。”他说了青岛几句话以后，显然还不忘记报上的时事，就又把言语回到本题上来。“先生从南方来，南方军队怎么样了呢？这里小报都说南京国民政府的空中，张了一面极大的网，这网还是从美国定做来的，有了这个东西以后，鬼子的飞机炸弹就失了作用，事情可不可靠？”

“我们没有看到过。”

“照我想来，这事情是可靠的。孙悟空变大鹰时，杨戬就变持弹弓的人。一切法宝原各有克治它的方法。不过我们本国自己为什么不会发明这些东西？我们国家没有研究科学的人，先生，是不是？”

两人皆笑了，但从商人方面看来，两个年青人神气之间皆并不表示不愿意听他说话，故商人接着又说了许多事情。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不缺少一种意见。他用从报上得来的常识，批评到一切新发生的事情。他理解许多问题，他所提出的问题，差不多自己都预备得有一个答案。他有联想，有爱国心肠，记得着中华民国二十年来各个军阀的姓名，明白国家是被军人弄糟，却相信将来会好的。说到末后他就问：

“你们知道毒气炮没有？报上都说那东西十分厉害，欧战死了一百万人，这次上海战事也死了不少人。××报告我们作市民的每一个人皆应该买一副防毒面具，遇到毒气来时，

把面具套在脸上去就不会怕什么毒气。××公司卖这个东西，六块三毛钱一副。我买了四副，托报馆送到上海去，我向他们指定：一副送给总指挥，三副送给三个督战官。先生，你说，他们有了这样一种东西放在旁边，不是很安全了吗？”

这商人说及这件事情时，他自己不缺少那点自信，以为那四副防毒面具，曾救了四个要人的性命，到现在，那面具也一定还套在总指挥同那三位高级督战官嘴上的。他并不隐讳他的快乐，他让那点因作了一件大事而自足的神气，显现于词色之间。末了且把那某报馆给他的收据，从荷包里掏出，证明了这件事的真实。

两个年青人因为听到商人说了那么多话，且看到了那个收到四副防毒面具的收条，就问他在什么方面作事，有多少薪水一月。他就很诚实的告给两个年青人，做得是天津法租界杂粮行店里的管账事务，每年有四百块钱正俸，若生意做得不坏，还可以得一底红利。说到粮食生意，他在方便中不忘记批评了一下关于当局处置粮食政策的错误，这见解自然还是从报上得到的。从粮食说到生活，这商人又让两个年青人知道他有三个学生，一个闺女，他的教育计划是等到几个小孩从小学毕业以后，就把两个送到米行学生意，一个送进南开中学校去，预备将来中学毕业到银行作事。他又提到房租，每月十七块五毛钱的房租，他用手比着，似乎就只手掌大那么一片地方。他还为两个人谈到天津事变，便衣队的活动，杀头，抛手榴弹，都说得十分动听。末了总结的说来，这个商人为了爱国数月来已捐了七十块钱，他把钱在一种责任心的自觉上很高兴的捐给了别人，却把收条好好的放在小牛皮夹里，把钱数放在自己心里。

从各方面看去，这个商人的灵魂是宽博的，性格是厚道的，人格是正直的，同时知识也是够可怜了的。

到后车开了，他告给两个年青人，胶济路的三等车中，蛋炒饭比其他路线上的蛋炒饭较好，他把四年前的经验反复述说了一阵，引起了他自己的食欲，想走过二等车去却没有办法，因为饿了，说话已没有多少精神，到后就又仍然睡着了。

车抵北京东车站时，两个年青人匆匆的各自提了自己那个小皮箱，在人众中挤下了车，只见车站上许多穿学生军服装的年青大学生，莫不气壮神旺的在那月台上散步，其中有两个带了毛毯，干粮袋，水瓶，雨衣，以及一大堆用具，在那南边月台上被人照相。这两位似乎行将出发到前线去作国殇的人物，其余多数是前来送行的，介尊向他的同伴望了一眼，两个人会心一笑，随同一群旅客流出车站了。

出了车站后，因为正午返回城外学校的公共汽车已过了时候，年纪较轻的一个邀介尊到他家里去，介尊却提议，先往前门大街上小馆子里去吃一顿饭，吃过饭再作计较，两人就向南方走去，走到前门大桥时，就碰到几个穿了中学校制服的女学生，拦住了去路，拿了竹筒向两个募集义勇军捐款。两人皆笑了，年青的一个正要说什么，介尊赶忙从自己身上掏出了大约有一元左右的小票和零碎铜子，放到一个女学生手心里，拉了他的同伴，过了马路，走进一条小胡同去了。

…………

这两个青年皆是北京城外××大学理学院三年级的肄业生，年长的一个姓名为凌介尊，年纪稍小的一个姓名为李伯鱼。

两人回到学校中宿舍以后，因为在假期中学校虽通过了学生不能离校的决议案，到后来为了种种原因不能执行，仍然有许多人离了学校，各自向自己所方便的一处走去，故两人从上海方面来回的事情，竟毫不为人注意。他们当天在学校食堂就碰到了些留校相熟的人，大家都穿了整齐的军服，很激昂的谈到一些关于南方情形的话语，各人在一些不甚确实的消息上批评到战事的得失，各人皆有一种以身许国的精神，却大都不甚明白这牺牲从何时何事着手。两人在同学中平常皆不大欢喜说话，谁也不疑心到两个人半月来的行为。

多数留校的学生，皆在一种极兴奋的情形中有所活动，其中军事股的分队实弹射击，女同学战场救护的演习，宣传股演剧团的戏剧排演，扫逆报的印行，国防股东北问题的研究，国际战争时国际法的特殊演讲，一切组织皆有若干同学参加。图书馆特别陈列了大部分国际战争的书籍，同其他无数参考文件。学校从大礼堂到各处盥洗间皆贴满了红绿标语，用最激烈的口气，大大的写着下面的句子：“杀到东京去”！“杀尽倭奴”！“同学同志武装起来站到最前线上去”！“国家灭亡在即不应再读死书”！校园里同宿舍附近，皆可以看到穿了很精致的完完全全的学生军装束的青年大学生，拿了汽枪向高处麻雀取瞄准姿势。女学生皆穿了看护士白色朴素长袍，戴了白色头巾，以一种新鲜而动人的风致，在校医室出出进进。各处皆可遇到看护同军官匆匆忙忙的走着，仿佛他们正在商量到一些关于伤亡以后种种严重的事情。一部分在总务股负责的人，为出版，接洽，开会，等等在显得不遑寝食的忙碌。一部分在宣传股扫逆报负责任的人，皆各自隐藏到一个僻静地方去，发愤写着战争光荣的诗歌。凡参加了决死队

组织那个大学生的宿舍里，皆挂了一个代表决死宣言的红色六方符号，且常常在宿舍中大声高唱决死队特制的短歌。这些使人看来流泪的热情，代表了中国北方大学生对国事关心的实情，人人皆很诚心的准备战争扩大时为国牺牲，人人皆在一种狂热中表现一个民族的醒悟新的生命。

介尊同他的同宿舍朋友伯鱼，回到学校后第二天一早就到各处看了一次，返回宿舍时，从半开的门边，无意中见到对面某同学房间里墙头上那个为国牺牲勋章模样的东西，推开了自己房门，就很严肃的低低的叹了一声气，用手抱着后脑，躺到自己床上了。

那个年青一点的伯鱼，站到他面前说他所得的感想。

“看到我们学校一切情形，我老实说，我是很感动了的！”

介尊把眼睛闭着，答复了他的朋友：“为什么不使人感动？大家都那么天真烂漫，所知道的那么少，热情却又那么多，这次大家比上次东北事情初发生时表现得动人多了！你只看个勋章，那个篮球选手把它悬挂在床头上表示一种心灵伟大的东西，为那点混和了无知与虚荣的勇敢行为，作出的新鲜花样，你说，中国是不是因此而得救了呢？”

介尊说到这里时，实在是生了一点气的，他心想，“为什么我得在这些事情上生气？这算个什么？”

伯鱼微笑着，不好说什么话。介尊便把身子转动一下，铁床轧轧作声，继续想着，“学校凭空添了那么多看护，使我们俨然到了病院里，那些将校，那些英气凌人的大学生，他们自己不正是那么很勇敢的也很骄傲的在想象中如何牺牲自己，如何取得那种国殇的光荣吗？可是，对于整个事实，这算什么样一种愚蠢的耗费呢？”

因为不许自己生气，他却说话了。“伯鱼，我们学校女生穿看护装束倒不坏，你以为怎么样？”

介尊说到看护，使伯鱼记起了介尊一个女友。“介尊，你看到了荆小姐没有？”

介尊把头抬起，故意对伯鱼做了一个恐吓他朋友动作，“什么我的荆小姐？我要纠正你那个称呼，蜜司荆是她自己的。”伯鱼听到这个却不加以分辩，只是很有意思的笑着，介尊也就不得不笑了。

介尊稍过了一会，就像是答复他自己心上的那点疑问那么说：“伯鱼，学校已将每一个女人都变成看护妇了，若把苏州真茹方面的伤兵，运一些到学校来，让这些细皮嫩肉胆小心柔的小姐们见识见识，看看那些零碎的肢体，不成形的血肉，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经验！”

伯鱼说：“照情形看，这正是她们期待的经验。不过我们怎么办？我碰到了物理系那个黑脸杨九，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责备我为什么离开了学校多久，不上他们近代兵器的特别功课。又说义勇军已每人实弹射击了五粒子弹。又说决死团的组织业已完备，报名加入宣誓的人数已经不少，并告我决死团不久即可以出发，因为别的学校也有了这种组织，不能让人先着一鞭。”

介尊冷笑着说：“是的，因为别的学校也有了这种组织！”

这时听到窗下有人跑着，伯鱼就走过写字桌边去，望到窗外两个武装同学，扛了两支假枪，取了小跑姿势，正从窗下过身，跑到前面楼房转角处时，似乎忽然之间发现了敌人，便在墙边蹲下，把假枪向前面瞄准。原来这两个大学生，正演习到假想的敌人侵入学校时他们应有的抵抗。望到这种情

形，伯鱼把头摇摇，回过身来要介尊看看。介尊从床上起来看了一会，口角边荡漾到一点笑容，皱了一下眉毛，就离开那个窗户了。离开了窗户以后，却轻轻的说：

"要什么样一种经验，才能把大家学得乖巧一点，变得沉重一点？我们这学校，完全成为吉诃德先生了。"

"我们呢，我们在这一群骑士里怎么样呢？"

这话似乎触怒了介尊。"怎么办吗？你还羡慕那点，还不明白那是精力的白费吗？照我们的预定计划，老老实实的上实验室，等候他们在三个月后明白了点也疲倦了点时，来照到我们作去，这就是我们应作的事。你不是同我说过要把那个关于鼠类嗅觉在生产期之变化的报告结束一下吗？把你热情纳归到一个固定信仰上去，你能干，你同××一般的干去，不愿意干，实验室是你灵魂的摇篮。朋友，傻子，你还在徘徊，还希望床头上挂一个红六角勋章，以为那是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吗？"

伯鱼察觉出介尊今天性格特别暴躁了一点，不愿意再用口舌同他战争了，就只是望到他朋友笑着，低声的说："是的，是的，你再说下去，我就又得发誓了。"

介尊说："看看你的表，到了浴室开门的时间没有，两人去泅一阵水吧。"

伯鱼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早咧，还不到九点呀！"

听说还不到九点，介尊显得很烦恼的样子，正拉开了床边大橱，打量找寻一条手巾，外面门上有人轻轻的敲了几下。

门开后，进来了一个身穿看护装束的女子，面目秀媚白净，身材轻盈活泼，年约约在二十岁左右。这女子一见了介尊，就现出一个小孩子见了长亲以后十分快乐的神气，走过

去同介尊握手，又同伯鱼握手。这就是先前一会两人所说到的荆淑明，××大学文科二年级的学生。这时她见了介尊，站到两人之间，很愉快的说话。

“我到城里有事去了，回来才看到留下的字条，你们悄悄离开了学校，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样久？这种紧张时节，大家皆加紧工作，同学不见到了你们，还以为你们过上海打仗去了呢。”

介尊微笑着说：“是的，人家还以为我们上战场了吧，有这件事情吗？”一面便移了写字桌边那张坐椅，让女人坐下，站在女人旁边，注意到一切，仍然很蕴藉的微笑着。

荆淑明就又说：“你们真不应当这样，这是什么时候，还好意思上天津去玩，我可为你们害羞！”

伯鱼听到荆淑明说的话，就问她：“听谁说我们上了天津？”

“我并不听谁说过，我自然会猜想到这件事，介尊，你说，你们是不是把这半个月都耗费到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上去了？你说真话。”

介尊说：“真的，我们这半个月是把日子糟蹋了的。”

荆淑明因为从介尊答复上，得到自己所估计事情不错误的证明，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整理到自己头上那个因为上楼时忙了一点业已敧斜的头巾，风度十分动人。

介尊望到荆淑明似乎更美丽活泼了一点，心想：“简直是一个极体面的看护了，穿了这一身衣服，实在是更美丽了。”就向伯鱼带了一种玩笑神气说：“伯鱼同学，若果我们当真去打了仗，幸而不死，受了伤回来，受学校女同学的料理，岂不是极幸福的吗？”

伯鱼明白那是一个故意说到的笑话，就应和说：“是的，

受了伤是勇敢而且幸福的。”

荆淑明并不知道两人所说的意义，以为两人初回到学校，学校半月以来新发生的一切也一定不大明白，就告给两人以学校种种事情，末了却说：

“你们在天津不看到报吗？前线上有许多大学生都在牺牲，我们学校决死队前些日子登记时有十六个同学，这些同学不久就得出发了。我们的义勇军实弹射击已演习过了。我们一切都预备得完完全全，不久都得出发去保护南京！”

两个大学生一面听荆淑明述说一切，一面微笑着，并不回答什么，心里却不约而同都想说：“保护南京，这是谁告给你们这些事情？中央政府不是在战事初起时就早已迁到洛阳去了吗？他们自己都知道保护自己，还用得着学生军吗？”荆淑明却因为两个大学生都不说话，还以为介尊很高兴很专心听她的报告。

“我们学校的精神比谁都好，我们那个营幕，那些露营的设备，比×大学还讲究完备。我主张我们一直就加入前线，我们什么也不怕，什么也可以牺牲。”

介尊从荆淑明这些天真烂漫的言语里，觉得这正代表到一群初从中学校出身的小孩子，天真得十分可爱也同时十分可怜。他轻轻的说：“加入前线，童子军会操才需要你们！”可是这句话说来太低了一点，女人没有听到。

荆淑明见到两个人不大说话，也注意到了两个人比以前沉闷了一点，这不过是两人旅行疲倦了的原因。既然谈到义勇军，她就问他们，是不是见到了总队长，是不是打量加入决死队的队伍里去。

介尊看到荆淑明对于新的生活那么热心，不好在这时节

来说什么，故把她的兴味稍稍移开了一点，问及别的一件事上去。他问女人说：

“你以前告给我要作的那篇文章，近来写成了多少？”

荆淑明很希奇的望着介尊，奇异这半个月来介尊真有了点变更。“我们忙得不成样子，那里还有心读书作文章？”

“从此就忙下去吗？”

“怎么，上海方面不是正在打仗吗？中国政府不是决心要同日本宣战了吗？我们大学生不是应当全体加入前线吗？……”因为这时介尊正把头摇了一下，荆淑明懂得那是一个否认的表示，就向伯鱼看了一下，想从这个年青一点的大学生脸上搜索出一点东西。伯鱼虽然笑着，那种笑就也十分可疑。“怎么，你们都不热心，成了个人主义，不大对于国家事情负责了！”

伯鱼正想作他们负责却不大相信政府意见的解释，外面又有人敲了门，就不即说话先去开门，门开后进来了两个武装同学，一个身材矮小的手中拿了一本簿子，一个戴大眼镜的瘦削得如陈老莲画上的人物，两个人皆是国文系大三学生，平常时节成天皆只坐在图书馆作诗经同楚辞研究，国难发生以后，却雄纠纠的同一个军官差不多样子了。他们原来是互相连名姓也不大明白了，三个月以来的国难，却把大家皆变成熟人了。

那矮小的大学生一进来见到荆淑明也在此地，就说：

“蜜司荆，你到这里，你们的队长正在找寻你，问你到城里去同协和护士学校接洽的事情，得了结果没有。各处找寻你不到她往教育学院去了。”说了几句话后，这矮小同学又转头向介尊这一面来说明他们的来意。“介尊同学，决死队出发

送别会，今天下午七点半到会，见到通告么？这个，”他说时随即就递了那个本子过来，“××必须的款项，大家皆写了他自己所高兴担负的一笔数目，你们捐多少？十元，九元？”

介尊随意看了那个簿子一下：“我不想捐钱，蜜司忒周。”

矮小同学又含笑的望到伯鱼，但伯鱼也作了一个相同的答复。同来的那个闽籍瘦削大学生就说：“多少写一点，八块，六块？”

介尊把头摇着，制止到这种提议。

荆淑明露出稍稍诧异的神色注意到介尊，“捐五元，介尊。蜜司忒周，你写他们五元得了。”

矮小的那一个嘻嘻的笑着，却不敢把数目写下。

荆淑明说：“你写伍元不碍事！”

介尊望了她一眼，看到荆淑明正像在责备他似的口角动着，仿佛要说：“为什么躲避责任？”于是在那个本子上，写了自己同伯鱼的名姓，在下面填了五元数目，问那个来捐款的同学，“现在收去还是下次用时再来取？”

那矮小同学，说明了款当由总务股下次收取，把头点点，攫了捐簿，赔着笑脸，走过别一同学门前敲门去了。

荆淑明见募捐的走后，轻轻的望着门边叹息了一下：“国文系的同学多热心，决死队中他们系里就占五个，我教育系只两个，你们生物学系同心理系各只一个。介尊，你不打量加入吗？你应当很勇敢的加入，因为你过去不是很主张过这件事吗？”

“勇敢加入还是勇敢到前线去尽责？”

“你不觉得必需参加必需……”

“我不反对每一个人自动参加，我自己可不愿意参加。”

"战争不是已爆发了吗？不是正在扩大吗？你们不参加这团体，两个人都这样决定了，是不是？"

伯鱼说："我们有另外事情要作。"

"请问，你们的理由是什么，什么事情比这个还重要？"

两个大学生皆不能把理由说出口，但由于平时相互间友谊的了解，荆淑明这时从介尊眉宇间却依稀看出了一点别的东西，总以为他的自重气质使他即或加入了也不欲说明，就原谅了他，用手摸了一下热水汀管子，望了一下窗外。一个女同学忙匆的走过窗下，正是适才国文系那同学所说到找寻荆淑明的护士班大队长。这队长找她不着，一定还得过女校去，故她告给介尊说她要走了，还有事情要作。又同介尊约好了一个时间，在介尊所常到的专门工作室见面，就轻盈如一个燕子似的走了。

介尊送荆淑明下楼时，那两个国文系同学，笑眯眯的正在楼梯边甬道上计算第×楼捐款簿上的钱数，两人不知说到什么，且互相捏了拳头各在对方胸部轻轻的打了一拳。下楼时，门边有一个同学扛了一支汽枪正走过身，腰边悬了二只麻雀，一只乌鸦，似乎正从圆明园打猎归来。

回到自己宿舍时，介尊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心里有点难受。一般同学的行为他以为是当然的，却仍似乎有些不能理解处，即如过去一年来相互皆似乎很相熟了的荆淑明，那种兴奋夹杂别的感情，也使他不大快乐。一点在平时嘲笑过伯鱼的惑疑精神，这时在自己心上也占了一个地位。"为什么大家皆那么兴奋，这兴奋归纳到这些小事上，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历史是极长的一件东西，外交是在历史上发展的一种艺术，近代战争是近代文明的技巧的魄力最高的表现，这个民族是不

是有资格来思索来处理这些事情？……”他的想象是并无结论的，因为他不愿意把结论放到悲观上。

伯鱼正在整理从实验室得来一份笔记，埋头坐在桌边整理了好一会，还似乎毫无头绪，就胡乱收拾了一下，向介尊说：“你不是说泅水去吗？已经过了九点，我们走吧。”

两人往体育馆时，在路上还见到许多同学皆向大礼堂走去，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听马陆博士讲演“敌国夜袭时都市之防御战，”两人皆装作不曾听懂的样子，仍然向体育馆走去。

下午两点以后，大楼前面同甬道上，各处皆贴了用红绿纸写好从南京方面新来的电讯，战事得手消息，激动了全校年青人的灵魂，每一个人皆似乎为他所担负的一种职务忙迫起来，不断的各处奔走。通告牌上贴了无数找寻分组队员的小条子，同许多小组会议的通知，过路的大学生在那里停顿了一下，发现了自己的名姓，就匆匆的离开了。一个名为剿倭壁报的前面，站满了男女同学，莫不为那点出于大四一个老手笔的战事讽刺画所吸引。足球场大坪和大礼堂前面草坪，许多决死队大学生，皆在那里用绒球演习手榴弹的掷放。新从城里运来了四架伤兵用轻便舁床，陈列到□□楼前面大厅中，许多看护装束的女同学，皆围到这舁床四周，讨论到这东西的用处，且互相很快乐的猜想最先躺到这床上被抬回来时，在男同学当中应当是那几个。全校的空气是紧张而快乐的，全校皆表现一种空前的激昂。

上午在游泳池温水里泡了许久的介尊，回去以后小睡了一会，醒来时，似乎把半月以来一切疲劳都忘掉了。筋力恢复后精神焕发，十二点钟同伯鱼在食堂角隅里吃了饭，伯鱼进城回家去了，到两点后，介尊就走到图书馆去找寻荆淑明。

在第四号专门阅览室他见到了她，这阅览室是生物学系特别设立的，平时除了几个教授同少数学生来此找参考书外，其他就无什么人来此了。往日介尊常在此室中看书，荆淑明因为介尊在此，故也常常拿书来此同读。荆淑明今天看到了介尊换了一件学生军的制服，披了一件棉布大氅，以为介尊已加入决死队了，"你到报名了吗？介尊。"

介尊先不知道她说的报名所指何在，就说："我早已登记过了，这大衣还是去年领的！"

荆淑明说："不是的，我问你是不是参加决死队的行动？"

他记起所看到的那些同学在草坪假设战壕边抛掷绒球的情形了，就向着荆淑明像询问小学生似的说："当真大家都预备那么打一仗吗？当真还预备让那些脆嫩的皮肤，同空中乱飞的大小钢片擦那么一下，结果就躺到美国制的军用舁床上，把他们抬回到学校来，你们便忙得同喜鹊一样，去服侍这为光荣而战的爱国男儿吗？"

荆淑明注意到介尊说话的嘲讽气分，因为这个在先前些日子是没有的，她说："介尊，你近来性情完全变了，你疑惑他们当真没有这种勇气，又疑心我们的行为近于开玩笑，你不承认吗？"

介尊否认到这个揣测，他说："我从不疑心别人所作的事。不过这里学习有什么用处？要学习一切，要明白一切，最好不过就是亲自往前线去看看，一个礼拜还可以来回。"

"他们即刻就要去，若不预备去，他们成天练习什么？你不看到我们的新教官吗？陆军大学的战术教官，一个多么近于理想军人的风度，我们决死队归他训练，一报了名，谁都决心为国死去，所以……你若看到他宣誓情形，你会明白这

是一件多么惨痛的行为！”

“宣誓了吗？”

“怎么不宣誓？大规模的极悲壮的一幕，我就从来没有那天感动过！”

“你呢？你什么时候出发呢？”

“你呢？我正要问你，往常你不是说要得到一个机会过上海去参加吗？我愿意同你在一处。”

“现在我可不打量过上海去了。”

“你改到国防股服务了吗？”

介尊一面把头摇动一面说：“没有，什么也没有。”

“你说来，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个人决不参加任何活动，我学得是生物学，我应当把每一个日子都放在我的解剖实验上去。”

“能不能把理由更详细解释给我听听？”

“中国不能打仗，战争不是挽救中国的一条路。中国只有两条生路，一条是造成秩序，想富国强种的办法，一条不要旧的制度，重新改造。”介尊说到这里时，见荆淑明把舌尖从那张小小口里伸出来了一下，作了一个惊讶的表示，便迟疑了一下，但恐怕她再追问下去，故赶忙接着又说：“我并不觉得别人这种热烈兴奋有什么错误，因为每一种浪费都可以留下一点教训，大家这样爱国对于国事无益，对于本身倒可以得很多经验。至于我个人，我把我责任看得不同了一点。我已经从别一方面得到了使我自己有用的教训，我服从理性，以为实验室需要我这种人，比别一方面需要我还多，故我就决心独行其是了。但我还得说一句，我并不反对别人也不嘲笑别人。”

荆淑明说："介尊，你的打算我真不大理解，什么事使你变得这样……"

介尊向他朋友亲切的冷静的望着："你意思是不是要用'懦怯'两个字？"

"不是懦怯，是消沉，你自己说吧，你不是很消沉了吗？"

"我自己说时，绝对不是消沉。"

荆淑明把手伸出去，作了一个动人的表示："那么，不消沉的证据？"那双手因为本人穿了浅蓝衣服，为那个小小袖管所束，异常显得温柔华美的。

介尊注意到那双小手，没有作声，心里却想："日子长咧，自然有一天要把证据搁在你这一双小手上！"

荆淑明见介尊不回答她，就反复的说："消沉是不行的，消沉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国家需要热情。"

介尊心里想："国家或民族实在是需要热情的，但政府却正在浪费我们的热情。大家若不缺少热情，应当支配到更严重的事情上，才会把这个国家弄好！"

荆淑明到后因为思索到介尊两日来所说的话，也沉默了。介尊觉得他们的问题，应当挪移到另一件事上去了，问她住在城里家中的五妹学琴进步了多少。

"你还说五妹，五妹在翊教中学演说，晕过了一次，母亲听到这消息时急得要死，可是把我赶回城去看她时，谁知她又出外募捐去了。……"

在荆淑明用着母亲的怜爱口吻，述说到她家聪明的小妹妹时，他听了许多中学生在国难中很动人的行动，同时把受质问那点窘迫也解除了。荆淑明性情上平时还不脱离一个小孩子的习气，但当向人谈到她家中几个妹妹时，她却有一点

母性的风仪。她的声音原来就是很美的，说到这些事情时，且分外柔软悦耳了。介尊看得出她对于家庭有一种温暖的爱情，为了安置她的兴味到家庭方面更久一点，故重新又来谈她几个极小的弟弟，讨论他们的教育，讨论他们的将来，她果然把学校这方面的事情暂时就完全忘掉了。后来他约了她一个日子进城去看几个小孩子溜冰，她同意了。

荆淑明离开了第四号室时，介尊坐到他自己工作的座位上，对了墙头所悬挂的一幅爱尔兰种田鼠对于小鼠之保护教育摄影，自言自语的说：

"凡是雌性，都不会作出比做母亲更相宜的事务，……也不会有别的东西更能够占据她的感情全部，如一个小孩占有母亲一样。"

但是同时他便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来了："荆淑明那么一个女孩子，要什么样性情的男子，才觉得十分合式，不至于委屈她？"他想出了许多人，都好像不大相称，却有意忘了把自己也算在里面去。

学校一切皆在进行，人人皆就其所知的狭小范围里尽那点国民天职，城中不断的有学联会派来的宣传员，召集大会演说。不断的有从东北从上海逃难而来的大学教授，被校中请来报告两地战事真相。大家从新闻纸上所酝酿的虚面不实的空气上，皆以为全国不久将卷入战争漩涡，沪战行将扩大，大学生也行将全体出发。人人皆准备在他自己身上尽一分责任，人人都那么天真诚实，尽新闻纸所造成的局面，支配到自己的感情。政府还相信国际联盟所主持的公理能对于中国有何帮助，除了这种帮助外自己毫无办法，人人却相信政府

长期抵抗的宣言。教职员当中也有加入决死队的，女生中也有成天随了其他男子，扛了从卫戍司令部借来的旧枪，或教员所有双管猎枪同小汽枪，参加露营野操放半夜哨的，也有学习用绒球铁球伏在新掘好的壕沟边，演习抛掷手榴弹的。又因为传说中北方还有第二次为日本所指使的便衣队所扰乱的消息，各文化机关皆有被炸毁计划，学校空中防御，也正由军事股负责筹备一切。在空中防御计划上，某军事教授，把学校当成欧战中的法国巴黎同英国伦敦，图书馆同科学馆水电厂当成敌人目的物，在假想敌国飞机从天津塘沽方面航空母舰上飞来轰炸时，从农场起到发电厂止，如何分配高射炮，以及如何作其他种种布置，忙得军事股同人不遑食息。此外又假想敌兵已占据车站。本校义勇军若欲反攻时，应如何进攻。他们用人力车底盘装置了一根可以上下活动涂了灰色的木柱，代替了野战炮的位置。同样用木柱安置在三角形木架上，又成了若干高射炮同机关枪。同学们在队长指挥下，便簇拥了这些武器的模型，各处推动着，且用了一种极敏捷的动作，随时又停顿到一个地方，向上空或向前面瞄准。全校共计用了人力车十四辆，这些车子差不多就全是从校外一个车行租来的，当这些炮车，以一种雄武姿势，被学生推挽而前出了校外，假拟着向车站铁路线取追击式，急剧的猛扑过去时，车行主人同一些车夫，皆站到校外路旁，从车轮或铁弦一点点小记号上，各自认识自己的车辆，到这时成了什么东西，大家都十分快乐。

因为全校的工作紧张不懈，师生一致，宣传股又十分得力在行，使城中的新闻记者，每日皆有出城来采访消息摄取影片的事情。决死队的同学照片，在城中星期画报上用铜版

印出时，记者们于下面附加了如下的警句：

国殇乎，祖国因君等之牺牲已获救矣！

当这份画报送到本校为宣传股贴出时，学生面对这种照片，记起一众宣誓时悲壮的情形，皆不免感到一点凄凉，这些决死队同人，既诚心准备到机会来时的牺牲，因此一来，这牺牲似乎就已在开始了。

一礼拜以来，介尊同他的朋友伯鱼，皆各埋头在实验室里，整理纪录阅看参考书，每日的各样集会皆不参加，国难会任何一部分事情皆不过问。他们对于同学们持久不懈的热情与勇气，不加以任何异议的批评。他们只在沉默里生活下去，这沉默由他们想来，却认为是“把热情归纳到一定方向上去的决定。”他们并不忘记前方的战事，以及国内外对此空前严重事情所表示的态度。全国皆在主战空气下十分兴奋，学校则人人皆似乎在准备为这民族光荣而牺牲一切。“牺牲而得救”的幻想支配到每一人，无论智愚贤不肖，皆在一种赌博的狂热情形下，把自己一身变成一种数目，加在战争上一方面去，带了点侥幸而胜的希望，闭了双目让命运来决定这民族的存亡。介尊把自己牺牲看得稍稍不同，他心想，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兴奋，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却并不能够决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国民皆尚以为这战争可以根本解决一切，皆误会了国家积弱的原因，大家盼望从顷刻间赌博意义上明白自己的输赢，我还得在时间稍长本题稍近的工作上去牺牲自己。他的性情比以前也好了点。但他的朋友伯鱼，则仿佛稍稍悲观了些，对于自己行为并不缺少那种坚固

的自信，对于别一方面的热闹，常常不免要当到介尊面前，发泄几句不平的议论。

同时他们自然是要接受一些误解的，因为在某种过分激昂情形下，缺少反省的感情，常常会向理知作无怜悯的嘲弄。凡一个人在这时节向历史追究而产生的理知，皆极其容易触怒到多数业已疯狂行将疯狂的灵魂。介尊同他的同学伯鱼，一切行动最先引起了本系同学的注意。荆淑明在这件事上，对介尊也起了一种明显隔膜。“国家已快亡了，读书有什么用处？为了免避这个民族的灭亡，为了避免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毫无可疑，唯一挽救之道，就是全国动员，出于一战。”各种新闻纸皆以最易动情的文字，发表言论，鼓励年青人的血液，激宕年青人的心脏，同时还在历史上寻觅了若干背城借一侥幸图存的纪录，增加到国民主战的气势。国防专家对于国家实力加以估计而发言的机会，自然已不能够存在了！来解释古今环境如何不同，也自然用不着了！来说明近代战争在财富与智慧两方面所必需的一切，也自然不能动听了！凡属专门知识与普通常识，皆已在无形中成为被人指摘近于奸细的工具，介尊同他的朋友，到这种时节，乃把上实验室同图书馆的时间，用得比任何人还多一点，这种行为就沉默的说明一种与同学不一致的意见，因此两人便接受了一次公式的警告，与若干私人的责难。

介尊既得了某种警告，没有为他的行为作任何有利于己的辩解，还仍然从事他个人的研究。他的毅力坚固如一块石头，在校中还是独往独来。他神情是冷静的，但同时也是诚实的。他没有用他的强健体力侵犯过任何一人，但若果有谁要实行那个在暗中的袭击时，他相信用他的手腕，可以扼着

那人的喉咙，决不会让一个在黑暗中对他攻击的占去便宜。荆淑明在过去一年来，同他的友谊是很不错的，但到近来这友谊似乎也稍稍疏远了。她所担任的事务太多，办事又太热心，使她同介尊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少了一点。她不明白介尊的意见，她认为介尊的冷静不像一个年青人。介尊理会到这点误会的原因，且以为到另一会女人明白一切时会涣然冰释，故虽察觉了这友谊有了小小裂痕，可不疑心会发生什么最大变化。

空中袭击的防御演习，定于×日晚间举行，事前得到了当地军警的认可，在校内可以燃放爆竹同作其他声音。宣传股事前大事活动，聚来了比邻几个大学中学的无数来宾，同许多小新闻记者。本校在日前各处皆去了通知，各个重要地点触目处皆贴了几个应注意的办法。到预定时候，总指挥接到边防无线电报告以后，发了一声警笛，电灯厂总电门一闭，各处电灯顷刻之间即已完全熄灭，全校成为黑暗世界后，在黑暗中全校义勇军，遵照先前一时所规定的办法，在总指挥命令下，各处分头活动，木柱做成的高射炮，极敏捷的安置到各处适当地点，随了充作探照灯的大型手电筒白光，向上空某一处作防御战。小鞭炮作成了步枪声，断断续续的在各处响着，小高升作成的高射炮弹，在半空中的炸裂，流星作成的敌人的光弹，再加上预先安置妥当了的种种假设炸弹轰炸声音，把全校弄得俨然陷入一种战事状态中。大炸弹声音所起处，一队女同学所组成之救护队，于一分钟以内，即可随了舁床跑来，抬去了一些假装受伤的人，取捷径向病院急行而去。大约经过三十分钟左右，敌人飞机受伤的受伤堕地，完好的业已逃走，高射炮向西南角上追去，各处只剩下了断

续枪声，再过一会，各种声音已息，总指挥从电话传来的消息，知道敌机业已逃走，把唿哨一吹，电灯厂开了电门，各处皆有了灯光，各处灯光下皆可以见到若干张欢喜感动人的脸孔，农场附近还正燃烧着假想敌人飞机上抛掷的硫磺弹所引起的火灾，大草坪还跌落了一架敌人的飞机，也正熊熊的燃烧不已。来宾以及一切参加过这次战争在紧张欢喜中支持了二十分钟沉默的教职员和学生校役，皆竞争的向义勇军集合处跑去，人人莫不为这一幕动人的排演，把自己陷在一些俨然如真的情景里，而得到无量的欣悦。指挥这次演习的某教官，在表演完事灯光复明后，同校长在寒气中，即刻就受了由城中赶来的记者所包围，竞争用镁光摄取此大勇无畏防守者之照片，并询问了种种事情，经过许久才逃出重围。

灯光熄灭时介尊同伯鱼正在自己宿舍房间里。

两人皆默默的听到窗外远近各种声音，一时没有什么话说，各人皆回忆到月夜前在江湾一道壕沟中的生活，发生了点感慨。这些呐喊，死亡，腐烂，恐怖，一切一切虽然只一个月以前的事情，回到学校似乎就离得很远很久了。

伯鱼不能忍受这种沉默了，伯鱼说：“介尊，你记得我们伏在壕沟里用一片土保护到自己，仰头望天空中飞过紫色炮弹那种情景吗?”

在黑暗中的介尊说：“伯鱼，你真糟，你还应当记忆更严肃一点的，不应仅仅记忆那美丽的。”

“因为从那点庄严与美丽的回想上，我觉得这时节楼下行动一切近于儿戏。大家都以为战争是那么好玩的，这种行为有益教训之获得，并不比有害的自信之养成为多。

“不要发这种文雅议论了吧。他们在那里排戏上经验到一

点东西，即或是完全不近于事实的，对于他们也没有多少害处。”

“从这种结果，产生那点出于愚昧无识的骄气，正同政府的虚伪相应和，将增加到国民心理方面的懒惰。”

“可是，什么样才可以使大家去思索一件事情？你想想，这是表演！什么事情会比这种行动为更好一点更有益一点？你把这件事的行为价值估计得稍小一点，就是说不妨当游戏去看，它的价值实际上也许还大一点。若把它一定看成国防布置，你还从那个行为上去追究它的效率，那自然就见得代表这个民族较高文明一类人的头脑，习惯于哲学，数学，文学批评这一类问题的思索，太同战争离远，太不适宜于想象战争是什么东西了。”

“可是大家还那么严肃！”

“演戏为什么就不需要严肃呢？至于客观的说来，估计它的效率和价值时，倘若严肃无补于事实，为什么我们要严肃看它呢？因为要保存它给人的影响同本身价值，所以我以为这可以认为一种大众性的演剧。”

从窗口望去，这时正有一个人在大坪里燃放了一个高升子母炮同一个流星，流星嘶的一声向空中窜去时，曳了长长的一线红火，子母炮向上升到某一高点，就訇的炸裂了。另外还有小鞭炮声音，在较远一处燃放，声音由密集而成断续，到后又密集了。

介尊对于空中的火光发生了一些感想。

“中国的火药，是在玩具上发明的，打帝国主义，雪民族耻辱，争国家人格，都需要另外一种兵器，这兵器就是知慧与忍耐，要知慧才可以去思索一切，认识一切，要忍耐才能

持久。要明白自己的弱点是时间的愚昧无识，自大自私养成的，就也需要长时间的坚苦忍耐才可望得救。现在大家还只会玩烟火，望到这个烟火，即或不忘记这是假想的光弹同炸弹，但性质当真只是戏剧底。等过一时，烟火完了，头脑恢复了冷静，大家能思索时，大家都就知道应作的事了。”

伯鱼却说：“你瞧，一个光明炫目的烟火，一个非常美丽的东西！”

介尊说：“是的，一个美丽东西！我还正想到中国火药原来的用处，原来只用到这方面，现在还仍然只能用到这方面。”

“可是中国的火药只能用到这方面，代替火药的应当是什么？”

“是结结实实的意志！我想到盼望多数的觉悟，还是要少数的先来用生活证实一切。罗马并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堵结实的墙得先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我们不应当忘却我们应尽的责任，把我们作垫脚石，希望有很多的人。从我们头上肩上踹过去，这就行了。不过这墙是就原来修补还是重新改作呢？这就值得我们思索了。不管改作也好，修正也好，认真向不拘某一方面走去都是必需的。使人悲观的是年青人不走，没有寻路的胆气，也缺少选路的习惯，就尽只让一个半生不死的政府带着，把这个民族引向烂泥里走去，胆小心怯，做梦也只在一点小小得失上盘旋，过一阵，我恐怕中国人，看烟火的机会也没有了。”

忽然远处訇的响了一声，几乎是顷刻之间，窗下就有一小队人跑过去，借了远处手电筒一闪而逝的青光，看得出一群救护队的白色袍子，轻盈的在黑暗里翻飞不已，如同一群

在黑夜里出现的幽灵。一切的确是那么戏剧底印入人心，使每一个人皆不能不感动，介尊为这个印象也沉默了。

伯鱼想起了日里的事情了，"介尊，我们所受的警告，应当怎么对付？今天黄昏时节从第三院楼前过身，我清清楚楚听到一个人在我背后叫我，加上一个侮辱我的希奇的称呼，回头看了一下，一个人也不见。"

"人家恐吓你有什么关系？你信仰难道是因一点恐吓而改变的吗？骂你的先就把身体隐藏在黑暗处，比一只狗还不如，这还值得注意吗？"

"为了讨厌——你知道我已经有点讨厌了这里的，我打量回家去住两天。"

"你只是想回去同你家中小狗谈心罢了。"

"我一定要回几天，你高兴不高兴到我家中去住一两天？"

"你要去你就去吧，我是不进城的。我不担心那点恐吓，什么人敢当面对我加以侮辱时，我就痛殴他一顿。"

"一个人的清明并不能阻止十个人的胡涂。"

"谁要你去阻止什么？你难道以为我们这种行为算是故意妨碍到他们吗？我们既无扫人兴致的能力，也无这种打算。我们不过因为同他们所见不同，各行其是罢了。伯鱼，你不应当太看轻自己，以为我们的工作只是阻止十个人的胡涂；也不必太看重自己，以为那么作去就成为了不起的人物。我们看清楚了并不一定是对的，时间还长，谁知道时代将把你我带向什么方向上去？……"

介尊说话之间有一种感觉，他因为自己那句话，"选什么方向是真实中国所必需的道路，"使自己有点痛苦，有点愤怒，且似乎自己还正徘徊于某种不固定的方向上，故不说下

去了。伯鱼听到这个，把前一时所看过的一本书阖了拢去，两人皆沉默了一会。大坪里那架木制飞机正在开始燃烧，火光把窗口已映红了。

灯光明后，有许多人大嚷大笑奔跑从窗下走过，不到一会，大草坪里便聚集许多人，在寒气中高呼万岁。伯鱼看看手上的表，时间已到了十点三刻。

伯鱼搭了八点钟车进城以后，宿舍中只余下了介尊一人。他到了预定时间仍然过工作室去；到了十点，荆淑明到第四号室来了。一见面荆淑明就说：

“介尊，我们昨晚上的空中防御战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

“这看从那一方面来说，”他说到这里似乎又记起了这半月来两人的友谊已有些可疑的隔阂，这隔阂虽然由于行为冷静而起，同时在言语所表示的态度上也负了一点责任，故改了口气说：“是的，很热闹，城里来了不少的人，你们女生宿舍也一定招待了不少来宾吧。”

“来宾倒不少，可是你不参加我们的行动，我不同意你这种行为。”

“我看过了烟火，——坐下来，等我取一种喜马拉雅山的蝴蝶把你看看。”

介尊说时就走过橱边，取那一份新从欧洲寄来的蝶类标本给荆淑明看。他似乎看得出两人之间有几句话不能互相同意，蝴蝶标本或可成为缓冲的东西。

荆淑明坐下以后，想了一下，就说：“人家都在说你了，你不知道吗？”

介尊一面移取那标本的册子一面说：“说我什么？我妨碍

谁，得罪过谁？”

“你太冷静了，你的行为使同学难堪，你不明白吗？”

他把几页蝶类纸夹取出后，就推送到她面前去，“这一类很可注意，你瞧，这个金色翅膀，从艺术上去看，也是特殊作品吧。”

荆淑明一面望着标本，一面仍然说到那件事。

“你太冷静了，太使……”

“使同学难堪是暂时的，因为过一阵局面会变更的，若不是我同你们在一块热闹，就应当是你们同我一样冷静。我只希望在这些时节，不至于十分恼怒你。”

“我说实话，我已经很生气了。”

“生了气吗？”介尊望到荆淑明秀气的脸儿，从那种孩子似的两颊上同眉眼间皆明白她说的话是真实的，声音柔软了一些，“淑明，这不应当生气，时间会说明一切的。假若我的行为使你发生了些不可原谅的误会，我不用言语来解释，却希望用时间来说明。……那是生在石上的一样变种，名曰蛾凤蝶。”

“时间有什么用处？时间把你变得有些怕人，恰恰同这种蝶类相反。”

“那是大头鬼脸蝶，……什么，我变得怕人了吗？我自己还不觉得！”

荆淑明取了一张新的标本过去，“国家到了这种样子，你好像无责任可言。”

“这是黄色蝶，这一类顶复杂了，……你说责任，我正因为在预备尽我的责任，才受你们会里的警告和指摘，照我想来，这简直是无办法的事，我们各尽所能，在救国意义上是

一致的，为什么这一点点你还不大了解呢？”

“国家亡了，日本飞机来把学校炸了，你还能在这里橡木案桌旁作工吗？”

介尊微笑着隔了案桌把荆淑明的手捏了一下，“倘若我相信国家要我这样作，学校炸了，我还要在别的地方作我的工作。”

荆淑明听到这个答复，把手猛然缩了回去，低低的喊了起来，“学校炸了还要工作这算是一句男子的话！”

介尊因为荆淑明的惊讶觉到了一种快乐，把头点点：“这不只是男子的事，我希望女人也那么坚忍不拔向她所要达到的目的走去。国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可以得救。你们这时很明显的轻视到理知，因为这一时你们受不住理知的批判，理知冷酷的近于数学的明白结果，是大家不敢注意的。可是我希望你……”

荆淑明抢着就说：“介尊，你不要希望我什么吧。我永远不原谅毫无感情的理知。我不了解它。我以为沉静只是懒惰的藉词，或衰老的征候。”

…………

荆淑明说着，自己把脸也说红了。因为她今天到此以前是抱了一点希望而来的。她想用言语克服了介尊，她打量了许久。她看到介尊受同学攻击，在那方面还为他尽力辩护，在这方面却因为不如她的想象那么容易使介尊服输改变，故说来说去自己就觉得当真要生气了。介尊的见解已经稍稍损害了这个年青女子的感情，她把话说过后，她就想：“同你吵也吵不清楚，我应当走了，一切将来再看吧。”

但介尊今天却似乎也稍稍不同了一点。在过去一时，他

在各样事情上皆常常让到荆淑明，一到在议论上使她见得受窘时，不是把话语转移到别的方面去，就让了步，使她不至于十分难堪。现在这时他以为还不到时候，他回答着："理知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惰性，就因为支配这个世界的科学和一切，都从这个惰性学习而来，那是不能否认的。理知也许近于衰老，那是对于他的正确而言，思想正确当然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理知并不是与热情对敌的东西，不过是把热情范畴到一个必然的方向上罢了。我们所谓顽固，这下面所隐藏的感情，比平常所谓疯狂，也许还更需要多量的热情。……"

荆淑明没有作声，只抿了口微笑，还是为她自己先前所说过的一点话激动到自己的血流。她一面听到介尊的议论，一面并且还只是想到："你以为你逻辑学不至于陷自己到错误里去，我们看将来的事情吧。"至于将来是什么？是不是因为照介尊的主张，国家就会亡掉，照自己的行为，国家就会得救？到了这时她也不大思索得深切，甚至于简直已经不再思索了。

一点不大可解释的感情，在荆淑明心上扩张，展开，她觉得失了望，觉得已经同介尊吵了架，觉得要走，她匆匆的走了。

虽然明白了两人友谊上有了一点东西间隔到，介尊由于一种男子的自信气质，还是不在乎此。送荆淑明走后，仍然微笑着，坐下来继续抄录他自己的工作报告，一直到十二点为止。

但到了下午，介尊同了一个生物系的教授，过比邻 × × 大学去接洽两个学校交换两方面某项调查，回到学校在大楼前正遇到荆淑明同另外一个女生，穿了白衣并肩在那里散步，

介尊赶过去叫她，荆淑明显然为了日里的谈话，还不曾从记忆上忘去那点芥蒂，却把头随意点点，一句话不说，拉了另外那个女同学，从介尊面前走过身去了。

介尊望到这个女孩子转过大楼夹道去的背影，并不觉得怎样难受。只以为这近于孩子气的可笑处。但独自走去的荆淑明，却以为自己的行为深深的刺激了介尊，且按照一个女孩子在朦朦胧胧的有了点恋爱意识的友人面前，那种天生多疑的情绪，使她先就为自己行为决绝处感到有点后悔，一面因为估计到自己行为业已伤害了介尊，一面还不忘记自己就是使介尊痛苦的人，因此一来，这误会荆淑明把它放大了许多，再加上一段时间，或者反而要把它更放大了一点。

义勇军的大检阅已过去了，戏剧社排演的纪念戏也过去了，特别讲座的化学战争已讲完了，另外各种小组皆各自在预定目标下办了一些事情，许多年青人在慷慨激昂生活里活着下来，一大堆日子，快快的轻轻的也就过去了。

女同学们护士队的训练期间已过，出发时间无日，大家都似乎寂寞了一点。

但天气一日比一日暖和起来，大草坪的草已发绿色了。每日早晚皆可以看到穿了义勇军戎服的大学生，伴同穿了淡红淡蓝与白素长袍的女同学，在草坪同池塘边散步，夕阳下把影子拖得长长的。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看到这种情形，恰恰如像战争过后新伤初愈的少年将校离开病床扶了看护向阳散步的景况，再联想到这些从钢铁飞窜死亡奔突中生还的勇士，当时那种奋不顾身的气概，不免十分感动。原来同学中平时因为忌讳无法互相熟识的，数月来得到了许多方便，在一些机会中把许多看护装束的女人都接近一个戎装的男子了。国事给大家

的寂寞和疲倦,从个人友谊上得到了恢复,故小组会议仍然可以继续下去,一切组织也并不见得有解体样子。

介尊同伯鱼生活在一种铁的坚固冷静秩序里，无什么特别可说的新事。（不过同情如野草种子，撒在人心上，那怕只一点点，在某一机会上皆可长大。隔膜却也在想象中可以繁殖。）荆淑明同介尊的友谊，由于性格上小小的疏忽，为日子的叠积，把误会加深了。这自然并不完全是女人的错处，介尊那点明于处事男性的气质，疏忽了对女人友谊综合的技巧，且总以为这爱国狂热若把她离远了一点，另一时仍然会把她推近，他的估计就有了错误。他是爱她的，但他的爱在过去皆表现到一种诚实而朴讷的礼貌上，却缺少那种神经质的有女性细致纤巧的缠绵殷勤。他一面爱她一面也明白她爱他。他们正互相恋爱，这爱情皆维持到双方的尊敬友谊上，不狎侮而又极坦白。因为过去友谊既那么纯洁无疵，故稍稍生疏了一点以后，介尊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疑。不过一个二十岁以上身体健康的姑娘，生活有一半是在幻想里，幻想有一半又是在爱情里，对于一个男子的“友谊”是不够用的。荆淑明在爱国的狂热中，既觉得介尊性格方面与自己有了两歧处,另外一种机会上,她便发现了另一个与自己有一致倾向的男子。那是一个在平时很风流自赏当国难期中却加入了决死队的文科二年生,因同荆淑明服务于某种小组会上,每日两人皆有在一室工作见面的机会,日子一长，在不知不觉间，这文科学生，便把过去一时介尊在荆淑明方寸间的地位取而代之了。

一日黄昏左右，介尊同了他的朋友伯鱼，在邻近学校的农村里去走了一阵，看了一会农村中新孵出的鸡雏，绕道附近小车站回校时，却见到了荆淑明正同那个文科学生从轨道

东边走来，两人尚未见到介尊，故口中还一同轻轻的唱着义勇军决死队的杀敌歌。介尊先是听荆淑明说过，车站边特别民众学校，她还担任了两种工课，以为两人或者正到车站上课回来。

近身后荆淑明见到介尊，神气之间有一点点不自在，那相伴同行的大学生，似乎也很不安的样子，因为平时同介尊还常常见面，就对于介尊在实验室所喂养的鼠类，说了些无味话语，又引了些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关于兽类的描写，很念了几段好诗，到后来他从介尊神气上，明白了自己所扮的丑角不大合式了，便向天上一片紫云的角隅，装成很感动的姿势，念了两句拉丁古诗，又念了一小节中国词上的佳句，末了吹了一声唿哨，把大家都引笑了。

伯鱼心想："一个天生的小丑！"为了不愿意同他谈什么话，故已走远了一点。

荆淑明同介尊在轨道旁说了几句话，介尊仍然同往常一样的风度，诚实而又正派，同她说到一切，但神气之间，似乎对于那个站在身旁的文科学生毫不注意。那人站着无话可说，心里十分不平。便估计到介尊的手脚，看是不是一个结实家伙，这多幻想的文科学生，因为在这时无说话机会，就想象打倒了介尊的情形，似乎已在女人面前把介尊打倒了，似乎正在把手扬起，轻轻的命令到他的情敌，要他投降，自己就很快乐的笑着。东车站向西驶去的运煤火车，远远的发着喊声吐着烟子奔跑而至，几人站到轨道旁小路上，让火车过身后，才一同回返校中。到学校大门以前，那文科学生，只同荆淑明握了一下手，就带着逃脱的公鹿神气，拔步跑去了。可是这个人当他正要跑到门边时，却向前打了一趔，差

一点跌到小沟里去，后面介尊同伯鱼皆不能不笑着。

第二天一清早介尊接到一个用紫色铅笔写成的匿名信，信上载满了荒唐傲慢的口气，末尾且那么写着：

……你是懦夫，你自己还不明白吗？当国难临头时，凡属有志青年皆不忘记请求加入前线，你因为是懦夫，才不闻有所表示。

全校男子为了你的懦怯皆觉得可羞，全校女子为了你的行为皆看你不起：你自还很骄傲很自大上你的实验室，你的无耻可谓唯一的才气。……不屑让名字写到这里的一个有血性的男子启。

介尊望到使人觉得好笑可怜的匿名信，俨然是自己正用脚踹到他背上那么轻视到这个不知名的男子，伯鱼方从盥洗室回来，介尊就把那个龌龊下流的短信给伯鱼看，一面笑着说："伯鱼，看看一件糟蹋文字的作品。"

伯鱼看了一下嚷起来了："怎么，谁这样无耻，会写出这东西来，人类怎么越变越下流了，真是想不到的！"他似乎在估计文字的体裁重新看着，思量着，忽然说发现了什么，"介尊！你疑心这是谁写的没有？"

介尊告他的朋友："我那里有时间去疑心别人，这是一件小事，不足疑心！我倒愿意相信这人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不过同时也是一个无胆量的家伙，不缺少自知之明，知道打我不过，又误会我以为我对国事太冷静，所以写了这样一个信来刺激我的。"

"没有的事。你不能太把人看好了。至少这一个人是不能

不说行为很卑劣的。我想想，你同谁有下不去的纠纷？”

“得了，不必浪费你的想象吧。人最糟处就是对一件不甚值得注意的小事去耗折生命。若果这信是恶意的嘲骂，原来动机是卑劣不足道的，这个信在另一时已就糟蹋了那么多文字了，如今还让它来糟蹋我的思索，未免太可笑了。”

介尊随即就把那个信从伯鱼手中攫回，即刻撕碎揉成一团抛掷到字篓里去了。

伯鱼已在心里惑疑到这个信就是昨天晚上火车线轨道旁所碰到的那位文科学生写的，因为信上那些措词不是理科学生写得出的，只为了介尊那么一说，就不好意思再说出口。可是十点左右时他从小组开会通知上，知道荆淑明同那诗人有一种会议，在二院第××教室集合，断定了两人一定早早的就到了那里，就故意走去找寻他们，见了荆淑明时，只请她出来告她有几句话说说，荆淑明出来后，两人站到廊下随意说了些别的一个朋友来信问安的事，却清清楚楚看到那文科学生在门边探望窃听，伯鱼就走过去把门骤然拉开，见到他十分忸怩的站到那里，很难为情的样子，且轻轻的问着：“什么信，谁写的？”伯鱼就说：“怎么，你们开会了吗？你不是说来请蜜司荆开会的吗？”

那文科学生期期艾艾的说：“是的，是的，我请她去开会。”

伯鱼望望室中，一个人也还不来，就微笑着说：“那我可走了，蜜司荆再见。”

回到工作室时，他便毫不隐瞒的把这件事情经过一一告给了介尊，介尊却以为伯鱼多事。“伯鱼，你不必在这些事上糟蹋你的心思，这是我对于你一点忠告。把你惑疑精神用到

大处去，你才可以伟大，再不要放到一件值不得计较的事一个值不得计较的人方面去，因为那是可以使你自己也变得渺小的!”

伯鱼听到介尊说的话时，心中有点羞愧。

这事在这一边算是忘掉了，但另外一方面，介尊被人称为“懦夫”的消息，却不知如何很快的全学校的几乎全知道了。散播谣言同寄那封卑劣信件自然是一个人。若照以前的介尊性情看来，也许终有一日，那个散播谣言的人，会为他擒着在什么地方痛殴一顿。但现在他却当成没有这一回事的样子，毫不在乎这点误会。每次当伯鱼愤愤的提到这件事情时，他就嘲笑到伯鱼，且告给伯鱼，实验室业已多了好几个同学，证明大家皆在慢慢的变成懦夫。事实上很明显的，就是反日会已因为有□份子同×党的活动，呈了分裂形势，许多小组皆无形宣告停顿解体，进图书馆的人已渐多，复课的提议已在教授会同学生会两方面讨论过了若干次数。上海战事从疲乏中转成了持久形势，政府态度已表示反日应在另一方法上寻觅战略，在年青人心上燃烧的火炬，慢慢的已不复如前光辉耀目了。一切皆在介尊所预料的情形下，慢慢的在变更。不过荆淑明那方面的友谊，却与介尊事前所揣想的稍稍不同，由于他自己的疏忽，由于文科学生把大部分闲暇用在爱情上的结果，到后来，从一个慎重的表示上，介尊看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失败了。

到明白了自己恋爱失败后，介尊用他所心折的一个哲学教授对于爱情的见解救了自己。“一个人活到这世界上，若相信自己的精力，用在真理与智慧的获得上，比一切物质获得为重要，对于这点信仰有所决定时，失恋只应当看成一件比

较不甚重要的事情。恋爱是生存中一份责任，因为它有人类某种义务在内，自然不能逃避，但某一预定机会失去之时，可不能过分苦恼。苦恼是无用的，应当把热情转注于另一更大责任上去。用失恋的痛苦把自己打倒，自暴自弃，只是一个傻子。这件事或者让女人拿去吧，因为女人多无事可作的。至于男子，生命可尊重处同可爱处，皆在用他的力量达到另一个高点，从他的魄力，从他的坚忍，从他的博大，而向真理与智慧的极高峰爬去。”

当介尊躺到床上沉默的思索到这个烦难问题时，同房的伯鱼，还以为他在痛苦中有所挣扎，十分同情，却用了许多充分表示友谊的诚实言语，宽解到这个强项的人。到后来，为了证明失恋不能把自己打倒，就把他平时从不向任何一人说过的同某女诗人秘密失恋的故事也说出来了。介尊让他说去，如同一个牧师静听面前的人忏悔一样，听到后来却再不能忍着不大笑了。

介尊从床上一跃而起，把伯鱼很亲切的拥抱了一下，嘲笑似的命令到他的朋友：

“伯鱼，不必说傻话了！你倒以为我已经跌倒了沟里泥中，很善心的用格言警句在挽救我，是不是？可是谁能把我打倒呢？任何一件事皆不能把我打倒！你的想象全错了。你同我说的话，完全好像是你对牧师忏悔你自己的事情。现在忏悔已经够了，以后也应当不再为女人所痛苦了，拿了你的浴衣，还是同我去泅水吧。把感情浸到恋爱里游泳，是昨天的事，现在应当把我们的身体浸在水里的时候了。不要像女子那么软弱无用为点点事情就难受半天，看我在最高跳板上摔筋斗去吧，一个会游泳的人是不会摔伤的。”

伯鱼望到他的朋友介尊的脸色，相信了他是已经不使自己痛苦的人了，快乐的红着脸儿，低低的说："我们就走，我们就走。"

时间不遗留下什么就过去了。懦夫的行为，已成为全学校救国新方向的决议之一。人人觉得要巩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旧的基础，或重新再造一个新的基础，热情皆应归纳到一种新的方面上去。其中经过战事的失利，以及长时期前方沉默的对抗，使国内大学生皆感到了一种过分兴奋以后的消沉，理知在年青人头脑中唤醒了别一种感觉，大学生的责任给了许多年青人重新考虑的机会，懦夫介尊在××大学由被轻视而转为被敬视了。不过再到后来一点，却又有人可怜这个懦夫起来，因为传闻中荆淑明已同文科学生订婚了。

学校忽于某礼拜三下午三点钟，大礼堂有了一个集会，只说将有一个人来报告上海战事种种经过情形，到开会时，由于校长的介绍，大家才知道这人是十九路军的副旅长，因重要公干来到北京，当晚就得回南，因为同校长在城中某朋友家认识了，故特别请他来为同学说说上海江湾间几个月来战事上所得的经验。

这军官用最朴实的言语，说到这战事对于这个民族所表现的发扬精神。说到各种牺牲，以及在牺牲情形中国家所得的严重的教训。说到学生义勇军，在前线服务牺牲的精神，这军官便学了一个故事，告给同学在江湾前线时，如何同了几个年青学生在一处为炸弹掘发过的坟坑里，过了四个日夜的情形。

在一种热烈的掌声中，那个军官离开了会场，一出会场

决死队在大礼堂外便把他包围了。大家还有许多话语要说，有许多问题需要答复，有许多事弄不明白，到后大家只明白了一件意外事情，就是这军官原来是荆淑明的姑丈，荆淑明在决死队的同学成阵包围中，把她姑丈救上了汽车，汽车就开走了。大家在呐喊欢呼中送走了某军官以后，在快乐感动中皆稍稍觉得有点羞惭，因为听军官演说前线上有了那么多学生军，本校却还没有一个人到过前线。

荆淑明陪她的亲戚坐了汽车进城去时，在校外大路上，遇到两个学生挟了书籍在路旁迎面走来，车过身时荆淑明看到是介尊同伯鱼，就把头偏过去，这军官亲戚却似乎认识这两个人，赶忙要车夫把车停住，下了车赶过去，拉着了介尊的胳膊，认清楚了介尊的脸孔，又看看那一个，也认清楚了，就握着两人的手，欢喜得说不出话来。介尊同伯鱼也认识这个军官，原来这两个人就正是先前一刻军官在演说里所提到的几个无名义勇军中二个最熟的人。荆淑明见到军官下车跑去时已十分奇异，且看到他们在路旁很亲切的样子，正想下车看看，三个人却已走近汽车边来了。

军官笑嘻嘻的同荆淑明说："淑明，淑明，这就是我说的那两个人，这一个高的，那一个小的，真是巧遇，——你们不是同学吗？不是互相都认识吗？"

介尊对荆淑明微笑着鞠了一躬，打了一个招呼："我们都不很认识。"

那军官说："巧极了，好极了，淑明，这两位朋友是你们学校的光荣，人家把我拉来演说，谁知我到这里就见到了两位。"这军官稍停了一忽，"你们住到这学校里面吗？我看看你们住处去，我们坐了车回学校去，我们得畅谈一下！"

两个年青人无话可说，皆快乐的微笑着，三个人便上了汽车。荆淑明一切都明白了，坐在介尊身旁低下头去，脸庞发烧，心中十分羞愧。车折身转向学校开去时，军官在车上两只手皆握到介尊的手，只是望到介尊的脸，反复的说："世界真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宽，你瞧我们不是又在一块儿了吗？现在我可永远捉住你了。"

车在宿舍大楼前面停止了，四个人皆到了介尊的住处，军官从门前名册上已知道了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后，一进门就问：

"请你们告我，谁是凌介尊？"

介尊把头点了一下，向这个副旅长承认了这是他在学校的一个真实姓名。

军官就指到伯鱼说，"那么，第五号义勇军，你是李伯鱼了。现在你两个人可不能再瞒我了，只许我知道我的好友是第四号和第五号的义勇军了。倘若要逮捕你们，我还可以向你们校长要人！淑明，你们难道还不知道这两位同学的行动吗？多勇敢的一对！他们既然向我隐瞒了职业和姓名，想来也一定没有把这件事同学校说过了，……我先前一时，在你们学校大礼堂还想念到两位！"

某军官同介尊伯鱼三个人谈到一切，且告给两人说荆淑明是他夫人的侄女时，荆淑明却已背了他们独自望到窗外，等到军官问及两人是否同她常在一处上课，介尊把两人从上海回此以后两人的生活说过了一下，注意的望到荆淑明，且告给某官说他同她原是很好的朋友，荆淑明回过头来，眼睛因为羞愧而潮湿了。

军官听到介尊说的话，还不明白他们两人的详细过去，

却快乐的说："淑明，淑明，这介尊同志，真是你们学校可尊敬的一个，你们应当成为最好的朋友！还有这一位，伯鱼同志，一个机关枪好手……"

介尊样子仍然是那么温和诚实，把他印象苦恼了这个年青女子，她轻轻的告给了军官一声，说她还有一点小事要返回宿舍一趟，就离开了这房间，走回女生宿舍，一到了自己宿舍，想起种种事情，就忍受不住，很伤心的痛哭了。

来到学校演说的某军官，所提到在前线一批为国家牺牲一切的义勇军，其中有两个就是平常被人称为懦夫的介尊同伯鱼，这消息以意外的速度，到晚饭时就为全校所知道了。许多学生皆来敲打介尊住处的门，房中还包围了无数男女同学，用一种好奇的又似乎有所责备的神气，问介尊为其不肯早说，又请两人述说所得的经验，介尊却不说什么，只笑着请同学喝茶吃糖。同学又各人急急促促的向介尊解释先前一时对于他的误会，大家在介尊面前时，都似乎有点羞恧，有点渺小。但一出了房门，因为记起了介尊过去的冷静，以及在任何时节皆像极自尊的不甚看得起众人胡闹的神气，都不免感到一点压迫，就有人互相议论到，"这是一个骄傲东西，一个同傻子差不很远的人物，"且各自把印象中的介尊很无秩序的编排出来，结论便是"这不过是英雄主义的装模作样。"一点点近于嫉妒的情绪，在各人心中滋长，尤其是那些决死队同人，对于这次发现，是意外的难堪的。

介尊的行为，对自己不过是一种经验，对学校成为一种光荣，但在同学方面，却又变成近于侮辱了。对于介尊许多人皆发生一种不能解释的微嫌，即如女同学一方面，这嫌忌也仍然存在。到了工作时间他那种守时上实验室的精神，那

种秩序，那种对女人典重而缺少风趣而不识温存的态度，使许多本来十分尊敬他的女子，也怀了一种受损害的心情，远远的看着这个特立独行的男子。

他一切如平常一样，按照秩序工作和休息，虽被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件本不愿意张扬的行为，证明了这懦夫并不如大家所嘲笑的无用，并且恰恰相反，还做了别人不曾作过的事情，但他还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由于他的性格方面的凝重，以及工作上的勤苦，在学校师长方面得来的奖誉和敬视，这奖誉与敬视本应当鼓励到同学的效法，谁知却压迫到了同学，尤其是那些有浪漫精神平时风流自赏的文科学生，同那些房中挂了决死队勋章练习抛掷手榴弹一个月以上的人物，以及那些与穿看护装束并肩走去仿佛战地受伤归来的人物，都在心里不大舒服。因此为这懦夫的冷静，在××学校重新又起了一点谣言，说到介尊一切的行为——就是说这人傻子气同书呆子气，皆同荆淑明极有关系，一切以为只是失去了荆淑明的友谊而起，且本末倒置，故意把荆淑明不理介尊这一件事放到前面，因此介尊才决心从军，到后从军失望，又才回学校埋头于工作上，安顿他自己无归宿的灵魂。谣言从一些年青人口中得到扩大的机会，互相转述，久而又久，第一个说谎的且从别的同学口中听回了这谎话，因此一来，从这些传说上，对介尊发生了些怜悯的感情，大家似乎才稍稍快乐了一点。

——完——

本篇分37次连载于1932年8月4日～9月9日《时报》。署名沈从文。

# 伣之先生传

伣之先生是那么一个人，当他向一个远远的陌生的人，介绍他自己时，总不知道如何来描画他自己。他用着他那一分怕人的诚实，常常这样写着：

> 你要我自己来形容自己，我照你意思作去，只请你相信我。你们要认识我，只须你们把所见到的人中一个顶不可爱的人，想成是我，再把一个乡下人那种又怕人又怕事的神气，肺结核病人那种神经敏锐性情焦躁的气质，加上一个兵士对于绅士永远不能协妥一致那种嫌恶感情，混合在一处，就是整个的我了。

照他自己想来，他是这样一个人的。他身体上倒一点儿小病没有，表面上你看到他时，性情沉沉的，虽不活泼也不至于那么古怪，必不大愿意相信他说的话。可是他总愿意别人照到别人的想象，尽可能把他想得极坏，也想得极不可爱，以为决不会错。他要人家那么想象他，想象到这人真那么无法同他亲熟，他倒舒服起来了。

他会写一点儿小说，写得也并不很坏，但第一个对于他的成绩瞧不上眼的，就是他自己。他时时刻刻在想：这件事并不是我做的事情，轮到我来作这件事情，全只因为别的人太不高兴来作这种事。他自己不忘记他应作的事，是诚诚实实做一个乡下人，可是命运却成天得要他守着现在的地位上等候一个奇迹，还是得写下去，因此成天在写什么时，就嘲笑自己，以为自己是很错误活到现在地位上的。单写点什么还不妨事，很希奇的他还在一个大学教了点书。在一群智识阶级人中间，没有一个像他那么出身的人，故他只是一个人很孤立的在那里打发日子。就由于这孤立，他觉得他是弄错了的。活在世界上，谁能永远孤立下去？

一个人在一间小小房中坐下，把自己让四堵墙包围着，或一个人走到那些很荒僻很空旷的山上去散步，这两件事他已有了将近二十年的经验。他在×大学来时，同一群扁脸圆头名为智识阶级的教授们在一处住下，×地方又那么宽旷清静，他那点经验使他很孤单的住了一年。白天无事可作时，常常一个人在山中小路上走来走去，晚上就尽坐在小房中灯光下，怀想像生了翅膀各处飞去。到近来，为了些事情，把饮食睡眠一点点秩序也完全弄乱了，养成了半夜游行的习惯，常常夜深时还在山中各处乱跑，一作事就深夜不睡，或天未发白就爬起，总是十个钟头以上枯坐在那个小小桌子边，睡眠饮食皆十分疏忽。这在他实在说来也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情，一切都似乎是随了一个不可抵抗的不幸命运而来，他就沉默的支持到这种局面。一些飘然而来倏然而逝的风雨，使他神气显得更呆板了点，颜色也苍老了点，他有时在镜中见到时，就赶快离开镜子，把头摇摇，走到窗边去，望望天空。就因

为这些变化，使他表面也走了样子，本来对一切生活十分悲观的心情，也就更沉郁了一点。生活上的秩序，在这个人身上，本来就似乎永远在有意逃避他，一切按步就班皆不可能，一切皆无法得到稳定，生活同感情皆时时刻刻在不可比拟不能想象的飓风下旋转。过去的日子既那么乱糟糟的不成事体，横亘在他前面的，也仿佛还是那么一大堆日子。他知道这个，他也知道另外一些事情，但他沉默着。

有人看到他不常发笑，曾问过他："伧之先生，你一生笑过几次?"

他想想：我一生一定还不笑过一百次。可是为了这个询问，使他在各样回忆里找寻他发笑的次数，且因为这问话，他却笑了。只那么笑笑；如同一个犯人，被杀就刑以前，走过街头，望到一个小孩对他微笑，他也那么去回答个微笑。

那问的人不管是什么人，既然问得出这种古怪话语，对于面前的伧之先生感到轻而易与也十分明白的。他什么都懂，自然也懂得这个，可不生气。这人于是又说："笑是有益卫生的，身、心、神经、消化器，因为笑就活泼一点，邓医生早就说过了。"

邓医生是说过这句话，或是不说过这句话，原无关系的。

伧之先生可不知道怎么样来答复这个人了；因为这个人一把话说完，自己就张了那个平常时节似乎专为吃肉喝酒见得很大的嘴巴，哈哈的大笑了起来。伧之先生便怯怯的十分悲悯的望到这个人，且从而试来研究这人的姿态，且注意这人的喉管。他因为很小时节就看到被杀的人喉管缩动时样子，不明白为什么这东西又不割他一下。心里又总好像很担心发愁，诚诚实实为这件事发愁，以为米现在已经就那么贵了，

那么快乐下去，吃得一块铁也消化得去，可是仍然成天吃米，不是更需要很多谷类了吗？许多人消化器已经够强了，这一来不是……一面那么打算着，一面他就希望这朋友早走一点。因为他到了这些情形下，很愿意一人住下来，做点旁的事情，觉得这谈话得结束了。

过了一会，这人把所要得到的快乐得到，走去了，佹之先生就似乎十分幸福，完全忘记了别人给他的虐待。但他总感觉到自己无论如何在这个社会里，位置是有了一点错误，不然就不会到这种样子了。他想起朋友的大笑微笑，以为在这种人生活上也还能每天笑笑，渐渐的作到脸儿团团如大官，为什么我不笑笑呢？又对自己的沉郁看得十分希奇似的。他想，我去同什么人也说点笑话，一定是很好的，但他不知道找谁去说话。

大家都似乎比他聪明一些，活泼一些。大家消化器官也都似乎好些。

因为好像也想笑笑，却不知道什么样事情落到头上时，也就可以笑笑，故遇到同事在别一处发笑时，总想知道一下。可是听到别人在大笑，走过去看看，问他们："怎么，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了吗？"另一个不好意思拒绝回答了，就说："老杜把小宋当作干妈，……"或者就那么说，或者又另外说说，也总差不多全是那么一类平常的笑话。听过这同事一面弯下腰去一面说着这故事，佹之先生总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一点儿不以为好笑？等他一走，那些人似乎正记起他那种神气，又随即大笑了。

他记起一些人为一点点小事大笑，笑时且能用力把脚踏着地板，仿佛同某一种小兽物在交尾之际那么快乐，就想：

> 世界上一定有这样一种兽物，一定在什么书上就说

到过的。

他因此翻了许多书，却仍然不知道这种兽物的名称。正是的，他遇到许多男子女人，都仿佛露出善于交尾的活活泼泼的神气，在那里一天沾沾自喜轻松快乐的打发每个日子。他羡慕他们，却沉默的在这些人中生活下去，那么孤立独在的生活下去。

他成天过的日子，都好像只在糟蹋他自己，作践他自己。想象别人的生活，理解别人的爱嗔，体会别人的忧乐，分析每一个人由于他们身分的特异处，生活上显出各种不同的姿势。下等人身上每种的臭味，上等人灵魂上各样的肮脏，他即或隔离得他们那么远，他一切也仍然都似乎清清楚楚。一些人事上最细微处，一些小到不值得注意处，他也常常去用全个生命接近它。到头来，这人也就俨然明白了世界上许多事情，可是自己生活的事情，也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什么人来到他住处时，为了照例那一套，因为俛之先生是一个作者，而且总似乎已写了那一大堆东西，又说不定正在什么刊物上看到了新的文章，就一定得说：

“俛之先生，你作了多少故事！”

照例不得不答的，就说：“是的，作了我自己也记不清数的……”

那一边尚以为这话正是主人最高兴提到的，就又说他欢喜看某篇某章故事，话即或不很诚实，也照例得保持一个诚实的外表。

俛之先生心里就十分发愁，觉得“为什么我自己要忘记了的，你干吗记下来？你记下这些，对于你算是什么？”于是

就望到客人，替这人十分无聊，自己也很觉得无聊，却仍然听客人说下去。

客人自然还有说的，把这件事说到那件，俛之先生心里那么发愁，却仍然有问必答，决不使一个朋友扫兴。到后这客人自然就要问起了更蠢的话来了，总那么问着：

“俛之先生，你欢喜你自己那一篇文章？”

那一个便想：“够了，够了，我欢喜你走路！”

这一个也许恰恰自己也觉得问得不甚得体了，就又变了一变语气，那么问着：

“你那些故事是不是事实？”

简直是一种灾难！他被人用这类蠢话逼着，受窘到不可想象，到后就只好说：“今天天气真好，你欢喜一人上山玩玩吗？”

“是的，山上这些日子很好。”

是的，他因此也就得了救，于是他们就谈到山上一切去了。

最不容易对付的，便是那种同俛之先生太不客气了一点的人，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可是到那时节他倒忽然聪明起来了，他赶忙走到楼梯边去叫听差，要那个人提开水上来，为客人倒水喝。

不拘如何凡是来客谈到他的故事，他总觉得这谈话是一种灾难，客人在时感到拘拘束束，客人走后还十分不愉快。由于他讨厌他那份工作，同在一个长久沉默下写出的一切故事，凡是一个来客提到的，本来客人是一个可以谈谈的人，即刻也变成极其可厌的人了。

——不完——

本篇发表于1932年11月15日《小说月刊》第1卷第2期。署名沈从文。篇末“不完”为发表时原有。